

## 列传第三十五

王导

(子悦 恬 洽 协 劭  
荟 洽子殉 珉 劭子谧)

王导，字茂弘，光禄大夫览之孙也。父裁，镇军司马。导少有风鉴，识量清远。年十四，陈留高士张公见而奇之，谓其从兄敦曰：“此儿容貌志气，将相之器也。”初袭祖爵即丘子。司空刘实寻引为东阁祭酒，迁秘书郎、太子舍人、尚书郎，并不行。后参东海王越军事。

时元帝为琅邪王，与导素相亲善。导知天下已乱，遂倾心推奉，潜有兴复之志。帝亦雅相器重，契同友执。帝之在洛阳也，导每劝令之国。会帝出镇下邳，请导为安东司马，军谋密策，知无不为。及徙镇建康，吴人不附，居月余，士庶莫有至者，导患之。会敦来朝，导谓之曰：“琅邪王仁德虽厚，而名论犹轻。兄威风已振，宜有以匡济者。”会三月上巳，帝亲观禊，乘肩舆，具威仪，敦、导及诸名胜皆骑从。吴人纪瞻、顾荣，皆江南之望，窃覩之，见其如此，咸惊惧，乃相率拜于道左。导因进计曰：“古之王者，莫不宾礼故老，存问风俗，虚己倾心，以招俊乂。况天下丧乱，九州分裂，大业草创，急于

得人者乎！顾荣、贺循，此土之望，未若引之以结人心。二子既至，则无不来矣。”帝乃使导躬造循、荣，二人皆应命而至，由是吴会风靡，百姓归心焉。自此之后，渐相崇奉，君臣之礼始定。

俄而洛京倾覆，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，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，与之图事。时荆扬晏安，户口殷实，导为政务在清静，每劝帝克己励节，匡主宁邦。于是尤见委杖，情好日隆，朝野倾心，号为“仲父”。帝尝从容谓导曰：“卿，吾之萧何也。”对曰：“昔秦为无道，百姓厌乱，巨猾陵暴，人怀汉德，革命反正，易以为功。自魏氏以来，迄于太康之际，公卿世族，奢侈相高，政教陵迟，不遵法度，群公卿士，皆履于安息，遂使人乘衅，有亏至道。然否终斯泰，天道之常。大王方立命世之勋，一匡九合，管仲、乐毅，于是乎在，岂区区国臣所可拟议！愿深弘神虑，广择良能。顾荣、贺循、纪瞻、周 皆南土之秀，愿尽优礼，则天下安矣。”帝纳焉。

永嘉末，迁丹阳太守，加辅国将军。导上笺曰：“昔魏武，达政之主也；荀文若，功臣之最也，封不过亭侯。仓舒，爱子之宠，赠不过别部司马。以此格万物，得不局迹乎！今者临郡，不问贤愚豪贱，皆加重号，辄有鼓盖，动见相准。时有不得者，或为耻辱。天官混杂，朝望颓毁。导忝荷重任，不能崇浚山海，而开导乱源，饕窃名位，取紊彝典，谨送鼓盖加崇之物，请从导始。庶令雅俗区别，群望无惑。”帝下令曰：“导德重勋高，孤所深倚，诚宜表彰殊礼。而更约己冲心，进思竭诚，以身率众，宜顺其雅志，式允开塞之机。”拜宁远将军，寻加振威将军。愍帝即位，征吏部郎，不拜。

晋国既建，以导为丞相军谘祭酒。桓彝初过江，见朝廷微弱，谓周顛曰：“我以中州多故，来此欲求全活，而寡弱如此，

将何以济！”忧惧不乐。往见导，极谈世事，还，谓顗曰：“向见管夷吾，无复忧矣。”过江人士，每至暇日，相要出新亭饮宴。周顗中坐而叹曰：“风景不殊，举目有江河之异。”皆相视流涕。惟导愀然变色曰：“当共戮力王室，克复神州，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！”众收泪而谢之，俄拜右将军、扬州刺史、监江南诸军事，迁骠骑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、都督中外诸军、领中书监、录尚书事、假节，刺史如故。导以敦统六州，固辞中外都督。后坐事除节。

于时军旅不息，学校未修，导上书曰：

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，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。庠序设，五教明，德礼洽通，彝伦攸叙，而有耻且格，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，而君臣之义固矣。《易》所谓“正家而天下定”者也。故圣王蒙以养正，少而教之，使化沾肌骨，习以成性，迁善远罪而不自知，行成德立，然后裁之以位。虽王之世子，犹与国子齿，使知道而后贵。其取才用士，咸先本之于学。故《周礼》，卿大夫献贤能之书于王，王拜而受之，所以尊道而贵士也。人知士之贵由道存，则退而修其身以及家，正其家以及乡，学于乡以登朝，反本复始，各求诸己，敦朴之业著，浮伪之竞息，教使然也。故以之事君则忠，用之莅下则仁。孟轲所谓“未有仁而遗其亲，义而后其君者也”。

自顷皇纲失统，颂声不兴，于今将二纪矣。《传》曰：“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。”而况如此之久乎！先进忘揖让之容，后生惟金鼓是闻，干戈日寻，俎豆不设，先王之道弥远，华伪之俗遂滋，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谓也。殿下以命世之资，属阳九之运，礼乐征伐，翼成中兴。诚宜经纶稽古，建明学业，以训后生，渐之教义，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，俎豆之仪幽而更彰。方今戎虏扇炽，国耻未雪，忠臣义夫所以

扼腕拊心。苟礼仪胶固，淳风渐著，则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。使帝典阙而复补，皇纲弛而更张，兽心革面，鬻鬻检情，揖让而服四夷，缓带而天下从。得乎其道，岂难也哉！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，鲁僖作泮宫而服淮夷。桓文之霸，皆先教而后战。今若聿遵前典，兴复道教，择朝之子弟并入于学，选明博修礼之士而为之师，化成俗定，莫尚于斯。

帝甚纳之。

及帝登尊号，百官陪列，命导升御床共坐。导固辞，至于三四，曰：“若太阳下同万物，苍生何由仰照！”帝乃止。进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以讨华轶功，封武功侯。进位侍中、司空、假节、录尚书，领中书监。会太山太守徐龕反，帝访可以镇抚河南者，导举太子左卫率羊鉴。既而鉴败，抵罪。导上疏曰：“徐龕叛戾，久稽天诛，臣创议征讨，调举羊鉴。鉴暗懦覆师，有司极法。圣恩降天地之施，全其首领。然臣受重任，总录机衡，使三军挫衄，臣之责也。乞自贬黜，以穆朝伦。”诏不许。寻代贺循领太子太傅。时中兴草创，未置史官，导始启立，于是典籍颇具。时孝怀太子为胡所害，始奉讳，有司奏天子三朝举哀，群臣一哭而已。导以为皇太子副贰宸极，普天有情，宜同三朝之哀。从之。及刘隗用事，导渐见疏远，任真推分，澹如也。有识咸称导善处兴废焉。

王敦之反也，刘隗劝帝悉诛王氏，论者为之危心。导率群从昆弟子侄二十余人，每旦诣台待罪。帝以导忠节有素，特还朝服，召见之。导稽首谢曰：“逆臣贼子，何世无之，岂意今者近出臣族！”帝跣而执之曰：“茂弘，方托百里之命于卿，是何言邪！”乃诏曰：“导以大义灭亲，可以吾为安东时节假之。”及敦得志，加导守尚书令。初，西都覆没，海内思主，群臣及四方并劝进于帝。时王氏强盛，有专天下之心，敦惮帝

贤明，欲更议所立，导固争乃止。及此役也，敦谓导曰：“不从吾言，几致覆族。”导犹执正议，敦无以能夺。

自汉魏已来，赐谥多由封爵，虽位通德重，先无爵者，例不加谥。导乃上疏，称“武官有爵必谥，卿校常伯无爵不谥，甚失制度之本意也”。从之。自后公卿无爵而谥，导所议也。

初，帝爱琅邪王衷，将有夺嫡之议，以问导。导曰：“夫立子以长，且绍又贤，不宜改革。”帝犹疑之。导日夕陈谏，故太子卒定。及明帝即位，导受遗诏辅政，解扬州，迁司徒，一依陈群辅魏故事。王敦又举兵内向。时敦始寝疾，导便率子弟发哀，众闻，谓敦死，咸有奋志。及帝伐敦，假导节，都督诸军，领扬州刺史。敦平，进封始兴郡公，邑三千户，赐绢九千匹，进位太保，司徒如故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。固让。帝崩，导复与庾亮等同受遗诏，共辅幼主，是为成帝。加羽葆鼓吹，班剑二十人。及石勒侵阜陵，诏加导大司马、假黄钺，出讨之。军次江宁，帝亲饯于郊。俄而贼退，解大司马。

庾亮将征苏峻，访之于导。导曰：“峻猜阻，必不奉诏。且山藪藏疾，宜包容之。”固争不从，亮遂召峻。既而难作，六军败绩，导入宫侍帝。峻以导德望，不敢加害，犹以本官居己之右。峻又逼乘舆幸石头，导争之不得。峻日来帝前肆丑言，导深惧有不测之祸。时路永、匡术、贾宁并说峻，令杀导，尽诛大臣，更树腹心。峻敬导，不纳，故永等贰于峻。导使参军袁耽潜讽诱永等，谋奉帝出奔义军。而峻衙御甚严，事遂不果。导乃携二子随永奔于白石。

及贼平，宗庙宫室并为灰烬，温峤议迁都豫章，三吴之豪请都会稽，二论纷纭，未有所适。导曰：“建康，古之金陵，旧为帝里，又孙仲谋、刘玄德俱言王者之宅。古之帝王不必以丰俭移都，苟弘卫文大帛之冠，则无往不可。若不绩其麻，则

乐土为虚矣。且北寇游魂，伺我之隙，一旦示弱，窜于蛮越，求之望实，惧非良计。今特宜镇之以静，群情自安。”由是峤等谋并不行。

导善于因事，虽无日用之益，而岁计有余。时帑藏空竭，库中惟有练数千端，鬻之不售，而国用不给。导患之，乃与朝贤俱制练布单衣，于是士人翕然竞服之，练遂踊贵。乃令主者出卖，端至一金。其为时所慕如此

六年冬，烝，诏归胙于导，曰：“无下拜。”导辞疾不敢当。初，帝幼冲，见导，每拜。又尝与导书手诏，则云“惶恐言”，中书作诏，则曰“敬问”，于是以为定制。自后元正，导入，帝犹为之兴焉。

时大旱，导上疏逊位。诏曰：“夫圣王御世，动合至道，运无不周，故能人伦攸叙，万物获宜。朕荷祖宗之重，托于王公之上，不能仰陶玄风，俯洽宇宙，亢阳逾时，兆庶胥怨，邦之不臧，惟予一人。公体道明哲，弘犹深远，勋格四海，翼亮三世，国典之不坠，实仲山甫补之。而猥崇谦光，引咎克让，元道之愆，寄责宰辅，只增其阙。博综万机，不可一日有旷。公宜遗履谦之近节，遵经国之远略。门下速遣侍中以下敦喻。导固让。诏累逼之，然后视事。

导简素寡欲，仓无储谷，衣不重帛。帝知之，给布万匹，以供私费。导有羸疾，不堪朝会，帝幸其府，纵酒作乐，后令舆车入殿，其见敬如此。

石季龙掠骑至历阳，导请出讨之。加大司马、假黄钺、中外诸军事，置左右长史、司马，给布万匹。俄而贼退，解大司马，复转中外大都督，进位太傅，又拜丞相，依汉制罢司徒官以并之。册曰：“朕夙罹不造，肆陟帝位，未堪多难，祸乱旁兴。公文贯九功，武经七德，外缉四海，内齐八政，天地以平，

人神以和，业同伊尹，道隆姬旦。仰思唐虞，登庸隽义，申命群官，允釐庶绩。朕思凭高谟，弘济远猷，维稽古建尔于上公，永为晋辅。往践厥职，敬敷道训，以亮天工。不亦休哉！公其戒之！”

是岁，妻曹氏卒，赠金章紫绶。初，曹氏性妒，导甚惮之，乃密营别馆，以处众妾。曹氏知，将往焉。导恐妾被辱，遽令命驾，犹恐迟之，以所执麈尾柄驱牛而进。司徒蔡谟闻之，戏导曰：“朝廷欲加公九锡。”导弗之觉，但谦退而已。谟曰：“不闻余物，惟有短辕犍车，长柄麈尾。”导大怒，谓人曰：“吾往与群贤共游洛中，何曾闻有蔡克兒也。”

于时庾亮以望重地逼，出镇于外。南蛮校尉陶称间说亮当举兵内向，或劝导密为之防。导曰：“吾与元规休戚是同，悠悠之谈，宜绝智者之口。则如君言，元规若来，吾便角巾还第，复何惧哉！”又与称书，以为庾公帝之元舅，宜善事之。于是谗间遂息。时亮虽居外镇，而执朝廷之权，既据上流，拥强兵，趣向者多归之。导内不能平，常遇西风尘起，举扇自蔽，徐曰：“元规尘污人。”

自汉魏以来，群臣不拜山陵。导以元帝睭同布衣，匪惟君臣而已，每一崇进，皆就拜，不胜哀戚。由是诏百官拜陵，自导始也。

咸康五年薨，时年六十四。帝举哀于朝堂三日，遣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，赠襚之礼，一依汉博陆侯及安平献王故事。及葬，给九游轺车、黄屋左纛、前后羽葆鼓吹、武贲班剑百人，中兴名臣莫与为比。册曰：“盖高位以酬明德，厚爵以答懋勋；至乎阖棺标迹，莫尚号谥，风流百代，于是乎在。惟公迈达冲虚，玄鉴劭邈；夷淡以约其心，体仁以流其惠；栖迟务外，则名隽中夏，应期濯纓，则潜算独运。昔我中宗、肃祖之基中兴

也，下帷委诚而策定江左，拱己宅心而庶绩咸熙。故能威之所振，寇虐改心，化之所鼓，樛机易质；调阴阳之和，通彝伦之纪，辽陇承风，丹穴景附。隆高世之功，复宣武之绩，旧物不失，公协其猷。若乃荷负顾命，保朕冲人，遭遇艰圯，夷险委顺；拯其沦坠而济之以道，扶其颓倾而弘之以仁，经纬三朝而蕴道弥旷。方赖高谟，以穆四海，昊天不吊，奄忽薨殂，朕用震恻于心。虽有殷之殒保衡，有周之丧二南，曷谕兹怀！今遣使持节、谒者仆射任瞻锡谥曰文献，祠以太牢。魂而有灵，嘉兹荣宠！”

二弟：颖、敞，少与导俱知名，时人以颖方温太真，以敞比邓伯道，并早卒。导六子：悦、恬、洽、协、邵、荟。

悦字长豫，弱冠有高名，事亲色养，导甚爱之。导尝共悦奕棋，争道，导笑曰：“相与有瓜葛，那得为尔邪！”导性俭节，帐下甘果烂败，令弃之，云：“勿使大郎知。”悦少侍讲东宫，历吴王友、中书侍郎，先导卒，谥贞世子。先是，导梦人以百万钱买悦，潜为祈祷者备矣。寻掘地，得钱百万，意甚恶之，一皆藏闭。及悦疾笃，导忧念特至，不食积日。忽见一人形状甚伟，被甲持刀，导问：“君是何人？”曰：“仆是蒋侯也。公儿不佳，欲为请命，故来耳。公勿复忧。”因求食，遂啖数升。食毕，勃然谓导曰：“中书患，非可救者。”言讫不见，悦亦殒绝。悦与导语，恆以慎密为端。导还台，及行，悦未尝不送至车后，又恆为母曹氏襞敛箱篋中物。悦亡后，导还台，自悦常所送处哭至台门，其母长封作篋，不忍复开。

悦无子，以弟恬子琨为嗣，袭导爵丹阳尹，卒，赠太常。子嘏嗣，尚鄱阳公主，历中领军、尚书。卒，子恢嗣，义熙末，为游击将军。

恬字敬豫。少好武，不为公门所重。导见悦辄喜，见恬便

有怒色。州辟别驾，不行，袭爵即丘子。性傲诞，不拘礼法。谢万尝造恬，既坐，少顷，恬便入内。万以为必厚待己，殊有喜色。恬久之乃沐头散发而出，据胡床于庭中晒发，神气傲迈，竟无宾主之礼。万怅然而归。晚节更好士，多技艺，善奕棋，为中兴第一。迁中书郎。帝欲以为中书令，导固让，从之。除后将军、魏郡太守，加给事中，领兵镇石头。导薨，去官。俄起为后将军，复镇石头。转吴国、会稽内史，加散骑常侍。卒，赠中军将军，谥曰宽。

洽字敬和，导诸子中最知名，与荀羨俱有美称。弱冠，历散骑、中书郎、中军长史、司徒左长史、建武将军、吴国内史。征拜领军，寻加中书令，固让，表疏十上。穆帝诏曰：“敬和清裁贵令，昔为中书郎，吾时尚小，数呼见，意甚亲之。今所以用为令，既机任须才，且欲时时相见，共讲文章，待以友臣之义。而累表固让，甚违本怀。其催洽令拜。”苦让，遂不受。升平二年卒于官，年三十六。二子：珣、珉。

珣字元琳。弱冠与陈郡谢玄为桓温掾，俱为温所敬重，尝谓之曰：“谢掾年四十，必拥旄杖节。王掾当作黑头公。皆未易才也。”珣转主簿。时温经略中夏，竟无宁岁，军中机务并委珣焉。文武数万人，悉识其面。从讨袁真，封东亭侯，转大司马参军、琅邪王友、中军长史、给事黄门侍郎。

珣兄弟皆谢氏婿，以猜嫌致隙。太傅安既与珣绝婚，又离珉妻，由是二族遂成仇衅。时希安旨，乃出珣为豫章太守，不之官。除散骑常侍，不拜。迁秘书监。安卒后，迁侍中，孝武深杖之。转辅国将军、吴国内史，在郡为士庶所悦。征为尚书右仆射，领吏部，转左仆射，加征虏将军，复领太子詹事。

时帝雅好典籍，珣与殷仲堪、徐邈、王恭、郗恢等并以才学文章见昵于帝。及王国宝自媚于会稽王道子，而与珣等不协，

帝虑晏驾后怨隙必生，故出恭、恢为方伯，而委珣端右。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，既觉，语人云：“此当有大手笔事。”俄而帝崩，哀册谥议，皆珣所草。

隆安初，国宝用事，谋黜旧臣，迁珣尚书令。王恭赴山陵，欲杀国宝，珣止之曰：“国宝虽终为祸乱，要罪逆未彰，今便先事而发，必大失朝野之望。况拥强兵，窃发于京辇，谁谓非逆！国宝若遂不改，恶布天下，然后顺时望除之，亦无尤不济也。”恭乃止。既而谓珣曰：“比来视君，一似胡广。”旬曰：“王陵廷争，陈平慎默，但问岁终何如耳。”恭寻起兵，国宝将杀珣等，仅而得免，语在国宝传。二年，恭复举兵，假珣节，进卫将军、都督琅邪水陆军事。事平，上所假节，加散骑常侍。

四年，以疾解职。岁余，卒，时年五十二。追赠车骑将军、开府，谥曰献穆。桓玄与会稽王道子书曰：“珣神情朗悟，经史明彻，风流之美，公私所寄。虽逼嫌谤，才用不尽；然君子在朝，弘益自多。时事艰难，忽尔丧失，叹惧之深，岂但风流相悼而已！其崎岖九折，风霜备经，虽赖明公神鉴，亦识会居之故也。卒以寿终，殆无所哀。但情发去来，置之未易耳。”玄辅政，改赠司徒。

初，珣既与谢安有隙，在东闻安薨，便出京师，诣族弟献之，曰：“吾欲哭谢公。”献之惊曰：“所望于法护。”于是直前哭之甚恸。法护，珣小字也。珣五子：弘、虞、柳、孺、昙首，宋世并有高名。

珉字季琰。少有才艺，善行书，名出珣右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法护非不佳，僧弥难为兄。”僧弥，珉小字也。时有外国沙门，名提婆，妙解法理，为珣兄弟讲《毗昙经》。珉时尚幼，讲未半，便云已解，即于别室与沙门法纲等数人自讲。法纲叹

曰：“大义皆是，但小未精耳。”辟州主簿，举秀才，不行。后历著作、散骑郎、国子博士、黄门侍郎、侍中，代王献之为长兼中书令。二人素齐名，世谓献之为“大令”，珉为“小令”。太元十三年卒，时年三十八，追赠太常。二子：朗、练。义熙中，并历侍中。

协字敬祖，元帝抚军参军，袭爵武冈侯，早卒，无子，以弟劭子谧为嗣。

谧字稚远。少有美誉，与谯国桓胤、太原王绥齐名。拜秘书郎，袭父爵，迁秘书丞，历中军长史、黄门郎、侍中。及桓玄举兵，诏谧衔命诣玄，玄深敬昵焉。拜建威将军、吴国内史，未至郡，玄以为中书令、领军将军、吏部尚书，迁中书监，加散骑常侍，领司徒。及玄将篡，以谧兼太保，奉玺册诣玄。玄篡，封武昌县开国公，加班剑二十人。

初，刘裕为布衣，众未之识也，惟谧独奇贵之，尝谓裕曰：“卿当为一代英雄。”及裕破桓玄，谧以本官加侍中，领扬州刺史、录尚书事。谧既受宠桓氏，常不自安。护军将军刘毅尝问谧曰：“玺绶何在？”谧益惧。会王绥以桓氏甥自疑，谋反，父子兄弟皆伏诛。谧从弟谌，少骁果轻侠，欲诱谧还吴，起兵为乱，乃说谧曰：“王绥无罪，而义旗诛之，是除时望也。兄少立名誉，加位地如此，欲不危，得乎！”谧惧而出奔。刘裕笈诣大将军、武陵王遵，遣人追蹙，谧既还，委任如先，加谧班剑二十人。义熙三年卒，时年四十八。追赠侍中、司徒，谧曰文恭。三子：瓘、球、琇。入宋，皆至大官。

劭字敬伦，历东阳太守、吏部郎、司徒左长史、丹阳尹。劭美姿容，有风操，虽家人近习，未尝见其坠替之容。桓温甚器之。迁吏部尚书、尚书仆射，领中领军，出为建威将军、吴国内史。卒，赠车骑将军，谧曰简。三子：穆、默、恢。穆，

临海太守。默，吴国内史，加二千石。恢，右卫将军。穆三子：简、智、超。默二子：鉴、惠。义熙中，并历显职。

荟字敬文。恬虚守靖，不竞荣利，少历清官，除吏部郎、侍中、建威将军、吴国内史。时年饥粟贵，人多饿死，荟以私米作饘粥，以饴饿者，所济活甚众。征补中领军，不拜。徙尚书，领中护军，复为征虏将军、吴国内史。顷之，桓冲表请荟为江州刺史，固辞不拜。转督浙江东五郡、左将军、会稽内史，进号镇军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卒于官，赠卫将军。

子廞，历太子中庶子、司徒左长史。以母丧，居于吴。王恭举兵，假廞建武将军、吴国内史，令起军，助为声援。廞即墨经合众，诛杀异己，仍遣前吴国内史虞啸父等入吴兴、义兴聚兵，轻侠赴者万计。廞自谓义兵一动，势必未宁，可乘间而取富贵。而曾不旬日，国宝赐死，恭罢兵符，廞去职。廞大怒，回众讨恭。恭遣司马刘牢之距战于曲阿，廞众溃奔走，遂不知所在。长子泰为恭所杀，少子华以不知廞存亡，忧毁布衣蔬食。后从兄谥言其死所，华始发丧，入仕。

初，导渡淮，使郭璞筮之，卦成，璞曰：“吉，无不利。淮水绝，王氏灭。”其后子孙繁衍，竟如璞言。

史臣曰：飞龙御天，故资云雨之势；帝王兴运，必俟股肱之力。轩辕，圣人也，杖师臣而授图；商汤，哲后也，托负鼎而成业。自斯已降，罔不由之。原夫典午发踪，本于陵寡，金行抚运，无德在时。九土未宅其心，四夷已承其弊。既而中原荡覆，江左嗣兴，兆著玄石之图，乖少康之祀夏；时无思晋之士，异文叔之兴刘；辅佐中宗，艰哉甚矣！茂弘策名枝屏，叶情交好，负其才智，恃彼江湖，思建克复之功，用成翌宣之道。于是王敦内侮，凭天邑而狼顾；苏峻连兵，指宸居而隼击。实赖元宰，固怀匪石之心；潜运忠谏，竟翦吞沙之寇。乃诚贯日，

主垂饵以终全；贞志陵霜，国缀旒而不灭。观其开设学校，存乎沸鼎之中，爰立章程，在乎栒风之际；虽则世道多故，而规模弘远矣。比夫萧曹弼汉，六合为家；爽望匡周，万方同轨，功未半古，不足为侑。至若夷吾体仁，能相小国；孔明践义，善翊新邦，抚事论情，抑斯之类也。提挈三世，终始一心，称为“仲父”，盖其宜矣。恬珣踵德，副吕虔之赠刀；谧乃聒声，惭刘毅之征玺。语曰：“深山大泽，有龙有蛇。”实斯之谓也。

赞曰：虎啸猋驰，龙升云映。武冈矫矫，匡时辑政。懿绩克宣，忠规靡竞。契叶三主，荣逾九命。贻刀表祥，巫水流庆。赫矣门族，重光斯盛。

## 列传第三十六

刘弘 陶侃

刘弘，字和季，沛国相人也。祖馥，魏扬州刺史。父靖，镇北将军。弘有干略政事之才，少家洛阳，与武帝同居永安里，又同年，共研席。以旧恩起家太子门大夫，累迁率更令，转太宰长史。张华甚重之。由是为宁朔将军、假节、监幽州诸军事，领乌丸校尉，甚有威惠，寇盗屏迹，为幽朔所称。以勋德兼茂，封宣城公。太安中，张昌作乱，转使持节、南蛮校尉、荆州刺史，率前将军赵骧等讨昌，自方城至宛、新野，所向皆平。及新野王歆之败也，以弘代为镇南将军、都督荆州诸军事，余官如故。弘遣南蛮长史陶侃为大都护，参军蒯恒为义军督护，牙门将皮初为都战帅，进据襄阳。张昌并军围宛，败赵骧军，弘退屯梁。侃、初等累战破昌，前后斩首数万级。及到官，昌惧而逃，其众悉降，荆土平。

初，弘之退也，范阳王虓遣长水校尉张奕领荆州。弘至，奕不受代，与兵距弘。弘遣军讨奕，斩之，表曰：“臣以凡才，谬荷国恩，作司方州，奉辞伐罪，不能奋扬雷霆，折冲万里，军退于宛，分受显戮。猥蒙含宥，被遣之职，即进达所镇。而范阳王虓先遣前长水校尉张奕领荆州，臣至，不受节度，擅举兵距臣。今张昌奸党初平，昌未梟擒，益梁流人萧条猥集，无

赖之徒易相扇动，飙风骇荡，则沧海横波，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，比须表上，虑失事机，辄遣军讨奕，即梟其首。奕虽贪乱，欲为荼毒，由臣劣弱，不胜其任，令奕肆心，以劳资斧，敢引覆餗之刑，甘受专辄之罪。”诏曰：“将军文武兼资，前委方夏，宛城不守，咎由赵骧。将军所遣诸军，克灭群寇，张奕贪祸，距违诏命。将军致讨，传首阙庭，虽有不请之嫌，古人有专之义。其恢宏奥略，镇绥南海，以副推毂之望焉。”张昌窜于下隩山，弘遣军讨昌，斩之，悉降其众。

时荆部守宰多阙，弘请补选，帝从之。弘乃叙功铨德，随才补授，甚为论者所称。乃表曰：“被中诏，敕臣随资品选，补诸缺吏。夫庆赏刑威，非臣所专，且知人则哲，圣帝所难，非臣暗蔽所能斟酌。然万事有机，豪厘宜慎，谨奉诏书，差所应用。盖崇化莫若贵德，则所以济屯，故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也。顷者多难，淳朴弥凋，臣辄以征士伍朝补零陵太守，庶以惩波荡之弊，养退让之操。臣以不武，前退于宛，长史陶侃、参军蒯恒、牙门皮初，戮力致讨，荡灭奸凶，侃恒各以始终军事，初为都战帅，忠勇冠军，汉沔清肃，实初等之勋也。《司马法》‘赏不逾时’，欲人知为善之速福也。若不超报，无以劝徇功之士，慰熊罴之志。臣以初补襄阳太守，侃为府行司马，使典论功事，恒为山都令。诏惟令臣以散补缺，然沔乡令虞潭忠诚烈正，首唱义举，举善以教，不能者劝，臣辄特转潭补醴陵令。南郡廉吏仇勃，母老疾困，贼至守卫不移，以致拷掠，几至陨命。尚书令史郭贞，张昌以为尚书郎，欲访以朝议，遁逃不出，昌质其妻子，避之弥远。勃孝笃著于临危，贞忠厉于强暴，虽各四品，皆可以训奖臣子，长益风教。臣辄以勃为归乡令，贞为信陵令。皆功行相参，循名校实，条列行状，公文具上。”朝廷以初虽有功，襄阳又是名郡，名器宜慎，不可授

初，乃以前东平太守夏侯陟为襄阳太守，余并从之。陟，弘之婿也。弘下教曰：“夫统天下者，宜与天下一心；化一国者，宜与一国为任。若必姻亲然后可用，则荆州十郡，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政哉！”乃表“陟姻亲，旧制不得相监。皮初之勋宜见酬报。”诏听之。

弘于是劝课农桑，宽刑省赋，岁用有年，百姓爱悦。弘尝夜起，闻城上持更者叹声甚苦，遂呼省之。兵年过六十，羸疾无襦。弘愍之，乃谪罚主者，遂给韦袍复帽，转以相付。旧制，岷方二山泽中不听百姓捕鱼，弘下教曰：“礼，名山大泽不封，与共其利。今公私并兼，百姓无复屠手地，当何谓邪！速改此法。”又“酒室中云齐中酒、听事酒、猥酒，同用曲米，而优劣三品。投醪当与三军同其薄厚，自今不得分别。”时益州刺史罗尚为李特所败，遣使告急，请粮。弘移书贍给，而州府纲纪以运道悬远，文武匮乏，欲以零陵一运米五千斛与尚。弘曰：“诸君未之思耳。天下一家，彼此无异，吾今给之，则无西顾之忧矣。”遂以零陵米三万斛给之。尚赖以自固。于时流人在荆州十余万户，羁旅贫乏，多为盗贼。弘乃给其田种粮食，擢其贤才，随资叙用。时总章太乐伶人，避乱多至荆州，或劝可作乐者。弘曰：“昔刘景升以礼坏乐崩，命杜夔为天子合乐，乐成，欲庭作之。夔曰：‘为天子合乐而庭作之，恐非将军本意。’吾常为之叹息。今主上蒙尘，吾未能展效臣节，虽有家伎，犹不宜听，况御乐哉！”乃下郡县，使安慰之，须朝廷旋返，送还本署。论平张昌功，应封次子一人县侯，弘上疏固让，许之。进拜侍中、镇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惠帝幸长安，河间王颙挟天子，诏弘为刘乔继援。弘以张方残暴，知颙必败，遣使受东海王越节度。时天下大乱，弘专督江汉，威行南服。前广汉太守辛冉说弘以从横之事，弘大怒，

斩之。河间王颙使张光为顺阳太守，南阳太守卫展说弘曰：“彭城王前东奔，有不善之言。张光，太宰腹心，宜斩光以明向背。”弘曰：“宰辅得失，岂张光之罪！危人自安，君子弗为也。”展深恨之。

陈敏寇扬州，引兵欲西上，弘乃解南蛮，以授前北军中候蒋超，统江夏太守陶侃、武陵太守苗光，以大众屯于夏口。又遣治中何松领建平、宜都、襄阳三郡兵，屯巴东，为罗尚后继。又加南平太守应詹宁远将军，督三郡水军，继蒋超。侃与敏同郡，又同岁举吏，或有间侃者，弘不疑之。乃以侃为前锋督护，委以讨敏之任。侃遣子及兄子为质，弘遣之曰：“贤叔征行，君祖母年高，便可归也。匹夫之交尚不负心，何况大丈夫乎！陈敏竟不敢窥境。永兴三年，诏进号车骑将军，开府及余官如故。

弘每有兴废，手书守相，丁宁款密，所以人皆感悦，争赴之，咸曰：“得刘公一纸书，贤于十部从事。”及东海王越奉迎大驾，弘遣参军刘盘为督护，率诸军会之。盘既旋，弘自以老疾，将解州及校尉，适分授所部，未及表上，卒于襄阳。士女嗟痛，若丧所亲矣。

初，成都王颖南奔，欲之本国，弘距之。及弘卒，弘司马郭劭欲推颖为主，弘子璠追遵弘志，于是墨经率府兵计劭，战于浊水，斩之，襄沔肃清，初，东海王越疑弘与刘乔贰于己，虽下节度，心未能安。及弘距颖，璠又斩劭，朝廷嘉之。越手书与璠赞美之，表赠弘新城郡公，谥曰元。

以高密王略代镇，寇盗不禁，诏起璠为顺阳内史，江汉之间翕然归心。及略薨，山简代之。简至，知璠得众心，恐百姓逼以为主，表陈之，由是征璠为越骑校尉。璠亦深虑逼迫，被书，便轻至洛阳，然后遣迎家累。侨人侯脱、路难等相率卫送

至都，然后辞去。南夏遂乱。父老追思弘，虽《甘棠》之咏召伯，无以过也。

陶侃，字士行，本鄱阳人也。吴平，徙家庐江之寻阳。父丹，吴扬武将军。侃早孤贫，为县吏。鄱阳孝廉范逵尝过侃，时仓卒无以待宾，其母乃截发得双{髟皮}，以易酒肴，乐饮极欢，虽仆从亦过所望。及逵去，侃追送百余里。逵曰：“卿欲仕郡乎？”侃曰：“欲之，困于无津耳。”逵过庐江太守张夔，称美之。夔召为督邮，领枞阳令。有能名，迁主簿。会州部从事之郡，欲有所按，侃闭门部勒诸吏，谓从事曰：“若鄙郡有违，自当明宪直绳，不宜相逼。若不以礼，吾能御之。”从事即退。夔妻有疾，将迎医于数百里。时正寒雪，诸纲纪皆难之，侃独曰：“资于事父以事君。小君，犹母也，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！”乃请行。众咸服其义。长沙太守万嗣过庐江，见侃，虚心敬悦，曰：“君终当有大名。”命其子与之结友而去。

夔察侃为孝廉，至洛阳，数诣张华。华初以远人，不甚接遇。侃每往，神无忤色。华后与语，异之。除郎中。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，府望不显，中华人士耻为掾属，以侃寒宦，召为舍人。时豫章国郎中令杨暉，侃州里也，为乡论所归。侃诣之，暉曰：“《易》称‘贞固足以干事’，陶士行是也。”与同乘见中书郎顾荣，荣甚奇之。吏部郎温雅谓暉曰：“奈何与小人共载？”暉曰：“此人非凡器也。”尚书乐广欲会荆扬士人，武库令黄庆进侃于广。人或非之，庆曰：“此子终当远到，复何疑也！”庆后为吏部令史，举侃补武冈令。与太守吕岳有嫌，弃官归，为郡小中正。

会刘弘为荆州刺史，将之官，辟侃为南蛮长史，遣先向襄阳讨贼张昌，破之。弘既至，谓侃曰：“吾昔为羊公参军，谓吾其后当居身处。今相观察，必继老夫矣。”后以军功封东乡

侯，邑千户。

陈敏之乱，弘以侃为江夏太守，加鹰扬将军。侃备威仪，迎母官舍，乡里荣之。敏遣其弟恢来寇武昌，侃出兵御之。随郡内史扈瑰间侃于弘曰：“侃与敏有乡里之旧，居大郡，统强兵，脱有异志，则荆州无东门矣。”弘曰：“侃之忠能，吾得之已久，岂有是乎！”侃潜闻之，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。弘引为参军，资而遣之。又加侃为督护，使与诸军并力距恢。侃乃以运船为战舰，或言不可，侃曰：“用官物讨官贼，但须列上有本末耳。”于是击恢，所向必破。侃戎政齐肃，凡有虏获，皆分士卒，身无私焉。后以母忧去职。尝有二客来吊，不哭而退，化为双鹤，冲天而去，时人异之。

服阕，参东海王越军事。江州刺史华轶表侃为扬武将军，使屯夏口，又以臻为参军。轶与元帝素不平，臻惧难作，托疾而归，白侃曰：“华彦夏有忧天下之志，而才不足，且与琅邪不平，难将作矣。”侃怒，遣臻还轶。臻遂东归于帝。帝见之，大悦，命臻为参军，加侃奋威将军，假赤幢曲盖轺车、鼓吹。侃乃与华轶告绝。

顷之，迁龙骧将军、武昌太守。时天下饥荒，山夷多断江劫掠。侃令诸将诈作商船以诱之。劫果至，生获数人，是西阳王蒙之左右。侃即遣兵逼蒙，令出向贼，侃整阵于钓台为后继。蒙缚送帐下二十人，侃斩之。自是水陆肃清，流亡者归之盈路，侃竭资振给焉。又立夷市于郡东，大收其利。而帝使侃击杜弢，令振威将军周访、广武将军赵诱受侃节度。侃令二将为前锋，兄子舆为左甄，击贼，破之。时周顓为荆州刺史，先镇浠水城，贼掠其良口。侃使部将硃伺救之，贼退保冷口。侃谓诸将曰：“此贼必更步向武昌，吾宜还城，昼夜三日行可至。卿等认能忍饥斗邪？”部将吴寄曰：“要欲十日忍饥，昼当击贼，夜分

捕鱼，足以相济。”侃曰：“卿健将也。”贼果增兵来攻，侃使硃伺等逆击，大破之，获其辎重，杀伤甚众。遣参军王贡告捷于王敦，敦曰：“若无陶侯，便失荆州矣。伯仁方入境，便为贼所破，不知那得刺史？”贡对曰：“鄙州方有事难，非陶龙骧莫可。”敦然之，即表拜侃为使持节、宁远将军、南蛮校尉、荆州刺史，领西阳、江夏、武昌，镇于沌口，又移入沔江。遣硃伺等讨江夏贼，杀之。贼王冲自称荆州刺史，据江陵。王贡还，至竟陵，矫侃命，以杜曾为前锋大督护，进军斩冲，悉降其众。侃召曾不到，贡又恐矫命获罪，遂与曾举兵反，击侃督护郑攀于沌阳，破之，又败硃伺于沔口。侃欲退入涪中，部将张奕将贰于侃，诡说曰：“贼至而动，众必不可。”侃惑之而不进。无何，贼至，果为所败。贼钩侃所乘舰，侃窘急，走入小船。硃伺力战，仅而获免。张奕竟奔于贼。侃坐免官。王敦表以侃白衣领职。

侃复率周访等进军入湘，使都尉杨举为先驱，击杜弢，大破之，屯兵于城西。侃之佐史辞诣王敦曰：“州将陶使君孤根特立，从微至著，忠允之功，所在有效。出佐南夏，辅翼刘征南，前遇张昌，后属陈敏，侃以偏旅，独当大寇，无征不克，群丑破灭。近者王如乱北，杜弢跨南，二征奔走，一州星驰，其余郡县，所在土崩。侃招携以礼，怀远以德，子来之众，前后累至。奉承指授，独守危厄，人往不动，人离不散。往年董督，径造湘城，志陵云霄，神机独断。徒以军少粮悬，不果献捷。然杜弢畏惧，来还夏口，未经信宿，建平流人迎贼俱叛。侃即回军溯流，芟夷丑类，至使西门不键，华圻无虞者，侃之功也。明将军愍此荆楚，救命涂炭，使侃统领穷残之余，寒者衣之，饥者食之，比屋相庆，有若挟纊。江滨孤危，地非重险，非可单军独能保固，故移就高茆，以避其冲。贼轻易先至，大

众在后，侃距战经日，杀其名帅。贼寻犬羊相结，并力来攻，侃以忠臣之节，义无退顾，被坚执锐，身当戎行，将士奋击，莫不用命。当时死者不可胜数。贼众参伍，更息更战。侃以孤军一队，力不独御，量宜取全，以俟后举。而主者责侃，重加黜削。侃性谦冲，功成身退，今奉还所受，唯恐稽迟。然某等区区，实恐理失于内，事败于外，豪厘之差，将致千里，使荆蛮乖离，西隅不守，唇亡齿寒，侵逼无限也。”敦于是奏复侃官。

韬将王贡精卒三千，出武陵江，诱五溪夷，以舟师断官运，径向武昌。侃使郑攀及伏波将军陶延夜趣巴陵，潜师掩其不备，大破之，斩千余级，降万余口。贡遁还湘城。贼中离阻，杜弢遂疑张奕而杀之，众情益惧，降者滋多。王贡复挑战，侃遥谓之曰：“杜弢为益州吏，盗用库钱，父死不奔丧。卿本佳人，何为随之也？天下宁有白头贼乎！”贡初横脚马上，侃言讫，贡敛容下脚，辞色甚顺。侃知其可动，复令谕之，截发为信，贡遂来降。而韬败走。进克长沙，获其将毛宝、高宝、梁堪而还。

王敦深忌侃功。将还江陵，欲诣敦别，皇甫方回及硃伺等谏，以为不可。侃不从。敦果留侃不遣，左转广州刺史、平越中郎将，以王广为荆州。侃之佐吏将士诣敦请留侃。敦怒，不许。侃将郑攀、苏温、马俊等不欲南行，遂西迎杜曾以距髡。敦意攀承侃风旨，被甲持矛，将杀侃，出而复回者数四。侃正色曰：“使君之雄断，当裁天下，何此不决乎！”因起如厕。谗议参军梅陶、长史陈颁言于敦曰：“周访与侃亲姻，如左右手，安有断人左手而右手不应者乎！”敦意遂解，于是设盛饌以饷之。侃便夜发。敦引其子瞻参军。侃既达豫章，见周访，流涕曰：“非卿外援，我殆不免！”侃因进至始兴。

先是，广州人背刺史郭讷，迎长沙人王机为刺史。机复遣使诣王敦，乞为交州。敦从之，而机未发。会杜弘据临贺，因机乞降，劝弘取广州，弘遂与温邵及交州秀才刘沈俱谋反。或劝侃且住始兴，观察形势。侃不听，直至广州。弘遣使伪降。侃知其诈，先于封口起发石车。俄而弘率轻兵而至，知侃有备，乃退。侃追击破之，执刘沈于小桂。又遣部将许高讨机，斩之，传首京都。诸将皆请乘胜击温邵，侃笑曰：“吾威名已著，何事遣兵，但一函纸自足耳。”于是下书谕之。邵惧而走，追获于始兴。以功封柴桑侯，食邑四千户。

侃在州无事，辄朝运百甓于斋外，暮运于斋内。人问其故，答曰：“吾方致力中原，过尔优逸，恐不堪事。”其励志勤力，皆此类也。

太兴初，进号平南将军，寻加都督交州军事。及王敦举兵反，诏侃以本官领江州刺史，寻转都督、湘州刺史。敦得志，上侃复本职，加散骑常侍。时交州刺史王谅为贼梁硕所陷，侃遣将高宝进击平之。以侃领交州刺史。录前后功，封次子夏为都亭侯，进号征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及王敦平，迁都督荆、雍、益、梁州诸军事，领护南蛮校尉、征西大将军、荆州刺史，余如故。楚郢士女莫不相庆。

侃性聪敏，勤于吏职，恭而近礼，爱好人伦。终日敛膝危坐，阃外多事，千绪万端，罔有遗漏。远近书疏，莫不手答，笔翰如流，未尝壅滞。引接疏远，门无停客。常语人曰：“大禹圣者，乃惜寸阴，至于众人，当惜分阴，岂可逸游荒醉，生无益于时，死无闻于后，是自弃也。”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，乃命取其酒器、蒲博之具，悉投之于江，吏将则加鞭扑，曰：“樗蒲者，牧猪奴戏耳！《老》《庄》浮华，非先王之法言，不可行也。君子当正其衣冠，摄其威仪，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

邪！”有奉馈者，皆问其所由。若力作所致，虽微必喜，慰赐参倍；若非理得之，则切厉诃辱，还其所馈。尝出游，见人持一把未熟稻，侃问：“用此何为？”人云：“行道所见，聊取之耳。”侃大怒曰：“汝既不田，而戏贼人稻！”执而鞭之。是以百姓勤于农殖，家给人足。时造船，木屑及竹头悉令举掌之，咸不解所以。后正会，积雪始晴，听事前余雪犹湿，于是以屑布地。及桓温伐蜀，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。其综理微密，皆此类也。

暨苏峻作逆，京都不守，侃子瞻为贼所害，平南将军温峤要侃同赴朝廷。初，明帝崩，侃不在顾命之列，深以为恨，答峤曰：“吾疆场外将，不敢越局。”峤固请之，因推为盟主。侃乃遣督护龚登率众赴峤，而又追回。峤以峻杀其子，重遣书以激怒之。侃妻龚氏亦固劝自行。于是便戎服登舟，星言兼迈，瞻丧至不临。五月，与温峤、庾亮等俱会石头。诸军即欲决战，侃以贼盛，不可争锋，当以岁月智计擒之。累战无功，诸将请于查浦筑垒。监军部将李根建议，请立白石垒。侃不从，曰：“若垒不成，卿当坐之。”根曰：“查浦地下，又在水南，唯白石峻极险固，可容数千人，贼来攻不便，灭贼之术也。”侃笑曰：“卿良将也。”乃从根谋，夜修晓讫。贼见垒大惊。贼攻大业垒，侃将救之，长史殷羡曰：“若遣救大业，步战不如峻，则大事去矣。但当急攻石头，峻必救之，而大业自解。”侃又从羡言。峻果弃大业而救石头。诸军与峻战陈陵东，侃督护竟陵太守李阳部将彭世斩峻于阵，贼众大溃。峻弟逸复聚众。侃与诸军斩逸于石头。

初，庾亮少有高名，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顾命之重，苏峻之祸，职亮是由。及石头平，惧侃致讨，亮用温峤谋，诣侃拜谢。侃遽止之，曰：“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！”王导入石头城，令

取故节，侃笑曰：“苏武节似不如是！”导有惭色，使人屏之。侃旋江陵，寻以为侍中、太尉，加羽葆鼓吹，改封长沙郡公，邑三千户，赐绢八千匹，加都督交、广、宁七州军事。以江陵偏远，移镇巴陵。遣谘议参军张诞讨五溪夷，降之。

属后将军郭默矫诏袭杀平南将军刘胤，辄领江州。侃闻之曰：“此必诈也。”遣将军宋夏、陈修率兵据湓口，侃以大军继进。默遣使送奴婢绢百匹，写中诏呈侃。参佐多谏曰：“默不被诏，岂敢为此事。若进军，宜待诏报。”侃厉色曰：“国家年小，不出胸怀。且刘胤为朝廷所礼，虽方任非才，何缘猥加极刑！郭默虓勇，所在暴掠，以大难新除，威网宽简，欲因隙会聘其从横耳。”发使上表讨默。与王导书曰：“郭默杀方州，即用为方州；害宰相，便为宰相乎？”导答曰：“默居上流之势，加有船舰成资，故苞含隐忍，使其有地。一月潜严，足下军到，是以得风发相赴，岂非遵养时晦以定大事者邪！”侃省书笑曰：“是乃遵养时贼也。”侃既至，默将宗侯缚默父子五人及默将张丑诣侃降，侃斩默等。默在中原，数与石勒等战，贼畏其勇，闻侃讨之，兵不血刃而擒也，益畏侃。苏峻将冯铁杀侃子，奔于石勒，勒以为戍将。侃告勒以故，勒召而杀之。诏侃都督江州，领刺史，增置左右长史、司马、从事中郎四人，掾属十二人。侃旋于巴陵，因移镇武昌。侃命张夔子隐为参军，范达子珣为湘东太守，辟刘弘曾孙安为掾属，表论梅陶，凡微时所荷，一餐咸报。

遣子斌与南中郎将桓宣西伐樊城，走石勒将郭敬。使兄子臻、竟陵太守李阳等共破新野，遂平襄阳。拜大将军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。上表固让，曰：“臣非贪于畴昔，而虚让于今日。事有合于时宜，臣岂敢与陛下有违；理有益于圣世，臣岂与朝廷作异。臣常欲除诸浮长之事，遣诸虚假之用，

非独臣身而已。若臣杖国威灵，梟雄斩勒，则又何以加！”咸和七年六月疾笃，又上表逊位曰：

臣少长孤寒，始愿有限。过蒙圣朝历世殊恩、陛下睿鉴，宠灵弥泰。有始必终，自古而然。臣年垂八十，位极人臣，启手启足，当复何恨！但以陛下春秋尚富，余寇不诛，山陵未反，所以愤恚兼怀，不能已已。臣虽不知命，年时已迈，国恩殊特，赐封长沙，陨越之日，当归骨国土。臣父母旧葬，今在寻阳，缘存处亡，无心分违，已勒国臣修迁改之事，刻以来秋，奉迎窀穸，葬事讫，乃告老下藩。不图所患，遂尔绵笃，伏枕感结，情不自胜。臣间者犹为犬马之齿尚可小延，欲为陛下西平李雄，北吞石季龙，是以遣毋丘奥于巴东，授桓宣于襄阳。良图未叙，于此长乖！此方之任，内外之要，愿陛下速选臣代使，必得良才，奉宣王猷，遵成臣志，则臣死之日犹生之年。

陛下虽圣姿天纵，英奇日新，方事之殷，当赖群俊。司徒导鉴识经远，光辅三世；司空鉴简素贞正，内外惟允；平西将军亮雅量详明，器用周时，即陛下之周召也。献替畴谘，敷融政道，地平天成，四海幸赖。谨遣左长史殷羨奉送所假节麾、幢曲盖、侍中貂蝉、太尉章、荆江州刺史印传启戟。仰恋天恩，悲酸感结。

以后事付右司马王愨期，加督护，统领文武。

侃舆车出临津就船，明日，薨于樊溪，时年七十六。成帝下诏曰：“故使持节、侍中、太尉、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、荆江二州刺史、长沙郡公经德蕴哲，谋猷弘远。作藩于外，八州肃清；勤王于内，皇家以宁。乃者桓文之勋，伯舅是凭。方赖大猷，俾屏予一人。前进位大司马，礼秩策命，未及加崇。昊天不吊，奄忽薨殂，朕用震悼于厥心。今遣兼鸿胪追赠大司马，假蜜章，祠以太牢。魂而有灵，喜兹宠荣。”

又策谥曰桓，祠以太牢。侃遗令葬国南二十里，故吏刊石立碑画像于武昌西。

侃在军四十一年，雄毅有权，明悟善决断。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，路不拾遗。苏峻之役，庾亮轻进失利。亮司马殷融诣侃谢曰：“将军为此，非融等所裁。”将军王章至，曰：“章自为之，将军不知也。”侃曰：“昔殷融为君子，王章为小人；今王章为君子，殷融为小人。”侃性纤密好问，颇类赵广汉。尝课诸营种柳，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之于己门。侃后见，驻车问曰：“此是武昌西门前柳，何因盗来此种？”施惶怖谢罪。时武昌号为多士，殷浩、庾翼等皆为佐吏。侃每饮酒有定限，常欢有余而限已竭，浩等劝更少进，侃凄怀良久曰：“年少曾有酒失，亡亲见约，故不敢逾。”议者以武昌北岸有郗城，宜分兵镇之。侃每不答，而言者不已，侃乃渡水猎，引将佐语之曰：“我所以设险而御寇，正以长江耳。郗城在江北，内无所倚，外接群夷。夷中利深，晋人贪利，夷不堪命，必引寇虏，乃致祸之由，非御寇也。且吴时此城乃三万兵守，今纵有兵守之，亦无益于江南。若羯虏有可乘之会，此又非所资也。”后庾亮戍之，果大败。季年怀止足之分，不与朝权。未亡一年，欲逊位归国，佐吏等苦留之。及疾笃，将归长沙，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，封印仓库，自加管钥以付王愨期，然后登舟，朝野以为美谈。将出府门，顾谓愨期曰：“老子婆娑，正坐诸君辈。”尚书梅陶与亲人曹识书曰：“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，忠顺勤劳似孔明，陆抗诸人不能及也。”谢安每言“陶公虽用法，而恆得法外意”。其为世所重如此。然媵妾数十，家僮千余，珍奇宝货富于天府。或云“侃少时渔于雷泽，网得一织梭，以挂于壁。有顷雷雨，自化为龙而去”。又梦生八翼，飞而上天，见天门九重，已登其八，唯一门不得入。阖者以杖击之，

因隧地，折其左翼。及寤，左腋犹痛。又尝如厕，见一人殊衣介帻，敛板曰：“以君长者，故来相报。君后当为公，位至八州都督。”有善相者师圭谓侃曰：“君左手中指有竖理，当为公。若彻于上，贵不可言。”侃以针决之见血，洒壁而为“公”字，以纸裹，“公”字愈明。及都督八州，据上流，握强兵，潜有窥窬之志，每思折翼之祥，自抑而止。

侃有子十七人，唯洪、瞻、夏、琦、旗、斌、称、范、岱见旧史，余者并不显。

洪，辟丞相掾，早卒。

瞻，字道真，少有才器，历广陵相，庐江、建昌二郡太守，迁散骑常侍、都亭侯。为苏峻所害，追赠大鸿胪，谥愍悼世子。以夏为世子。及送侃丧还长沙，夏与斌及称各拥兵数千以相图。既而解散，斌先往长沙，悉取国中器仗财物。夏至，杀斌。庾亮上疏曰：“斌虽丑恶，罪在难忍，然王宪有制，骨肉至亲，亲运刀锯以刑同体，伤父母之恩，无恻隐之心，应加放黜，以惩暴虐。”亮表未至都，而夏病卒。诏复以瞻息弘袭侃爵，仕至光禄勋。卒，子绰之嗣。绰之卒，子延寿嗣。宋受禅，降为吴昌侯，五百户。

琦，司空掾。

旗，历位散骑常侍、郴县开国伯。咸和末，为散骑侍郎。性甚凶暴。卒，子定嗣。卒，子袭之嗣。卒，子谦之嗣。宋受禅，国除。

斌，尚书郎。

称，东中郎将、南平太守、南蛮校尉、假节。性虓勇不伦，与诸弟不协。后加建威将军。咸康五年，庾亮以称为监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、南中郎将、江夏相，以本所领二千人自随。到夏口，轻将二百人下见亮。亮大会吏佐，责称前后罪恶，称拜

谢，因罢出。亮使人于阁外收之，弃市，亮上疏曰：“案称，大司马侃之孽子，父亡不居丧位，荒耽于酒，昧利偷荣，擅摄五郡，自谓监军，辄召王官，聚之军府。故车骑将军刘弘曾孙安寓居江夏，及将杨恭、赵韶，并以言色有忤，称放声当杀，安、恭惧，自赴水而死，韶于狱自尽。将军郭开从称往长沙赴丧，称疑开附其兄弟，乃反缚悬头于帆樯，仰而弹之，鼓棹渡江二十余里，观者数千，莫不震骇。又多藏匿府兵，收坐应死。臣犹未忍直上，且免其司马。称肆纵丑言，无所顾忌，要结诸将，欲阻兵构难。诸将惶惧，莫敢酬答，由是奸谋未即发露。臣以侃勋劳王室，是以依违容掩，故表为南中郎将，与臣相近，思欲有以匡救之。而称豺狼愈甚，发言激切，不忠不孝，莫此之甚。苟利社稷，义有专断，辄收称伏法。”

范，最知名，太元初，为光禄勋。

岱，散骑侍郎。

臻字彦遐，有勇略智谋，赐爵当阳亭侯。咸和中，为南郡太守、领南蛮校尉、假节。卒官，追赠平南将军，谥曰肃。

臻弟舆，果烈善战，以功累迁武威将军。初，贼张奕本中州人，元康中被差西征，遇天下乱，遂留蜀。至是，率三百余家欲就杜弢，为侃所获。诸将请杀其丁壮，取其妻息，舆曰：“此本官兵，数经战阵，可赦之以为用。”侃赦之，以配舆。及侃与杜弢战败，贼以桔槔打没官军船舰，军中失色。舆率轻舸出其上流以击之，所向辄克。贼又率众将焚侃辎重，舆又击破之。自是每战辄克，贼望见舆军，相谓曰：“避陶武威。”无敢当者。后与杜弢战，舆被重创，卒。侃哭之恸，曰：“丧吾家宝！”三军皆为之垂泣。诏赠长沙太守。

史臣曰：古者明王之建国也，下料疆宇，列为九州，辅相玄功，咨于四岳。所以仰希齐政，俯寄宣风。备连率之仪，威

腾阩外；总颁条之务，礼缚区中。委称其才，《甘棠》以之流咏；据非其德，仇饷以是兴嗟。中朝叔世，要荒多阻，分符建节，并紊天纲。和季以同里之情，申卢绾之契，居方牧之地，振吴起之风。自幽徂荆，亟敛豺狼之迹；举贤登善，穷掇孔翠之毛。由是吏民毕力，华夷顺命，一州清晏，恬波于沸海之中；百城安堵，静寝于稽天之际。犹独称善政，何其寡欤！《易》云“贞固足以干事”，于征南见之矣。士行望非世族，俗异诸华，拔萃陬落之间，比肩髦俊之列，超居外相，宏总上流。布泽怀边，则严城静柝；释位匡主，则沦鼎再宁。元规以戚里之崇，挹其膺而下拜；茂弘以保衡之贵，服其言而动色。望隆分陕，理则宜然。至于时属云屯，富逾天府，潜有包藏之志，顾思折翼之祥，悖矣！夫子曰“人无求备”，斯言之信，于是有征。

赞曰：和季承恩，建旃南服。威静荆塞，化扬江澳。戮力天朝，匪忘忠肃。长沙勤王，拥旆戎场。任隆三事，功宣一匡。繫赖之重，匪伊舟航。

## 列传第三十七

温峤

郗鉴（子愔 愔子超 愔弟昙 鉴叔父隆）

温峤，字太真，司徒羨弟之子也。父愔，河东太守。峤性聪敏，有识量，博学能属文，少以孝悌称于邦族。风仪秀整，美于谈论，见者皆爱悦之。年十七，州郡辟召，皆不就。司隶命为都官从事。散骑常侍庾敳有重名，而颇聚敛，峤举奏之，京都振肃。后举秀才、灼然。司徒辟东阁祭酒，补上党潞令。

平北大将军刘琨妻，峤之从母也。琨深礼之，请为参军。琨迁大将军，峤为从事中郎、上党太守，加建威将军、督护前锋军事。将兵讨石勒，屡有战功。琨迁司空，以峤为右司马。于时并土荒残，寇盗群起，石勒、刘聪跨带疆场，峤为之谋主，琨所凭恃焉。

属二都倾覆，社稷绝祀，元帝初镇江左，琨诚系王室，谓峤曰：“昔班彪识刘氏之复兴，马援知汉光之可辅。今晋祚虽衰，天命未改，吾欲立功河朔，使卿延誉江南，子其行乎？”对曰：“峤虽无管张之才，而明公有桓文之志，欲建匡合之功，岂敢辞命。”乃以为左长史，檄告华夷，奉表劝进。峤既至，引见，具陈琨忠诚，志在效节，因说社稷无主，天人系望，辞

旨慷慨。举朝属目，帝器而喜焉。王导、周顛、谢鲲、庾亮、桓彝等并与亲善。于时江左草创，纲维未举，峤殊以为忧。及见王导共谈，欢然曰：“江左自有管夷吾，吾复何虑！”屡求反命，不许。会琨为段匹磾所害，峤表琨忠诚，虽勋业不遂，然家破身亡，宜在褒崇，以慰海内之望。帝然之。

除散骑侍郎。初，峤欲将命，其母崔氏固止之，峤绝裾而去。其后母亡，峤阻乱不获归葬，由是固让不拜，苦请北归。诏三司、八坐议其事，皆曰：“昔伍员志复私仇，先假诸侯之力，东奔阖闾，位为上将，然后鞭荆王之尸。若峤以母未葬没在胡虏者，乃应竭其智谋，仰凭皇灵，使逆寇冰消，反哀墓次，岂可稍以乖嫌，废其远图哉！”峤不得已，乃受命。

后历骠骑王导长史，迁太子中庶子。及在东宫，深见宠遇，太子与为布衣之交。数陈规讽，又献《侍臣箴》，甚有弘益。时太子起西池楼观，颇为劳费，峤上疏以为朝廷草创，巨寇未灭，宜应俭以率下，务农重兵，太子纳焉。王敦举兵内向，六军败绩，太子将自出战，峤执鞚谏曰：“臣闻善战者不怒，善胜者不武，如何万乘储副而以身轻天下！”太子乃止。

明帝即位，拜侍中，机密大谋皆所参综，诏命文翰亦悉豫焉。俄转中书令。峤有栋梁之任，帝亲而倚之，甚为王敦所忌，因请为左司马。敦阻兵不朝，多行陵纵，峤谏敦曰：“昔周公之相成王，劳谦吐握，岂好勤而恶逸哉！诚由处大任者不可不尔。而公自还鞶鞶，入辅朝政，阙拜觐之礼，简人臣之仪，不达圣心者莫不於邑。昔帝舜服事唐尧，伯禹竭身虞庭，文王虽盛，臣节不愆。故有庇人之大德，必有事君之小心，俾方烈奋乎百世，休风流乎万祀。至圣遗轨，所不宜忽。愿思舜、禹、文王服事之勤，惟公旦吐握之事，则天下幸甚。”敦不纳。峤知其终不悟，于是谬为设敬，综其府事，干说密谋，以附其欲。

深结钱凤，为之声誉，每曰：“钱世仪精神满腹。”峤素有知人之称，凤闻而悦之，深结好于峤。会丹阳尹缺，峤说敦曰：“京尹辇毂喉舌，宜得文武兼能，公宜自选其才。若朝廷用人，或不尽理。”敦然之，问峤谁可作者。峤曰：“愚谓钱凤可用。”凤亦推峤，峤伪辞之。敦不从，表补丹阳尹。峤犹惧钱凤为之奸谋，因敦饯别，峤起行酒，至凤前，凤未及饮，峤因伪醉，以手版击凤帻坠，作色曰：“钱凤何人，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饮！”敦以为醉，两释之。临去言别，涕泗横流，出阁复入，如是再三，然后即路。及发后，凤入说敦曰：“峤于朝廷甚密，而与庾亮深交，未必可信。”敦曰：“太真昨醉，小加声色，岂得以此便相谗贰。”由是凤谋不行，而峤得还都，乃具奏敦之逆谋，请先为之备。

及敦构逆，加峤中垒将军、持节、都督东安北部诸军事。敦与王导书曰：“太真别来几日，作如此事！”表诛奸臣，以峤为首。募生得峤者，当自拔其舌。及王含、钱凤奄至都下，峤烧硃雀桁以挫其锋，帝怒之，峤曰：“今宿卫寡弱，征兵未至，若贼豕突，危及社稷，陛下何惜一桥。”贼果不得渡。峤自率众与贼夹水战，击王含，败之，复督刘遐追钱凤于江宁。事平，封建宁县开国公，赐绢五千四百匹，进号前将军。

时制王敦纲纪除名，参佐禁锢，峤上疏曰：“王敦刚愎不仁，忍行杀戮，亲任小人，疏远君子，朝廷所不能抑，骨肉所不能间。处其朝者恆惧危亡，故人士结舌，道路以目，诚贤人君子道穷数尽，遵养时晦之辰也。且敦为大逆之日，拘录人士，自免无路，原其私心，岂遑晏处，如陆玩、羊曼、刘胤、蔡谟、郭璞常与臣言，备知之矣。必其凶悖，自可罪人斯得；如其枉入奸党，宜施之以宽。加以玩等之诚，闻于圣听，当受同贼之责，实负其心。陛下仁圣含弘，思求允中；臣阶缘博纳，干非

其事，诚在爱才，不忘忠益。”帝从之。

是时天下凋弊，国用不足，诏公卿以下诣都坐论时政之所先，峤因奏军国要务。其一曰：“祖约退舍寿阳，有将来之难。今二方守御，为功尚易。淮泗都督，宜竭力以资之。选名重之士，配征兵五千人，又择一偏将，将二千兵，以益寿阳，可以保固徐豫，援助司土。”其二曰：“一夫不耕，必有受其饥者。今不耕之夫，动有万计。春废劝课之制，冬峻出租之令，下未见施，惟赋是闻。赋不可以已，当思令百姓有以殷实。司徒置田曹掾，州一人，劝课农桑，察吏能否，今宜依旧置之。必得清恪奉公，足以宣示惠化者，则所益实弘矣。”其三曰：“诸外州郡将兵者及都督府非临敌之军，且田且守。又先朝使五校出田，今四军五校有兵者，及护军所统外军，可分遣二军出，并屯要处。缘江上下，皆有良田，开荒须一年之后即易。且军人累重者在外，有樵采蔬食之人，于事为便。”其四曰：“建官以理世，不以私人也。如此则官寡而材精。周制六卿莅事，春秋之时，入作卿辅，出将三军。后代建官渐多，诚由事有烦简耳。然今江南六州之士，尚又荒残，方之平日，数十分之一耳。三省军校无兵者，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领者，可有省半者，粗计闲剧，随事减之。荒残之县，或同在一城，可并合之。如此选既可精，禄俸可优，令足代耕，然后可责以清公耳。”其五曰：“古者亲耕藉田以供粢盛，旧置藉田、廩牺之官。今临时市求，既上黷至敬，下费生灵，非所以虔奉宗庙蒸尝之旨。宜如旧制，立此二官。”其六曰：“使命愈远，益宜得才，宣扬王化，延誉四方。人情不乐，遂取卑品之人，亏辱国命，生长患害。故宜重其选，不可减二千石见居二品者，”其七曰：“罪不相及，古之制也。近者大逆，诚由凶戾。凶戾之甚，一时权用。今遂施行，非圣朝之令典，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。”

议奏，多纳之。

帝疾笃，峤与王导、郗鉴、庾亮、陆晔、卞壶等同受顾命。时历阳太守苏峻藏匿亡命，朝廷疑之。征西将军陶侃有威名于荆楚，又以西夏为虞，故使峤为上流形援。咸和初，代应詹为江州刺史、持节、都督、平南将军，镇武昌，甚有惠政，甄异行能，亲祭徐孺子之墓。又陈豫章十郡之要，宜以刺史居之。寻阳滨江，都督应镇其地。今以州贴府，进退不便。且古镇将多不领州，皆以文武形势不同故也。宜选单车刺史别抚豫章，专理黎庶。”诏不许。在镇见王敦画像，曰：“敦大逆，宜加斫棺之戮，受崔杼之刑。古人阖棺而定谥，《春秋》大居正，崇王父之命，未有受戮于天子而图形于群下。”命削去之。

峤闻苏峻之征也，虑必有变，求还朝以备不虞，不听。未几而苏峻果反。峤屯寻阳，遣督护王愨期、西阳太守邓岳、鄱阳内史纪瞻等率舟师赴难。及京师倾覆，峤闻之号恸。人有候之者，悲哭相对。俄而庾亮来奔，宣太后诏，进峤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峤曰：“今日之急，殄寇为先，未效勋庸而逆受荣宠，非所闻也，何以示天下乎！”固辞不受。时亮虽奔败，峤每推崇之，分兵给亮。遣王愨期等要陶侃同赴国难，侃恨不受顾命，不许。峤初从之，后用其部将毛宝说，复固请侃行，语在宝传。初，峤与庾亮相推为盟主，峤从弟充言于峤曰：“征西位重兵强，宜共推之。”峤于是遣王愨期奉侃为盟主。侃许之，遣督护袭登率兵诣峤。峤于是列上尚书，陈峻罪状，有众七千，洒泣登舟，移告四方征镇曰：

贼臣祖约、苏峻同恶相济，用生邪心。天夺其魄，死期将至。谴负天地，自绝人伦。寇不可纵，宜增军讨扑，辄屯次湓口。即日护军庾亮至，宣太后诏，寇逼宫城，王旅挠败，出告藩臣，谋宁社稷。后将军郭默、冠军将军赵胤、奋宗将军袭保

与峽督护王愨期、西阳太守邓岳、鄱阳内史纪瞻，率其所领，相寻而至。逆贼肆凶，陵蹈宗庙，火延宫掖，矢流太极，二御幽逼，宰相困迫，残虐朝士，劫辱子女。承问悲惶，精魂飞散。峽暗弱不武，不能徇难，哀恨自咎，五情摧陨，惭负先帝托寄之重，义在毕力，死而后已。今躬率所统，为士卒先，催进诸军，一时电击。西阳太守邓岳、寻阳太守褚诞等连旗相继，宣城内史桓彝已勒所属屯滨江之要，江夏相周抚乃心求征，军已向路。

昔包胥楚国之微臣，重趼致诚，义感诸侯。藺相如赵邦之陪隶，耻君之辱，按剑秦庭。皇汉之季，董卓作乱，劫迁献帝，虐害忠良，兰东州郡相率同盟。广陵功曹臧洪，郡之小吏耳，登坛 垂血，涕泪横流，慷慨之节，实厉群后。况今居台鼎，据方州，列名邦，受国恩者哉！不期而会，不谋而同，不亦宜乎！

二贼合众，不盈五千，且外畏胡寇，城内饥乏，后将军郭默即于战阵俘杀贼千人。贼今虽残破都邑，其宿卫兵人即时出散，不为贼用。且祖约情性褊厄，忌克不仁，苏峻小子，惟利是视，残酷骄猜，权相假合。江表兴义，以抗其前，强胡外寇，以蹶其后，运漕隔绝，资食空悬，内乏外孤，势何得久！

群公征镇，职在御侮。征西陶公，国之耆德，忠肃义正，勋庸弘著。诸方镇州郡咸齐断金，同禀规略，以雪国耻，苟利社稷，死生以之。峽虽怯劣，忝据一方，赖忠贤之规，文武之助，君子竭诚，小人尽力，高操之士被褐而从戎，负薪之徒匍匐而赴命，率其私仆，致其私杖，人士之诚，竹帛不能载也。岂峽无德而致之哉？士禀义风，人感皇泽。且护军庾公，帝之元舅，德望隆重，率郭后军、赵、龚三将，与峽戮力，得有资凭，且悲且庆，若朝廷之不泯也。其各明率所统，无后事机。

赏募之信，明如日月。有能斩约峻者，封五等侯，赏布万匹。夫忠为令德，为仁由己，万里一契，义不在言也。

时陶侃虽许自下而未发，复追其督护龚登。峤重与侃书曰：仆谓军有进而无退，宜增而不可减。近已移檄远近，言于盟府，克后月半大举。南康、建安、晋安三郡军并在路次，同赴此会，惟须仁公所统至，便齐进耳。仁公今召军还，疑惑远近，成败之由，将在于此。

仆才轻任重，实凭仁公笃爱，远禀成规。至于首启戎行，不敢有辞，仆与仁公当如常山之蛇，首尾相卫，又唇齿之喻也。恐惑者不达高旨，将谓仁公缓于讨贼，此声难追。仆与仁公并受方岳之任，安危休戚，理既同之。且自顷之顾，绸缪往来，情深义重，著于人士之口，一旦有急，亦望仁公悉众见救，况社稷之难！

惟仆偏当一州，州之文武莫不翘企。假令此州不守，约峻树置官长于此，荆楚西逼强胡，东接逆贼，因之以饥馑，将来之危乃当甚于此州之今日也。以大义言之，则社稷颠覆，主辱臣死，公进当为大晋之忠臣，参桓文之义，开国承家，铭之天府；退当以慈父雪爱子之痛。

约峻凶逆无道，囚制人士，裸其五刑。近日来者，不可忍见。骨肉生离，痛感天地，人心齐一，咸皆切齿。今之进讨，若以石投卵耳！今出军既缓，复召兵还，人心乖离，是为败于几成也。愿深察所陈，以副三军之望。

峻时杀侃子瞻，由是侃激励，遂率所统与峤、亮同赴京师，戎卒六万，旌旗七百余里，钲鼓之声震于百里，直指石头，次于蔡洲。侃屯查浦，峤屯沙门浦。时祖约据历阳，与峻为首尾，见峤等军盛，谓其党曰：“吾本知峤能为四公子之事，今果然矣。”

峻闻峽将至，逼大驾幸石头。时峻军多马，南军杖舟楫，不敢轻与交锋。用将军李根计，据白石筑垒以自固，使庾亮守之。贼步骑万余来攻，不下而退，追斩二百余级。峽又于四望矾筑垒以逼贼，曰：“贼必争之，设伏以逸待劳，是制贼之一奇也。”是时义军屡战失利，峽军食尽，陶侃怒曰：“使君前云不忧无将士，惟得老仆为主耳。今数战皆北，良将安在？荆州接胡蜀二虏，仓廩当备不虞，若复无食，仆便欲西归，更思良算。但今岁计，殄贼不为晚也。”峽曰：“不然。自古成监，师克在和。光武之济昆阳，曹公之拔官渡，以寡敌众，杖义故也。峻、约小竖，为海内所患，今日之举，决在一战。峻勇而无谋，藉骄胜之势，自谓无前，今挑之战，可一鼓则擒也。奈何舍垂立之功，设进退之计！且天子幽逼，社稷危殆，四海臣子，肝脑涂地，峽等与公并受国恩，是臻命之日，事若克济，则臣主同祚，如其不捷，身虽灰灭，不足以谢责于先帝。今之事势，义无旋踵，骑猛兽，安可中下哉！公若违众独反，人心必沮。沮众败事，义旗将回指于公矣。”侃无以对，遂留不去。

峽于是创建行庙，广设坛场，告皇天后土祖宗之灵，亲读祝文，声气激扬，流涕覆面，三军莫能仰视。其日侃督水军向石头，亮、峽等率精勇一万从白石以挑战。时峻劳其将士，因醉，突阵马蹶，为侃将所斩，峻弟逸及子硕婴城自固。峽乃立行台，布告天下，凡故吏二千石、台郎御史以下，皆令赴台。于是至者云集。司徒王导因奏峽、侃录尚书，遣间使宣旨，并让不受。贼将匡术以台城来降，为逸所击，求救于峽。江州别驾罗洞曰：“今水暴长，救之不便，不如攻榻杭。榻杭军若败，术围自解。”峽从之，遂破贼石头军。奋威长史滕含抱天子奔于峽船。时陶侃虽为盟主，而处分规略一出于峽，及贼灭，拜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，封始安郡公，邑三千

户。

初，峻党路永、匡术、贾宁中途悉以众归顺，王导将褒显之，峤曰：“术辈首乱，罪莫大焉。晚虽改悟，未足以补前失。全其首领，为幸已过，何可复宠授哉！”导无以夺。

朝议将留辅政，峤以导先帝所任，固辞还籓。复以京邑荒残，资用不给，峤借资蓄，具器用，而后旋于武昌，至牛渚矶，水深不可测，世云其下多怪物，峤遂毁犀角而照之。须臾，见水族覆火，奇形异状，或乘马车著赤衣者。峤其夜梦人谓己曰：“与君幽明道别，何意相照也？”意甚恶之。峤先有齿疾，至是拔之，因中风，至镇未旬而卒，时年四十二。江州士庶闻之，莫不相顾而泣。帝下册书曰：“朕以眇身，纂承洪绪，不能光阐大道，化洽时雍，至乃狂狡滔天，社稷危逼。惟公明鉴特达，识心经远，惧皇纲之不维，忿凶寇之纵暴，唱率群后，五州响应，首启戎行，元恶授馘。王室危而复安，三光幽而复明，功格宇宙，勋著八表。方赖大猷以拯区夏，天不憖遗，早世薨殂，朕用痛悼于厥心。夫褒德铭动，先王之明典，今追赠公侍中、大将军、持节、都督、刺史，公如故，赐钱百万，布千匹，谥曰忠武，祠以太牢。”

初葬于豫章，后朝廷追峤勋德，将为造大墓于元明二帝陵之北，陶侃上表曰：“故大将军峤忠诚著于圣世，勋义感于人神，非臣笔墨所能称陈。临卒之际，与臣书别，臣藏之篋笥，时时省视，每一思述，未尝不中夜抚膺，临饭酸噎。‘人之云亡’，峤实当之。谨写峤书上呈，伏惟陛下既垂御省，伤其情旨，死不忘忠，身没黄泉，追恨国耻，将臣戮力，救济艰难，使亡而有知，抱恨结草，岂乐今日劳费之事。愿陛下慈恩，停其移葬，使峤棺柩无风波之危，魂灵安于后土。”诏从之。其后峤后妻何氏卒，子放之便载丧还都。诏葬建平陵北，并赠峤

前妻王氏及何氏始安夫人印绶。

放之嗣爵，少历清官，累至给事黄门侍郎。以贫，求为交州，朝廷许之。王述与会稽王笈曰：“放之温峤之子，宜见优异，而投之岭外，窃用愕然。愿远存周礼，近参人情，则望实惟允。”时竟不纳。放之既至南海，甚有威惠。将征林邑，交阯太守杜宝、别驾阮朗并不从，放之以其沮众，诛之，勒兵进，遂破林邑而还。卒于官。

弟式之，新建县侯，位至散骑常侍。

郗鉴，字道徽，高平金乡人，汉御史大夫虑之玄孙也。少孤贫，博览经籍，躬耕陇亩，吟咏不倦。以儒雅著名，不应州命。赵王伦辟为掾，知伦有不臣之迹，称疾去职。及伦篡，其党皆至大官，而鉴闭门自守，不染逆节。惠帝反正，参司空军事，累迁太子中舍人、中书侍郎。东海王越辟为主簿，举贤良，不行。征东大将军荀晞檄为从事中郎。晞与越方以力争，鉴不应其召。从兄旭，晞之别驾，恐祸及己，劝之赴召，鉴终不回，晞亦不之逼也。及京师不守，寇难锋起，鉴遂陷于陈午贼中。邑人张实先求交于鉴，鉴不许。至是，实于午营来省鉴疾，既而卿鉴。鉴谓实曰：“相与邦壤，义不及通，何可怙乱至此邪！”实大惭而退。午以鉴有名于世，将逼为主，鉴逃而获免。午寻溃散，鉴得归乡里。于时所在饥荒，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义者，相与资贍。鉴复分所得，以恤宗族及乡曲孤老，赖而全济者甚多，咸相谓曰：“今天子播越，中原无伯，当归依仁德，可以后亡。”遂共推鉴为主，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峯山。

元帝初镇江左，承制假鉴龙骧将军、兖州刺史，镇邹山。时荀籓用李述，刘琨用兄子演，并为兖州，各屯一郡，以力相倾，阖州编户，莫知所适。又徐龕、石勒左右交侵，日寻干戈，外无救援，百姓饥馑，或掘野鼠蛰燕而食之，终无叛者。三年

间，众至数万。帝就加辅国将军、都督兖州诸军事。

永昌初，征拜领军将军，既至，转尚书，以疾不拜。时明帝初即位，王敦专制，内外危逼，谋杖鉴为外援，由是拜安西将军、兖州刺史、都督扬州江西诸军、假节，镇合肥。敦忌之，表为尚书令，征还。道经姑孰，与敦相见，敦谓曰：“乐彦辅短才耳。后生流宕，言违名检，考之以实，岂胜满武秋邪？”鉴曰：“拟人必于其伦。彦辅道韵平淡，体识冲粹，处倾危之朝，不可得而亲疏。及愍怀太子之废，可谓柔而有正。武秋失节之士，何可同日而言！”敦曰：“愍怀废徙之际，交有危机之急，人何能以死守之乎！以此相方，其不减明矣。”鉴曰：“丈夫既洁身北面，义同在三，岂可偷生屈节，覩颜天壤邪！苟道数终极，固当存亡以之耳。”敦素怀无君之心，闻鉴言，大忿之，遂不复相见，拘留不遣。敦之党与谮毁日至，鉴举止自若，初无惧心。敦谓钱凤曰：“郗道徽儒雅之士，名位既重，何得害之！”乃放还台。鉴遂与帝谋灭敦。

既而钱凤攻逼京都，假鉴节，加卫将军、都督从驾诸军事。鉴以无益事实，固辞不受军号。时议者以王含、钱凤众力百倍，苑城小而不固，宜及军势未成，大驾自出距战。鉴曰：“群逆纵逸，其势不可当，可以算屈，难以力竞。且含等号令不一，抄盗相寻，百姓怨往年之暴，皆人自为守。乘逆顺之势，何往不克！且贼无经略远图，惟恃豕突一战，旷日持久，必启义士之心，令谋猷得展。今以此弱力敌彼强寇，决胜负于一朝，定成败于呼吸，虽有申胥之徒，义存投袂，何补于既往哉！”帝从之。鉴以尚书令领诸屯营。

及凤等平，温峤上议，请宥敦佐吏，鉴以为先王崇君臣之教，故贵伏死之节；昏亡之主，故开待放之门。王敦佐吏虽多逼迫，然居逆乱之朝，无出关之操，准之前训，宜加义责。又

奏钱凤母年八十，宜蒙全宥。乃从之。封高平侯，赐绢四千八百匹。帝以其有器望，万机动静辄问之，乃诏鉴特草上表疏，以从简易。王导议欲赠周札官，鉴以为不合，语在札传。导不从。鉴于是驳之曰：“敦之逆谋，履霜日久，缘札开门，令王师不振。若敦前者之举，义同桓文，则先帝可为幽厉邪？”朝臣虽无以难，而不能从。俄而迁车骑将军、都督徐兖青三州军事、兖州刺史、假节，镇广陵。寻而帝崩，鉴与王导、卞壺、温峤、庾亮、陆晔等并受遗诏，辅少主，进位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。

咸和初，领徐州刺史。及祖约、苏峻反，鉴闻难，便欲率所领东赴。诏以北寇不许。于是遣司马刘矩领三千人宿卫京都。寻而王师败绩，矩遂退还。中书令庾亮宣太后口诏，进鉴为司空。鉴去贼密迹，城孤粮绝，人情业业，莫有固志，奉诏流涕，设坛场，刑白马，大誓三军曰：“贼臣祖约、苏峻不恭天命，不畏王诛，凶戾肆逆，干国之纪，陵汨五常，侮弄神器，遂制胁幽主，拔本塞原，残害忠良，祸虐黎庶，使天地神祇靡所依归。是以率土怨酷，兆庶泣血，咸愿奉辞罚罪，以除元恶。昔戎狄泯周，齐桓纠盟；董卓陵汉，群后致讨。义存君亲，古今一也。今主上幽危，百姓倒悬，忠臣正士志存报国。凡我同盟，既盟之后，戮力一心，以救社稷。若二寇不梟，义无偷安。有渝此盟，明神残之！”鉴登坛慷慨，三军争为用命。乃遣将军夏侯长等间行，谓平南将军温峤曰：“今贼谋欲挟天子东入会稽，宜先立营垒，屯据要害，既防其越逸，又断贼粮运，然后静镇京口，清壁以待贼。贼攻城不拔，野无所掠，东道既断，粮运自绝，不过百日，必自溃矣。”峤深以为然。

及陶侃为盟主，进鉴都督扬州八郡军事。时抚军将军王舒、辅军将军虞潭皆受鉴节度，率众渡江，与侃会于茄子浦。鉴筑

白石垒而据之。会舒、潭战不利，鉴与后将军郭默还丹徒，立大业、曲阿、陵亭三垒以距贼。而贼将张健来攻大业，城中乏水，郭默窘迫，遂突围而出，三军失色。参军曹纳以为大业京口之捍，一旦不守，贼方轨而前，劝鉴退还广陵以俟后举。鉴乃大会僚佐，责纳曰：“吾蒙先帝厚顾，荷托付之重，正复捐躯九泉不足以报。今强寇在郊，众心危迫，君腹心之佐，而生长异端，当何以率先义众，镇一三军邪！”将斩之，久而乃释。会峻死，大业围解。及苏逸等走吴兴，鉴遣参军李闳追斩之，降男女万余口。拜司空，加侍中，解八郡都督，更封南昌县公，以先爵封其子昱。

时贼帅刘征聚众数千，浮海抄东南诸县。鉴遂城京口，加都督扬州之晋陵吴郡诸军事，率众讨平之。进位太尉。后以寝疾，上疏逊位曰：“臣疾弥留，遂至沈笃，自忖气力，差理难冀。有生有死，自然之分。但忝位过才，会无以报，上惭先帝，下愧日月。伏枕哀叹，抱恨黄泉。臣今虚乏，救命朝夕，辄以府事付长史刘遐，乞骸骨归丘园。惟愿陛下崇山海之量，弘济大猷，任贤使能，事从简易，使康哉之歌复兴于今，则臣虽死，犹生之日耳。臣所统错杂，率多北人，或逼迁徙，或是新附，百姓怀土，皆有归本之心。臣宣国恩，示以好恶，处兴田宅，渐得少安。闻臣疾笃，众情骇动，若当北渡，必启寇心。太常臣谟，平简贞正，素望所归，谓可以为都督、徐州刺史。臣亡兄息晋陵内史迈，谦爱养士，甚为流亡所宗，又是臣门户子弟，堪任兖州刺史。公家之事，知无不为，是以敢希祁奚之举。”疏奏，以蔡谟为鉴军司。鉴寻薨，时年七十一。帝朝晡哭于朝堂，遣御史持节护丧事，赠一依温峤故事。册曰：“惟公道德冲邃，体识弘远，忠亮雅正，行为世表，历位内外，勋庸弥著。乃者约峻狂狡，毒流朝廷，社稷之危，赖公以宁。功侔古烈，

勋迈桓文。方倚大猷，藩翼时难，昊天不吊，奄忽薨殂，朕用震悼于厥心。夫爵以显德，谥以表行，所以崇明轨迹，丕扬徽劬。今赠太宰，谥曰文成，祠以太牢。魂而有灵，嘉兹宠荣。

初，鉴值永嘉丧乱，在乡里甚穷馁，乡人以鉴名德，传共饴之。时兄子迈、外甥周翼并小，常携之就食。乡人曰：“各自饥困，以君贤，欲共相济耳，恐不能兼有所存。”鉴于是独往，食讫，以饭著两颊边，还吐与二儿，后并得存，同过江。迈位至护军，翼为剡县令。鉴之薨也，翼追抚育之恩，解职而归，席苦心丧三年。二子：愔、昙。

愔字方回。少不交竞，弱冠，除散骑侍郎，不拜。性至孝，居父母忧，殆将灭性。服阕，袭爵南昌公，征拜中书侍郎。骠骑何充辅政，征北将军褚裒镇京口，皆以愔为长史。再迁黄门侍郎。时吴郡守闾，欲以愔为太守。愔自以资望少，不宜超莅大郡，朝议嘉之。转为临海太守。会弟昙卒，益无处世意，在郡优游，颇称简默，与姊夫王羲之、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，俱栖心绝谷，修黄老之术。后以疾去职，乃筑宅章安，有终焉之志。十许年间，人事顿绝。

简文帝辅政，与尚书仆射江胪等荐愔，以为执德存正，识怀沈敏，而辞职遗荣，有不拔之操，成务须才，岂得遂其独善，宜见征引，以参政术。于是征为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。既到，更除太常，固让不拜。深抱冲退，乐补远郡，从之，出为辅国将军、会稽内史。大司马桓温以愔与徐兗有故义，乃迁愔都督徐兗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、领徐兗二州刺史、假节。虽居藩镇，非其好也。

俄属桓温北伐，愔请督所部出河上，用其子超计，以己非将帅才，不堪军旅，又固辞解职，劝温并领己所统。转冠军将军、会稽内史。

及帝践阼，就加镇军、都督浙江东五郡军事。久之，以年老乞骸骨，因居会稽。征拜司空，诏书优美，敦奖殷勤，固辞不起。太元九年卒，时年七十二。追赠侍中、司空，谥曰文穆。三子。超、融、冲。超最知名。

超字景兴，一字嘉宾。少卓犖不羁，有旷世之度，交游士林，每存胜拔，善谈论，义理精微。愔事天师道，而超奉佛。愔又好聚敛，积钱数千万，尝开库，任超所取。超性好施，一日中散与亲故都尽。其任心独诣，皆此类也。

桓温辟为征西大将军掾。温迁大司马，又转为参军。温英气高迈，罕有所推，与超言，常谓不能测，遂倾意礼待。超亦深自结纳。时王珣为温主簿，亦为温所重。府中语曰：“髯参军，短主簿，能令公喜，能令公怒。”超髯，珣短故也。寻除散骑侍郎。时愔在北府，徐州人多劲悍，温恆云“京口酒可饮，兵可用”，深不欲愔居之。而愔暗于事机，遣笈诣温，欲共奖王室，修复园陵。超取视，寸寸毁裂，乃更作笈，自陈老病，甚不堪人间，乞闲地自养。温得笈大喜，即转愔为会稽太守。温怀不轨，欲立霸王之基，超为之谋。谢安与王坦之尝诣温论事，温令超帐中卧听之，风动帐开，安笑曰：“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。”

太和中，温将伐慕容氏于临漳，超谏以道远，汴水又浅，运道不通。温不从，遂引军自济入河，超又进策于温曰：“清水入河，无通运理。若寇不战，运道又难，因资无所，实为深虑也。今盛夏，悉力径造鄴城，彼伏公威略，必望阵而走，退还幽朔矣。若能决战，呼吸可定。设欲城鄴，难为功力。百姓布野，尽为官有。易水以南，必交臂请命。但恐此计轻决，公必务其持重耳。若此计不从，便当顿兵河济，控引粮运，令资储充备，足及来夏，虽如踰迟，终亦济克。若舍此二策而连军

西进，进不速决，退必愆乏，贼因此势，日月相引，僂俛秋冬，船道涩滞，且北土早寒，三军裘褐者少，恐不可以涉冬。此大限阂，非惟无食而已。”温不从，果有枋头之败，温深惭之。寻而有寿阳之捷，问超曰：“此足以雪枋头之耻乎？”超曰：“未厌有识之情也。”既而超就温宿，中夜谓温曰：“明公都有虑不？”温曰：“卿欲有所言邪？”超曰：“明公既居重任，天下之责将归于公矣。若不能行废立大事、为伊霍之举者，不足镇压四海，震服宇内，岂可不深思哉！”温既素有此计，深纳其言，遂定废立，超始谋也。

迁中书侍郎。谢安尝与王文度共诣超，日旰未得前，文度便欲去，安曰：“不能为性命忍俄顷邪！”其权重当时如此。转司徒左长史，母丧去职。常谓其父名公之子，位遇应在谢安右，而安入掌机权，愔优游而已，恆怀愤愤，发言慷慨，由是与谢氏不穆。安亦深恨之。服阕，除散骑常侍，不起。以为临海太守，加宣威将军，不拜。年四十二，先愔卒。

初，超虽实党桓氏，以愔忠于王室，不令知之。将亡，出一箱书，付门生曰：“本欲焚之，恐公年尊，必以伤愔为弊。我亡后，若大损眠食，可呈此箱。不尔，便烧之。”愔后果哀悼成疾，门生依旨呈之，则悉与温往反密计。愔于是大怒曰：“小子死恨晚矣！”更不复哭。凡超所交友，皆一时秀美，虽寒门后进，亦拔而友之。及死之日，贵贱操笔而为诔者四十余人，其为众所宗贵如此。王献之兄弟，自超未亡，见愔，常踟蹰问讯，甚修舅甥之礼。及超死，见愔慢怠，履而候之，命席便迁延辞避。愔每慨然曰：“使嘉宾不死，鼠子敢尔邪！”性好闻人栖遁，有能辞荣拂衣者，超为之起屋宇，作器服，畜仆竖，费百金而不吝。又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，风流胜贵，莫不崇敬，以为造微之功，足参诸正始。而遁常重超，以为一

时之俊，甚相知赏。超无子，从弟俭之以子僧施嗣。

僧施字惠脱，袭爵南昌公。弱冠，与王绥、桓胤齐名，累居清显，领宣城内史，入补丹阳尹。刘毅镇江陵，请为南蛮校尉、假节。与毅俱诛，国除。

昙字重熙，少赐爵东安县开国伯。司徒王导辟秘书郎。朝论以昙名臣之子，每逼以宪制，年三十，始拜通直散骑侍郎，迁中书侍郎。简文帝为抚军，引为司马。寻除尚书吏部郎，拜御史中丞。时北中郎荀羨有疾，朝廷以昙为羨军司，加散骑常侍。顷之，羨征还，仍除北中郎将、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、领徐兖二州刺史、假节，镇下邳，后与贼帅傅末波等战失利，降号建威将军。寻卒，年四十二。追赠北中郎，谥曰简。子恢嗣。

恢字道胤，少袭父爵，散骑侍郎，累迁给事黄门侍郎，领太子右卫率。恢身長八尺，美鬢髯，孝武帝深器之，以为有藩伯之望。会殊序自表去职，擢恢为梁秦雍司荆扬并等州诸军事、建威将军、雍州刺史、假节，镇襄阳。恢甚得关陇之和，降附者动有千计。

初，姚萇将奚冲来降，拜东羌校尉。冲后举兵反，入汉川，袭梁州。时关中有巴蜀之众，皆背萇，据弘农以结苻登。而登署冲为左丞相，徙屯华阴。河南太守杨佺期遣上党太守荀静戍皇天坞以距之。冲数来攻，恢遣将军赵睦守金墉城，而佺期率众次湖城，讨冲，走之。

寻而慕容垂围慕容永于潞川，永穷蹙，遣其子弘求救于恢，并献玉玺一纽，恢献玺于台，又陈“垂若并永，其势难测。今于国计，谓宜救永。永垂并存，自为仇讎，连鸡不栖，无能为患。然后乘机双毙，则河北可平”。孝武帝以为然，诏王恭、庾楷救之，未及发而永没。杨佺期以疾去职。

恢以随郡太守夏侯宗之为河南太守，戍洛阳。姚萇遣其子略攻湖城及上洛，又使其将杨佛嵩围洛阳。恢遣建武将军辛恭靖救洛阳，梁州刺史王正胤率众出子午谷，以为声援。略惧而退。恢以功进征虏将军，又领秦州刺史，加督陇上军。

时魏氏强盛，山陵危逼，恢遣江夏相邓启方等以万人距之，与魏主拓跋珪战于荥阳，大败而还。

及王恭计王国宝，桓玄、殷仲堪皆举兵应恭，恢与朝廷犄角玄等。襄阳太守夏侯宗之、府司马郭毗并以为不可，恢皆杀之。既而玄等退守寻阳。以恢为尚书，将家还都，至杨口，仲堪阴使人于道杀之，及其四子，托以群蛮所杀。丧还京师，赠镇军将军。子循嗣。

隆字弘始，蹇亮有匪躬之节。初为尚书郎，转左丞，在朝为百僚所惮，坐漏泄事免。顷之，为吏部郎，复免。补东郡太守。

隆少为赵王伦所善，及伦专擅，召为散骑常侍。伦之篡也，以为扬州刺史。僚属有犯，辄依台阁峻制绳之，远近咸怨。寻加宁东将军，未拜，而齐王冏檄至，中州人在军者皆欲赴义，隆以兄子鉴为赵王掾，诸子悉在京洛，故犹豫未决。主簿赵诱、前秀才虞潭白隆曰：“当今上计，明使君自将精兵径赴齐王；中计，明使君可留督摄，速遣猛将率精兵疾赴；下计，示遣兵将助，而称背伦。”隆素敬别驾顾彦，密与谋之。彦曰：“赵诱下计，乃上策也。”西曹留承闻彦言，请见，曰：“不审明使君当今何施？”隆曰：“我俱受二帝恩，无所偏助，惟欲守州而已。”承曰：“天下者，世祖皇帝之天下也。太上承代已积十年，今上取四海不平，齐王应天顺时，成败之事可见。使君若顾二帝，自可不行，宜急下檄文，速遣精兵猛将。若其疑惑，此州岂可得保也！”隆无所言，而停檄六日。时宁远将军

陈留王邃领东海都尉，镇石头，隆军人西赴邃甚众。隆遣从事于牛渚禁之，不得止。将士愤怒，夜扶邃为主而攻之，隆父子皆死，顾彦亦被害，诬隆聚合远近，图为不轨。隆之死也，时议莫不痛惜焉。

史臣曰：忠臣本乎孝子，奉上资乎爱亲，自家刑国，于期极矣。太真性履纯深，誉流邦族，始则承颜候色，老莱弗之加也；既而辞亲蹈义，申胥何以尚焉！封狐万里，投躯而弗顾；猘窳千群，探穴而忘死。竟能宣力王室，扬名本朝，负荷受遗，继之全节。言念主辱，义声动于天地；祇赴国屯，信誓明于日月。枕戈雨泣，若雪分天之仇；皇舆旋轸，卒复夷庚之躅。微夫人之诚恳，大盗几移国乎！道徽儒雅，柔而有正，协德始安，颇均连璧。方回踵武，奕世登台。露冕为饰，援高人以同志，抑惟大隐者献！爱子云亡，省遗文而辍泣，殊有大义之风矣。

赞曰：太真怀贞，勤宣乃诚。谋敦翦峻，奋节擢名。道徽忠劲，高芬远映。愔克负荷，超惭雅正。

## 列传第三十八

顾宋 纪瞻  
贺循 杨方  
薛兼

顾宋，字彦先，吴国吴人也，为南土著姓。祖雍，吴丞相。父穆，宜都太守。荣机神朗悟，弱冠仕吴，为黄门侍郎、太子辅义都尉。吴平，与陆机兄弟同入洛，时人号为“三俊。”例拜为郎中，历尚书郎、太子中舍人、廷尉正。恆纵酒酣畅，谓友人张翰曰：“惟酒可以忘忧，但无如作病何耳。”

会赵王伦诛淮南王允，收允僚属付廷尉，皆欲诛之，荣平心处当，多所全宥。及伦篡位，伦子虔为大将军，以荣为长史。初，荣与同僚宴饮，见执炙者貌状不凡，有欲炙之色，荣割炙啖之。坐者问其故，荣曰：“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！”及伦败，荣被执，将诛，而执炙者为督率，遂救之，得免。

齐王冏召为大司马主簿。冏擅权骄恣，荣惧及祸，终日昏酣，不综府事，以情告友人长乐冯熊。熊谓冏长史葛旃曰：“以顾荣为主簿，所以甄拔才望，委以事机，不复计南北亲疏，欲平海内之心也。今府大事殷，非酒客之政。”旃曰：“荣江南望士，且居职日浅，不宜轻代易之。”熊曰：“可转为中书侍郎，荣不失清显，而府更收实才。”旃然之，白冏，以为中书侍郎。在职不复饮酒。人或问之曰：“何前醉而后醒邪？”

荣惧罪，乃复更饮。与州里杨彦明书曰：“吾为齐王主簿，恆虑祸及，见刀与绳，每欲自杀，但人不知耳。”及旃诛，荣以讨葛旃功，封喜兴伯，转太子中庶子。

长沙王乂为骠骑，复以荣为长史。乂败，转成都王颖丞相从事中郎。惠帝幸临漳，以荣兼侍中，遣行园陵。会张方据洛，不得进，避之陈留。及帝西迁长安，征为散骑常侍，以世乱不应，遂还吴。东海王越聚兵于徐州，以荣为军谘祭酒。

属广陵相陈敏反，南渡江，逐扬州刺史刘机、丹阳内史王旷，阻兵据州，分置子弟为列郡，收礼豪桀，有孙氏鼎峙之计。假荣右将军、丹阳内史。荣数践危亡之际，恆以恭逊自勉。会敏欲诛诸士人，荣说之曰：“中国丧乱，胡夷内侮，观太傅今日不能复振华夏，百姓无复遗种。江南虽有石冰之寇，人物尚全。荣常忧无龚氏、孙、刘之策，有以存之耳。今将军怀神武之略，有孙吴之能，功勋效于已著，勇略冠于当世，带甲数万，舳舻山积，上方虽有数州，亦可传檄而定也。若能委信君子，各得尽怀，散蒂芥之恨，塞谗谄之口，则大事可图也。”敏纳其言，悉引诸豪族委任之。敏仍遣甘卓出横江，坚甲利器，尽以委之。荣私于卓曰：“若江东之事可济，当共成之。然卿观事势当有济理不？敏既常才，本无大略，政令反覆，计无所定，然其子弟各已骄矜，其败必矣。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禄，事败之日，使江西诸军函首送洛，题曰逆贼顾荣、甘卓之首，岂惟一身颠覆，辱及万世，可不图之！”卓从之。明年，周 与荣及甘卓、纪瞻潜谋起兵攻敏。荣废桥敛舟于南岸，敏率万余人出，不获济，荣麾以羽扇，其众溃散。事平，还吴。永嘉初，征拜侍中，行至彭城，见祸难方作，遂轻舟而还，语在《纪瞻传》。

元帝镇江东，以荣为军司，加散骑常侍，凡所谋画，皆以谘焉。荣既南州望士，躬处右职，朝野甚推敬之。时帝所幸郑

贵嫔有疾，以祈祷颇废万机，荣上笺谏曰：“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圣，可谓穷理者也。而文王日昃不暇食，周公一沐三握发，何哉？诚以一日万机，不可不理；一言蹉跌，患必及之故也。当今衰季之末，属乱离之运，而天子流播，豺狼塞路，公宜露营野次，星言夙驾，伏轼怒蛙以募勇士，悬胆于庭以表辛苦。贵嫔未安，药石实急；祷祀之事，诚复可修；岂有便塞参佐白事，断宾客问讯？今强贼临境，流言满国，人心万端，去就纷纭。愿冲虚纳下，广延俊彦，思画今日之要，塞鬼道淫祀，弘九合之勤，雪天下之耻，则群生有赖，开泰有期矣。”

时南土之士未尽才用，荣又言：“陆士光贞正清贵，金玉其质；甘季思忠款竭诚，胆干殊快；殷庆元质略有明规，文武可施用；荣族兄公让明亮守节，困不易操；会稽杨彦明、谢行言皆服膺儒教，足为公望；贺生沈潜，青云之士；陶恭兄弟才干虽少，实事极佳。凡此诸人，皆南金也。”书奏，皆纳之。

六年，卒官。帝临丧尽哀，欲表赠荣，依齐王功臣格。吴郡内史殷祐笺曰：

昔贼臣陈敏凭宠藉权，滔天作乱，兄弟姻娅盘固州郡，威逼士庶以为臣仆，于时贤愚计无所出。故散骑常侍、安东军司、嘉兴伯顾荣经德体道，谋猷弘远，忠贞之节，在困弥厉。崎岖艰险之中，逼迫奸逆之下，每惟社稷，发愤慷慨。密结腹心，同谋致讨。信著群士，名冠东夏，德声所振，莫不响应，荷戈骏奔，其会如林。荣躬当矢石，为众率先，忠义奋发，忘家为国，历年逋寇，一朝土崩，兵不血刃，荡平六州，勋茂上代，义彰天下。

伏闻论功依故大司马齐王格，不在帷幕密谋参议之例，下附州征野战之比，不得进爵拓土，赐拜子弟，遐迩同叹，江表失望。齐王亲则近属，位为方岳，杖节握兵，都督近畿，外有

五国之援，内有宗室之助，称兵弥时，役连天下，元功虽建，所丧亦多。荣众无一旅，任非藩翰，孤绝江外，王命不通，临危独断，以身徇国，官无一金之费，人无终朝之劳。元恶既殄，高尚成功，封闭仓廩，以俟大军，故国安物阜，以义成俗，今日匡霸事举，未必不由此而隆也。方之于齐，强弱不同，优劣亦异。至于齐府参佐，扶义助强，非创谋之主，皆锡珪受瑞，或公或侯。荣首建密谋，为方面盟主，功高元帅，赏卑下佐，上亏经国纪功之班，下孤忠义授命之士。

夫考绩幽明，王教所崇，况若荣者，济难宁国，应天先事，历观古今，未有立功若彼，酬报如此者也。

由是赠荣侍中、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元。及帝为晋王，追封为公，开国，食邑。

荣素好琴，及卒，家人常置琴于灵座。吴郡张翰哭之恸，既而上床鼓琴数曲，抚琴而叹曰：“顾彦先复能赏此不？”因又恸哭，不吊丧主而去。子毗嗣，官至散骑侍郎。

纪瞻，字思远，丹阳秣陵人也。祖亮，吴尚书令。父陟，光禄大夫。瞻少以方直知名。吴平，徙家历阳郡。察孝廉，不行。

后举秀才，尚书郎陆机策之曰：“昔三代明王，启建洪业，文质殊制，而令名一致。然夏人尚忠，忠之弊也朴，救朴莫若敬。殷人革而修焉，敬之弊也鬼，救鬼莫若文。周人矫而变焉，文之弊也薄，救薄则又反之于忠。然则王道之反覆其无一定邪，亦所祖之不同而功业各异也？自无圣王，人散久矣。三代之损益，百姓之变迁，其故可得而闻邪？今将反古以救其弊，明风以荡其秽，三代之制将何所从？太古之化有何异道？”瞻对曰：“瞻闻有国有家者，皆欲迈化隆政，以康庶绩，垂歌亿载，永传于后。然而俗变事弊，得不随时，虽经圣哲，无以易也。”

故忠弊质野，敬失多仪。周鉴二王之弊，崇文以辩等差，而流遁者归薄而无款诚，款诚之薄，则又反之于忠。三代相循，如水济火，所谓随时之义，救弊之术也。羲皇简朴，无为而化；后圣因承，所务或异。非贤圣之不同，世变使之然耳。今大晋阐元，圣功日躋，承天顺时，九有一贯，荒服之君，莫不来同。然而大道既往，人变由久，谓当今之政宜去文存朴，以反其本，则兆庶渐化，太和可致也。”

又问：“在昔哲王象事备物，明堂所以崇上帝，清庙所以宁祖考，辟雍所以班礼教，太学所以讲艺文，此盖有国之盛典，为邦之大司。亡秦废学，制度荒阙。诸儒之论，损益异物。汉氏遗作，居为异事，而蔡邕《月令》谓之一物。将何所从？”对曰：“周制明堂，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，敬恭明祀，永光孝道也。其大数有六。古者圣帝明王南面而听政，其六则以明堂为主。又其正中，皆云太庙，以顺天时，施行法令，宗祀养老，训学讲肄，朝诸侯而选造士，备礼辩物，一教化之由也。故取其宗祀之类，则曰清庙；取其正室之貌，则曰太庙；取其室，则曰太室；取其堂，则曰明堂；取其四门之学，则曰太学；取其周水圜如璧，则曰璧雍。异名同事，其实一也。是以蔡邕谓之一物。”

又问：“庶明亮采，故时雍穆唐；有命既集，而多士隆周。故《书》称明良之歌，《易》贵金兰之美。此长世所以废兴，有邦所以崇替。夫成功之君勤于求才，立名之士急于招世，理无世不对，而事千载恆背。古之兴王何道而如彼？后之衰世何阙而如此？”对曰：“兴隆之政务在得贤，清平之化急于拔才，故二八登庸，则百揆序；有乱十人，而天下泰。武丁擢傅岩之徒，周文携渭滨之士，居之上司，委之国政，故能龙奋天衢，垂勋百代。先王身下白屋，搜扬仄陋，使山无扶苏之才，野无

《伐檀》之咏。是以化厚物感，神祇来应，翔凤飘飘，甘露丰坠，醴泉吐液，硃草自生，万物滋茂，日月重光，和气四塞，大道以成；序君臣之义，敦父子之亲，明夫妇之道，别长幼之宜，自九州，被八荒，海外移心，重译入贡，颂声穆穆，南面垂拱也。今贡贤之途已闕，而教学之务未广，是以进竞之志恆锐，而务学之心不修。若辟四门以延造士，宣五教以明令德，考绩殿最，审其优劣，厝之百僚，置之群司，使调物度宜，节宣国典，必协济康哉，符契往代，明良来应，金兰复存也。”

又问：“昔唐虞垂五刑之教，周公明四罪之制，故世叹清问而时歌缉熙。奸宄既殷，法物滋有。叔世崇三辟之文，暴秦加族诛之律，淫刑沦胥，虐滥已甚。汉魏遵承，因而弗革。亦由险泰不同，而救世异术，不得已而用之故也。宽克之中，将何立而可？族诛之法足为永制与不？”对曰：“二仪分则兆庶生，兆庶生则利害作。利害之作，有由而然也。太古之时，化道德之教，贱勇力而贵仁义。仁义贵则强不陵弱，众不暴寡。三皇结绳而天下泰，非惟象刑缉熙而已也。且太古知法，所以远狱。及其末，不失有罪，是以狱用弥繁，而人弥暴，法令滋章，盗贼多有。《书》曰：‘惟敬五刑，以成三德。’叔世道衰，既兴三辟，而文公之弊，又加族诛，淫刑沦胥，感伤和气，化染后代，不能变改。故汉祖指麾而六合响应，魏承汉末，因而未革，将以俗变由久，权时之宜也。今四海一统，人思反本，渐尚简朴，则贪夫不竞；尊贤黜否，则不仁者远。尔则斟酌参夷之刑，除族诛之律，品物各顺其生，缉熙异世而偕也。”

又问曰：“夫五行迭代，阴阳相须，二仪所以隗育，四时所以化生。《易》称‘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’。形象之作，相须之道也。若阴阳不调，则大数不得不否；一气偏废，则万物不得独成。此应同之至验，不偏之明证也。今有温泉而无寒火，

其故何也？思闻辩之，以释不同之理。”对曰：“盖闻阴阳升降，山泽通气，初九纯卦，潜龙勿用，泉源所托，其温宜也。若夫水润下，火炎上，刚柔燥湿，自然之性，故阳动而外，阴静而内。内性柔弱，以含容为质；外动刚直，以外接为用。是以金水之明内鉴，火日之光外辉，刚施柔受，阳胜阴伏。水之受温，含容之性也。”

又问曰：“夫穷神知化，才之尽称；备物致用，功之极目。以之为政，则黄羲之规可踵；以之革乱，则玄古之风可绍。然而唐虞密皇人之阔纲，夏殷繁帝者之约法，机心起而日进，淳德往而莫返。岂太朴一离，理不可振，将圣人之道稍有降杀邪？”

对曰：“政因时以兴，机随物而动，故圣王究穷通之源，审始终之理，适时之宜，期于济世。皇代质朴，祸难不作，结绳为信，人知所守。大道既离，智惠扰物，夷险不同，否泰异数，故唐虞密皇人之纲，夏殷繁帝者之法，皆废兴有由，轻重以节，此穷神之道，知化之术，随时之宜，非有降杀也。”

永康初，州又举寒素，大司马辟东阁祭酒。其年，除鄱陵公国相，不之官。明年，左降松滋侯相。太安中，弃官归家，与顾荣等共诛陈敏，语在荣传。

召拜尚书郎，与荣同赴洛，在途共论《易》太极。荣曰：“太极者，盖谓混沌之时矇昧未分，日月含其辉，八卦隐其神，天地混其体，圣人藏其身。然后廓然既变，清浊乃陈，二仪著象，阴阳交泰，万物始萌，六合闢拓。《老子》云‘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’，诚《易》之太极也。而王氏云‘太极天地’，愚谓未当。夫两仪之谓，以体为称，则是天地；以气为名，则名阴阳。今若谓太极为天地，则是天地自生，无生天地者也。《老子》又云‘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长久’‘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’，以资始冲气以为和。原元气之

本，求天地之根，恐宜以此为准也。”瞻曰：“昔庖牺画八卦，阴阳之理尽矣。文王、仲尼系其遗业，三圣相承，共同一致，称《易》准天，无复其余也。夫天清地平，两仪交泰，四时推移，日月辉其间，自然之数，虽经诸圣，孰知其始。吾子云‘矇昧未分’分，岂其然乎！圣人，人也，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于未分之内！老氏先天之言，此盖虚诞之说，非《易》者之意也。亦谓吾子神通体解，所不应疑。意者直谓太极极尽之称，言其理极，无复外形；外形既极，而生两仪。王氏指向可谓近之。古人举至极以为验，谓二仪生于此，非复谓有父母。若必有父母，非天地其孰在？”荣遂止。至徐州，闻乱日甚，将不行。会刺史裴盾得东海王越书，若荣等顾望，以军礼发遣，乃与荣及陆玩等各解船弃车牛，一日一夜行三百里，得还扬州。

元帝为安东将军，引为军谘祭酒，转镇东长史。帝亲幸瞻宅，与之同乘而归。以讨周馥、华轶功，封都乡侯。石勒入寇，加扬威将军、都督京口以南至芜湖诸军事，以距勒。勒退，除会稽内史。时有诈作大将军府符收诸暨令，令已受拘，瞻觉其诈，便破槛出之，讯问使者，果伏诈妄。寻迁丞相军谘祭酒。论讨陈敏功，封临湘县侯。西台除侍中，不就。

及长安不守，与王导俱入劝进。帝不许。瞻曰：“陛下性与天道，犹复役机神于史籍，观古人之成败，今世事举目可知，不为难见。二帝失御，宗庙虚废，神器去晋，于今二载，梓宫未殡，人神失御。陛下膺录受图，特天所授。使六合革面，遐荒来庭，宗庙既建，神主复安，亿兆向风，殊俗毕至，若列宿之馆北极，百川之归巨海，而犹欲守匹夫之谦，非所以阐七庙，隆中兴也。但国贼宜诛，当以此屈己谢天下耳。而欲逆天时，违人事，失地利，三者一去，虽复倾匡于将来，岂得救祖宗之危急哉！适时之宜万端，其可纲维大业者，惟理与当。晋祚屯

否，理尽于今。促之则得，可以隆中兴之祚；纵之则失，所以资奸寇之权：此所谓理也。陛下身当厄运，纂承帝绪，顾望宗室，谁复与让！当承大位，此所谓当也。四祖廓开宇宙，大业如此。今五都燔爇，宗庙无主，刘载窃弄神器于西北，陛下方欲高让于东南，此所谓揖让而救火也。臣等区区，尚所不许，况大人与天地合德，日月并明，而可以失机后时哉！”帝犹不许，使殿中将军韩绩撤去御坐。瞻叱绩曰：“帝坐上应星宿，敢有动者斩！”帝为之改容。

及帝践位，拜侍中，转尚书，上疏谏诤，多所匡益，帝甚嘉其忠烈。会久疾，不堪朝请，上疏曰：

臣疾疢不痊，旷废转久，比陈诚款，未见哀察。重以尸素，抱罪枕席，忧责之重，不知垂没之余当所投厝。臣闻易失者时，不再者年，故古之志士义人负鼎趣走，商歌于市，诚欲及时效其忠规，名传不朽也。然失之者亿万，得之者一两耳。常人之情，贪求荣利。臣以凡庸，邂逅遭遇，劳无负鼎，口不商歌，横逢大运，频烦饕窃。虽思慕古人自效之志，竟无毫厘报塞之效，而犬马齿衰，众疾废顿，僵卧救命，百有余日，叩棺曳衾，日顿一日。如复天假之年，蒙陛下行苇之惠，适可薄存性命，枕息陋巷，亦无由复厕八坐，升降台阁也。臣目冥齿堕，胸腹冰冷，创既不差，足复偏跛，为病受困，既以荼毒。七十之年，礼典所遗，衰老之征，皎然露见。臣虽欲勤自藏护，隐伏何地！

臣之职掌，户口租税，国之所重。方今六合波荡，人未安居，始被大化，百度草创，发卒转运，皆须人力。以臣平强，兼以晨夜，尚不及事，今俟命漏刻，而当久停机职，使王事有废。若朝廷以之广恩，则忧责日重；以之序官，则官废事弊；须臣差，则臣日月衰退。今以天慈，使官旷事滞，臣受偏私之宥，于大望亦有亏损。今万国革面，贤俊比迹，而当虚停好爵，

不以縻贤，以臣秽病之余，妨官固职，诚非古今黜进之急。惟陛下割不已之仁，赐以敝帷，陨仆之日，得以藉尸；时铨俊乂，使官修事举，臣免罪戮，死生厚幸！

因以疾免。寻除尚书右仆射，屡辞不听，遂称病笃，还第，不许。

时郗鉴据邹山，屡为石勒等所侵逼。瞻以鉴有将相之材，恐朝廷弃而不恤，上疏请征之，曰：“臣闻皇代之兴，必有爪牙之佐，捍城之用，帝王之利器也。故虞舜举十六相而南面垂拱。伏见前辅国将军郗鉴，少立高操，体清望峻，文武之略，时之良干。昔与戴若思同辟，堆放荒地，所在孤特，众无一旅，救援不至。然能绥集残余，据险历载，遂使凶寇不敢南侵。但士众单寡，无以立功，既统名州，又为常伯。若使鉴从容台阁，出内王命，必能尽抗直之规，补袞职之阙。自先朝以来，诸所授用，已有成比。戴若思以尚书为六州都督、征西将军，复加常侍，刘隗镇北，陈 镇东。以鉴年时，则与若思同；以资，则俱八坐。况鉴雅望清重，一代名器。圣朝以至公临天下，惟平是与，是以臣寝顿陋巷，思尽闻见，惟开圣怀，垂问臣导，冀有毫厘万分之一。”

明帝尝独引瞻于广室，慨然忧天下，曰：“社稷之臣，欲无复十人，如何？”因屈指曰：“君便其一。”瞻辞让。帝曰：“方欲与君善语，复云何崇谦让邪！”瞻才兼文武，朝廷称其忠亮雅正。俄转领军将军，当时服其严毅。虽恆疾病，六军敬惮之。瞻以久病，请去官，不听，复加散骑常侍。及王敦之逆，帝使谓瞻曰：“卿虽病，但为朕卧护六军，所益多矣。”乃赐布千匹。瞻不以归家，分赏将士。贼平，复自表还家，帝不许，固辞不起。诏曰：“瞻忠亮雅正，识局经济，屡以年耆病久，逡巡告诚。朕深明此操，重违高志，今听所执，其以为

骠骑将军，常侍如故。服物制度，一按旧典。”遣使就拜，止家为府。寻卒，时年七十二。册赠本官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穆，遣御史持节监护丧事。论讨王含功，追封华容子，降先爵二等，封次子一人亭侯。

瞻性静默，少交游，好读书，或手自抄写，凡所著述，诗赋笺表数十篇。兼解音乐，殫尽其妙。厚自奉养，立宅于乌衣巷，馆宇崇丽，园池竹木，有足赏玩焉。慎行爱士，老而弥笃。尚书闵鸿、太常薛兼、广川太守河南褚沈、给事中宣城章辽、历阳太守沛国武嘏，并与瞻素疏，咸藉其高义，临终托后于瞻。瞻悉营护其家，为起居宅，同于骨肉焉。少与陆机兄弟亲善，及机被诛，瞻恤其家周至，及嫁机女，资送同于所生。长子景早卒。景子友嗣，官至廷尉。景弟鉴，太子庶子、大将军从事中郎，先瞻卒。

贺循，字彦先，会稽山阴人也。其先庆普，汉世传《礼》，世所谓庆氏学。族高祖纯，博学有重名，汉安帝时为侍中，避安帝父讳，改为贺氏。曾祖齐，仕吴为名将。祖景，灭贼校尉。父邵，中书令，为孙皓所杀，徙家属边郡。循少婴家难，流放海隅，吴平，乃还本郡。操尚高厉，童龀不群，言行进止，必以礼让，国相丁乂请为五官掾。刺史嵇喜举秀才，除阳羨令，以宽惠为本，不求课最。后为武康令，俗多厚葬，及有拘忌回避岁月，停丧不葬者，循皆禁焉。政教大行，邻城宗之。然无援于朝，久不进序。著作郎陆机上疏荐循曰：“伏见武康令贺循德量邃茂，才鉴清远，服膺道素，风操凝峻，历试二城，刑政肃穆。前蒸阳令郭讷风度简旷，器识朗拔，通济敏悟，才足干事。循守下县，编名凡悴；讷归家巷，栖迟有年。皆出自新邦，朝无知己，居在遐外，志不自营，年时倏忽，而邈无阶绪，实州党愚智所为恨恨。臣等伏思台郎所以使州，州有人，非徒

以均分显路，惠及外州而已。诚以庶士殊风，四方异俗，壅隔之害，远国益甚。至于荆、扬二州，户各数十万，今扬州无郎，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，诚非圣朝待四方之本心。至于才望资品，循可尚书郎，讷可太子洗马、舍人。此乃众望所积，非但企及清途，苟充方选也。谨条资品，乞蒙简察。”久之，召补太子舍人。

赵王伦篡位，转侍御史，辞疾去职。后除南中郎长史，不就，会逆贼李辰起兵江夏，征镇不能讨，皆望尘奔走。辰别帅石冰略有扬州，逐会稽相张景，以前宁远护军程超代之，以其长史宰与领山阴令。前南平内史王矩、吴兴内史顾秘、前秀才周 等唱义，传檄州郡以讨之，循亦合众应之。冰大将抗宠有众数千，屯郡讲堂。循移檄于宠，为陈逆顺，宠遂遁走，超、与皆降，一郡悉平。循迎景还郡，即谢遣兵士，杜门不出，论功报赏，一无豫焉。

及陈敏之乱，诈称诏书，以循为丹阳内史。循辞以脚疾，手不制笔，又服寒食散，露发袒身，示不可用，敏竟不敢逼。是时州内豪杰皆见维繫，或有老疾，就加秩命，惟循与吴郡硃诞不豫其事。及敏破，征东将军周馥上循领会稽相，寻除吴国内史，公车征贤良，皆不就。

元帝为安东将军，复上循为吴国内史，与循言及吴时事，因问曰：“孙皓尝烧锯截一贺头，是谁邪？”循未及言，帝悟曰：“是贺邵也。”循流涕曰：“先父遭遇无道，循创巨痛深，无以上答。”帝甚愧之，三日不出。东海王越命为参军，征拜博士，并不起。

及帝迁镇东大将军，以军司顾荣卒，引循代之。循称疾笃，笺疏十余上。帝遗之书曰：

夫百行不同，故出处道殊，因性而用，各任其真耳。当宇

宙清泰，彝伦攸序，随运所遇，动默在己。或有遐栖高蹈，轻举绝俗，逍遥养和，恬神自足，斯盖道隆人逸，势使其然。若乃时运屯弊，主危国急，义士救时，驱驰拯世，烛之武乘辁以入秦，园绮弹冠而匡汉，岂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！虚薄寡德，忝备近亲，谬荷宠位，受任方镇，餐服玄风，景羨高矩，常愿弃结駟之轩轨，策柴筇而造门，徒有其怀，而无从贤之实者何？良以寇逆殷扰，诸夏分崩，皇居失御，黎元荼毒，是以日夜忧怀，慷慨发愤，志在竭节耳。前者顾公临朝，深赖高算。元凯既登，巢许获逸。至于今日，所谓道之云亡，邦国殄悴，群望颺颺，实在君侯。苟义之所在，岂得让劳居逸！想达者亦一以贯之也。庶稟徽猷，以弘远规。今上尚书，屈德为军司，谨遣参军沈祜衔命奉授，望必屈临，以副倾迟。

循犹不起。

及帝承制，复以为军諮祭酒。循称疾，敦逼不得已，乃輦疾至。帝亲幸其舟，因諮以政道。循羸疾不拜谒，乃就加朝服，赐第一区，车马床帐衣褥等物。循辞让，一无所受。

廷尉张闾住在小市，将夺左右近宅以广其居，乃私作都门，早闭晏开，人多患之，论于州府，皆不见省。会循出，至破冈，连名诣循质之。循曰：“见张廷尉，当为言及之。”闾闻而遽毁其门，诣循致谢。其为世所敬服如此。

时江东草创，盗贼多有，帝思所以防之，以问于循。循答曰：“江道万里，通涉五州，朝贡商旅之所来往也。今议者欲出宣城以镇江渚，或使诸县领兵。愚谓令长威弱，而兼才难备，发悍役之人，而御之不肃，恐未必为用。以循所闻，江中剧地惟有阖庐一处，地势险奥，亡逃所聚。特宜以重兵备戍，随势讨除，绝其根带。沿江诸县各有分界，分界之内，官长所任，自可度土分力，多置亭行，恆使徼行，峻其纲目，严其刑赏，

使越常科，勤则有殊荣之报，堕则有一身之罪，谓于大理不得不肃。所给人以时番休，役不至困，代易有期。案汉制十里一亭，亦以防禁切密故也。当今纵不能尔，要宜筹量，使力足相周。若寇劫强多，不能独制者，可指其纵迹，言所在都督寻当致讨。今不明部分，使所在百姓与军家杂其徼备，两情俱堕，莫适任负，故所以徒有备名而不能为益者也。”帝从之。

及愍帝即位，征为宗正，元帝在镇，又表为侍中，道险不行。以讨华轶功，将封乡侯，循自以卧疾私门，固让不受。建武初，为中书令，加散骑常侍，又以老疾固辞。帝下令曰：“孤以寡德，忝当大位，若涉巨川，罔知所凭。循言行以礼，乃时之望，俗之表也。实赖其谋猷，以康万机。疾患有素，犹望卧相规辅，而固守撝谦，自陈恳至，此贤履信思顺，苟以让为高者也。今从其所执。”于是改拜太常，常侍如故。循以九卿旧不加官，今又疾患，不宜兼处此职，惟拜太常而已。

时宗庙始建，旧仪多阙，或以惠怀二帝应各为世，则颍川世数过七，宜在迭毁。事下太常。循议以为：

礼，兄弟不相为后，不得以承代为世。殷之盘庚不序阳甲，汉之光武不继成帝，别立庙寝，使臣下祭之，此前代之明典，而承继之著义也。惠帝无后，怀帝承统，弟不后兄，则怀帝自上继世祖，不继惠帝，当同殷之阳甲，汉之成帝。议者以圣德冲远，未便改旧。诸如此礼，通所未论。是以惠帝尚在太庙，而怀帝复人，数则盈八。盈八之理，由惠帝不出，非上祖宜迁也。下世既升，上世乃迁，迁毁对代，不得相通，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毁二世者也。惠怀二帝俱继世祖，兄弟旁亲，同为一世，而上毁二为一世。今以惠帝之崩已毁豫章，怀帝之入复毁颍川，如此则一世再迁，祖位横析。求之古义，未见此例。惠帝宜出，尚未轻论，况可轻毁一祖而无义例乎？颍川既无可毁之理，则

见神之数居然自八，此尽有由而然，非谓数之常也。既有八神，则不得不于七室之外权安一位也。至尊于惠怀俱是兄弟，自上后世祖，不继二帝，则二帝之神行应别出，不为庙中恆有八室也。又武帝初成太庙时，正神止七，而杨元后之神亦权立一室。永熙元年，告世祖谥于太庙八室，此是苟有八神，不拘于七之旧例也。

又议者以景帝俱已在庙，则惠怀一例。景帝盛德元功，王基之本，义著祖宗，百世不毁，故所以特在本庙，且亦世代尚近，数得相容，安神而已，无逼上祖，如王氏昭穆既满，终应别庙也。以今方之，既轻重义异，又七庙七世之亲；昭穆，父子位也。若当兄弟旁满，辄毁上祖，则祖位空悬，世数不足，何取于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然后成七哉！今七庙之义，出于王氏。从祢以上至于高祖，亲庙四世，高祖以上复有五世六世无服之祖，故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。故世祖郊定庙礼，京兆、颍川会、高之亲，豫章五世，征西六世，以应此义。今至尊继统，亦宜有五六世之祖，豫章六世，颍川五世，俱不应毁。今既云豫章先毁，又当重毁颍川，此为庙中之亲惟从高祖已下，无复高祖以上二世之祖，于王氏之义，三昭三穆废阙其二，其非宗庙之本所据承，又违世祖祭征西、豫章之意，于一王定礼所阙不少。

时尚书仆射刁协与循异议，循答义深备，辞多不载，竟从循议焉。朝廷疑滞皆咨之于循，循辄依经礼而对，为当世儒宗。

其后帝以循清贫，下令曰：“循冰清玉洁，行为俗表，位处上卿，而居身服物盖周形而已，屋室财庇风雨。孤近造其庐，以为慨然。其赐六尺床荐席褥并钱二十万，以表至德，暢孤意焉。”循又让，不许，不得已留之，初不服用。及帝践位，有司奏琅邪恭王宜称皇考，循又议曰：“案礼子不敢以己爵加父。

“帝纳之。俄以循行太子太傅，太常如故。

循自以枕疾废顿，臣节不修，上隆降尊之义，不替交叙之敬，惧非垂典之教也，累表固让。帝以循体德率物，有不言之益，敦厉备至，期于不许，命皇太子亲往拜焉。循有羸疾，而恭于接对；诏断宾客，其崇遇如此。疾渐笃，表乞骸骨，上还印绶，改授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帝临轩，遣使持节，加印绶。循虽口不能言，指麾左右，推去章服。车驾亲幸，执手流涕。太子亲临者三焉，往还皆拜，儒者以为荣。太兴二年卒，时年六十。帝素服举哀，哭之甚恻。赠司空，谥曰穆。将葬，帝又出临其柩，哭之尽哀，遣兼侍御史持节监护。皇太子追送近途，望船流涕。

循少玩篇籍，善属文，博览众书，尤精礼传。雅有知人之鉴，拔同郡杨方于卑陋，卒成名于世。子隰，康帝时官至临海太守。

杨方，字公回。少好学，有异才。初为郡铃下威仪，公事之暇，辄读《五经》，乡邑未之知。内史诸葛恢见而奇之，待以门人之礼，由是始得周旋贵人间。时虞喜兄弟以儒学立名，雅爱方，为之延誉。恢尝遣方为文，荐郡功曹主簿。虞预称美之，送以示循。循报书曰：“此子开拔有志，意只言异于凡猥耳，不图伟才如此。其文甚有奇分，若出其胸臆，乃是一国所推，岂但牧竖中逸群邪！闻处旧党之中，好有谦冲之行，此亦立身之一隅。然世衰道丧，人物凋弊，每闻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，冀之愿之。如方者乃荒莱之特苗，卤田之善秀，姿质已良，但沾染未足耳；移植丰壤，必成嘉竖。足下才为世英，位为朝右，道隆化立，然后为贵。昔许子将拔樊仲昭于贾坚，郭林宗成魏德公于畎亩。足下志隆此业，二贤之功不为难及也。”循遂称方于京师。司徒王导辟为掾，转东安太守，迁司徒参军事。方

在都邑，搢绅之士咸厚遇之，自以地寒，不愿久留京华，求补远郡，欲闲居著述。导从之，上补高梁太守。在郡积年，著《五经钩沈》，更撰《吴越春秋》，并杂文笔，皆行于世。以年老，弃郡归。导将进之台阁，固辞还乡里，终于家。

薛兼，字令长，丹阳人也。祖综，仕吴为尚书仆射。父莹，有名吴朝。吴平，为散骑常侍。兼清素有器宇，少与同郡纪瞻、广陵闵鸿、吴郡顾荣、会稽贺循齐名，号为“五俊”。初入洛，司空张华见而奇之，曰：“皆南金也。”察河南孝谦，辟公府，除比阳相，莅任有能名。历太子洗马、散骑常侍、怀令。司空、东海王越引为参军，转祭酒，赐爵安阳亭侯。元帝为安东将军，以为军谘祭酒，稍迁丞相长史。甚勤王事，以上佐禄优，每自约损，取周而已。进爵安阳乡侯，拜丹阳太守。中兴建，转尹，加秩中二千石，迁尚书，领太子少傅。自综至兼，三世傅东宫，谈者美之。

永昌初，王敦表兼为太常。明帝即位，加散骑常侍。帝以东宫时师傅，犹宜尽敬，乃下诏曰：“朕以不德，夙遭闵凶。猥以眇身，托于王公之上。哀茕在疚，靡所谘仰，忧怀惴惴，如临于谷。孔子有云：‘故虽天子，必有尊也。’朕将祇奉先师之礼，以谘有德。太宰西阳王秩尊望重，在贵思降。丞相武昌公、司空即丘子体道高邈，勋德兼备，先帝执友，朕之师傅。太常安阳乡侯训保朕躬，忠肃笃诚。夫崇亲尊贤，先帝所重，朕见四君及书疏仪体，一如东宫故事。”是岁，卒。诏曰：“太常、安阳乡侯兼履德冲素，尽忠恪己。方赖德训，弘济政道，不幸殒殁，痛于厥心。今遣持节侍御史赠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魂而有灵，嘉兹荣宠。”及葬，属王敦作逆，朝廷多故，不得议谥，直遣使者祭以太牢。子颢，先兼卒，无后。

史臣曰：元帝树基淮海，百度权舆，梦想群材，共康庶绩。

顾、纪、贺、薛等并南金东箭，世胄高门，委质霸朝，豫闻邦政；典宪资其刊辑，帷幄伫其谋猷；望重搢绅，任惟元凯，官成名立，光国荣家。非惟感会所钟，抑亦材能斯至。而循位登保傅，朝望特隆，遂使銮辂降临，承明下拜。虽西汉之恩崇张禹，东都之礼重桓荣，弗是过也。

赞曰：彦先通识，思远方直。薛既清贞，贺惟学植。逢时遇主，抟风矫翼。

## 列传第三十九

刘隗（孙波） 刁协（子彝 彝子逵）

戴若思（弟邈 周顗）

刘隗，字大连，彭城人，楚元王交之后也。父砥，东光令。隗少有文翰，起家秘书郎，稍迁冠军将军、彭城内史。避乱渡江，元帝以为从事中郎。隗雅习文史，善求人主意，帝深器遇之。迁丞相司直，委以刑宪。时建康尉收护军士，而为府将篡取之，隗奏免护军将军戴若思官。世子文学王籍之居叔母丧而婚，隗奏之，帝下令曰：“《诗》称杀礼多婚，以会男女之无夫家，正今日之谓也，可一解禁止。自今以后，宜为其防。”东阁祭酒颜含在叔父丧嫁女，隗又奏之。庐江太守梁龕明日当除妇服，今日请客奏伎，丞相长史周顗等三十余人同会，隗奏曰：“夫嫡妻长子皆杖居庐，故周景王有三年之丧，既除而宴，《春秋》犹讥，况龕匹夫，暮宴朝祥，慢服之愆，宜肃丧纪之礼。请免龕官，削侯爵。顗等知龕有丧，吉会非礼，宜各夺俸一月，以肃其违。”从之。丞相行参军宋挺，本扬州刺史刘陶门人，陶亡后，挺娶陶爱妾以为小妻。建兴中，挺又割盗官布六百余匹，正刑弃市，遇赦免。既而奋武将军阮抗请为长史。隗劾奏曰：“挺蔑其死主而专其室，悖在三之义，伤人伦之序，

当投之四裔以御魑魅。请除挺名，禁锢终身。而奋武将军、太山太守阮抗请为长史。抗纬文经武，剖符东藩，当庸勋忠良，昵近仁贤，而褒求赃污，举顽用鬻。请免抗官，下狱理罪。”奏可，而挺病死。隗又奏：“符旨：挺已丧亡，不复追贬。愚蠢意暗，未达斯义。昔郑人斩子家之棺，汉明追讨史迁，经传褒贬，皆追书先世数百年间，非徒区区欲厘当时，亦将作法垂于来世，当朝亡夕没便无善恶也。请曹如前追除挺名为民，录妾还本，显证恶人，班下远近。”从之。南中郎将王含以族强显贵，骄傲自恣，一请参佐及守长二十许人，多取非其才。隗劾奏文致甚苦，事虽被寝，王氏深忌疾之。而隗之弹奏不畏强御，皆此类也。

建兴中，丞相府斩督运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，隗又奏曰：“古之为狱必察五听，三槐九棘以求民情。虽明庶政，不敢折狱。死者不得复生，刑者不可复续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。曹参去齐，以市狱为寄。自顷蒸荒，杀戮无度，罪同断异，刑罚失宜。谨按行督运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，遂逆上终极柱末二丈三尺，旋复下流四尺五寸。百姓喧华，士女纵观，咸曰其冤。伯息忠诉辞称枉，云伯督运讫去二月，事毕代还，无有稽乏。受赅使役，罪不及死。军是戍军，非为征军，以乏军兴论，于理为枉。四年之中，供给运漕，凡诸征发租调百役，皆有稽停，而不以军兴论，至于伯也，何独明之？捶楚之下，无求不得，囚人畏痛，饰辞应之。理曹，国之典刑，而使忠等称冤明时。谨按从事中郎周筵、法曹参军刘胤、属李匡幸荷殊宠，并登列曹，当思敦奉政道，详法慎杀，使兆庶无枉，人不称诉。而令伯枉同周青，冤魂哭于幽都，诉灵恨于黄泉，嗟叹甚于杞梁，血妖过于崩城，故有陨霜之人，夜哭之鬼。伯有昼见，彭生为豕，刑杀失中，妖眚并见，以古况今，其揆一也。皆由筵等不

胜其任，请皆免官。”于是右将军王导等上疏引咎，请解职。帝曰：“政刑失中，皆吾暗塞所由。寻示愧惧，思闻忠告，以补其阙。而引过求退，岂所望也！”由是导等一无所问。

晋国既建，拜御史中丞。周嵩嫁女，门生断道解庐，斫伤二人，建康左尉赴变，又被斫。隗劾嵩兄顗曰：“顗幸荷殊宠，列位上僚，当崇明宪典，协和上下，刑于左右，以御于家邦。而乃纵肆小人，群为凶害，公于广都之中白日刃尉，远近汹吓，百姓喧华，亏损风望，渐不可长。既无大臣检御之节，不可对扬休命。宜加贬黜，以肃其违。”顗坐免官。

太兴初，长兼侍中，赐爵都乡侯，寻代薛兼为丹阳尹，与尚书令刁协并为元帝所宠，欲排抑豪强。诸刻碎之政，皆云隗、协所建。隗虽在外，万机秘密皆豫闻之。拜镇北将军、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、假节，加散骑常侍，率万人镇泗口。

初，隗以王敦威权太盛，终不可制，劝帝出腹心以镇方隅，故以谯王承为湘州，续用隗及戴若思为都督。敦甚恶之，与隗书曰：“顷承圣上顾眄足下，今大贼未灭，中原鼎沸，欲与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，共静海内。若其泰也，则帝祚于是乎隆；若其否也，则天下永无望矣。”隗答曰：“鱼相忘于江湖，人相忘于道术。竭股肱之力，效之以忠贞，吾之志也。”敦得书甚怒。及敦作乱，以讨隗为名，诏征隗还京师，百官迎之于道，隗岸帻大言，意气自若。及入见，与刁协奏请诛王氏。不从，有惧色，率众屯金城。及敦克石头，隗攻之不拔，入宫告辞，帝雪涕与之别。隗至淮阴，为刘遐所袭，携妻子及亲信二百余人奔于石勒，勒以为从事中郎、太子太傅。卒年六十一。子绥，初举秀才，除驸马都尉、奉朝请。随隗奔勒，卒。孙波嗣。

波字道则。初为石季龙冠军将军王洽参军，及季龙死，洽与波俱降。穆帝以波为襄城太守，累迁桓冲中军谘议参军。大

司马桓温西征袁贞，朝廷空虚，以波为建威将军、淮南内史，领五千人镇石头。寿阳平，除尚书左丞，不拜，转冠军将军、南郡相。时苻坚弟融围雍州刺史硃序于襄阳，波率众八千救之，以敌强不敢进，序竟陷没。波以畏懦免官。后复以波为冠军将军，累迁散骑常侍。

苻坚败，朝廷欲镇靖北方，出波督淮北诸军、冀州刺史，以疾未行。上疏曰：

臣闻天地以弘济为仁，君道以惠下为德，是以禹汤有身勤之绩，唐虞有在予之诰，用能惠被苍生，勋流后叶。宣帝开拓洪图，始基成命；爰及文武，历数在躬，而犹虚心侧席，卑己崇物。然后知积累之功重，勤王之业艰，先君之德弘，贻厥之赐厚。惠皇不怀，委政内任，遂使神器幽沦，三光翳曜；园陵怀九泉之感，宫庙集胡马之迹；所谓肉食失之于朝，黎庶暴骸于外也。赖元皇帝神武应期，祚隆淮海，振乾纲于已坠，纽绝维而更张。陛下承宣帝开始之宏基，受元帝克终之成烈，保大定功，戢兵静乱。故使负鳞横海之鲸，僭位滔天之寇，望云旗而宵溃，睹太阳而雾散，巍巍荡荡，人无名焉。而顷年已来，天文违错，妖怪屡生。会稽先帝本封，而地动经年。昔周之文武有鱼鸟之瑞，君臣犹怀震悚，况今灾变众集，曾莫之疑。公旦有勿休之诫，贾谊有积薪之喻。臣鉴先征，窃惟今事，是以敢肆狂瞽，直言无讳。

往者先帝以玄风御世，责成群后，坐运天纲，随化委顺，故忘日计之功，收岁成之用。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，相王贤俊，协和百揆，六合承风，天下响振，而钧台之咏弗闻，景亳之命未布。将群臣之不称，陛下不用之不尽乎？

凡圣王之化，莫不敦崇忠信，存正弃邪。伤化毁俗者，虽亲虽贵，必疏而远之；清公贞修者，虽微虽贱，必亲而近之。

今则不然。此风既替，利竞滋甚，朋党比周，毁誉交兴，钻求苟进，人希分外。见贤而居其上，受禄每过其量，希旨承意者以为奉公，共相赞白者以为忠节。举世见之，谁敢正言。陛下不明必行之法以绝穿鉴之源者，恐脱因疲倦以误视听。且苻坚灭亡，于今五年，旧京残毁，山陵无卫，百姓涂炭，未蒙拯接。伏愿远观汉魏衰灭之由，近览西朝倾覆之际，超然易虑，为于未有，则灵根永固，社稷无虞。臣岂诬一朝之人皆无忠节，但任非其才，求之不至耳。

今政烦役殷，所在凋弊，仓廩空虚，国用倾竭，下民侵削，流亡相属。略计户口，但咸安已来，十分去三。百姓怀浮游之叹，《下泉》兴周京之思。昔汉宣有云：“与我共治天下者，其惟良二千石乎！”是以临下有方者就加玺赠，法苛政乱者恤刑不赦，事简于上，人悦于下。今则不然。告时乞职者以家弊为辞，振穷恤滞者以公爵为施。古者为百姓立君，使之司牧；今者以百姓恤君，使之蚕食，至乃贪污者谓之清勤，慎法者谓之怯劣。何反古道一至于此！

陛下虽躬自节俭，哀矜于上，而群僚肆欲，纵心于下，六司垂翼，三事拱默，故有识者睹人事以叹息，观妖眚而大惧。昔宋景退荧惑之灾，殷宗消鼎雉之异。伏愿陛下仰观大禹过门之志，俯察商辛沈湎之失，远思《国风》恭公之刺，深惟定姜小臣之喻。暂回圣恩，大询群后，延纳众贤，访以得失；令百僚率职，人言损益。察其所由，观其所以，审识群才，助鼎和味。克念作圣，以答天休。则四海宅心，天下幸甚。

臣亡祖先臣隗，昔荷殊宠，匪躬之操，犹存旧史，有志无时，怀恨黄泉。及臣凡劣，复蒙罔极之眷，恩隆累世，实非糜身倾宗所能上报。前作此表，未及得通。暴婴笃疾，恐命在奄忽，贪及视息，望达愚情。气力憊然，不能自宣。

疏奏而卒。追赠前将军。子淡嗣。元熙初，为庐江太守。

隗伯父讷，字令言，有人伦鉴识。初入洛，见诸名士而叹曰：“王夷甫太鲜明，乐彦辅我所敬，张茂先我所不解，周弘武巧于用短，杜方叔拙于用长。”终于司隶校尉。

子畴，字王乔，少有美誉，善谈名理。曾避乱坞壁，贾胡百数欲害之，畴无惧色，援笛而吹之，为《出塞》《入塞》之声，以动其游客之思。于是群胡皆垂泣而去之。永嘉中，位至司徒左长史，寻为阎鼎所杀。司空蔡谟每叹曰：“若使刘王乔得南渡，司徒公之美选也。”又王导初拜司徒，谓人曰：“刘王乔若过江，我不独拜公也。”其为名流之所推服如此。

畴兄子劭，有才干，辟琅邪王丞相掾。咸康世，历御史中丞、侍中、尚书、豫章太守，秩中二千石。

邵族子黄老，太元中，为尚书郎，有义学，注《慎子》《老子》，并传于世。

刁协，字玄亮，渤海饶安人也。祖恭，魏齐郡太守。父攸，武帝时御史中丞。协少好经籍，博闻强记，释褐濮阳王文学，累转太常博士、本郡大中正。成都王颖请为平北司马，后历赵王伦相国参军，长沙王义骠骑司马。及东嬴公腾镇临漳，以协为长史，转颍川太守。永嘉初，为河南尹，未拜，避难渡江。元帝以为镇东军谘祭酒，转长史。愍帝即位，征为御史中丞，例不行。元帝为丞相，以协为左长史。中兴建，拜尚书左仆射。于时朝廷草创，宪章未立，朝臣无习旧仪者。协久在中朝，谙练旧事，凡所制度，皆禀于协焉，深为当时所称许。太兴初，迁尚书令，在职数年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令如故。

协性刚悍，与物多忤，每崇上抑下，故为王氏所疾。又使酒放肆，侵毁公卿，见者莫不侧目。然悉力尽心，志在匡救，帝甚信任之。以奴为兵，取将吏客使转运，皆协所建也，众庶

怨望之。及王敦构逆，上疏罪协。帝使协出督六军。既而王师败绩，协与刘隗俱侍帝于太极东除，帝执协、隗手，流涕呜咽，劝令避祸。协曰：“臣当守死，不敢有贰。”帝曰：“今事逼矣，安可不行！”乃令给协、隗人马，使自为计。协年老，不堪骑乘，素无恩纪，募从者，皆委之行。至江乘，为人所杀，送首于敦，敦德刁氏，收葬之。帝痛协不免，密捕送协首者而诛之。

敦平后，周顛、戴若思等皆被显赠，惟协以出奔不在其例。咸康中，协子彝上疏讼之。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褒贬已定，非所得更议，且协不能抗节陨身，乃出奔遇害，不可复其官爵也。丹阳尹殷融议曰：“王敦恶逆，罪不容诛，则协之善亦不容赏。若以忠非良图，谋事失算，以此为责者，盖在于讥议之间耳。即凶残之诛以为国刑，将何以沮劝乎！当敦专逼之时，庆赏威刑专自己出，是以元帝虑深崇本，以协为比，事由国计，盖不为私。昔孔宁、仪行父从君于昏，楚复其位者，君之党故也。况协之比君，在于义顺。且中兴四佐，位为朝首。于时事穷计屈，奉命违寇，非为逃刑。谓宜显赠，以明忠义。”时庾冰辅政，疑不能决。左光禄大夫蔡谟与冰书曰：

夫爵人者，宜显其功；罚人者，宜彰其罪，此古今之所慎也。凡小之人犹尚如此，刁令中兴上佐，有死难之名，天下不闻其罪，而见其贬，致令刁氏称冤，此乃为王敦复仇也。内沮忠臣之节，论者惑之。若实有大罪，宜显其事，令天下知之，明圣朝不贬死难之臣。《春秋》之义，以功补过。过轻功重者，得以加封；功轻过重者，不免诛绝；功足赎罪者无黜。虽先有邪佞之罪，而临难之日党于其君者，不绝之也。孔宁、仪行父亲与灵公淫乱于朝，君杀国灭，由此二臣，而楚尚纳之。传称有礼不绝其位者，君之党也。若刁令有罪，重于孔仪，绝之可

也。若无此罪，宜见追论。

或谓明帝之世已见寝废，今不宜复改，吾又以为不然。夫大道宰世，殊涂一致。万机之事，或异或同，同不相善，异不相讥。故尧抑元凯而舜举之，尧不为失，舜不为非，何必前世所废便不宜改乎？汉萧何之后坐法失侯，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，后复失侯，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。近去元年，车驾释奠，拜孔子之坐，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。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赠耳，非诛之也。王平子、第五猗皆元帝所诛，而今日所赠，岂以改前为嫌乎！凡处事者，当上合古义，下准今例，然后谈者不惑，受罪者无怨耳。案周仆射、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仇也，事定后乃见害耳；周筮、郭璞等并亦非为主御难也，自平居见杀耳，皆见褒赠，刁令事义岂轻于此乎？自顷员外散骑尚得追赠，况刁令位亚三司。若先自寿终，不失员外散骑之例也。就不蒙赠，不失以本官殡葬也。此为一人之身，寿终则蒙赠，死难则见绝，岂所以明事君之道，厉为臣之节乎！宜显评其事，以解天下疑惑之论。

又闻谈者亦多谓宜赠。凡事不允当，而得众助者，若以善柔得众，而刁令粗刚多怨；若以贵也，刁氏今贱；若以富也，刁氏今贫。人士何故反助寒门而此言之？足下宜察此意。

冰然之。事奏，成帝诏曰：“协情在忠主，而失为臣之道，故令王敦得托名公义，而实肆私忌，遂令社稷受屈，元皇衔耻，致祸之原，岂不有由！若极明国典，则曩刑非重。今正当以协之勤有可书，敦之逆命不可长，故议其事耳。今可复协本位，加之册祭，以明有忠于君者纤介必显，虽于贬裁未尽，然或足有劝矣。”于是追赠本官，祭以太牢。

彝字大伦。少遭家难。王敦诛后，彝斩仇人党，以首祭父墓，诣廷尉请罪，朝廷特宥之，由是知名，历尚书吏部郎、吴

国内史，累迁北中郎将、徐兖二州刺史、假节，镇广陵，卒于官。

子逵，字伯道，逵弟暢，字仲远；次子弘，字叔仁，并历显职。隆安中，逵为广州刺史，领平越中郎将、假节；暢为始兴相；弘为冀州刺史。兄弟子侄并不拘名行，以货殖为务，有田万顷，奴婢数千人，余资称是。

桓玄篡位，以逵为西中郎将、豫州刺史，镇历阳；暢右卫将军；弘抚军桓修司马。刘裕起义，斩桓修，时暢、弘谋起兵袭裕，裕遣刘毅讨之，暢伏诛；弘亡，不知所在。逵在历阳执刘裕参军诸葛长民，檻车送于桓玄，至当利而玄败，送人共破檻出长民，遂趣历阳。逵弃城而走，为下人所执，斩于石头。子侄无少长皆死，惟小弟骋被宥，为给事中，寻谋反伏诛，刁氏遂灭。刁氏素殷富，奴客纵横，固吝山泽，为京口之蠹。裕散其资蓄，今百姓称力而取之，弥日不尽。时天下饥弊，编户赖以济焉。

戴若思，广陵人也，名犯高祖庙讳。祖烈，吴左将军。父昌，会稽太守。若思有风仪，性闲爽，少好游侠，不拘操行。遇陆机赴洛，船装甚盛，遂与其徒掠之。若思登岸，据胡床，指麾同旅，皆得其宜。机察见之，知非常人，在舫屋上遥谓之曰：“卿才器如此，乃复作劫邪！”若思感悟，因流涕，投剑就之。机与言，深加赏异，遂与定交焉。

若思后举孝廉，入洛，机荐之于赵王伦曰：“盖闻繁弱登御，然后高墉之功显；孤竹在肆，然后降神之曲成。是以高世之主必假远迹之器，蕴棗之才思托太音之和。伏见处士广陵戴若思，年三十，清冲履道，德量允塞；思理足以研幽，才鉴足以辩物；安穷乐志，无风尘之慕，砥节立行，有井渫之洁；诚东南之遗宝，宰朝之奇璞也。若得托迹康衢，则能结轨骥驥；

曜质廊庙，必能垂光琦璠矣。惟明公垂神采察，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废。”伦乃辟之，除沁水令，不就，遂往武陵省父。时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鉴，名知人，其父遣若思就京与语，既而称若思有公辅之才。累转东海王越军谘祭酒，出补豫章太守，加振威将军，领义军都督。以讨贼有功，赐爵秣陵侯，迁治书侍御史、骠骑司马，拜散骑侍郎。

元帝召为镇东右司马。将征杜弢，加若思前将军，未发而弢灭。帝为晋王，以为尚书。中兴建，为中护军，转护军将军、尚书仆射，皆辞不拜。出为征西将军、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诸军事、假节，加散骑常侍。发投刺王官千人为军吏，调扬州百姓家奴万人为兵配之，以散骑常侍王遐为军司，镇寿阳，与刘隗同出。帝亲幸其营，劳勉将士，临发祖饯，置酒赋诗。

若思至合肥，而王敦举兵，诏追若思还镇京都，进骠骑将军，与右卫将军郭逸夹道筑垒于大桁之北。寻而石头失守，若思与诸军攻石头，王师败绩。若思率麾下百余人赴宫受诏，与公卿百官于石头见敦。敦问若思曰：“前日之战有余力乎？”若思不谢而答曰：“岂敢有余，但力不足耳。”又曰：“吾此举动，天下以为如何？”若思曰：“见形者谓之逆，体诚者谓之忠。”敦笑曰：“卿可谓能言。”敦参军吕猗昔为台郎，有刀笔才，性尤奸谄，若思为尚书，恶其为人，猗亦深憾焉。至是，乃说敦曰：“周顛、戴若思皆有高名，足以惑众，近者之言曾无愧色。公若不除，恐有再举之患，为将来之忧耳。”敦以为然，又素忌之，俄而遣邓岳、缪坦收若思而害之。若思素有重望，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。贼平，册赠右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，谥曰简。

邈字望之。少好学，尤精《史》《汉》，才不逮若思，儒博过之。弱冠举秀才，寻迁太子洗马，出补西阳内史。永嘉中，

元帝版行邵陵内史、丞相军谿祭酒，出为征南军司。于时凡百草创，学校未立，邈上疏曰：

臣闻天道之所大，莫大于阴阳；帝王之至务，莫重于礼学。是以古之建国，有明堂辟雍之制，乡有庠序 1111 校之仪，皆所以抽导幽滞，启广才思。盖以六四有困蒙之吝，君子大养正之功也。昔仲尼列国之大夫耳，兴礼修学于洙泗之间，四方髦俊斐然向风，身达者七十余人。自兹以来，千载绝尘。岂天下小于鲁卫，贤哲乏于曩时？励与不励故也。

自顷国遭无妄之祸，社稷有缀旒之危，寇羯饮马于长江，凶狡鸱张于万里，遂使神州萧条，鞠为茂草，四海之内，人迹不交。霸主有旰食之忧，黎元怀荼毒之苦，戎首交拜于中原，何遽笱豆之事哉！然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，况旷戴累纪如此之久邪！今未进后生目不睹揖让升降之仪，耳不闻钟鼓管弦之音，文章散灭，图讖无遗，此盖圣达之所深悼，有识之所嗟叹也。夫平世尚文，遭乱尚武，文武递用，长久之道，譬之天地昏明之迭，自古以来未有不由之者也。

今或以天下未一，非兴礼学之时，此言似之而不其然。夫儒道深奥，不可仓卒而成。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经，比天下平泰然后修之，则功成事定，谁与制礼作乐者哉？又贵游之子未必有斩将搴旗之才，亦未有从军征戍之役，不及盛年讲肄道义，使明珠加磨莹之功，荆璞发采琢之荣，不亦良可惜乎！

臣愚以世丧道久，人情玩于所习；纯风日去，华竞日彰，犹火之消膏而莫之觉也。今天地告始，万物权舆，圣朝以神武之德，值革命之运，荡近世之流弊，继千载之绝轨，笃道崇儒，创立大业。明主唱之于上，宰辅督之于下。夫上之所好，下必有过之者焉，是故双剑之节崇，而飞白之俗成；挟琴之容饰，而赴曲之和作；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实在感之而已。臣

以暗浅，不能远识格言；奉诵明令，慷慨下风，谓宜以三时之隙渐就修建。

疏奏，纳焉，于是始修礼学。

代刘隗为丹阳尹。王敦作逆，加左将军。及敦得志，而若思遇害，邈坐免官。敦诛后，拜尚书仆射。卒官，赠卫将军，谥曰穆。子谧嗣，历义兴太守、大司农。

周顓，字伯仁，安东将军浚之子也。少有重名，神彩秀彻，虽时辈亲狎，莫能媿也。司徒掾同郡贲嵩有清操，见顓，叹曰：“汝颖固多奇士！自顷雅道陵迟，今复见周伯仁，将振起旧风，清我邦族矣。”广陵戴若思东南之美，举秀才，入洛，素闻顓名，往候之，终坐而出，不敢显其才辩。顓从弟穆亦有美誉，欲陵折顓，顓陶然弗与之校，于是人士益宗附之。州郡辟命皆不就。弱冠，袭父爵武城侯，拜秘书郎，累迁尚书吏部郎。东海王越子毗为镇军将军，以顓为长史。

元帝初镇江左，请为军谘祭酒，出为宁远将军、荊州刺史、领护南蛮校尉、假节。始到州，而建平流人傅密等叛迎蜀贼杜弢，顓狼狈失据。陶侃遣将吴寄以兵救之，故顓得免，因奔王敦于豫章。敦留之。军司戴邈曰：“顓虽退败，未有莅众之咎，德望素重，宜还复之。”敦不从。帝召为扬威将军、兗州刺史。顓还建康，帝留顓不遣，复以为军谘祭酒，寻转右长史。中兴建，补吏部尚书。顷之，以醉酒为有司所纠，白衣领职。复坐门生斫伤人，免官。

太兴初，更拜太子少傅，尚书如故。顓上疏让曰：“臣退自循省，学不通一经，智不效一官，止足良难，未能守分，遂忝显任，名位过量。不悟天鉴忘臣顽弊，乃欲使臣内管铨衡，外忝傅训，质轻蝉翼，事重千钧，此之不可，不待识而明矣。若臣受负乘之责，必貽圣朝惟尘之耻，俯仰愧惧，不知所图。”

“诏曰：“绍幼冲便居储副之贵，当赖轨匠以祛蒙蔽。望之俨然，斯不言之益，何学之习邪，所谓与田苏游忘其鄙心者。便当副往意，不宜冲让。”转尚书左仆射，领吏部如故。

庾亮尝谓顗曰：“诸人咸以君方乐广。”顗曰：“何乃刻画无盐，唐突西施也。”帝宴群公于西堂，酒酣，从容曰：“今日名臣共集，何如尧舜时邪？”顗因醉厉声曰：“今虽同人主，何得复比圣世！”帝大怒而起，手诏付廷尉，将加戮，累日方赦之。及出，诸公就省，顗曰：“近日之罪，固知不至于死。”寻代戴若思为护军将军。尚书纪瞻置酒请顗及王导等，顗荒醉失仪，复为有司所奏。诏曰：“顗参副朝右，职掌铨衡，当敬慎德音，式是百辟。屡以酒过，为有司所绳。吾亮其极叹之情，然亦是濡首之诫也。顗必能克己复礼者，今不加黜责。”

初，顗以雅望获海内盛名，后颇以酒失。为仆射，略无醒日，时人号为“三日仆射”。庾亮曰：“周侯末年，所谓凤德之衰也。”顗在中朝时，能饮酒一石，及过江，虽日醉，每称无对。偶有旧对从北来，顗遇之欣然，乃出酒二石共饮，各大醉。及顗醒，使视客，已腐胁而死。

顗性宽裕而友爱过人，弟嵩尝因酒真目谓顗曰：“君才不及弟，何乃横得重名！”以所燃蜡烛投之。顗神色无忤，徐曰：“阿奴火攻，固出下策耳。”王导甚重之，尝枕顗膝而指其腹曰：“此中何所有也？”答曰：“此中空洞无物，然足容卿辈数百人。”导亦不以为忤。又于导坐傲然啸咏，导云：“卿欲希嵇、阮邪？”顗曰：“何敢近舍明公，远希嵇、阮。”

及王敦构逆，温峤谓顗曰：“大将军此举似有所在，当无滥邪？”顗曰：“君少年未更事。人主自非尧舜，何能无失，人臣岂可得举兵以协主！共相推戴，未能数年，一旦如此，岂云非乱乎！处仲刚愎强忍，狼抗无上，其意宁有限邪！”既而

王师败绩，顓奉诏诣敦，敦曰：“伯仁，卿负我！”顓曰：“公戎车犯顺，下官亲率六军，不能其事，使王旅奔败，以此负公。”敦惮其辞正，不知所答。帝召顓于广室，谓之曰：“近日大事，二宫无恙，诸人平安，大将军故副所望邪？”顓曰：“二宫自如明诏，于臣等故未可知。”护军长史郝嘏等劝顓避敦，顓曰：“吾备位大臣，朝廷丧败，宁可复草间求活，外投胡越邪！”俄而与戴若思俱被收，路经太庙，顓大言曰：“天地先帝之灵；贼臣王敦倾覆社稷，枉杀忠臣，陵虐天下，神祇有灵，当速杀敦，无令纵毒，以倾王室。”语未终，收人以戟伤其口，血流至踵，颜色不变，容止自若，观者皆为流涕。遂于石头南门外石上害之，时年五十四。

顓之死也，敦坐有一参军樗蒲，马于博头被杀，因谓敦曰：“周家奕世令望，而位不至公，及伯仁将登而坠，有似下官此马。”敦曰：“伯仁总角于东宫相遇，一面披襟，便许之三事，何图不幸自贻王法。”敦素惮顓，每见顓辄面热，虽复冬月，扇面手不得休。敦使缪坦籍顓家，收得素簏数枚，盛故絮而已，酒五甕，米数石，在位者服其清约。敦卒后，追赠左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，谥曰康，祀以少牢。

初，敦之举兵也，刘隗劝帝尽除诸王，司空导率群从诣阙请罪，值顓将入，导呼顓谓曰：“伯仁，以百口累卿！”顓直入不顾。既见帝，言导忠诚，申救甚至，帝纳其言。顓喜饮酒，致醉而出。导犹在门，又呼顓。顓不与言，顾左右曰：“今年杀诸贼奴，取金印如斗大系肘。”既出，又上表明导，言甚切至。导不知救己，而甚衔之。敦既得志，问导曰：“周顓、戴若思南北之望，当登三司，无所疑也。”导不答。又曰：“若不三司，便应令仆邪？”又不答。敦曰：“若不尔，正当诛尔。”导又无言。导后料检中书故事，见顓表救己，殷勤款至。导

执表流涕，悲不自胜，告其诸子曰：“吾虽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。幽冥之中，负此良友！”顗三子：闵、恬、颐。

闵字子騫，方直有父风。历衡阳、建安、临川太守，侍中，中领军，吏部尚书，尚书左仆射，加中军将军，转护军，领秘书监。卒，追赠金紫光禄大夫，谥曰烈。无子，以弟颐长子琳为嗣。琳仕至东阳太守。恬、颐并历卿守。琳少子文，骠骑谘议参军

史臣曰：夫太刚则折，至察无徒，以之为政，则害于而国；用之行己，则凶于乃家。诚以器乖容众，非先王之道也。大连司宪，阴候主情，当约法之秋，献斫棺之议。玄亮刚愎，与物多违，虽有崇上之心，专行刻下之化，同薄相济，并运天机。是使贤宰见疏，致物情于解体；权臣发怒，借其名以誓师。既而谋人之国，国危而苟免；见昵于主，主辱而图生。自取流亡，非不幸也。若思闲爽，照理研幽。伯仁凝正，处腴能约。咸以高才雅道，参豫畴咨。及京室沦胥，抗言无挠，甘赴鼎而全操，盖事君而尽节者欤！顗招时论，尤其酒德，《礼经》曰“瑕不掩瑜”，未足韬其美也。

赞曰：刘刁亮直，志奉兴王。奸回丑正，终致奔亡。周戴英爽，忠谏允塞。道属屯蒙，祸罹凶慝。

## 列传第四十

应詹 甘卓 邓騫

卞壺（从父兄敦 刘超 钟雅）

应詹，字思远，汝南南顿人，魏侍中璩之孙也。詹幼孤，为祖母所养。年十余岁，祖母又终，居丧毁顿，杖而后起，遂以孝闻。家富于财，年又稚弱，乃请族人共居，委以资产，情若至亲，世以此异焉。弱冠知名，性质素弘雅，物虽犯而弗之校，以学艺文章称。司徒何劭见之曰：“君子哉若人！”

初辟公府，为太子舍人。赵王伦以为征东长史。伦诛，坐免。成都王颖辟为掾。时骠骑从事中郎诸葛玫委长沙王乂奔鄴，盛称乂之非。玫浮躁有才辩，临漳人士无不诣之。詹与玫有旧，叹曰：“诸葛成林，何与乐毅之相诡乎！”卒不见之。玫闻甚愧。镇南大将军刘弘，詹之祖舅也，请为长史，谓之曰：“君器识弘深，后当代老子于荆南矣。”仍委以军政。弘著绩汉南，詹之力也。迁南平太守。

王澄为荆州，假詹督南平、天门、武陵三郡军事。及洛阳倾覆，詹攘袂流涕，劝澄赴援。澄使詹为檄，詹下笔便成，辞义壮烈，见者慷慨，然竟不能从也。天门、武陵溪蛮并反，詹讨降之。时政令不一，诸蛮怨望，并谋背叛。詹召蛮酋，破铜

券与盟，由是怀詹，数郡无虞。其后天下大乱，詹境独全。百姓歌之曰：“乱离既普，殆为灰朽。侥幸之运，赖兹应后。岁寒不凋，孤境独守。拯我涂炭，惠隆丘阜。润同江海，恩犹父母。”镇南将军山简复假詹督五郡军事。会蜀贼杜畴作乱，来攻詹郡，力战摧之。寻与陶侃破杜弢于长沙，贼中金宝溢目，詹一无所取，唯收图书，莫不叹之。元帝假詹建武将军，王敦又上詹监巴东五郡军事，赐爵颍阳乡侯。陈人王冲拥众荆州，素服詹名，迎为刺史。詹以冲等无赖，弃还南平，冲亦不怨。其得人情如此。迁益州刺史，领巴东监军。詹之出郡也，士庶攀车号泣，若恋所生。

俄拜后军将军。詹上疏陈便宜，曰：“先王设官，使君有常尊，臣有定卑，上无苟且之志，下无觊觎之心。下至亡秦，罢侯置守，本替未陵，纲纪废绝。汉兴，虽未能兴复旧典，犹杂建侯守，故能享年享世，殆参古迹。今大荒之后，制度改创，宜因斯会，厘正宪则，先举盛德元功以为封首，则圣世之化比隆唐虞矣。”又曰：“性相近，习相远，训导之风，宜慎所好。魏正始之间，蔚为文林。元康以来，贱经尚道，以玄虚宏放为夷达，以儒术清俭为鄙俗。永嘉之弊，未必不由此也。今虽有儒官，教养未备，非所以长育人才，纳之轨物也。宜修辟雍，崇明教义，先令国子受训，然后皇储亲临释奠，则普天尚德，率土知方矣。”元帝雅重其才，深纳之。

顷之，出补吴国内史，以公事免。镇北将军刘隗出镇，以詹为军司。加散骑常侍，累迁光禄勋。詹以王敦专制自树，故优游讽咏，无所标明。及敦作逆，明帝问詹计将安出。詹厉然慷慨曰：“陛下宜奋赫斯之威，臣等当得负戈前驱，庶凭宗庙之灵，有征无战。如其不然，王室必危。”帝以詹为都督前锋军事、护军将军、假节，都督硃雀桥南。贼从竹格渡江，詹与

建威将军赵胤等击败之，斩贼率杜发，梟首数千级。贼平，封观阳县侯，食邑一千六百户，赐绢五千匹。上疏让曰：“臣闻开国承家，光启土宇，唯令德元功乃宜封锡。臣虽忝当一队，策无微略，劳不汗马。猥以疏贱，伦亚亲密，暂厕被练，列勤司勋。乞回谬恩，听其所守。”不许。

迁使持节、都督江州诸军事、平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。詹将行，上疏曰：

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，莫若使天下信之也。商鞅移木，岂礼也哉？有由而然。自经荒弊，纲纪颓陵，清直之风既浇，糟粕之俗犹在，诚宜濯以沧浪之流，漉以吞舟之网，则幽显明别，于变时雍矣。弘济兹务，在乎官人。今南北杂错，属托者无保负之累，而轻举所知，此博采所以未精，职理所以多阙。今凡有所用，宜随其能否而与举主同乎褒贬，则人有慎举之恭，官无废职之吝。昔冀缺有功，胥臣蒙先茅之赏；子玉败军，子文受薦贾之责。古既有之，今亦宜然。汉朝使刺史行部，乘传奏事，犹恐不足以辨彰幽明，弘宣政道，故复有绣衣直指。今之艰弊，过于往昔，宜分遣黄、散若中书郎等循行天下，观采得失，举善弹违，断截苟且，则入不敢为非矣。汉宣帝时，二千石有居职修明者，则入为公卿；其不称职免官者，皆还为平人。惩劝必行，故历世长久。中间以来，迁不足竞，免不足惧。或有进而失意，退而得分。莅官虽美，当以素论降替；在职实劣，直以旧望登叙。校游谈为多少，不以实事为先后。以此责成，臣未见其兆也。今宜峻左降旧制，可二千石免官，三年乃得叙用，长史六年，户口折半，道里倍之。此法必明，便天下知官难得而易失，必人慎其职，朝无情官矣。都督可课佃二十顷，州十顷，郡五顷，县三顷。皆取文武吏医卜，不得挠乱百姓。三台九府，中外诸军，有可减损，皆令附农。市息未伎，道无

游人，不过一熟，丰穰可必。然后重居职之俸，使禄足以代耕。顷大事之后，遐迩皆想宏略，而寂然未副，宜早振纲领，肃起群望。

时王敦新平，人情未安，詹抚而怀之，莫不得其欢心，百姓赖之。

疾笃，与陶侃书曰：“每忆密计，自沔入湘，颡颡缱绻，齐好断金。子南我东，忽然一纪，其间事故，何所不有。足下建功峽南，旋镇旧楚。吾承乏幸会，来忝此州，图与足下进共竭节本朝，报恩幼主，退以申寻平生，缠绵旧好。岂悟时不我与，长即幽冥，永言莫从，能不慨怅！今神州未夷，四方多难，足下年德并隆，功名俱盛，宜务建洪范，虽休勿休，至公至平，至谦至顺，即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足下察吾此诚。”以咸和六年卒，时年五十三。册赠镇南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谥曰烈，祠以太牢。子玄嗣，位至散骑侍郎。玄弟诞，有器干，历六郡太守、龙骧将军，追赠冀州刺史。

初，京兆韦泓丧乱之际，亲属遇饥疫并尽，客游洛阳，素闻詹名，遂依托之。詹与分甘共苦，情若弟兄。遂随从积年，为营伉俪，置居宅，并荐之于元帝曰：“自遭丧乱，人士易操，至乃任运固穷，耿介守节者鲜矣。伏见议郎韦泓，年三十八，字元量，执心清冲，才识备济，躬耕陇亩，不烦人役，静默居常，不豫政事。昔年流移，来在詹境，经寇丧资，一身特立，短褐不掩形，菜蔬不充朝，而抗志弥厉，不游非类。颜回称不改其乐，泓有其分。明公辅亮皇室，恢维宇宙，四门开辟，英彦鳧藻，收春华于京辇，采秋实于岩薮。而泓抱璞荆山，未剖和璧。若蒙铨召，付以列曹，必能协隆鼎味，缉熙庶绩者也。

“帝即辟之。自后位至少府卿。既受詹生成之惠，詹卒，遂制朋友之服，哭止宿草，追赵氏祀程婴、杵臼之义，祭詹终身。

甘卓，字季思，丹阳人，秦丞相茂之后也。曾祖宁，为吴将。祖述，仕吴为尚书。父昌，太子太傅。吴平，卓退居自守。郡命主簿、功曹，察孝廉，州举秀才，为吴王常侍。讨石冰，以功赐爵都亭侯。东海王越引为参军，出补离狐令。卓见天下大乱，弃官东归，前至历阳，与陈敏相遇。敏甚悦，共图纵横之计，遂为其子景娶卓女，共相结托。会周 唱义，密使钱广攻敏弟昶，敏遣卓讨广，顿硃雀桥南。会广杀昶，告丹阳太守顾荣共邀说卓。卓素敬服荣，且以昶死怀惧，良久乃从之。遂诈疾迎女，断桥，收船南岸，共灭敏，传首于京都。

元帝初渡江，授卓前锋都督、扬威将军、历阳内史。其后讨周馥，征杜弢，屡经苦战，多所擒获。以前后功，进爵南乡侯，拜豫章太守。寻迁湘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复进爵于湖侯。

中兴初，以边寇未静，学校陵迟，特听不试孝廉，而秀才犹依旧策试。卓上疏以为：“答问损益，当须博通古令，明达政体，必求诸坟索，乃堪其举。臣所忝州往遭寇乱，学校久替，人士流播，不得比之余州。策试之由，当藉学功，谓宜同孝廉例，申与期限。”疏奏，朝议不许。卓于是精加隐括，备礼举桂阳谷俭为秀才。俭辞不获命，州厚礼遣之。诸州秀才闻当考试，皆惮不行，惟俭一人到台，遂不复策试。俭耻其州少士，乃表求试，以高第除中郎。俭少有志行，寒苦自立，博涉经史。于时南土凋荒，经籍道息，俭不能远求师友，唯在家研精。虽所得实深，未有名誉，又耻衒耀取达，遂归，终身不仕，卒于家。

卓寻迁安南将军、梁州刺史、假节、督沔北诸军，镇襄阳。卓外柔内刚，为政简惠，善于绥抚，估税悉除，市无二价。州境所有鱼池，先恆责税，卓不收其利，皆给贫民，西土称为惠政。

王敦称兵，遣使告卓。卓乃伪许，而心不同之。及敦升舟，而卓不赴，使参军孙双诣武昌谏止敦。敦闻双言，大惊曰：“甘侯前与吾语云何，而更有异！正当虑吾危朝廷邪？吾今下唯除奸凶耳。卿还言之，事济当以甘侯作公。”双还报卓，卓不能决。或说卓且伪许敦，待敦至都而讨之。卓曰：“昔陈敏之乱，吾亦先从后图，而论者谓惧逼面谋之。虽吾情本不尔，而事实有似，心恆愧之。今若复尔，谁能明我！”时湘州刺史谯王承遣主簿邓骞说卓曰：“刘大连虽乘权宠，非有害于天下也。大将军以其私憾称兵象魏，虽托讨乱之名，实失天下之望，此忠臣义士匡救之时也。昔鲁连匹夫，犹怀蹈海之志，况受任方伯，位同体国者乎！今若因天人之心，唱桓文之举，杖大顺以扫逆节，拥义兵以勤王室，斯千载之运，不可失也。”卓笑曰：“桓文之事，岂吾所能。至于尽力国难，乃其心也。当共详思之。”参军李梁说卓曰：“昔隗嚣乱陇右，窦融保河西以归光武，今日之事，有似于此。将军有重名于天下，但当推亡固存，坐而待之。使大将军胜，方当崇将军以方面之重；如其不胜，朝廷必以将军代之。何忧不富贵，而释此庙胜，决存亡于一战邪！”骞谓梁曰：“光武创业，中国未平，故隗嚣断陇右，窦融兼河西，各据一方，鼎足之势，故得文服天子，从容顾望。及海内已定，君臣正位，终于陇右倾覆，河西入朝。何则？向之文服，义所不容也。今将军之于本朝，非窦融之喻也。襄阳之于大府，非河西之固也。且人臣之义，安忍国难而不陈力，何以北面于天子邪！使大将军平刘隗，还武昌，增石城之守，绝荆湘之粟，将军安归乎？势在人手，而曰我处庙胜，未之闻也。”卓尚持疑未决，骞又谓卓曰：“今既不义举，又不承大将军檄，此必至之祸，愚智所见也。且议者之所难，以彼强我弱，是不量虚实者也。今大将军兵不过万余，其留者不能五千，

而将军见众既倍之矣。将军威名天下所闻也，此府精锐，战胜之兵也。拥强众，藉威名，杖节而行，岂王含所能御哉！溯流之众，势不自救，将军之举武昌，若摧枯拉朽，何所顾虑乎！武昌既定，据其军实，镇抚二州，施惠士卒，使还者如归，此吕蒙所以克敌也。如是，大将军可不战而自溃。今释必胜之策，安坐以待危亡，不可言知计矣。愿将军熟虑之。”

时敦以卓不至，虑在后为变，遣参军乐道融苦要卓俱下。道融本欲背敦，因说卓袭之，语在融传。卓既素不欲从敦，得道融说，遂决曰：“吾本意也。”乃与巴东监军柳纯、南平太守夏侯承、宜都太守谭该等十余人，俱露檄远近，陈敦肆逆，率所统致讨。遣参军司马赞、孙双奉表诣台，参军罗英至广州，与陶侃克期，参军邓骞、虞冲至长沙，令譙王承坚守。征西将军戴若思在江西，先得卓书，表上之，台内皆称万岁。武昌惊，传卓军至，人皆奔散。诏书迁卓为镇南大将军、侍中、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、荆州牧，梁州刺史如故，陶侃得卓信，即遣参军高宝率兵下。

卓虽怀义正，而性不果毅，且年老多疑，计虑犹豫，军次猪口，累旬不前。敦大惧，遣卓兄子行参军仰求和，谢卓曰：“君此自是臣节，不相责也。吾家计急，不得不尔。想便旋军襄阳，当更结好。”时王师败绩，敦求台骑虞幡驻卓。卓闻周顛、戴若思遇害，流涕谓仰曰：“吾之所忧，正谓今日。每得朝廷人书，常以胡寇为先，不悟忽有萧墙之祸。且使圣上元吉，太子无恙，吾临敦上流，亦未敢便危社稷。吾适径据武昌，敦势逼，必劫天子以绝四海之望。不如还襄阳，更思后图。”即命旋军。都尉秦康说卓曰：“今分兵取敦不难，但断彭泽，上下不得相赴，自然离散，可一战擒也。将军既有忠节，中道而废，更为败军将，恐将军之下亦各便求西还，不可得守也。”

卓不能从。乐道融亦日夜劝卓速下。卓性先宽和，忽便强塞，径还襄阳，意气骚扰，举动失常，自照镜不见其头，视庭树而头在树上，心甚恶之。其家金柜鸣，声似槌镜，清而悲。巫云：“金柜将离，是以悲鸣。”主簿何无忌及家人皆劝令自警。卓转更很悻，闻谏辄怒。方散兵使大佃，而不为备。功曹荣建固谏，不纳。襄阳太守周虑等密承敦意，知卓无备，诈言湖中多鱼，劝卓遣左右皆捕鱼，乃袭害卓于寝，传首于敦。四子散骑郎蕃等皆被害。太宁中，追赠骠骑将军，谥曰敬。

邓騫，字长真，长沙人。少有志气，为乡邻所重。常推诚行己，能以正直全于多难之时。刺史譙王承命为主簿，便说甘卓。卓留为参军，欲与同行，以母老辞卓而反。承为魏乂所败，以虞悝兄弟为承党，乂尽诛之，而求騫甚急。乡人皆为之惧，騫笑曰：“欲用我耳。彼新得州，多杀忠良，是其求贤之时，岂以行人为罪！”乃往诣乂。乂喜曰：“君所谓古之解扬也。”以为别驾。騫有节操忠信，兼识量弘远，善与人交，久而益敬。太尉庾亮称之，以为长者。历武陵、始兴太守，迁大司农，卒于官。

卞壺，字望之，济阴冤句人也。祖统，琅邪内史。父粹，以清辩监察称。兄弟六人并登宰府，世称“卞氏六龙，玄仁无双”。玄仁，粹字也。弟裒，尝忤其郡将，郡将怒讐其门内之私，粹遂以不训见讥议，陵迟积年。惠帝初，为尚书郎。杨骏执政，人多附会，而粹正直不阿。及骏诛，超拜右丞，封成阳子，稍迁至右军将军。张华之诛，粹以华婿免官。齐王冏辅政，为侍中、中书令，进爵为公。及长沙王乂专权，粹立朝正色，乂忌而害之。初，粹如厕，见物若两眼，俄而难作。

壺弱冠有名誉，司兗二州、齐王冏辟，皆不就。遇家祸，还乡里。永嘉中，除著作郎，袭父爵。征东将军周馥请为从事

中郎，不就。遭本州倾覆，东依妻兄徐州刺史裴盾。盾以壶行广陵相。元帝镇建鄴，召为从事中郎，委以选举，甚见亲杖。出为明帝东中郎长史。遭继母忧，既葬，起复旧职，累辞不就。元帝遣中使敦逼，壶笈自陈曰：

壶天性狷狭，不能和俗，退以情事，欲毕志家门。亡父往为中书令，时壶蒙大例，望门见辟，信其所执，得不祗就。门户遇祸，迸窜易名，得存视息，私志有素。加婴极难，流寄兰陵，为苟晞所召，恐见逼迫，依下邳裴盾，又见假授，思暂之郡，规得托身。寻蒙见召，为从事中郎，岂曰贪荣，直欲自致，规暂恭命，行当乞退。属华轶之难，不敢自陈。轶既泉悬，壶亦婴病，具自归闻，未蒙恕遣。世子北征，选宠显望，复以无施，忝充元佐。荣则荣矣，实非素怀。顾以命重人轻，不敢辞惮。闻西台召壶为尚书郎，实欲因此以避贤路，未及陈诚，奄丁穷罚。

壶年九岁，为先母弟表所见孤背。十二，蒙亡母张所见覆育。壶以陋贱，不能荣亲，家产屡空，养道多阙，存无欢娱，终不备礼，拊心永恨，五内抽割。于公无效如彼，私情艰苦如此，实无情颜昧冒荣进。若废壶一人，江北便有倾危之虑，壶居事之日功绩以隆者，诚不得私其身。今东中郎岐嶷自然，神明日茂，军司马、诸参佐并以明德宣力王事，壶之去留，会无损益。贺循、谢端、顾景、丁琛、傅晞等皆荷恩命，高枕家门。壶委质二府，渐冉五载，考效则不能已彰，论心则频累恭顺，奈何哀孤之日不见愍恕哉！

帝以其辞苦，不夺其志。

服阕，为世子师。壶前后居师佐之任，尽匡辅之节，一府贵而惮焉。中兴建，补太子中庶子，转散骑常侍，侍讲东宫。迁太子詹事，以公事免。寻复职，转御史中丞。忠于事上，权

贵屏迹。

时淮南小中正王式继母，前夫终，更适式父。式父终，丧服讫，议还前夫家。前夫家亦有继子，奉养至终，遂合葬于前夫。式自云：“父临终，母求去，父许诺。”于是制出母齐衰期。壶奏曰：“就如式父临终许诺，必也正名，依礼为无所据。若夫有命，须显七出之责，当存时弃之，无缘以绝义之妻留家制服。若式父临困谬乱，使去留自由者，此必为相要以非礼，则存亡无所得从，式宜正之以礼。魏颢父命不从其乱，陈乾昔欲以二婢子殉，其子以非礼不从，《春秋》《礼记》善之。并以妾胜，犹正以礼，况其母乎！式母于夫，生事奉终，非为既绝之妻。夫亡制服，不为无义之妇。自云守节，非为更嫁。离绝之断，在夫没之后。夫之既没，是其从子之日，而式以为出母，此母以子出也。致使存无所容居，没无所托也。寄命于他人之门，埋尸于无名之冢。若式父亡后，母寻没于式家，必不以为出母明矣。许诺之命一耳，以为母于同居之时，至没前子之门而不以为母，此为制离绝于二居，裁出否于意断。离绝之断，非式而谁！假使二门之子皆此母之生，母恋前子，求去求绝，非礼于后家，还反又非礼于前门，去不可去，还不可还，则为无寄之人也。式必内尽匡谏，外极防闲，不绝明矣。何至守不移于至亲，略情礼于假继乎！继母如母，圣人之教。式为国土，闺门之内犯礼违义，开辟未有，于父则无追亡之善，于母则无孝敬之道，存则去留自由，亡则合葬路人，可谓生事不以礼，死葬不以礼者也。亏损世教，不可以居人伦诤正之任。案侍中、司徒、临颖公组敷宣五教，实在任人，而含容违礼，曾不贬黜，扬州大中正、侍中、平望亭侯晔，淮南大中正、散骑侍郎弘，显执邦论，朝野取信，曾不能率礼正违，崇孝敬之教，并为不胜其任。请以见事免组、晔、弘官，大鸿胪削爵土，廷尉结罪。

“疏奏，诏特原组等，式付乡邑清议，废弃终身。壶迁吏部尚书。王含之难，加中军将军。含灭，以功封建兴县公，寻迁领军将军。

明帝不豫，领尚书令，与王导等俱受顾命辅幼主。复拜右将军，加给事中、尚书令。帝崩，成帝即位，群臣进玺，司徒王导以疾不至。壶正色于朝曰：“王公岂社稷之臣邪！大行大殡，嗣皇未立，宁是人臣辞疾之时！”导闻之，乃舆疾而至。皇太后临朝，壶与庾亮对直省中，共参机要。时召南阳乐谟为郡中正，颍川庾怡为廷尉评。谟、怡各称父命不就。壶奏曰：“人无非父而生，职无非事而立。有父必有命，居职必有悔。有家各私其子，此为王者无人，职不轨物，官不立政。如此则先圣之言废，五教之训塞，君臣之道散，上下之化替矣。乐广以平夷称，庾珉以忠笃显，受宠圣世，身非己有，况及后嗣而可专哉！所居之职若顺夫群心，则战戎者之父母皆当以命子，不处以也。若顺谟父之意，则人皆不为郡中正，人伦废矣。顺怡父之意，人皆不为狱官，则刑辟息矣。凡如是者，其可听欤？若不可听，何以许谟、怡之得称父命乎！此为谟以名父子可亏法，怡是亲戚可以自专。以此二途服人示世，臣所未悟也。宜一切班下，不得以私废公。绝其表疏，以为永制。”朝议以为然。谟、怡不得已，各居所职。是时王导称疾不朝，而私送车骑将军郗鉴，壶奏以导亏法从私，无大臣之节。御史中丞钟雅阿挠王典，不加准绳，并请免官。虽事寝不行，举朝震肃。壶断裁切直，不畏强御，皆此类也。

壶干实当官，以褒贬为己任，勤于吏事，欲轨正督世，不肯苟同时好。然性不弘裕，才不副意，故为诸名士所少，而无卓尔优誉。明帝深器之，于诸大臣而最任职。阮孚每谓之曰：“卿恆无闲泰，常如含瓦石，不亦劳乎？”壶曰：“诸君以道

德恢弘，风流相尚，执鄙吝者，非壺而谁！”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、谢鲲为达，壺厉色于朝曰：“悖礼伤教，罪莫斯甚！中朝倾覆，实由于此。”欲奏推之。王导、庾亮不从，乃止，然而闻者莫不折节。时王导以勋德辅政，成帝每幸其宅，尝拜导妇曹氏。侍中孔坦密表不宜拜。导闻之曰：“王茂弘弩矜耳，若卜望之之岩岩，刁玄亮之察察，戴若思之峰岨，当敢尔邪！”壺廉洁俭素，居甚贫约。息当婚，诏特赐钱五十万，固辞不受。后患面创，累乞解职。

拜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。时庾亮将征苏峻，言于朝曰：“峻狼子野心，终必为乱。今日征之，纵不顺命，为祸犹浅。若复经年，为恶滋蔓，不可复制。此是朝错劝汉景帝早削七国事也。”当时议者无以易之。壺固争，谓亮曰：“峻拥强兵，多藏无赖，且逼近京邑，路不终朝，一旦有变，易为蹉跌。宜深思远虑，恐未可仓卒。”亮不纳。壺知必败，与平南将军温峤书曰：“元规召峻意定，怀此於邑。温生足下，柰此事何！吾今所虑，是国之大事，且峻已出狂意，而召之更速，必纵其群恶以向朝廷。朝廷威力诚桓桓，交须接锋履刃，尚不知便可即擒不？王公亦同此情。吾与之争甚恳切，不能如之何。本出足下为外藩任，而今恨出足下在外。若卿在内俱谏，必当相从。今内外戒严，四方有备，峻凶狂必无所至耳，恐不能使无伤，如何？”壺司马任台劝壺宜畜良马，以备不虞。壺笑曰：“以顺逆论之，理无不济。若万一不然，岂须马哉！”峻果称兵。壺复为尚书令、右将军、领右卫将军，余官如故。

峻至东陵口，诏以壺都督大桁东诸军事、假节，复加领军将军、给事中，壺率郭默、赵胤等与峻大战于西陵，为峻所破。壺与钟雅皆退还，死伤者以千数。壺、雅并还节，诣阙谢罪。峻进攻青溪，壺与诸军距击，不能禁。贼放火烧宫寺，六军败

绩。壶时发背创，犹未合，力疾而战，率厉散众及左右吏数百人，攻贼麾下，苦战，遂死之，时年四十八。二子眡、盱见父没，相随赴贼，同时见害。

峻平，朝议赠壶左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。尚书郎弘讷议以为“死事之臣古今所重，卞令忠贞之节，当书于竹帛。今之追赠，实未副众望，谓宜加鼎司之号，以旌忠烈之勋”。司徒王导见议，进赠骠骑将军，加侍中。讷重议曰：“夫事亲莫大于孝，事君莫尚于忠。唯孝也，故能尽敬竭诚；唯忠也，故能见危授命。此在三之大节，臣子之极行也。案壶委质三朝，尽规翼亮，遭世险难，存亡以之。受顾托之重，居端右之任，拥卫至尊，则有保傅之恩；正色在朝，则有匪躬之节。贼峻造逆，戮力致讨，身当矢旛，再对贼锋，父子并命，可谓破家为国，守死勤事。昔许男疾终，犹蒙二等之赠，况壶伏节国难者乎！夫赏疑从重，况在不疑！谓可上准许穆，下同嵇绍，则允合典谟，克厌众望。”于是改赠壶侍中、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忠贞，祠以太牢。赠世子眡散骑侍郎，眡弟盱奉车都尉。珍母裴氏抚二子尸哭曰：“父为忠臣，汝为孝子，夫何恨乎！”征士翟汤闻之叹曰：“父死于君，子死于父，忠孝之道，萃于一门。”眡子诞嗣。

咸康六年，成帝追思壶，下诏曰：“壶立朝忠恪，丧身凶寇，所封悬远，租秩薄少，妻息不瞻，以为慨然！可给实口廩。其后盗发壶墓，尸僵，鬓发苍白，面如生，两手悉拳，爪甲穿达手背。安帝诏给钱十万，以修茔兆。

壶第三子瞻，位至广州刺史。瞻弟眡，尚书郎。

敦字仲仁。父俊，清真有检识，以名理著称。其乡人傲郤诜恃才陵傲俊兄弟，俊等亦以门盛轻诜，相视如仇。诜以杨骏故吏被系，俊时为尚书郎，案其狱，诜惧不免，俊平心断决正

之，洗卒以免，而犹不悛。后为左丞，复奏陷卞氏。俊历位汝南相、廷尉卿。

敦弱冠仕州郡，辟司空府，稍迁太子舍人、尚书郎，朝士多称之。东海王越闻，召以为主簿。王弥逼洛，敦及胡毋辅之劝越击王弥，而王衍、潘滔共执不听，敦庭争苦至，众咸壮之。出补汝南内史。元帝之为镇东，请为军谘祭酒，不就。征南将军山简以为司马。寻而王如、杜曾相继为乱，简乃使敦监沔北七郡军事、振威将军、领江夏相，戍夏口。敦攻讨沔中皆平。既而杜弢寇湘中，加敦征讨大都督。伐弢有功，赐爵安陵亭侯。镇东大将军王敦请为军司。

中兴建，拜太子左卫率。时石勒侵逼淮泗，帝备求良将可以式遏边境者，公卿举敦，除征虏将军、徐州刺史，镇泗口。及勒寇彭城，敦自度力不能支，与征北将军王邃退保盱眙，贼势遂张，淮北诸郡多为所陷，竟以畏懦贬秩三等，为鹰扬将军。征拜大司农。王敦表为征虏将军、都督石头军事。明帝之讨王敦也。以为镇南将军、假节。事平，更拜尚书，以功封益阳侯。徙光禄勋，出为都督安南将军、湘州刺史、假节。寻进征南将军，固辞不拜。

苏峻反，温峤、庾亮移檄征镇同赴京师。敦拥兵不下，又不给军粮，唯遣督护荀璜领数百人随大军而已。时朝野莫不怪叹，独陶侃亦切齿忿之。峻平，侃奏敦阻军顾望，不赴国难，无大臣之节，请槛车收付廷尉。丞相王导以丧乱之后宜加宽宥，转安南将军、广州刺史。病不之职。征为光禄大夫，领少府。敦既不讨苏峻，常怀愧耻，名论自此亏矣。寻以忧卒，追赠本官，加散骑常侍，谥曰敬。子滔嗣。

刘超，字世瑜，琅邪临沂人，汉城阳景王章之后也。章七世孙封临沂县慈乡侯，子孙因家焉。父和，为琅邪国上军将军。

超少有志尚，为县小吏，稍迁琅邪国记室掾。以忠谨清慎为元帝所拔，恆亲侍左右，遂从渡江，转安东府舍人，专掌文檄。相府建，又为舍人。于时天下扰乱，伐叛讨贰，超自以职在近密，而书迹与帝手笔相类，乃绝不与人交书。时出休沐，闭门不通宾客，由是渐得亲密。以左右勤劳，赐爵原乡亭侯，食邑七百户，转行参军。

中兴建，为中书舍人，拜骑都尉、奉朝请。时台阁初建，庶绩未康，超职典文翰，而畏慎静密，弥见亲待。加以处身清苦，衣不重帛，家无儋石之储。每帝所赐，皆固辞曰：“凡陋小臣，横窃赏赐，无德而禄，殃咎足惧。”帝嘉之，不夺其志。寻出补句容令，推诚于物，为百姓所怀。常年赋税，主者常自四出诘评百姓家赀。至超，但作大函，村别付之，使各自书家产，投函中讫，送还县。百姓依实投上，课输所入，有逾常年。入为中书通事郎。以父忧去官。既葬，属王敦称兵，诏超复职，又领安东上将军。寻六军败散，唯超案兵直卫，帝感之，遣归终丧礼。及钱凤构祸，超招合义士，从明帝征凤。事平，以功封零陵伯。超家贫，妻子不赡，帝手诏褒之，赐以鱼米，超辞不受。超后须纯色牛，市不可得，启买官外厩牛，诏便以赐之。出为义兴太守。未几，征拜中书侍郎。拜受往还，朝廷莫有知者。会帝崩，穆后临朝，迁射声校尉。时军校无兵，义兴人多义随超，因统其众以宿卫，号为“君子营”。咸和初，遭母忧去官，衰服不离身，朝夕号泣，朔望辄步至墓所，哀感路人。

及苏峻谋逆，超代赵胤为左卫将军。时京邑大乱，朝士多遣家人入东避难。义兴故吏欲迎超家，而超不听，尽以妻孥入处宫内。及王师败绩，王导以超为右卫将军，亲侍成帝。属太后崩，军卫礼章损阙，超躬率将士奉营山陵。峻迁车驾石头，时天大雨，道路沈陷，超与侍中钟雅步侍左右，贼给马不肯骑，

而悲哀慷慨。峻闻之，甚不平，然未敢加害，而以其所亲信许方等补司马督、殿中监，外托宿卫，内实防御超等。时饥馑米贵，峻等问遗，一无所受，缙绁朝夕，臣节愈恭。帝时年八岁，虽幽厄之中，超犹启授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。温峤等至，峻猜忌朝士，而超为帝所亲遇，疑之尤甚。后王导出奔，超与怀德令匡术、建康令管旆等密谋，将欲奉帝而出。未及期，事泄，峻使任让将兵入收超及钟雅。帝抱持悲泣曰：“还我侍中、右卫！”任让不奉诏，因害之。及峻平，任让与陶侃有旧，侃欲特不诛之，乃请于帝。帝曰：“让是杀我侍中、右卫者，不可宥。”由是遂诛让。及超将改葬，帝痛念之不已，诏迁高显近地葬之，使出入得瞻望其墓。追赠卫尉，谥曰忠。超天性谨慎，历事三帝，恆在机密，并蒙亲遇，而不敢因宠骄谄，故士人皆安而敬之。

子讷嗣，谨饬有石庆之风，历中书侍郎、下邳内史。讷子享，亦清慎，为散骑郎。

钟雅，字彦胄，颍川长社人也。父晔，公府掾，早终。雅少孤，好学有才志，举四行，除汝阳令，入为佐著作郎。母忧去官，服阕复职。东海王越请为参军，迁尚书郎。

避乱东渡，元帝以为丞相记室参军，迁临淮内史、振威将军。顷之，征拜散骑侍郎，转尚书右丞。时有事于太庙，雅奏曰：“陛下继承世数，于京兆府君为玄孙，而今祝文称曾孙，恐此因循之失，宜见改正。又礼，祖之昆弟，从祖父也。景皇帝自以功德为世宗，不以伯祖而登庙，亦宜除伯祖之文。”诏曰：“礼，事宗庙，自曾孙已下皆称曾孙，此非因循之失也。义取于重孙，可历世共其名，无所改也。称伯祖不安，如所奏。”转北军中候。大将军王敦请为从事中郎，补宣城内史。钱凤作逆，加广武将军，率众屯青弋。时广德县人周 为凤起兵攻

雅，雅退据泾县，收合士庶，讨 ，斩之。凤平，征拜尚书左丞。

时帝崩，迁御史中丞。时国丧未期，而尚书梅陶私奏女妓，雅劾奏曰：“臣闻放勋之殂，八音遏密，虽在凡庶，犹能三载。自兹以来，历代所同。肃祖明皇帝崩背万国，当期来月。圣主缟素，泣血临朝，百僚惨怆，动无欢容。陶无大臣忠慕之节，家庭侈靡，声妓纷葩，丝竹之音，流闻衢路，宜加放黜，以整王宪。请下司徒，论正清议。”穆后临朝，特原不问。雅直法绳违，百僚皆惮之。

北中郎将刘遐卒，遐部曲作乱，诏郭默讨之，以雅监征讨军事、假节。事平，拜骁骑将军。苏峻之难，诏雅为前锋监军、假节，领精勇千人以距峻。雅以兵少，不敢击，退还。拜侍中。寻王师败绩，雅与刘超并侍卫天子。或谓雅曰：“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，古之道也。君性亮直，必不容于寇仇，何不随时之宜而坐待其毙。”雅曰：“国乱不能匡，君危不能济，各逊遁以求免，吾惧董狐执简而至矣。”庾亮临去，顾谓雅曰：“后事深以相委。”雅曰：“栋折榱崩，谁之责也。”亮曰：“今日之事，不容复言，卿当期克复之效耳。”雅曰：“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。”及峻逼迁车驾幸石头，雅、超流涕步从。明年，并为贼所害。贼平，追赠光禄勋。其后以家贫，诏赐布帛百匹。子诞，位至中军参军，早卒。

史臣曰：应詹行业聿修，文史足用，入居列位，则嘉谋屡陈；出抚藩条，则惠政斯洽。甘卓伐暴宁乱，庸绩克宣，作镇扞城，威略具举。及凶渠犯顺，志在勤王。既而人挠其谋，天夺其鉴，疑留不断，自取诛夷。卞壶束带立朝，以匡正为己任；褰裳卫主，蹈忠义以成名。遂使臣死于君，子死于父，惟忠与孝，萃其一门。古称社稷之臣，忠贞之谓矣。刘超勤肃奉上，

钟雅正直当官。属臣猾滔天，幼君危逼，乃崎岖寇难，契阔艰虞，匪石为心，寒松比操，贞轨皆没，亮迹双升。虽高赫在难弥恭，苟息继之以死，方之二子，曾何足云！

赞曰：卓临南服，詹莅西州。政刑克举，威惠兼修。应嗟运促，甘毙疑留。望之徇义，处死为易。惟子惟臣，名节斯寄。钟刘入仕，忠贞攸履。竭其股肱，继之以死。

## 列传第四十一

孙惠      熊远  
王鉴      陈颙  
高崧

孙惠，字德施，吴国富阳人，吴豫章太守贲曾孙也。父祖并仕吴。惠口讷，好学有才识，州辟不就，寓居萧沛之间。永宁初，赴齐王冏义，讨赵王伦，以功封晋兴县侯，辟大司马户曹掾，转东曹属。冏骄矜僭侈，天下失望。惠献言于冏，讽以五难、四不可，劝令归藩，辞甚切至。冏不纳。惠惧罪，辞疾去。顷之，冏果败。成都王颖荐惠为大将军参军、领奋威将军、白沙督。是时，颖将征长沙王义，以陆机为前锋都督。惠与机同乡里，忧其致祸，劝机让都督于王粹。及机兄弟被戮，惠甚伤恨之。时惠又擅杀颖牙门将梁俊，惧罪，因改姓名以遁。

后东海王越举兵下邳，惠乃诡称南岳逸士秦秘之，以书干越曰：

天祸晋国，遘兹厄运。历观危亡，其萌有渐，枝叶先零，根株乃毙。伏惟明公资睿哲之才，应神武之略，承衰乱之余，当倾险之运，侧身昏谗之俗，局蹐凶谄之间。执夷正立，则取疾奸佞；抱忠怀直，则见害贼臣。舖糴非圣性所堪，苟免非英雄之节，是以感激于世，发愤忘身。抗辞金门，则謇谔之言显；

扶翼皇家，则匡主之功著。事虽未集，大命有在。夫以汉祖之贤，犹有彭城之耻；魏武之能，亦有濮阳之失。孟明三退，终于致果；勾践丧众，期于擒吴。今明公名著天下，声振九域，公族归美，万国宗贤。加以四王齐圣，仁明笃友，急难之感，同奖王室，股肱爪牙，足相维持。皇穹无亲，惟德是辅，恶盈福谦，鬼神所赞。以明公达存亡之符，察成败之变，审所履之运，思天人之功，武视东夏之藩，龙跃海隅之野。西谿河间，南结征镇，东命劲吴锐卒之富，北有幽并率义之旅，宣喻青徐，启示群王，旁收雄俊，广延秀杰，纠合携贰，明其赏信。仰惟天子蒙尘鄴宫，外矫诏命，擅诛无辜，豺狼篡噬，其事无远。夫心火倾移，丧乱可必，太白横流，兵家攸杖，岁镇所去，天厌其德。玄象著明，谪谴彰见。违天不祥，奉时必克。明公思安危人神之应，虑祸败前后之征，弘劳谦日昃之德，躬吐握求贤之义，倾府竭库以振贫乏，将有济世之才，渭滨之士，含奇谟于硃脣，握神策于玉掌，逍遥川岳之上，以俟真人之求。目想不世之佐，耳听非常之辅，举而任之，则元勋建矣。

秘之不天，值此衰运，窃慕墨翟、申包之诚，跋涉荆棘，重茧而至，栉风沐雨，来承祸难。思以管穴毗佐大猷，道险时吝，未敢自显。伏在川泥，系情宸极，谨先白笺，以启天虑。若犹沈吟际会，徘徊二端，微幸在险，请从恕宥之例。

明公今旋轸臣子之邦，宛转名义之国，指麾则五岳可倾，呼喻则江湖可竭。况履顺讨逆，执正伐邪，是乌获摧冰，赍育拉朽，猛兽吞狐，泰山压卵，因风燎原，未足方也。今时至运集，天与神助，复不能鹄起于庆命之会，拔剑于时哉之机，恐流滥之祸不在一人。自先帝公王，海内名士，近者死亡，皆如虫兽，尸元曳于粪坏，形骸捐于沟涧，非其口无忠贞之辞，心无义正之节，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惑终焉之大死。凡人知友，犹

有刎颈之报，朝廷之内，而无死命之臣。非独秘之所耻，惜乎晋世之无人久矣。今天下喁喁，四海注目。社稷危而复安，宗庙替而复绍，惟明公兄弟能弘济皇猷。国之存亡，在斯举矣。

秘之以下才之姿，而值危乱之运，竭其狗马之节，加之忠贞之心，左属平乱之鞬，右握灭逆之矢，控马鹄立，计日俟命。时难获而易失，机速变而成祸，介如石焉，实无终日，自求多福，惟君裁之！

越省书，榜道以求之，惠乃出见。越即以为记室参军，专职文疏，豫参谋议。除散骑郎、太子中庶子，复请补司空从事中郎。越诛周穆等，夜召参军王廙造表，廙战惧，坏数纸不成。时惠不在，越叹曰：“孙中郎在，表久就矣。”越迁太傅，以惠为军谘祭酒，数谘访得失。每造书檄，越或驿马催之，应命立成，皆有文采。除秘书监，不拜。转彭城内史、广陵相，迁广武将军、安丰内史。以迎大驾之功，封临湘县公。

元帝遣甘卓讨周馥于寿阳，惠乃率众应卓，馥败走。庐江何锐为安丰太守，惠权留郡境。锐以他事收惠下人推之，惠既非南朝所授，常虑逸间，因此大惧，遂攻杀锐，奔入蛮中。寻病卒，时年四十七。丧还乡里，朝廷明其本心，追加吊赙。

熊远，字孝文，豫章南昌人也。祖翹，尝为石崇苍头，而性廉直，有士风。黄门郎潘岳见而称异，劝崇免之，乃还乡里。远有志尚，县召为功曹，不起，强与衣帻，扶之使谒。十余日荐于郡，由是辟为文学掾。远曰：“辞大不辞小也。”固请留县。太守察远孝廉。属太守讨氐羌，远遂不行，送至陇右而还。后太守会稽夏静辟为功曹。及静去职，远送至会稽以归。州辟主簿、别驾，举秀才，除监军华轶司马、领武昌太守、宁远护军。

元帝作相，引为主簿。时传北陵被发，帝将举哀，远上疏

曰：“园陵既不亲行，承传言之者未可为定。且园陵非一，而直言侵犯，远近吊问，答之宜当有主。谓应更遣使摄河南尹案行，得审问，然后可发哀。即宜命将至洛，修复园陵，讨除逆类。昔宋杀无畏，庄王奋袂而起，衣冠相追于道，军成宋城之下。况此酷辱之大耻，臣子奔驰之日！夫修园陵，至孝也；讨逆叛，至顺也；救社稷，至义也；恤遗黎，至仁也。若修此四道，则天下响应，无思不服矣。昔项羽杀义帝以为罪，汉祖哭之以为义，刘项存亡，在此一举。群贼豺狼，弱于往日；恶逆之甚，重于丘山。大晋受命，未改于上；兆庶讴吟，思德于下。今顺天下之心，命貔貅之士，鸣檄前驱，大军后至，威风赫然，声振朔野，则上副西土义士之情，下允海内延颈之望矣。”属有杜弢之难，不能从。

时江东草创，农桑弛废，远建议曰：“立春之日，天子祈谷于上帝，乃择元辰，载耒耜，帅三公、九卿、诸侯、大夫，躬耕帝藉，以劝农功。《诗》云：‘弗躬弗亲，庶人不信。’自丧乱以来，农桑不修，游食者多，皆由去本逐末故也。”时议美之。

建兴初，正旦将作乐，远谏曰：“谨案《尚书》，尧崩，四海遏密八音。《礼》云，凶年，天子撤乐减膳。孝怀皇帝梓宫未反，豺狼当途，人神同忿。公明德茂亲，社稷是赖。今杜弢蚁聚湘川，比岁征行，百姓疲弊，故使义众奉迎未举。履端元日，正始之初，贡士鳞萃，南北云集，有识之士于是观礼。公与国同体，忧容未歇。昔齐桓贯泽之会，有忧中国之心，不召而至者数国。及葵丘自矜，叛者九国。人心所归，惟道与义。将绍皇纲于既往，恢霸业于来今，表道德之轨，阐忠孝之仪，明仁义之统，弘礼乐之本，使四方之士退怀嘉则。今荣耳目之观，崇戏弄之好，惧违《云》、《韶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美，非纳轨物，

有尘大教。谓宜设饌以赐群下而已。”元帝纳之。

转丞相参军。是时琅邪国侍郎王鉴劝帝亲征杜弢，远又上疏曰：“皇纲失统，中夏多故，圣主肇祚，远奉西都。梓宫外次，未反园陵，逆寇游魂，国贼未夷。明公忧劳，乃心王室，伏读圣教，人怀慷慨。杜弢小竖，寇抄湘川，比年征讨，经载不夷。昔高宗伐鬼方，三年乃克，用兵之难，非独在今。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时艰难，亦有亲征以隆大勋，亦有遣将以平小寇。今公亲征，文武将吏、度支筹量、舟舆器械所出若足用者，然后可征。愚谓宜如前遣五千人，径与水军进征，既可得速，必不后时。昔齐用穰苴，燕晋退军；秦用王翦，克平南荆。必使督护得才，即贼不足虑也。”会弢已平，转从事中郎，累迁太子中庶子、尚书左丞、散骑常侍。帝每叹其忠公，谓曰：“卿在朝正色，不茹柔吐刚，忠亮至到，可为王臣也。吾所欣赖，卿其勉之！”

及中兴建，帝欲赐诸吏投刺劝进者加位一等，百姓投刺者赐司徒吏，凡二十余万。远以为“秦汉因赦赐爵，非长制也。今案投刺者不独近者情重，远者情轻，可依汉法例，赐天下爵，于恩为普，无偏颇之失。可以息检核之烦，塞巧伪之端。”帝不从。

转御史中丞。时尚书刁协用事，众皆惮之。尚书郎卢琳将入直，遇协于大司马门外。协醉，使琳避之，琳不回。协令威仪牵捽琳堕马，至协车前而后释。远奏免协官。

时冬雷电，且大雨，帝下书责躬引过，远复上疏曰：

被庚午诏书，以雷电震，暴雨非时，深自克责。虽禹汤罪己，未足以喻。臣暗于天道，窃以人事论之。陛下节俭敦朴，恺悌流惠，而王化未兴者，皆群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，以益大化，素餐负乘，秕秽明时之责也。

今逆贼猾夏，暴虐滋甚，二帝幽殡，梓宫未反，四海延颈，莫不东望。而未能遣军北讨，仇贼未报，此一失也。昔齐侯既败，七年不饮酒食肉，况此耻尤大。臣子之责，宜在枕戈为王前驱。若此志未果者，当上下克俭，恤人养士，撤乐减膳，惟修戎事。陛下忧劳于上，而群官未同戚容于下，每有会同，务在调戏酒食而已，此二失也。选官用人，不料实德，惟在白望，不求才干，乡举道废，请托交行。有德而无力者退，修望而有助者进；称职以违俗见讥，虚资以从容见贵。是故公正道亏，私途日开，强弱相陵，冤枉不理。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，奉法为苛刻，尽礼为谄谀，从容为高妙，放荡为达士，骄蹇为简雅，此三失也。

世所谓三失者，公法加其身；私议贬其非；转见排退，陆沈泥滓。时所谓三善者，王法所不加；清论美其贤；渐相登进，仕不辍官，攀龙附凤，翱翔云霄。遂使世人削方为圆，挠直为曲，岂待顾道德之清涂，践仁义之区域乎！是以万机未整，风俗伪薄，皆此之由。不明其黜陟，以审能否，此则俗未可得而变也。

今朝廷群司以从顺为善，相违见贬，不复论才之曲直，言之得失也。时有言者，或不见用，是以朝少辩争之臣，士有禄仕之志焉。郭翼上书，武帝擢为屯留令，又置谏官，所以容受直言，诱进将来，故人得自尽，言无隐讳。任官然后爵之，位定然后禄之。敷奏以言，明试以功，车服以庸。舜犹历试诸难，而今先禄不试，甚违古义，乱之所由也。求才急于疏贱，用刑先于亲贵，然后令行禁止，野无遗滞。尧取舜于仄陋，舜拔贤于岩穴，姬公不曲绳于天伦，叔向不亏法于孔怀。今朝廷法吏多出寒贱，是以章书日奏而不足以惩物，官人选才而不足以济事。宜招贤良于屠钓，聘耿介于丘园。若此道不改，虽并官

省职，无救弊乱也。能哲而惠，何忧乎欢兜，何迁乎有苗，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！此官得其人之益也。

累迁侍中，出补会稽内史。时王敦作逆，沈充举兵应之，加远将军，距而不受，不输军资于充，保境安众为务。敦至石头，讽朝廷征远，乃拜太常卿，加散骑常侍。敦深惮其正而有谋，引为长史。数月病卒。

远弟缙，名亚于远，为王敦主簿，终于鄱阳太守。缙子鸣鹤，位至武昌太守。

王鉴，字茂高，堂邑人也。父濬，御史中丞。鉴少以文笔著称，初为元帝琅邪国侍郎。时杜弢作逆，江湘流弊，王敦不能制，朝廷深以为忧。鉴上疏劝帝征之，曰：

天祸晋室，四海颠覆，丧乱之极，开辟未有。明公遭历运之厄，当阳九之会，圣躬负伊周之重，朝廷延匡合之望。方将振长辔而御八荒，扫河汉而清天途。所藉之资，江南之地，盖九州之隅角，垂尽之余人耳。而百越鸱视于五岭，蛮蜀狼顾于湘汉，江州萧条，白骨涂地，豫章一郡，十残其八。继以荒年，公私虚匮，仓库无旬月之储，三军有绝乏之色。赋敛搜夺，周而复始，卒散人流，相望于道。残弱之源日深，全胜之势未举。鉴惧云旗反旆，元戎凯入，未在旦夕也。昔齐旅末期而申侯惧其老，况暴甲三年，介冑生虻虱，而可不深虑者哉！江扬本六郡之地，一州封域耳。若兵不时戢，人不堪命，三江受敌，彭蠡振摇，是贼逾我垣墙之内，窥我室家之好。黠武之众易动，惊弓之鸟难安，鉴之所甚惧也。去年已来，累丧偏将，军师屡失，送死之寇，兵厌奔命，贼量我力矣。虽继遣偏裨，惧未足成功也。愚谓尊驾宜亲幸江州，然后方召之臣，其力可得而宣；熊罴之士，其锐可得而奋。进左军于武昌，为陶侃之重；建名将于安成，连甘卓之垒。南望交广，西抚蛮夷。要害之地，勒

劲卒以保之；深沟坚壁，按精甲而守之。六军既贍，战士思奋，尔乃乘隙骋奇，扰其窟穴，显示大信，开以生途，杜弢之颈固已锁于麾下矣。

议者将以大举役重，人不可扰。鉴谓暂扰以制敌，愈于放敌而常扰也。夫四体者，人之所甚爱，苟宜伐病，则削肌刮骨矣。然守不可虚，鉴谓王导可委以萧何之任。或以小贼方毙，不足动千乘之重。鉴见王弥之初，亦小寇也，官军不重其威，狡逆得肆其变，卒令温怀不守，三河倾覆，致有今日之弊，此已然之明验也。蔓草犹不可长，况狼兕之寇乎！当五霸之世，将非不良，士非不勇，征伐之役，君必亲之，故齐桓免胄于邵陵，晋文擐甲于城濮。昔汉高、光武二帝，征无远近，敌无大小，必手振金鼓，身当矢石，栉风沐雨，壶浆不贍，驰鹜四方，匪遑宁处，然后皇基克构，元勋以融。今大弊之极，剧于曩代，崇替之命，系我而已。欲使銜旂无野次之役，圣躬远风尘之劳，而大功坐就，鉴未见其易也。魏武既定中国，亲征柳城，扬旂卢龙之岭，顿辔重塞之表，非有当时烽燧之虞，盖一日纵敌，终己之患，虽戎略蒙险，不以为劳，况急于此者乎！刘玄德躬登汉山，而夏侯之锋摧；吴伪祖亲彊斥长江，而关羽之首悬；袁绍犹豫后机，挫衄三分之势；刘表卧守其众，卒亡全楚之地。历观古今拨乱之主，虽圣贤，未有高拱闲居不劳而济者也。前鉴不远，可谓蓍龟。

议者或以当今暑夏，非出军之时。鉴谓今宜严戒，须秋而动。高风启途，龙舟电举，曾不十日，可到豫章。豫章去贼尚有千里之限，但临之以威灵，则百胜之理济矣。既扫清湘野，涤荡楚郢，然后班爵序功，酬将士之劳；卷甲韬旗，广农桑之务，播恺悌之惠，除烦苛之赋。比及数年，国富兵强，龙骧虎步，以威天下，何思而不服，何往而不济，桓文之功不难懋也。

今惜一举之劳，而缓垂死之寇，诚国家之大耻，臣子之深忧也。

鉴以凡琐，谬蒙奖育，思竭遇忠以补万一。刍蕘之言，圣王不弃，戍卒之谋，先后采之。乞留神鉴，思其所陈。

疏奏，帝深纳之，即命中外戒严，将自征弋。会弋已平，故止。

中兴建，拜驸马都尉、奉朝请，出补永兴令。大将军王敦请为记室参军，未就而卒，时年四十一。文集传于世。

鉴弟涛及弟子琇，并有才笔。涛字茂略，历著作郎、无锡令。琇字庭坚，亦为著作。并早卒。

陈頴，字延思，陈国苦人也。少好学，有文义。父诩立宅起门，頴曰：“当使容马车。”诩笑而从之。仕为郡督邮，检获隐匿者三千人，为一州尤最。太守刘享拔为主簿，州辟部从事，乘马车还家，宗党荣之。

劾案沛王韬狱，未竟，会解结代杨准为刺史，韬因河间王颙属结。结至大会，问主簿史凤曰：“沛王贵籓，州据何法而擅拘邪？”时頴在坐，对曰：“甲午诏书，刺史衔命，国之外台，其非所部而在境者，刺史并纠。事征文墨，前后列上，七被诏书。如州所劾，无有违谬。”结曰：“众人之言不可妄听，宜依法穷竟。”又问僚佐曰：“河北白壤膏粱，何故少人士，每以三品为中正？”答曰：“《诗》称‘维岳降神，生甫及申’。夫英伟大贤多出于山泽，河北土平气均，蓬蒿裁高三尺，不足成林故也。”结曰：“张彦真以为汝颖巧辩，恐不及青徐儒雅也。”頴曰：“彦真与元礼不协，故设过言。老子、庄周生陈梁，伏羲、傅说、师旷、大项出阳夏，汉魏二祖起于沛谯，准之众州，莫之与比。”结甚异之，曰：“豫州人士常半天下，此言非虚。”会结迁尚书，结恨不得尽其才用。

元康中，举孝廉，而州将留之。頴荐同县焦保曰：“保出

自寒素，稟质清冲，若得参嘉命，必能光赞大猷，允清朝望，使黄宪之徒不乏于豫土，令颍庶免臧文之责。”州乃辟保。

齐王冏起义，州遣颍将兵赴之，拜驸马都尉。遭贼避难于江西。历阳内史硃彦引为参军。镇东从事中郎袁琇荐颍于元帝，迁镇东行参军事，典法兵二曹。颍与王导书曰：“中华所以倾弊，四海所以土崩者，正以取才失所，先白望而后实事，浮竞驱驰，互相贡荐，言重者先显，言轻者后叙，遂相波扇，乃至陵迟。加有庄老之俗倾惑朝廷，养望者为弘雅，政事者为俗人，王职不恤，法物坠丧。夫欲制远，先由近始。故出其言善，千里应之。今宜改张，明赏信罚，拔卓茂于密县，显硃邑于桐乡，然后大业可举，中兴可冀耳。”

建兴初制，版补录事参军。参佐掾属多设解故以避事任。颍议：“诸僚属乘昔西台养望余弊，小心恭肃，更以为俗，偃蹇倨慢，以为优雅。至今朝士纵诞，临事游行，渐弊不革，以至倾国。故百寻之屋突直而燎焚，千里之堤蚁垤而穿败，古人防小以全大，慎微以杜萌。自今临使称疾，须催乃行者，皆免官。”

初，赵王伦篡位，三王起义，制《己亥格》，其后论功虽小，亦皆依用。颍意谓不宜以为常式，驳之曰：“圣王悬爵赏功，制罚纠违，斯道苟明，人赴水火。且名器之实，不可妄假，非才谓之致寇，宠厚戒在斯亡。昔孙秀口唱篡逆，手弄天机，惠皇失御，九服无戴。三王建议，席卷四海，合起义之众，结天下之心，故设《己亥义格》以权济难。此自一切之法，非常伦之格也。其起义以来，依格杂猥，遭人为侯，或加兵伍，或出阜仆，金紫佩士卒之身，符策委庸隶之门，使天官降辱，王爵黷贱，非所以正皇纲重名器之谓也。请自今以后宜停之。”颍以孤寒，数有奏议，朝士多恶之，出除谯郡太守。

大兴初，以疾征。久之，白衣兼尚书，因陈时务，以为“昔江外初平，中州荒乱，故贡举不试。宜渐循旧，搜扬隐逸，试以经策。又马隆、孟观虽出贫贱，勋济甚大，以所不习，而统戎事，鲜能以济。宜开举武略任将率者，言问核试，尽其所能，然后随才授任。举十得一，犹胜不举，况或十得二三。日磾降虜，七世内侍；由余戎狄，入为秦相。岂藉华宗之族，见齿于奔竞之流乎！宜引幽滞之隗，抑华校实，则天清地平，人神感应。”

后拜天门太守，殊俗安之。选腹心之吏为荆州参军，若有调发，动静驰白，故恆得宿办。陶侃征还，顓先至巴陵上礼。侃以为能，表为梁州刺史。绥怀荒弊，甚有威惠。梁州大姓互相嫉妒，说顓年老耳聋，侃召顓还，以西阳太守蒋巽代之。年六十九卒。

高崧，字茂琰，广陵人也。父悝，少孤，事母以孝闻。年十三，值岁饥，悝菜蔬不饜，每致甘肥于母。抚幼弟以友爱称。寓居江州，刺史华轶辟为西曹书佐。及轶败，悝藏匿轶子经年，会赦乃出。元帝嘉而宥之，以为参军，遂历显位，至丹阳尹、光禄大夫，封建昌伯。

崧少好学，善史书。总角时，司空何充称其明惠。充为扬州，引崧为主簿，益相钦重。转骠骑主簿，举州秀才，除太学博士，父艰去职。初，悝以纳妾致讼被黜，及终，崧乃自系廷尉讼冤，遂停丧五年不葬，表疏数十上。帝哀之，乃下诏曰：“悝备位大臣，违宪被黜，事已久判。其子崧求直无已。今特听传侯爵。”由是见称。拜中书郎、黄门侍郎。

简文帝辅政，引为抚军司马。时桓温擅威，率众北伐，军次武昌，简文患之。崧曰：“宜致书喻以祸福，自当反旆。如其不尔，便六军整驾，逆顺于兹判矣。若有异计，请先衅鼓。”

“便于坐为简文书草曰：“寇难宜平，时会直接，此实为国远图，经略大算。能弘斯会，非足下而谁！但以此兴师动众，要当以资实为本。运转之艰，古人之所难，不可易之于始而不熟虑，须所以深用惟疑，在乎此耳。然异常之举，众之所骇，游声噂沓，想足下亦少闻之。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。或能望风振扰，一时崩散。如其不然者，则望实并丧，社稷之事去矣。皆由吾暗弱，德信不著，不能镇静群庶，保固维城，所以内愧于心，外惭良友。吾与足下虽职有内外，安社稷，保家国，其致一也。天下安危，系之明德。先存宁国，而后图其外，使王基克隆，大义弘著，所望于足下。区区诚怀，岂可复顾嫌而不尽哉！”温得书，还镇。

崧累迁侍中。是时谢万为豫州都督，疲于亲宾相送，方卧在室。崧径造之，谓曰：“卿令疆理西藩，何以为政？”万粗陈其意。崧便为叙刑政之要数百言。万遂起坐，呼崧小字曰：“阿鄙！故有才具邪！”哀帝雅好服食，崧谏以为“非万乘所宜。陛下此事，实日月之一食也”。后以公事免，卒于家。子耆，官至散骑常侍。

史臣曰：昔张良拙说项氏，巧谋于沛公；孙惠沮计齐王，耀奇于东海，终而誓甘之旅炎运载昌，称狩之师金行不竟。岂遭时之会斯蹇，将谋国之道未通？迷于委质之贞，暗于所修之虑，本既颠矣，何以能终！熊远、王鉴有毗济之道，比之大厦，其榱桷之佐乎！崧之诋温，颙之距结，挫其劳役之策，申其汝颖之论，采郭嘉之风旨，挹硃育之余波，故桓温辍许攸之谋，解结钦王朗之迹。缉之时典，用此道欤！

赞曰：临湘游艺，才识英发。诡名违颖，陈书干越。孝文忠饗，嘉言斯践。茂高器鉴，雕章尤善。侯爵崧传，高门颙显。

## 列传第四十二

郭璞 葛洪

郭璞，字景纯，河东闻喜人也。父瑗，尚书都令史。时尚书杜预有所增损，瑗多驳正之，以公方著称。终于建平太守。璞好经术，博学有高才，而讷于言论，词赋为中兴之冠。好古文奇字，妙于阴阳算历。有郭公者，客居河东，精于卜筮，璞从之受业。公以《青囊中书》九卷与之，由是遂洞五行、天文、卜筮之术，攘灾转祸，通致无方，虽京房、管辂不能过也。璞门人赵载尝窃《青囊书》，未及读，而为火所焚。

惠怀之际，河东先扰。璞筮之，投策而叹曰：“嗟乎！黔黎将湮于异类，桑梓其翦为龙荒乎！”于是潜结姻昵及交游数十家，欲避地东南。抵将军赵固，会固所乘良马死，固惜之，不接宾客。璞至，门吏不为通。璞曰：“吾能活马。”吏惊入白固。固趋出，曰：“君能活吾马乎？”璞曰：“得健夫二三十人，皆持长竿，东行三十里，有丘林社庙者，便以竿打拍，当得一物，宜急持归。得此，马活矣。”固如其言，果得一物似猴，持归。此物见死马，便嘘吸其鼻。顷之马起，奋迅嘶鸣，食如常，不复见向物。固奇之，厚加资给。

行至庐江，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为军谘祭酒。时江淮清宴，孟康安之，无心南渡。璞为占曰“败”。康不之信。璞将促装

去之，爰主人婢，无由而得，乃取小豆三斗，绕主人宅散之。主人晨见赤衣人数千围其家，就视则灭，甚恶之，请璞为卦。璞曰：“君家不宜畜此婢，可于东南二十里卖之，慎勿争价，则此妖可除也。”主人从之。璞阴令人贱买此婢。复为符投于井中，数千赤衣人皆反缚，一一自投于井，主人大悦。璞携婢去。后数旬而庐江陷。

璞既过江，宣城太守殷祐引为参军。时有物大如水牛，灰色卑脚，脚类象，胸前尾上皆白，大力而迟钝，来到城下，众咸异焉。祐使人伏而取之，令璞作卦，遇《遁》之《蛊》，其卦曰：“《艮》体连《乾》，其物壮巨。山潜之畜，匪兕匪武。身与鬼并，精见二午。法当为禽，两灵不许。遂被一创，还其本墅。按卦名之，是为驴鼠。”卜适了，伏者以戟刺之，深尺余，遂去不复见。郡纲纪上祠，请杀之。巫云：“庙神不悦，曰：‘此是共卩亭驴山君鼠，使诣荆山，暂来过我，不须触之。’”其精妙如此。祐迁石头督护，璞复随之。时有鼯鼠出延陵，璞占之曰：“此郡东当有妖人欲称制者，寻亦自死矣。后有妖树生，然若瑞而非瑞，辛螫之木也。倘有此者，东南数百里必有作逆者，期明年矣。”无锡县欵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，若连理者，其年盗杀吴兴太守袁琇。或以问璞，璞曰：“卯爻发而沴金，此木不曲直而成灾也。”王导深重之，引参己军事。尝令作卦，璞言：“公有震厄，可命驾西出数十里，得一柏树，截断如身长，置常寝处，灾当可消矣。”导从其言。数日果震，柏树粉碎。

时元帝初镇鄴，导令璞筮之，遇《咸》之《井》，璞曰：“东北郡县有‘武’名者，当出铎，以著受命之符。西南郡县有‘阳’名者，井当沸。”其后晋陵武进县人于田中得铜铎五枚，历阳县中井沸，经日乃止。及帝为晋王，又使璞筮，遇《豫》

之《睽》，璞曰：“会稽当出钟，以告成功，上有勒铭，应在人家井泥中得之。繇辞所谓‘先王以作乐崇德，殷荐之上帝’者也。”及帝即位，太兴初，会稽剡县人果于井中得一钟，长七寸二分，口径四寸半，上有古文奇书十八字，云“会稽岳命”，余字时人莫识之。璞曰：“盖王者之作，必有灵符，塞天人之心，与神物合契，然后可以言受命矣。观五铎启号于晋陵，棧钟告成于会稽，瑞不失类，出皆以方，岂不伟哉！若夫铎发其响，钟征其象，器以数臻，事以实应，天人之际不可不察。”帝甚重之。

璞著《江赋》，其辞甚伟，为世所称。后复作《南郊赋》，帝见而嘉之，以为著作佐郎。于时阴阳错缪，而刑狱繁兴，璞上疏曰：

臣闻《春秋》之义，贵元慎始，故分至启闭以观云物，所以显天人之统，存休咎之征。臣不揆浅见，辄依岁首粗有所占，卦得《解》之《既济》。案爻论思，方涉春木王龙德之时，而为废水之气来见乘，加升阳未布，隆阴仍积，《坎》为法象，刑狱所丽，变《坎》加《离》，厥象不烛。以义推之，皆为刑狱殷繁，理有壅滥。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太白蚀月。月者属《坎》，群阴之府，所以照察幽情，以佐太阳者也。太白，金行之星，而来犯之，天意若曰刑理失中，自坏其所以为法者也。臣术学庸近，不练内事，卦理所及，敢不尽言。又去秋以来，沈雨跨年，虽为金家涉火之祥，然亦是刑狱充溢，怨叹之气所致。往建兴四年十二月中，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于市，而血逆流长标。伯者小人，虽罪在未允，何足感动灵变，致若斯之怪邪！明皇天所以保佑金家，子爱陛下，屡见灾异，殷勤无已。陛下宜侧身思惧，以应灵谴。皇极之谪，事不虚降。不然，恐将来必有愆阳苦雨之灾，崩震薄蚀之变，狂狡蠹戾之妖，以益陛下旰食

之劳也。

臣谨寻按旧经，《尚书》有五事供御之术，京房易传有消复之救，所以缘咎而致庆，因异而迈政。故木不生庭，太戊无以隆；雉不鸣鼎，武丁不为宗。夫寅畏者所以飨福，怠傲者所以招患，此自然之符应，不可不察也。案《解卦》繇云：“君子以赦过宥罪。”《既济》云：“思患而豫防之。”臣愚以为宜发哀矜之诏，引在予之责，荡除瑕衅，赞阳布惠，使幽毙之人应苍生以悦育，否滞之气随谷风而纾散。此亦寄时事以制用，藉开塞而曲成者也。

臣窃观陛下贞明仁恕，体之自然，天假其祚，奄有区夏，启重光于已昧，廓四祖之遐武，祥灵表瑞，人鬼献谋，应天顺时，殆不尚此。然陛下即位以来，中兴之化未阐，虽躬综万机，劳逾日昃，玄泽未加于群生，声教未被乎宇宙，臣主未宁于上，黔细未辑于下，《鸿雁》之咏不兴，康衢之歌不作者，何也？杖道之情未著，而任刑之风先彰，经国之略未震，而轨物之迹屡迁。夫法令不一则人情感，职次数改则觊觎生，官方不审则秕政作，惩劝不明则善恶浑，此有国者之所慎也。臣窃为陛下惜之。夫以区区之曹参，犹能遵盖公之一言，倚清靖以镇俗，寄市狱以容非，德音不忘，流咏于今。汉之中宗，聪悟独断，可谓令主，然厉意刑名，用亏纯德。《老子》以礼为忠信之薄，况刑又是礼之糟粕者乎！夫无为而为之，不宰以宰之，固陛下之所体者也。耻其君不为尧舜者，亦岂惟古人！是以敢肆狂瞽，不隐其怀。若臣言可采，或所以为尘露之益；若不足采，所以广听纳之门。愿陛下少留神鉴，赐察臣言。

疏奏，优诏报之。

其后日有黑气，璞复上疏曰：

臣以顽昧，近者冒陈所见，陛下不遗狂言，事蒙御省。伏

读圣诏，欢惧交战。臣前云升阳未布，隆阴仍积，《坎》为法象，刑狱所丽，变《坎》加《离》，厥象不烛，疑将来必有薄蚀之变也。此月四日，日出山六七丈，精光潜昧，而色都赤，中有异物大如鸡子，又有青黑之气共相薄击，良久方解。案时在岁首纯阳之月，日在癸亥全阴之位，而有此异，殆元首供御之义不显，消复之理不著之所致也。计去微臣所陈，未及一月，而便有此变，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恳恳之至也。

往年岁末，太白蚀月，今在岁始，日有咎谪。会未数旬，大眚再见。日月告衅，见惧诗人，无曰天高，其鉴不远。故宋景言善，荧惑退次；光武宁乱，呼沱结冰。此明天人之悬符，有若形影之相应。应之以德，则休祥臻；酬之以怠，则咎征作。陛下宜恭承灵谴，敬天之怒，施沛然之恩，谐玄同之化，上所以允塞天意，下所以弭息群谤。

臣闻人之多幸，国之不幸。赦不宜数，实如圣旨。臣愚以为子产之铸刑书，非政事之善，然不得不作者，须以救弊故也。今之宜赦，理亦如之。随时之宜，亦圣人所善者。此国家大信之要，诚非微臣所得干豫。今圣朝明哲，思弘谋猷，方辟四门以亮采，访舆诵于群心，况臣蒙珥笔朝末，而可不竭诚尽规哉！

顷之迁尚书郎。数言便宜，多研匡益。明帝之在东宫，与温峤、庾亮并有布衣之好，璞亦以才学见重，埒于峤、亮，论者美之。然性轻易，不修威仪，嗜酒好色，时或过度。著作郎干宝常诫之曰：“此非适性之道也。”璞曰：“吾所受有本限，用之恆恐不得尽，卿乃忧酒色之为患乎！”

璞既好卜筮，缙绅多笑之。又自以才高位卑，乃著《客傲》，其辞曰：

客傲郭生曰：“玉以兼城为宝，士以知名为贤。明月不妄映，兰葩岂虚鲜。今足下既以拔文秀于丛荟，靡弱根于庆云，

陵扶摇而竦翮，挥清澜以濯鳞，而响不彻于一皋，价不登乎千金。傲岸荣悴之际，颉颃龙鱼之间，进不为谐隐，退不为放言，无沈冥之韵，而希风乎严先，徒费思于赞味，摹《洞林》乎《连山》，尚何名乎！夫攀骊龙之髯，抚翠禽之毛，而不得绝霞肆、跨天津者，未之前闻也。”

郭生粲然而笑曰：“鹤鹑不可与论云翼，井蛙难与量海鰲。虽然，将祛子之惑，讯以未悟，其可乎？”

“乃者地维中绝，乾光坠采，皇运暂回，廓祚淮海。龙德时乘，群才云骇，蔼若邓林之会逸翰，烂若溟海之纳奔涛，不烦咨嗟之访，不假蒲帛之招，羈九有之奇骏，咸总之于一朝，岂惟丰沛之英，南阳之豪！昆吾挺锋，骠驪轩髦，杞梓竞敷，兰蕙争翘，嚶声冠于伐木，援类繁乎拔茅。是以水无浪士，岩无幽人，刈兰不暇，爨桂不给，安事错薪乎！”

“且夫窟泉之潜不思云翬，熙冰之采不羨旭晞，混光耀于埃藹者，亦曷愿沧浪之深，秋阳之映乎！登降纷于九五，沦涌悬乎龙津。蚓蛾以不才陆槁，蟒蛇以腾骞暴鳞。连城之宝，藏于褐里，三秀虽艳，糜于丽采。香恶乎芬？贾恶乎在？是以不尘不冥，不骊不骅，支离其神，萧悴其形。形废则神王，迹粗而名生。体全者为牺，至独者不孤，傲俗者不得以自得，默觉者不足以涉无。故不恢心而形遗，不外累而智丧，无岩穴而冥寂，无江湖而放浪。玄悟不以应机，洞鉴不以昭旷。不物物我我，不是是非非。忘意非我意，意得非我怀。寄群籁乎无象，域万殊于一归。不寿殇子，不夭彭涓，不壮秋豪，不小太山。蚊泪与天地齐流，蜉蝣与大椿齿年。然一阖一开，两仪之迹，一冲一溢，悬象之节，涣互期于寒暑，凋蔚要乎春秋。青阳之翠秀，龙豹之委颖，骏狼之长晖，玄陆之短景。故皋壤为悲欣之府，胡蝶为物化之器矣。”

“夫欣黎黄之音者，不颿螭蛄之吟；豁云台之观者，必闕带索之欢。纵蹈而咏采芣，拥壁而叹抱关。战机心以外物，不能得意于一弦。悟往复于嗟叹，安可与言乐天者乎！若乃庄周偃蹇于漆园，老莱婆娑于林窟，严平澄漠于尘肆，梅真隐沦乎市卒，梁生吟啸而矫迹，焦先混沌而槁机，阮公昏酣而卖傲，翟叟遁形以倏忽。吾不能岁韵于数贤，故寂然玩此员策与智骨。

永昌元年，皇孙生，璞上疏曰：

有道之君未尝不以危自持，乱世之主未尝不以安自居。故存而不忘亡者，三代之所以兴也；亡而自以为存者，三季之所以废也。是以古之令主开纳忠谏，以弼其违；标显切直，用攻其失。至乃闻一善则拜，见规诫则惧。何者？盖不私其身，处天下以至公也。臣窃惟陛下符运至著，勋业至大，而中兴之祚不隆、圣敬之风未跻者，殆由法令太明，刑教太峻。故水至清则无鱼，政至察则众乖，此自然之势也。

臣去春启事，以圉圉充斥，阴阳不和，推之卦理，宜因郊祀作赦，以荡涤瑕秽。不然，将来必有愆阳苦雨之灾，崩震薄蚀之变，狂狡蠹戾之妖。其后月余，日果薄斗。去秋以来，诸郡并有暴雨，水皆洪潦，岁用无年。适闻吴兴复欲有构妄者，咎征渐成，臣甚恶之。顷者以来，役赋转重，狱犴日结，百姓困扰，甘乱者多，小人愚险，共相扇惑。虽势无所至，然不可不虞。案《洪范传》，君道亏则日蚀，人愤怒则水涌益，阴气积则下代上。此微理潜应已著实于事者也。假令臣遂不幸谬中，必貽陛下侧席之忧。

今皇孙载育，天固灵基，黔首颺颺，实望惠润。又岁涉午位，金家所忌。宜于此时崇恩布泽，则火气潜消，灾谴不生矣。陛下上承天意，下顺物情，可因皇孙之庆大赦天下。然后明罚敕法，以肃理官，克厌天心，慰塞人事，兆庶幸甚，祯祥必臻。

矣。

臣今所陈，暂而省之，或未允圣旨，久而寻之，终亮臣诚。若所启上合，愿陛下勿以臣身废臣之言。臣言无隐，而陛下纳之，适所以显君明臣直之义耳。

疏奏，纳焉，即大赦改年。

时暨阳人任谷因耕息于树下，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，既而不知所在，谷遂有娠。积月将产，羽衣人复来，以刀穿其阴下，出一蛇子便去。谷遂成宦者。后诣阙上书，自云有道术。帝留谷于宫中。璞复上疏曰：“任谷所为妖异，无有因由。陛下玄鉴广览，欲知其情状，引之禁内，供给安处。臣闻为国以礼正，不闻以奇邪。所听惟人，故神降之吉。陛下简默居正，动遵典刑。案《周礼》，奇服怪人不入宫，况谷妖诡怪人之甚者，而登讲肆之堂，密迩殿省之侧，尘点日月，秽乱天听，臣之私情窃所以不取也。陛下若以谷信为神灵所凭者，则应敬而远之。夫神，聪明正直，接以人事。若以谷为妖蛊诈妄者，则当投畀裔土，不宜令褻近紫闱。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讎、为国作眚者，则当克己修礼以弭其妖，不宜令谷安然自容，肆其邪变也。臣愚以为阴阳陶烝，变化万端，亦是狐狸魍魉凭假作慝。愿陛下采臣愚怀，特遣谷出。臣以人乏，忝荷史任，敢忘直笔，惟义是规。”其后元帝崩，谷因亡走。

璞以母忧去职，卜葬地于暨阳，去水百步许。人以近水为言，璞曰：“当即为陆矣。”其后沙涨，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。未期，王敦起璞为记室参军。是时颍川陈述为大将军掾，有美名，为敦所重，未几而没。璞哭之哀甚，呼曰：“嗣祖，嗣祖，焉知非福！”夫几而敦作难。时明帝即位逾年，未改号，而荧惑守房。璞时休归，帝乃遣使赉手诏问璞。会暨阳县复上言曰赤乌见。璞乃上疏请改年肆赦，文多不载。璞尝为人葬，帝微

服往观之，因问主人何以葬龙角，此法当灭族。主人曰：“郭璞云此葬龙耳，不出三年当致天子也。”帝曰：“出天子邪？”答曰：“能致天子问耳。”帝甚异之。璞素与桓彝友善，彝每造之，或值璞在妇间，便入。璞曰：“卿来，他处自可径前，但不可厕上相寻耳。必客主有殃。”彝后因醉诣璞，正逢在厕，掩而观之，见璞裸身被发，衔刀设醮。璞见彝，抚心大惊曰：“吾每属卿勿来，反更如是！非但祸吾，卿亦不免矣。天实为之，将以谁咎！”璞终婴王敦之祸，彝亦死苏峻之难。

王敦之谋逆也，温峤、庾亮使璞筮之，璞对不决。峤、亮复令占己之吉凶，璞曰：“大吉。”峤等退，相谓曰：“璞对不了，是不敢有言，或天夺敦魄。今吾等与国家共举大事，而璞云大吉，是为举事必有成也。”于是劝帝讨敦。初，璞每言“杀我者山宗”，至是果有姓崇者构璞于敦。敦将举兵，又使璞筮。璞曰：“无成。”敦固疑璞之劝峤、亮，又闻卦凶，乃问璞曰：“卿更筮吾寿几何？”答曰：“思向卦，明公起事，必祸不久。若住武昌，寿不可测。”敦大怒曰：“卿寿几何？”曰：“命尽今日日中。”敦怒，收璞，诣南冈斩之。璞临出，谓行刑者欲何之。曰：“南冈头。”璞曰：“必在双柏树下。”既至，果然。复云：“此树应有大鹊巢。”众索之不得。璞更令寻觅，果于枝间得一大鹊巢，密叶蔽之。初，璞中兴初行经越城，间遇一人，呼其姓名，因以袴褶遗之。其人辞不受，璞曰：“但取，后自当知。”其人遂受而去。至是，果此人行刑。时年四十九。及王敦平，追赠弘农太守。

初，庾翼幼时尝令璞筮公家及身，卦成，曰：“建元之末丘山倾，长顺之初子凋零。”及康帝即位，将改元为建元，或谓庾冰曰：“子忘郭生之言邪？丘山上名，此号不宜用。”冰抚心叹恨。及帝崩，何充改元为永和，庾翼叹曰：“天道精微，

乃当如是。长顺者，永和也，吾庸得免乎！”其年翼卒。冰又令筮其后嗣，卦成，曰：“卿诸子并当贵盛，然有白龙者，凶征至矣。若墓碑生金，庾氏之大忌也。”后冰子蕴为广州刺史，妾房内忽有一新生白狗子，莫知所由来，其妾秘爱之，不令蕴知。狗转长大，蕴入，是狗眉眼分明，又身至长而弱，异于常狗，蕴甚怪之。将出，共视在众人前，忽失所在。蕴慨然曰：“殆白龙乎！庾氏祸至矣。”又墓碑生金。俄而为桓温所灭，终如其言。璞之占验，皆如此类也。

璞撰前后筮验六十余事，名为《洞林》。又抄京、费诸家要最，更撰《新林》十篇、《卜韵》一篇。注释《尔雅》，别为《音义》《图谱》。又注《三苍》《方言》、《穆天子传》、《山海经》及《楚辞》、《子虚》、《上林赋》数十万言，皆传于世。所作诗赋诂颂亦数万言。子骛，官至临贺太守。

葛洪，字稚川，丹阳句容人也。祖系，吴大鸿胪。父悌，吴平后入晋，为邵陵太守。洪少好学，家贫，躬自伐薪以贸纸笔，夜辄写书诵习，遂以儒学知名。性寡欲，无所爱玩，不知棋局几道，擣菹齿名。为人木讷，不好荣利，闭门却扫，未尝交游。于余杭山见何幼道、郭文举，目击而已，各无所言。时或寻书问义，不远数千里崎岖冒涉，期于必得，遂究览典籍，尤好神仙导养之法。从祖玄，吴时学道得仙，号曰葛仙公，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。洪就隐学，悉得其法焉。后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。玄亦内学，逆占将来，见洪深重之，以女妻洪。洪传玄业，兼综练医术，凡所著撰，皆精核是非，而才章富赡。

太安中，石冰作乱，吴兴太守顾秘为义军都督，与周 等起兵讨之，秘檄洪为将兵都尉，攻冰别率，破之，迁伏波将军。冰平，洪不论功赏，径至洛阳，欲搜求异书以广其学。

洪见天下已乱，欲避地南土，乃参广州刺史嵇含军事。及

含遇害，遂停南土多年，征镇檄命一无所就。后还乡里，礼辟皆不赴。元帝为丞相，辟为掾。以平贼功，赐爵关内侯。咸和初，司徒导召补州主簿，转司徒掾，迁谘议参军。干宝深相亲友，荐洪才堪国史，选为散骑常侍，领大著作，洪固辞不就。以年老，欲炼丹以祈遐寿，闻交阯出丹，求为句漏令。帝以洪资高，不许。洪曰：“非欲为荣，以有丹耳。”帝从之。洪遂将子侄俱行。至广州，刺史邓岳留不听去，洪乃止罗浮山炼丹。岳表补东官太守，又辞不就。岳乃以洪兄子望为记室参军。在山积年，优游闲养，著述不辍。其自序曰：

洪体乏进趣之才，偶好无为之业。假令奋翅则能陵厉玄霄，骋足则能追风蹶景，犹欲戢劲翮于于鹤鷖之群，藏逸迹于跛驴之伍，岂况大塊稟我以寻常之短羽，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？自卜者审，不能者止，又岂敢力苍蝇而慕冲天之举，策跛鳖而追飞兔之轨；饰嫫母之笃陋，求媒阳之美谈；推沙砾之贱质，索千金于和肆哉！夫傴僂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踪，近才所以踧碍也；要离之羸而强赴扛鼎之势，秦人所以断筋也。是以望绝于荣华之途，而志安乎穷圯之域；藜藿有八珍之甘，蓬荜有藻悦之乐也。故权贵之家，虽咫尺弗从也；知道之士，虽艰远必造也。考览奇书，既不少矣，率多隐语，难可卒解，自非至精不能寻究，自非笃勤不能悉见也。

道士弘博洽闻者寡，而意断妄说者众。至于时有好事者，欲有所修为，仓卒不知所从，而意之所疑又无足谘。今为此书，粗举长生之理。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墨，盖粗言较略以示一隅，冀悻愤之徒省之可以思过半矣。岂谓暗塞必能穷微暢远乎，聊论其所先觉者耳。世儒徒知服膺周孔，莫信神仙之书，不但大而笑之，又将谤毁真正。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，名曰《内篇》，其余驳难通释，名曰《外篇》，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。

虽不足藏诸名山，且欲緘之金匱，以示识者。

自号抱朴子，因以名书。其余所著碑诔诗赋百卷，移檄章表三十卷，神仙、良吏、隐逸、集异等传各十卷，又抄《五经》、《史》、《汉》、百家之言、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，《金匱药方》一百卷，《肘后要急方》四卷。

洪博闻深洽，江左绝伦。著述篇章富于班马，又精辩玄赜，析理入微。后忽与岳疏云：“当远行寻师，克期便发。”岳得疏，狼狈往别。而洪坐至日中，兀然若睡而卒，岳至，遂不及见。时年八十一。视其颜色如生，体亦柔软，举尸入棺，甚轻，如空衣，世以为尸解得仙云。

史臣曰：景纯笃志缜密，洽闻强记，在异书而毕综，瞻往滞而咸释；情源秀逸，思业高奇；袭文雅于西朝，振辞锋于南夏，为中兴才学之宗矣。夫语怪征神，伎成则贱，前修贻训，鄙乎兹道。景纯之探策定数，考往知来，迈京管于前图，轶梓奄于遐篆。而宦微于世，礼薄于时，区区然寄《客傲》以申怀，斯亦伎成之累也。若乃大塊流形，玄天赋命，吉凶修短，定乎自然。虽稽象或通，而厌胜难恃，稟之有在，必也无差，自可居常待终，颓心委运，何至衔刀被发，遑遑于秽向之间哉！晚抗忠言，无救王敦之逆；初惭智免，竟毙“山宗”之谋。仲尼所谓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，悲夫！稚川束发从师，老而忘倦。绌奇册府，总百代之遗编；纪化仙都，穷九丹之秘术。谢浮荣而捐杂艺，贱尺宝而贵分阴，游德栖真，超然事外。全生之道，其最优乎！

赞曰：景纯通秀，夙振宏材。沈研鸟册，洞晓龟枚。匪宁国衅，坐致身灾。稚川优洽，贫而乐道。载范斯文，永传洪藻。

## 列传第四十三

庾亮

(子彬 羲 劼 弟惔 冰 条 翼)

庾亮，字元规，明穆皇后之兄也。父琛，在《外戚传》。亮美姿容，善谈论，性好《庄》《老》，风格峻整，动由礼节，闺门之内，不肃而成，时人或以为夏侯太初、陈长文之伦也。年十六，东海王越辟为掾，不就，随父在会稽，巍然自守。时人皆惮其方俨，莫敢造之。

元帝为镇东时，闻其名，辟西曹掾。及引见，风情都雅，过于所望，甚器重之，由是聘亮妹为皇太子妃。亮固让，不许。转丞相参军。预讨华轶功，封都亭侯，转参丞相军事，掌书记。中兴初，拜中书郎，领著作，侍讲东宫。其所论释，多见称述。与温峤俱为太子布衣之好。时帝方任刑法，以《韩子》赐皇太子，亮谏以申韩刻薄伤化，不足留圣心，太子甚纳焉。累迁给事中、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。时王敦在芜湖，帝使亮诣敦筹事。敦与亮谈论，不觉改席而前，退而叹曰：“庾元规贤于裴顾远矣！”因表为中领军。

明帝即位，以为中书监，亮上书让曰：

臣凡庸固陋，少无殊操，昔以中州多故，旧邦丧乱，随侍

先臣，远庇有道，爰容逃难，求食而已。不悟徼时之福，遭遇嘉运。先帝龙兴，垂异常之顾，既眷同国士，又申以婚姻，遂阶亲宠，累忝非服。弱冠濯纓，沐浴芳风，频烦省闕，出总六军，十余年间，位超先达。无劳受遇，无与臣比。小人禄薄，福过灾生，止足之分，臣所宜守。而偷荣昧进，日尔一日，谤讟既集，上坐圣朝。始欲自闻，而先帝登遐，区区微诚，竟未上达。

陛下践阼，圣政惟新，宰辅贤明，庶僚咸允，康哉之歌，实存于至公。而国恩不已，复以臣领中书。臣领中书，则示天下以私矣。何者？臣于陛下，后之兄也。姻娅之嫌，与骨肉中表不同。虽太上至公，圣德无私，然世之丧道，有自来矣。悠悠六合，皆私其姻，人皆有私，则天下无公矣。是以前后二汉，咸以抑后党安，进婚族危。向使西京七族、东京六姓皆非姻族，各以平进，纵不悉全，决不尽败。今之尽败，更由姻昵。

臣历观庶姓在世，无党于朝，无援于时，植根之本轻也薄也。苟无大瑕，犹或见容。至于外戚，凭托天地，连势四时，根援扶疏，重矣大矣。而或居权宠，四海侧目，事有不允，罪不容诛。身既招殃，国为之弊。其故何邪？由姻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，是以疏附则信，姻进则疑。疑积于百姓之心，则祸成于重闺之内矣。此皆往代成鉴，可为寒心者也。夫万物之所不通，圣贤因而不夺。冒亲以求一寸之用，未若防嫌以明至公。今以臣之才，兼如此之嫌，而使内处心膂，外总兵权，以此求治，未之闻也；以此招祸，可立待也。虽陛下二相明其愚款，朝士百僚颇识其情，天下之人安可门到户说使皆坦然邪！

夫富贵荣宠，臣所不能忘也；刑罚贫贱，臣所不能甘也。今恭命则愈，违命则苦，臣虽不达，何事背时违上，自贻患责邪？实仰览殷鉴，量己知弊，身不足惜，为国取悔，是以控控

屡陈丹款。而微诚浅薄，未垂察谅，忧惶屏营不知所措。愿陛下垂天地之鉴，察臣之愚，则臣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矣。

疏奏，帝纳其言而止。

王敦既有异志，内深忌亮，而外崇重之。亮忧惧，以疾去官。复代王导为中书监。及敦举兵，加亮左卫将军，与诸将距钱凤。及沈充之走吴兴也，又假亮节、都督东征诸军事，追充。事平，以功封永昌县开国公，赐绢五千四百匹，固让不受。转护军将军。

及帝疾笃，不欲见人，群臣无得进者。抚军将军、南顿王宗，右卫将军虞胤等，素被亲爱，与西阳王羨将有异谋。亮直入卧内见帝，流涕不自胜。既而正色陈羨与宗等谋废大臣，规共辅政，社稷安否，将在今日，辞旨切至。帝深感悟，引亮升御座，遂与司徒王导受遗诏辅幼主。加亮给事中，徙中书令。太后临朝，政事一决于亮。

先是，王导辅政，以宽和得众，亮任法裁物，颇以此失人心。又先帝遗诏褒进大臣，而陶侃、祖约不在其例，侃、约疑亮删除遗诏，并流怨言。亮惧乱，于是出温峤为江州以广声援，修石头以备之。会南顿王宗复谋废执政，亮杀宗而废宗兄羨。宗，帝室近属，羨，国族元老，又先帝保傅，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。

琅邪人卞咸，宗之党也，与宗俱诛。咸兄阐亡奔苏峻，亮符峻送阐，而峻保匿之。峻又多纳亡命，专用威刑，亮知峻必为祸乱，征为大司农。举朝谓之不可，平南将军温峤亦累书止之，皆不纳。峻遂与祖约俱举兵反。温峤闻峻不受诏，便欲下卫京都，三吴又欲起义兵，亮并不听，而报峤书曰：“吾忧西陲过于历阳，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。”既而峻将韩晃寇宣城，亮遣距之，不能制，峻乘胜至于京都。诏假亮节、都督征讨诸

军事，战于建阳门外。军未及阵，士众弃甲而走。亮乘小船西奔，乱兵相剥掠，亮左右射贼，误中柂工，应弦而倒，船上咸失色欲散。亮不动容，徐曰：“此手何可使著贼！”众心乃安。

亮携其三弟恂、条、翼南奔温峤，峤素钦重亮，虽在奔败，犹欲推为都统。亮固辞，乃与峤推陶侃为盟主。侃至寻阳，既有憾于亮，议者咸谓侃欲诛执政以谢天下。亮甚惧，及见侃，引咎自责，风止可观。侃不觉释然，乃谓亮曰：“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，今日反见求耶！”便谈宴终日。亮啖薤，因留白。侃问曰：“安用此为？”亮云：“故可以种。”侃于是尤相称叹云：“非惟风流，兼有为政之实。”

既至石头，亮遣督护王彰讨峻党张曜，反为所败。亮送节传以谢侃，侃答曰：“古人三败，君侯始二。当今事急，不宜数耳。”又曰：“朝政多门，用生国祸。丧乱之来，岂独由峻也！”亮时以二千人守白石垒，峻步兵万余，四面来攻，众皆震惧。亮激励将士，并殊死战，峻军乃退，追斩数百级。

峻平，帝幸温峤舟，亮得进见，稽顙哽咽，诏群臣与亮俱升御坐。亮明日又泥首谢罪，乞骸骨，欲阖门投窜山海。帝遣尚书、侍中手诏慰喻：“此社稷之难，非舅之责也。”亮上疏曰：

臣凡鄙小人，才不经世，阶缘戚属，累忝非服，叨窃弥重，谤议弥兴。皇家多难，未敢告退，遂随牒展转，便烦显任。先帝不豫，臣参侍医药，登遐顾命，又豫闻后事，岂云德授，盖以亲也。臣知其不可，而不敢逃命，实以田夫之交犹有寄托，况君臣之义，道贯自然，哀悲眷恋，不敢违距。且先帝谬顾，情同布衣，既今恩重命轻，遂感遇忘身。加以陛下初在谅闇，先后亲览万机，宣通外内，臣当其地，是以激节驱驰，不敢依违。虽知无补，志以死报。而才下位高，知进忘退，乘宠骄盈，

渐不自觉。进不能抚宁外内，退不能推贤宗长，遂使四海侧心，谤议沸腾。

祖约、苏峻不堪其愤，纵肆凶逆，事由臣发。社稷倾覆，宗庙虚废，先后以忧逼登遐，陛下旰食逾年，四海哀惶，肝脑涂地，臣之招也，臣之罪也。朝廷寸斩之，屠戮之，不足以谢祖宗七庙之灵；臣灰身灭族，不足以塞四海之责。臣负国家，其罪莫大，实天所不覆，地所不载。陛下矜而不诛，有司纵而不戮。自古及今，岂有不忠不孝如臣之甚！不能伏剑北阙，偷存视息，虽生之日，亦犹死之年，朝廷复何理齿臣于人次，臣亦何颜自次于人理！

臣欲自投草泽，思愆之心也，而明诏谓之独善其身。圣旨不垂矜察，所以重其罪也。愿陛下览先朝谬授之失，虽垂宽宥，全其首领，犹宜弃之，任其自存自没，则天下粗知劝戒之纲矣。

疏奏，诏曰：

省告恳恻，执以感叹，诚是仁舅处物宗之责，理亦尽矣。若大义既不开塞，舅所执理胜，何必区区其相易夺！

贼峻奸逆，书契所未有也。是天地所不容，人神所不宥。今年不反，明年当反，愚智所见也。舅与诸公勃然而召，正是不忍见无礼于君者也。论情与义，何得谓之不忠乎！若以己总率征讨，事至败丧，有司宜明直绳，以肃国体，诚则然矣。且舅遂上告方伯，席卷来下，舅躬贯甲冑，贼峻梟悬。大事既平，天下开泰，衍得反正，社稷乂安，宗庙有奉，岂非舅二三方伯忘身陈力之勋邪！方当策勋行赏，岂复议既往之咎乎！

且天下大弊，死者万计，而与桀寇对岸。舅且当上奉先帝顾托之旨，弘济艰难，使衍冲人永有凭赖，则天下幸甚。

亮欲遁逃山海，自暨阳东出。诏有司录夺舟船。亮乃求外镇自效，出为持节、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、平西将

军、假节、豫州刺史，领宣城内史。亮遂受命，镇芜湖。

顷之，后将军郭默据湓口以叛，亮表求亲征，于是以本官加征讨都督，率将军路永、毛宝、赵胤、匡术、刘仕等步骑二万，会太尉陶侃俱讨破之。亮还芜湖，不受爵赏。侃移书曰：“夫赏罚黜陟，国之信，窃怪矫然，独为君子。”亮曰：“元帅指搃，武臣效命，亮何功之有！”遂苦辞不受。进号镇西将军，又固让。初，以诛王敦功，封永昌县公。亮比陈让，疏数十上，至是许之。陶侃薨，迁亮都督江、荆、豫、益、梁、雍六州诸军事，领江、荆、豫三州刺史，进号征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假节。亮固让开府，乃迁镇武昌。

时王导辅政，主幼时艰，务存大纲，不拘细目，委任赵胤、贾宁等诸将，并不奉法，大臣患之。陶侃尝欲起兵废导，而郗鉴不从，乃止。至是，亮又欲率众黜导，又以谿鉴，而鉴又不许。亮与鉴笺曰：

昔于芜湖反覆谓彼罪虽重，而时弊国危，且令方岳道胜，亦足有所镇压，故共隐忍，解释陶公。自兹迄今，曾无俊改。

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，入则在宫入之手，出则唯武官小人，读书无从受音句，顾问未尝遇君子。侍臣虽非俊士，皆时之良也，知今古顾问，岂与殿中将军、司马督同年而语哉！不云当高选侍臣，而云高选将军、司马督，岂合贾生愿人主之美，习以成德之意乎！秦政欲愚其黔首，天下犹知不可，况乃欲愚其主哉！主之少也，不登进贤哲以辅导圣躬。春秋既盛，宜复子明辟。不稽首归政，甫居师傅之尊；成人之主，方受师臣之悖。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，而不得行殊礼之事。万乘之君，寄坐上九，亢龙之爻，有位无人。挟震主之威以临制百官，百官莫之敢忤。是先帝无顾命之臣，势屈于骄奸而遵养之也。赵贾之徒有无君之心，是而可忍，孰不可忍！

且往日之事，含容隐忍，谓其罪可宥，良以时弊国危，兵甲不可屡动，又冀其当谢往衅，惧而修己。如顷日之纵，是上无所忌，下无所惮，谓多养无赖足以维持天下。公与下官并蒙先朝厚顾，荷托付之重，大奸不扫，何以见先帝于地下！愿公深惟安国家、固社稷之远算，次计公之与下官负荷轻重，量其所宜。

鉴又不许，故其事得息。

时石勒新死，亮有开复中原之谋，乃解豫州授辅国将军毛宝，使与西阳太守樊峻精兵一万，俱戍邾城。又以陶称为南中郎将、江夏相，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。亮弟翼为南蛮校尉、南郡太守，镇江陵。以武昌太守陈嚣为辅国将军、梁州刺史，趣子午。又遣偏军伐蜀，至江阳，执伪荆州刺史李闳、巴郡太守黄植，送于京都。亮当率大众十万，据石城，为诸军声援，乃上疏曰：“蜀胡二寇凶虐滋甚，内相诛锄，众叛亲离。蜀甚弱而胡尚强，并佃并守，修进取之备。襄阳北接宛许，南阻汉水，其险足固，其土足食。臣宜移镇襄阳之石城下，并遣诸军罗布江沔。比及数年，戎士习练，乘衅齐进，以临河洛。大势一举，众知存亡，开反善之路，宥逼协之罪，因天时，顺人情，诛逋逆，雪大耻，实圣朝之所先务也。愿陛下许其所陈，济其此举。淮泗寿阳所宜进据，臣辄简练部分。乞槐棘参议，以定经略。

“帝下其议。时王导与亮意同，郗鉴议以资用未备，不可大举。亮又上疏，便欲迁镇。会寇陷邾城，毛宝赴水而死。亮陈谢，自贬三等，行安西将军。有诏复位。寻拜司空，余官如故，固让不拜。

亮自邾城陷没，忧慨发疾。会王导薨，征亮为司徒、扬州刺史、录尚书事，又固辞，帝许之。咸康六年薨，时年五十二。追赠太尉，谥曰文康。丧至，车驾亲临。及葬，又赠永昌公印

绶。亮弟冰上疏曰：“臣谨详先事，亦会闻臣亮对臣等之言，恳恳于斯事。是以屡自陈请，将迄十年。岂直好让而不肃恭，顾曩时之衅近出宇下，加先帝神武，算略兼该，是以役不逾时，而凶强馘灭。计之以事，则功归圣主，推之于运，则胜非人力。至如亮等，因圣略之弘，得效所职，事将何论！功将何赏！及后伤蹶，责逾先功，是以陛下优诏听许。亮实思自效以报天德，何悟身潜圣世，微志长绝，存亡哀恨，痛贯心膺。愿陛下发明诏，遂先恩，则臣亮死且不朽。”帝从之。亮将葬，何充会之，叹曰：“埋玉树于土中，使人情何能已！”

初，亮所乘马有的颇，殷浩以为不利于主，劝亮卖之。亮曰：“曷有己之不安而移之于人！”浩惭而退。亮在武昌，诸佐吏殷浩之徒，乘秋夜往共登南楼，俄而不觉亮至，诸人将起避之。亮徐曰：“诸君少住，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。”便据胡床与浩等谈咏竟坐。其坦率行己，多此类也。三子彬、羲、劭。

彬年数岁，雅量过人。温峤尝隐暗怛之，彬神色恬如也，乃徐跪谓峤曰：“君侯何至于此！”论者谓不减于亮。苏峻之乱，遇害。

羲少有时誉，初为吴国内史。时穆帝颇爱文义，羲至郡献诗，颇存讽谏。因上表曰：“陛下以圣明之德，方隆唐虞之化，而事役殷旷，百姓凋残。以数州之资，经瞻四海之务，其为劳弊，岂可具言！昔汉文居隆盛之世，躬自俭约，断狱四百，殆致刑厝。贾谊叹息，犹有积薪之言。以古况今，所以益其忧惧。陛下明鉴天挺，无幽不烛，弘济之道，岂待瞽言。臣受恩奕世，思尽丝发。受任到东，亲临所见，敢缘弘政，献其丹愚。伏愿听断之暇，少垂察览。”其诗文多不载。羲方见授用而卒。子准，太元中，自侍中代桓石虔为豫州刺史、西中郎将，镇历阳，卒官。准子悦，义熙中江州刺史。准弟楷，自有传。

蘇字道季，好学，有文章。叔父翼将迁襄阳，蘇年十五，以书谏曰：“承进据襄阳，耀威荆楚，且田且戍，渐临河洛，使向化之萌怀德而附，凶愚之徒畏威反善，太平之基，便在于旦夕。昔殷伐鬼方，三年而克；乐生守齐，遂至历载。今皇朝虽隆，无有殷之盛；凶羯虽衰，犹丑类有徒。而沔汉之水，无万仞之固；方城虽峻，无千寻之险。加以运漕供继有溯流之艰，征夫勤役有劳来之叹。若穷寇虑逼，送死一决，东西互出，道尾俱进，则廩粮有抄截之患，远略乏率然之势。进退惟思，不见其可。此明暗所共见，贤愚所共闻，况于临事者乎！愿回师反旆，详择全胜，修城池，立垒壁，勤耕农，练兵甲。若凶运有极，天亡此虏，则可泛舟北济，方轨齐进，水陆骋迈，亦不逾旬朔矣。愿详思远猷，算其可者。”翼甚奇之。升平中，代孔岩为丹阳尹，表除重役六十余事。太和初，代王恪为中领军，卒于官。子恆，尚书仆射，赠光禄大夫。

恽字叔预，少以通简为兄亮所称。弱冠，西阳王羨辟，不就。东海王冲为长水校尉，清选纲纪，以恽为功曹，除暨阳令，又为冲中军司马，转散骑侍郎，迁左卫将军。以讨苏峻功，封广饶男，出补临川太守，历监梁、雍二州军事，转辅国将军、梁州刺史、假节，镇魏兴。时兄亮总统六州，以恽宽厚容众，故授以远任，为东西势援。寻进监秦州氐羌诸军事。恽遣牙门霍佐迎将士妻子，佐驱三百余口亡入石季龙。亮表上，贬恽为建威将军。朝议欲召还，亮上疏曰：“恽御众简而有惠，州户虽小，赖其宽政。佐等同恶，大数不多。且恽名号大，不可以小故轻议进退。其文武之心转已安定，贼帅艾秀遣使归诚，上洛附贼降者五百余口，冀一安隐，无复怵惕。”从之。后以所镇险远，粮运不继，诏恽以将军率所领还屯半洲。寻迁辅国将军、豫州刺史，进号西中郎将、监宣城庐江历阳安丰四郡军事、

假节，镇芜湖。

恽尝以白羽扇献成帝，帝嫌其非新，反之。侍中刘劭曰：“柏梁云构，大匠先居其下；管弦繁奏，夔牙先聆其音。恽之上扇，以好不以新。”后恽闻之，曰：“此人宜在帝之左右。”又尝以毒酒饷江州刺史王允之。王允之觉其有毒，饮犬，犬毙，乃密奏之。帝曰：“大舅已乱天下，小舅复欲尔邪！”恽闻，遂饮鸩而卒，时年五十。赠侍中、卫将军，谥曰简。子统嗣。

统字长仁，少有令名，司空、太尉辟，皆不就。调补抚军、会稽王司马，出为建威将军、宁夷护军、寻阳太守。年二十九，卒，时人称其才器，甚痛惜之。子玄之，官至宣城内史。

冰字季坚。兄亮以名德流训，冰以雅素垂风，诸弟相率莫不好礼，为世论所重，亮常以为庾氏之宝。司徒辟，不就，征秘书郎。预讨华轶功，封都乡侯。王导请为司徒右长史，出补吴兴内史。

会苏峻作逆，遣兵攻冰，冰不能御，便弃郡奔会稽。会稽内史王舒以冰行奋武将军，距峻别率张健于吴中。时健党甚众，诸将莫敢先进。冰率众击健走之，于是乘胜西进，赴于京都。又遣司马滕含攻贼石头城，拔之。冰勋为多，封新吴县侯，固辞不受。迁给事黄门侍郎，又让不拜。司空郗鉴请为长史，不就。出补振威将军、会稽内史。征为领军将军，又辞。寻入为中书监、扬州刺史、都督扬豫兖三州军事、征虏将军、假节。

是时王导新丧，人情恹然。冰兄亮既固辞不入，众望归冰。既当重任，经纶时务，不舍夙夜，宾礼朝贤，升擢后进，由是朝野注心，咸曰贤相。初，导辅政，每从宽惠，冰颇任威刑。殷融谏之，冰曰：“前相之贤，犹不堪其弘，况吾者哉！”范汪谓冰曰：“顷天文错度，足下宜尽消御之道。”冰曰：“玄

象岂吾所测，正当勤尽人事耳。”又隐实户口，料出无名万余人，以充军实。诏复论前功，冰上疏曰：“臣门户不幸，以短才赞务，衅及天庭，殃流邦族，若晋典休明，夷戮久矣。而于时颠沛，刑宪暂坠，遂令臣等复得为时陈力。徇国之臣，因之而奋，立功于大罪之后，建义于颠覆之余，此是臣等所以复得视息于天壤，王宪不复必明于往愆也。此之厚幸，可谓弘矣，岂复得计劳纳封，受赏司勋哉！愿陛下曲降灵泽，哀恕由中，申命有司，惠臣所乞，则愚臣之愿于此毕矣。”许之。

成帝疾笃，时有妄为中书符，敕宫门宰相不得前，左右皆失色。冰神气自若，曰：“是必虚妄。”推问，果诈，众心乃定。进号左将军。康帝即位，又进车骑将军。冰惧权盛，乃求外出。会弟翼当伐石季龙，于是以本号除都督江荆宁益梁交广七州豫州之四郡军事、领江州刺史、假节，镇武昌，以为翼援。冰临发，上疏曰：

臣因循家宠，冠冕当世，而志无殊操，量不及远。顷皇家多难，衅故频仍，朝望国器，与时殒落，遂令天眷下坠，降及臣身。俯仰伏事，于今五年。上不能光赞圣猷，下不能缉熙政道，而陛下遇之过分，求之不已，复策败驾之驷，以冀万里之功，非天眷之隆，将何以至此！是以敢竭狂瞽，以献血诚，愿陛下暂屏旒纛，以弘听纳。

今强寇未殄，戎车未戢，兵弱于郊，人疲于内，寇之侵逸，未可量也；黎庶之困，未之安也；群才之用，未之尽也。而陛下崇高，事与下隔，视听察览，必寄之群下。群下宜忠，不引不进；百司宜勤，不督不劝。是以古之帝王勤于降纳，虽日总万机，犹兼听将相；或借讼舆人，或求谤刍豨，良有以也。况今日之弊，开辟之极，而陛下历数属当其运，否剥之难婴之圣躬，普天所以痛心于既往而倾首于将来者也。实冀否终而泰，

属运在今。诚愿陛下弘天覆之量，深地载之厚，宅冲虚以为本，勤训督以为务。广引时彦，询于政道，朝之得失必关圣听，人之情伪必达天聪。然后览其大当，以总国纲，躬俭节用，尧舜岂远！大布之衣，卫文何人！是以古人有云：“非知之难，行之难；非行之难，安之难也。”愿陛下既思日侧于劳谦，纳其起予之情，则天下幸甚矣。臣朝夕伏膺，犹不能暢，临疏徘徊，不觉辞尽。

顷之，献皇后临朝，征冰辅政，冰辞以疾笃。寻而卒，时年四十九。册赠侍中、司空，谥曰忠成，祠以太牢。

冰天性清慎，常以俭约自居。中子袭尝贷官绢十匹，冰怒，捶之，市绢还官。临卒，谓长史江胪曰：“吾将逝矣，恨报国之志不展，命也如何！死之日，敛以时服，无以官物也。”及卒，无绢为衾。又室无妾媵，家无私积，世以此称之。冰七子：希、袭、友、蕴、倩、邈、柔。

希字始彦。初拜秘书郎，累迁司徒右长史、黄门侍郎、建安太守，未拜，复为长史兼右卫将军，迁侍中，出为辅国将军、吴国内史。希既后之戚属，冰女又为海西公妃，故希兄弟并显贵。太和中，希为北中郎将、徐兖二州刺史，蕴为广州刺史，并假节，友东阳太守，倩太宰长史，邈会稽王参军，柔散骑常侍。倩最有才器，桓温深忌之。

初，慕容厉围梁父，断涧水，太山太守诸葛攸奔邹山，鲁、高平等数郡皆没，希坐免官。顷之，征为护军将军。希怒，固辞。希初免时，多盗北府军资，温讽有司劾之，复以罪免，遂客于晋陵之暨阳。初，郭璞筮冰云：“子孙必有大祸，唯用三阳可以有后。”故希求镇山阳，友为东阳，家于暨阳。

及海西公废，桓温陷倩及柔以武陵王党，杀之。希闻难，便与弟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泽中。蕴于广州饮鸩而死。及友

当伏诛，友子妇，桓秘女也，请温，故得免。故青州刺史武沈，希之从母兄也，潜饷给希经年。温后知逾之，遣兵捕希。武沈之子遵与希聚众于海滨，略渔人船，夜入京口城。平北司马卞耽逾城奔曲阿，吏士皆散走。希放城内囚徒数百人，配以器械，遵于外聚众，宣令云逆贼醒温废帝杀王，称海西公密旨，诛除凶逆。京都震扰，内外戒严，屯备六门。平北参军刘爽与高平太守郗逸之、游军督护郭龙等集众距之。卞耽又与典阿人弘戎发诸县兵二千，并力屯新城以击希。希战败，闭城自守。温遣东海太守周少孙讨之，城陷，被擒。希、邈及子侄五人斩于建康市，遵及党与并伏诛，唯友及蕴诸子获全。

友子叔宣，右卫将军。蕴子廓之，东阳太守。

条字幼序。初避太宰府，累迁黄门郎、豫章太守。征拜秘书监，赐爵乡亭侯，出为冠军将军、临川太守。豫章黄韬自称孝神皇帝，临川人李高为相，聚党数百人，乘犊车，衣皂袍，攻郡县，条讨平之。条于兄弟最凡劣，故禄位不至。卒官，赠左将军。

翼字稚恭。风仪秀伟，少有经纶大略。京兆杜乂、陈郡殷浩并才名冠世，而翼弗之重也，每语人曰：“此辈宜束之高阁，俟天下太平，然后议其任耳。”见桓温总角之中，便期之以远略，因言于成帝曰：“桓温有英雄之才，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，常媿畜之，宜委以方邵之任，必有弘济艰难之勋。”

苏峻作逆，翼时年二十二，兄亮使白衣领数百人，备石头。高败，与翼俱奔。事平，始辟太尉陶侃府，转参军，累迁从事中郎。在公府，雍容讽议。顷之，除振威将军、鄱阳太守。转建威将军、西阳太守。抚和百姓，甚得欢心。迁南蛮校尉，领南郡太守，加辅国将军、假节。及郗城失守，石城被围，翼屡设奇兵，潜致粮杖。石城得全，翼之勋也。赐爵都亭侯。

及亮卒，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、假节，代亮镇武昌。翼以帝舅，年少超居大任，遐迩属目，虑其不称。翼每竭志能，劳谦匪懈，戎政严明，经略深远，数年之中，公私充实，人情翕然，称其才干。由是自河以南皆怀归附，石季龙汝南太守戴开率数千人诣翼降。又遣使东至辽东，西到凉州，要给二方，欲同大举。慕容皝、张骏并报使请期。翼雅有大志，欲以灭胡平蜀为己任，言论慷慨，形于辞色。将兵都尉钱颀陈事合旨，翼拔为五吕将军，赐谷二百斛。时东土多赋役，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，刺史邓岳大开鼓铸，诸夷因此知造兵器。翼表陈东境国家所资，侵扰不已，逃逸渐多，夷人常伺隙，若知造铸之利，将不可禁。

时殷浩征命无所就，而翼请为司马及军司，并不肯赴。翼遗浩书，因致其意。先是，浩父羨为长沙，在郡贪残，兄冰与翼书属之。翼报曰：“殷君始往，虽多骄豪，实有风力之益，亦似由有佳儿、弟，故不令物情难之。自顷以来，奉公更退，私累日滋，亦不稍以此寥萧之也。既雅敬洪远，又与浩亲善，其父兄得失，岂以小小计之。大较江东政，以伧儻豪强，以为民蠹，时有行法，辄施之寒劣。如往年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，皆是豪将辈，而直打杀仓督监以塞责。山遐作余姚斗年，而为官出二千户，政虽不伦，公强官长也，而群共驱之，不得安席。纪睦、徐宁奉王使纠罪人，船头到渚，桓逸还复，而二使免官。虽皆前宰之悞谬，江东事去，实此之由也。兄弟不幸，横陷此中，自不能拔脚于风尘之外，当共明目而治之。荆州所统一二十郡，唯长沙最恶。恶而不黜，与杀督监者复何异耶！”翼有风力格裁，发言立论皆如此。

康帝即位，翼欲率众北伐，上疏曰：“贼季龙年已六十，奢淫理尽，丑类怨叛，又欲决死辽东。皝虽骁果，未必能固。

若北无掣手之虏，则江南将不异辽左矣。臣所以辄发良人，不顾忿咎。然东西形援未必齐举，且欲北进，移镇安陆，人沔五百，涇水通流。辄率南郡太守王愨期、江夏相谢尚、寻阳太守袁真、西阳太守曹据等精锐三万，风驰上道，并勒平北将军桓宣扑取黄季，欲并丹水，摇荡秦雍。御以长轡，用逸待劳，比及数年，兴复可冀。臣既临许洛，窃谓恆温可渡戍广陵，何充可移据淮泗赭圻，路永进屯合肥。伏愿表御之日便决圣听，不可广询同异，以乖事会。兵闻拙速，不闻工之久也。”于是并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，百姓嗟怨。时欲向襄阳，虑朝迁不许，故以安陆为辞。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，车骑参军孙绰亦致书谏。翼不从，遂违如辄行。至夏口，复上表曰：

臣近以胡寇有弊亡之势，暂率所统，致讨山北，并分见众，略复江夏数城。臣等以九月十九日发武昌，以二十四日达夏口，辄简卒搜乘停当上道。而所调借牛马，来处皆远，百姓所蓄，谷草不充，并多羸瘠，难以涉路。加以向冬，野草渐枯，往反二千，或容蹶顿，辄便随事筹量，权停此举。又山南诸城，每至秋冬，水多燥涸，运漕用功，实为艰阻。

计襄阳，荆楚之旧，西接益梁，与关陇咫尺，北去洛河，不盈千里，土沃田良，方城险峻，水路流通，转运无滞，进可以扫荡秦赵，退可以保据上流。臣虽不武，意略浅短，荷国重恩，志存立效。是以受任四年，唯以习戎为务，实欲上凭圣朝威灵高略，下藉士民义慨之诚，因寇衰弊，渐临逼之。而八年春上表请据乐乡，广农蓄谷，以伺二寇之衅，而值天高听邈，未垂察照，朝议纷纭，遂令微诚不暢。

自尔以来，上参天人之征，下采降俘之言，胡寇衰灭，其日不远。臣虽未获长驱中原，馘截凶丑，亦不可以不进据要害，思攻取之宜。是以辄量宜入沔，徙镇襄阳。其谢尚、王愨期等，

悉令还据本戍，须到所在，驰遣启闻。

翼时有众四万，诏加都督征讨军事。师次襄阳，大会僚佐，陈旌甲，亲授弧矢，曰：“我之行也，若此射矣。”遂三起三叠，徒众属目，其气十倍。初，翼迁襄阳，举朝谓之不可，议者或谓避衰，唯兄冰意同，桓温及谯王无忌赞成其计。至是，冰求镇武昌，为翼继援。朝议谓冰不宜出，冰乃止。又进翼征西将军，领南蛮校尉。胡贼五六百骑出樊城，翼遣冠军将军曹据追击于挠沟北，破之，死者近半，获马百匹。翼绥来荒远，务尽招纳之宜，立客馆，置典宾参军。桓宣卒，翼以长子方之为义成太守，代领宣众，司马应诞为龙骧将军、襄阳太守，参军司勋为建威将军、梁州刺史，戍西城。康帝崩，兄冰卒，以家国情事，留方之戍襄阳，还镇夏口，悉取冰所领兵自配，以兄子统为寻阳太守。诏使翼还督江州，又领豫州刺史，辞豫州。复欲移镇乐乡，诏不许。缮修军器，大佃积谷，欲图后举。遣益州刺史周抚、西阳太守曹据伐蜀，破蜀将李桓于江阳。

翼如厕，见一物如方相，俄而疽发背。疾笃，表第二子爰之行辅国将军、荆州刺史，司马硃焘为南蛮校尉，以千人守巴陵。永和元年卒，时年四十一。追赠车骑将军，谥曰肃。翼卒未几，部将干瓚、戴羲等作乱，杀将军曹据。翼长史江胪、司马硃焘、将军袁真等共诛之。

爰之有翼风，寻为桓温所废。温既废爰之，又以征虏将军刘惔监沔中军事，领义成太守，代方之。而方之、爰之并迁徙于豫章。

史臣曰：外戚之家，连辉椒掖，舅氏之族，同气兰闺，靡不凭藉宠私，阶缘险謁。门藏金穴，地使其骄；马控龙媒，势成其逼。古者右贤左戚，用杜溺私之路，爰而知恶，深慎满覆之灾，是以厚赠琼瑰，罕升津要。涂山在夏，靡与离稷同驱；

姒氏居周，不预燕齐等列。圣人虑远，殊有旨哉！搢昵元规，参闻顾命。然其笔敷华藻，吻纵涛波，方驾搢绅，足为翹楚。而智小谋大，昧经邦之远图；才高识寡，阙安国之长算。璇萼见诛，物议称其拔本；牙尺垂训，帝念深于负芒。是使苏祖寻戈，宗祧殆覆。已而猜嫌上宰，谋黜负图。向使郗鉴协从，必且戎车犯顺，则与夫台、产、安、桀，亦何以异哉！幸漏吞舟，免沦昭宪，是庾宗之大福，非晋政之不纲明矣。恚恣凶怀，鸩加连率，再世之后，三阳存仅，余殃所及，盖其宜也。

赞曰：元规矫迹，宠阶椒掖。识暗厘道，乱由乘隙。下拜长沙，有惭忠益。季坚清贞，毓德驰名。处泰逾约，居权戒盈。稚恭慷慨，亦擅雄声。

## 列传第四十四

桓彝（子云 云弟豁 豁子石虔 虔子振 虔弟石秀

石民石生 石绥石康 豁弟秘

秘弟冲 冲子嗣 嗣子胤 嗣弟谦 谦弟修）

### 徐宁

桓彝，字茂伦，谯国龙亢人，汉五更荣之九世孙也。父颢，官至郎中。彝少孤贫，虽箪瓢，处之晏如。性通朗，早获盛名。有人伦识鉴，拔才取士，或出于无闻，或得之孩抱，时人方之许、郭。少与庾亮深交，雅为周顗所重。顗尝叹曰：“茂伦嶷崎历落，固可笑人也。”起家州主簿。赴齐王冏义，拜骑都尉。元帝为安东将军，版行逡遵令。寻辟丞相中兵属，累迁中书郎、尚书吏部郎，名显朝廷。

于时王敦擅权，嫌忌士望，彝以疾去职。尝过舆县，县宰徐宁字安期，通朗博涉，彝遇之，欣然停留累日，结交而别。先是，庾亮每属彝觅一佳吏部，及至都，谓亮曰：“为卿得一吏部矣。”亮问所在，彝曰：“人所应有而不必有，人所应无而不必无。徐宁真海岱清士。”因为叙之，即迁吏部郎，竟历显职。

明帝将伐王敦，拜彝散骑常侍，引参密谋。及敦平，以功

封万宁县男。丹阳尹温峤上言：“宣城阻带山川，频经变乱，宜得望实居之，窃谓桓彝可充其选。”帝手诏曰：“适得太真表如此。今大事新定，朝廷须才，不有君子，其能国乎！方今外务差轻，欲停此事。”彝上疏深自揜挹，内外之任并非所堪，但以坟柏在此郡，欲暂结名义，遂补彝宣城内史。在郡有惠政，为百姓所怀。

苏峻之乱也，彝纠合义众，欲赴朝廷。其长史裨惠以郡兵寡弱，山人易扰，可案甲以须后举。彝厉色曰：“夫见无礼于其君者，若鹰鹯之逐鸟雀。今社稷危逼，义无晏安。”乃遣将军硃绰讨贼别帅于芜湖，破之。彝寻出石碓。会朝廷遣将军司马流先据慈湖，为贼所破，遂长驱径进。彝以郡无坚城，遂退据广德。寻王师败绩，彝闻而慷慨流涕，进屯泾县。时州郡多遣使降峻，裨惠又劝彝伪与通和，以纾交至之祸。彝曰：“吾受国厚恩，义在致死，焉能忍垢蒙辱与丑逆通问！如其不济，此则命也。”遣将军俞纵守兰石。峻遣将韩晃攻之。纵将败，左右劝纵退军。纵曰：“吾受桓侯厚恩，本以死报。吾之不可负桓侯，犹桓侯之不负国也。”遂力战而死。晃因进军攻彝。彝固守经年，势孤力屈。贼曰：“彝若降者，当待以优礼。”将士多劝彝伪降，更思后举。彝不从，辞气壮烈，志节不挠。城陷，为晃所害，年五十三。时贼尚未平，诸子并流进，宣城人纪世和率义故葬之。贼平，追赠廷尉，谥曰简。咸安中，改赠太常。俞纵亦以死节，追赠兴古太守。

初，彝与郭璞善，尝令璞筮。卦成，璞以手坏之。彝问其故。曰：“卦与吾同。丈夫当此非命，如何！”竟如其言。有五子：温、云、豁、秘、冲。温别有传。

云字云子。初为骠骑何充参军、尚书郎，不拜。袭爵万宁男，历位建武将军、义成太守。遭母忧去职。葬毕，起为江州

刺史，称疾，庐于墓次。诏书敦逼，固辞不行，服阕，然后莅职。加都督司豫二州军事、领镇蛮护军、西阳太守、假节。云招集众力，志在足兵，多所枉滥，众皆嗟怨。时温执权，有司不敢弹劾。升平四年卒，赠平南将军，谥曰贞。子序嗣，官至宣城内史。

豁字朗子。初辟司徒府、秘书郎，皆不就。简文帝召为抚军从事中郎，除吏部郎，以疾辞。迁黄门郎，未拜。时谢万败于梁濮，许昌、颍川诸城相次陷没，西藩骚动。温命豁督沔中七郡军事、建威将军、新野义成二郡太守，击慕容屈尘，破之，进号右将军。温既内镇，以豁监荆扬雍州军事、领护南蛮校尉、荆州刺史、假节，将军如故。时梁州刺史司马勋以梁益叛，豁使其参军桓黑讨之。而南阳督护赵弘、赵忆等逐太守桓淡，据宛城以叛，豁与竟陵太守罗崇讨破之。又攻伪南中郎将赵盘于宛，盘退走，豁追至鲁阳，获之，送于京师，置戍而旋。又监宁益军事。温薨，迁征西将军，进督交广并前五州军事。

苻坚寇蜀，豁遣江夏相竺瑶距之。广汉太守赵长等战死，瑶引军退。顷之，坚又寇凉州，弟冲遣辅国将军苻序与豁子江州刺史石秀溯流就路，稟节度。豁遣督护桓黑与序等游军沔汉，为凉州声援。俄而张天锡陷没，诏遣中书郎王寻之诣豁，谘谋边事。豁表以梁州刺史毛宪祖监沔北军事，兖州刺史苻序为南中郎将、监沔中军事，镇襄阳，以固北鄙。

太元初，迁征西大将军、开府。豁上疏固让曰：“臣闻三台丽天，辰极以之增耀；论道作弼，王猷以之时邕。必将仰参神契，对扬成务，弘易简以翼化，畅玄风于宗极。故宜明扬仄陋，登庸贤俊，使版筑有冲天之举，渭滨无垂竿之逸。用乃功济苍生，道光千载。是以德非时望，成典所不虚授；功微赏厚，贤达不以拟心。臣实凡人，量无远致，阶藉门宠，遂叨非据。

进不能阐扬皇风，赞明其政道；退不能宣力所莅，混一华戎。尸素积载，庸绩莫纪。是以敢冒成命，归陈丹款。伏愿陛下回神玄览，追收谬眷，则具瞻革望，臣知所免。”竟不许。及苻坚陷仇池，豁以新野太守吉挹行魏兴太守、督护梁州五郡军事，戍梁州。坚陷涪城，梁州刺史杨亮、益州刺史周仲孙并委戍奔溃。豁以威略不振，所在覆败，又上疏陈谢，固辞，不拜开府。寻卒，时年五十八。赠司空，本官如故，谥曰敬。赠钱五十万，布五百匹，使者持节监护丧事。豁时誉虽不及冲，而甚有器度。但遇强寇，故功业不建。

初，豁闻苻坚国中有谣云：“谁谓尔坚石打碎。”有子二十人，皆以“石”为名以应之。唯石虔、石秀、石民、石生、石绥、石康知名。

石虔小字镇恶。有才干，趯捷绝伦。从父在荆州，于猎围中见猛兽被数箭而伏，诸督将素知其勇，戏令拔箭。石虔因急往，拔得一箭，猛兽跳，石虔亦跳，高于兽身，猛兽伏，复拔一箭以归。从温入关。冲为苻健所围，垂没，石虔跃马赴之，拔冲于数万众之中而还，莫敢抗者。三军叹息，威震敌人。时有患虐疾者，谓曰“桓石虔来”以怖之，病者多愈，其见畏如此。

初，袁真以寿阳叛，石虔以宁远将军、南顿太守帅诸将攻之，克其南城。又击苻坚将王鉴于石桥，获马五百匹。除竟陵太守，以父忧去职。寻而苻坚又寇淮南，诏曰：“石虔文武器干，御戎有方。古人绝哭，金革弗避，况在余哀，岂得辞事！可授奋威将军、南平太守。”寻进冠军将军。苻坚荆州刺史梁成、襄阳太守阎震率众入寇竟陵，石虔与弟石民距之。贼阻敖水，屯管城。石虔设计夜渡水，既济，贼始觉，力战破之，进克管城，擒震，斩首七千级，俘获万人，马数百匹，牛羊千头，

具装铠三百领。成以轻骑走保襄阳。石虔复领河东太守，进据樊城，逐坚兖州刺史张崇，纳降二千家而还。冲卒，石虔以冠军将军监豫州扬州五郡军事、豫州刺史。寻以母忧去职。服阕，复本位。久之，命移镇马头，石虔求停历阳，许之。

太元十三年卒，追赠右将军。追论平阎震功，进爵作塘侯。第五子诞嗣。诞长兄洪，襄城太守。洪弟振。

振字道全。少果锐，而无行。玄为荆州，以振为扬武将军、淮南太守。转江夏相，以凶横见黜。及玄之败也，桓谦匿于沮中，振逃于华容之沮中。玄先令将军王稚徽戍巴陵，稚徽遣人报振云：“桓钦已克京邑，冯稚等复平寻阳，刘毅诸军并败于中路。”振大喜。时安帝在江陵，振乃聚党数十人袭江陵。比至城，有众二百。谦亦聚众而出，遂陷江陵，迎帝于行宫。振闻桓升死，大怒，将肆逆于帝，谦苦禁之，乃止。遂命群臣，辞以楚祚不终，百姓之心复归于晋，更奉进玺绶，以琅邪王领徐州刺史，振为都督八州、镇西将军、荆州刺史。帝侍御左右，皆振之腹心，既而叹曰：“公昔早不用我，遂致此败。若使公在，我为前锋，天下不足定。今独作此，安归乎！”遂肆意酒色，暴虐无道，多所残害。

振营于江津。南阳太守鲁宗之自襄阳破振将温楷于柞溪，进屯纪南。振闻楷败，留其将冯该守营，自率众与宗之大战。振勇冠三军，众莫能御，宗之败绩。振追奔，遇宗之单骑于道，弗之识也，乃问宗之所在。给曰：“已前走矣。”宗之于是自后而退。寻而刘毅等破冯该，平江陵。振闻该败，众溃而走。后与该子宏出自涪城，复袭江陵。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奔襄阳，振自号荆州刺史。建威将军刘怀肃率宁远将军索邈，与振战于沙桥。振兵虽少，左右皆力战，每一合，振辄瞋目奋击，众莫敢当。振时醉，且中流矢，广武将军唐兴临阵斩之。

石秀，幼有令名，风韵秀彻，博涉君书尤善《老》《庄》。常独处一室，简于应接，时人方之庾纯。甚为简文帝所重。豁为荆州，请为鹰扬将军、竟陵太守，非其好也。寻代叔父冲为宁远将军、江州刺史、领镇蛮护军、西阳太守，居寻阳。性放旷，常弋钓林泽，不以荣爵婴心。善骑射，发则命中。尝从冲猎，登九井山，徒旅甚盛，观者倾坐，石秀未尝属目，止啸咏而已。谢安尝访以世务，默然不答，安甚怪之。他日，安以语其从弟嗣，嗣以问之，石秀曰：“世事此公所谙，吾又何言哉！”在州五年，以疾去职。年四十三卒于家，朝野悼惜之。追赠后将军，后改赠太常。子稚玉嗣。玄之篡也，以石秀一门之令，封稚玉为临沅王。

石民，弱冠知名，卫将军谢安引为参军。叔父冲上疏，版督荆江豫三州之十郡军事、振武将军，领襄城太守，戍夏口，与石虔攻苻坚荆州刺史梁成等于竟陵。明年，又与随郡太守夏侯澄之破苻坚将慕容垂、姜成等于漳口。复领谯国内史、梁郡太守。冲薨，诏以石民监；荆州军事、西中郎将、荆州刺史。桓氏世莅荆土，石民兼以才望，甚为人情所仰。

初，冲遣竟陵太守赵统伐襄阳。至是，石民复遣兵助之。寻而苻坚败于淮肥，石民遣南阳太守高茂衙山陵。时坚虽破败，而慕容垂等复盛。石民遣将军晏谦伐弘农，贼东中郎将慕容夔降之。始置湖陕二戍。获关中担幢伎，以充太乐。时苻坚子丕僭号于河北，谋袭洛阳。石民遣将军冯该讨之，临隈斩丕，及其左仆射王孚、吏部尚书苟操等，传首京都。而丁零翟辽复侵逼山陵，石民使河南太守冯遵讨之。时乞活黄淮自称并州刺史，与辽共攻长社，众数千人。石民复遣南平太守郭铨、松滋太守王遐之击淮，斩之，辽走河北。以前后功，进左将军。卒，无子。

石生，隆安中以司徒左长史迁侍中，历骠骑、太傅长史。会稽世子元显将伐桓玄，石生驰书报玄，玄甚德之。及玄用事，以为前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寻卒于官。

石绥，元显时为司徒左长史。玄用事，拜黄门郎、左卫将军。玄败，石绥走江西涂中，聚众攻历阳，后为梁州刺史傅歆之所杀。

石康，偏为玄所亲爱，玄为荆州，以为振威将军。累迁荆州刺史。讨庾仄功，封武陵王，事具玄传。

秘字穆子。少有才气，不伦于俗。初拜秘书郎，兄温抑而不用。久之，为辅国将军、宣城内史。时梁州刺史司马勋叛入蜀，秘以本官监梁益二州征讨军事、假节。勋平，还郡。后为散骑常侍，徙中领军。孝武帝初即位，妖贼卢竦入宫，秘与左卫将军殷康俱入击之。温入朝，窃考竦事，收尚书陆始等，罹罪者甚众。秘亦免官，居于宛陵，每愤愤有不平之色。温疾笃，秘与温子熙、济等谋共废冲。冲密知之，不敢入。顷温气绝，先遣力士拘录熙、济，而后临丧。秘于是废弃，遂居于墓所，放志田园，好游山水。后起为散骑常侍，凡三表自陈。诏曰：“秘受遇先朝。是以延之。而频有让表，以栖尚告诫，兼有疾疚，省用增叹。可顺其所执。”秘素轻冲，冲时贵盛，秘耻常侍位卑，故不应朝命，与谢安书及诗十首，辞理可观，其文多引简文帝之眇遇。先冲卒。长子蔚，官至散骑常侍、游击将军。玄篡，以为醴陵王。

冲字幼子，温诸弟中最淹识，有武干，温甚器之。弱冠，太宰、武陵王晞辟，不就。除鹰扬将军、镇蛮护军、西阳太守。从温征伐有功，迁督荆州之南阳襄阳新野义阳顺阳雍州之京兆扬州之义成七郡军事、宁朔将军、义成新野二郡太守，镇襄阳。又从温破姚襄。及虜周成，进号征虜将军，赐爵丰城公。寻迁

振威将军、江州刺史、领镇蛮护军、西阳谯二郡太守。温之破姚襄也，获襄将张骏、杨凝等，徙于寻阳。冲在江陵，未及之职，而骏率其徒五百人杀江州督护赵毗，掠武昌府库，将妻子北叛。冲遣将讨获之，遽还所镇。

初，彝亡后，冲兄弟并少，家贫，母患，须羊以解，无由得之，温乃以冲为质。羊主甚富，言不欲为质，幸为养买德郎，买德郎，冲小字也。及冲为江州，出射，羊主于堂边看，冲识之，谓曰：“我买德也。”遂厚报之。顷之，进监江荆豫三州之六郡军事、南中郎将、假节，州郡如故。

在江州凡十三年而温薨。孝武帝诏冲为中军将军、都督扬江豫三州军事、扬豫二州刺史、假节。时诏贖温钱布漆蜡等物，而不及大殓。冲上疏陈温素怀每存清俭，且私物足举凶事，求还官库。诏不许，冲犹固执不受。初，温执权，大辟之罪皆自己决。冲既莅事，上疏以为生杀之重，古今所慎，凡诸死罪，先上，须报。冲既代温居任，尽忠王室。或劝冲诛除时望，专执权衡，冲不从。

谢安以时望辅政，为群情所归，冲惧逼，宁康三年，乃解扬州，自求外出。桓氏党与以为非计，莫不扼腕苦谏，郗超亦深止之。冲皆不纳，处之澹然，不以为恨，忠言嘉谋，每尽心力。于是改授都督徐兖豫青扬五州之六郡军事、车骑将军、徐州刺史，以北中郎府并中军，镇京口，假节。又诏冲及谢安并加侍中，以甲杖五十人入殿。时丹阳尹王蕴以后父之重昵于安，安意欲出蕴为方伯，乃复解冲徐州，直以车骑将军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军事，自京口迁镇姑熟。

既而苻坚寇凉州，冲遣宣城内史硃序、豫州刺史桓伊率众向寿阳，淮南太守刘波泛舟淮泗，乘虚致讨，以救凉州，乃表曰：

氏贼自并东胡，丑类实繁，而蜀汉寡弱，西凉无备，斯诚暴与疾颠，祇速其亡。然而天未剿绝，屡为国患。臣闻胜于无形，功立事表，伐谋之道，兵之上略。况此贼陆梁，终必越逸。北狄陵纵，常在秋冬。今日月迅迈，高风行起，臣辄较量畿甸，守卫重复，又淮泗通流，长江如海，荆楚偏远，密迩寇仇，方城、汉水无天险之实，而过备之重势在西门。

臣虽凡庸，识乏武略，然猥荷重任，思在投袂。请率所统，径进南郡，与征西将军臣豁参同谋猷。贼若果驱犬羊，送死沔汉，庶仰凭正顺，因致人利，一举乘风，扫清氛秽，不复重劳王师，有事三秦，则先帝盛业永隆于圣世，宣武遗志无恨于在昔。如其慑惮皇威，窥窬计屈，则观兵伺衅，更议进取，振旅旋旆，迟速唯宜。伏愿陛下览臣所陈，特垂听许。

诏答曰：“丑类违天，比年纵肆，梁益不守，河西倾丧。每惟宇内未一，愤叹盈怀。将军经略深长，思算重复，忠国之诚，形于义旨。览省未周，以感以慨。寇虽乘间窃利，而以无道临之，黠武穷凶，虐用其众，灭亡之期，势何得久！然备豫不虞，军之善政。辄询于群后，敬从高算。想与征西协参令图，嘉谋远猷，动静以闻。”会张天锡陷没，于是罢兵。俄而豁卒，迁都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扬州之义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东军事、领护南蛮校尉、荆州刺史、持节，将军、侍中如故。又以其子嗣为江州刺史。冲将之镇，帝饯于西堂，赐钱五十万。又以酒三百四十石、牛五十头犒赐文武。谢安送至溧洲。

冲既到江陵，时苻坚强盛，冲欲移阻江南，乃上疏曰：“自中兴以来，荆州所镇，随宜回转。臣亡兄温以石季龙死，经略中原，因江陵路便，即而镇之。事与时迁，势无常定。且兵者诡道，示之以弱，今宜全重江南，轻戍江北。南平孱陵县界，地名上明，田土膏良，可以资业军人。在吴时乐乡城以上四十

余里，北枕大江，西接三峡。若狂狡送死，则旧郢以北坚壁不战，接会济江，路不云远，乘其疲堕，扑翦为易。臣司存阃外，辄随宜处分。”于是移镇上明，使冠军将军刘波守江陵，谘议参军杨亮守江夏。诏以荆州水旱饥荒，又冲新移草创，岁运米三十万斛以供军资，须年丰乃止。

坚遣其将苻融寇樊、邓，石越寇鲁阳，姚萇寇南乡，韦钟寇魏兴，所在陷没。冲遣江夏相刘爽、南中郎将硃序击之，而爽畏懦不进，序又为贼所擒。冲深自咎责，上疏送章节，请解职，不许。遣左卫将军张玄之诣冲谘谋军事。冲率前将军刘波及兄子振威将军石民、冠军将军石虔等伐苻坚，拔坚筑阳。攻武当，走坚兖州刺史张崇。坚遣慕容垂、毛当寇邓城，苻熙、石越寇新野。冲既惮坚众，又以疾疫，还镇上明。表以“夏口江沔卫要，密迩强寇，兄子石民堪居此任，辄版督荆江十郡军事、振武将军、襄城太守。寻阳北接强蛮，西连荆郢，亦一任之要。今府州既分，请以王荟补江州刺史”诏从之。时荟始遭兄劭丧，将葬，辞不欲出。于是卫将军谢安更以中领军谢韞代之。冲闻之而怒，上疏以为韞文武无堪，求自领江州，帝许之。冲使石虔伐坚襄阳太守阎震，擒之，及大小帅二十九人，送于京都，诏归冲府。以平震功，封次子谦宜阳侯。坚使其将郝贵守襄阳，冲使扬威将军硃绰讨之，遂焚烧沔北田稻，拔六百余户而还。又遣上庸太守郭宝伐坚魏兴太守褚垣、上庸太守段方，并降之。新城太守麴常遁走，三郡皆平。诏赐钱百万，袍表千端。

初，冲之西镇，以贼寇方强，故移镇上明，谓江东力弱，正可保固封疆，自守而已。又以将相异宜，自以德望不逮谢安，故委之内相，而四方镇捍，以为己任。又与硃序款密。俄而序没于贼，冲深用愧惋。既而苻坚尽国内侵，冲深以根本为虑，

乃遣精锐三千来赴京都。谢安谓三千人不足以为损益，而欲外示闲暇，闻军在近，固不听。报云：“朝廷处分已定，兵革无阙，西藩宜以为防。”时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诸军，冲谓不足以为废兴，召佐吏，对之叹曰：“谢安乃有庙堂之量，不闲将略。今大敌垂至，方游谈不暇，虽遣诸不经事少年，众又寡弱，天下事可知，吾其左衽矣！”俄而闻坚破，大勋克举，又知殊序因以得还，冲本疾病，加以惭耻，发病而卒，时年五十七。赠太尉，本官如故，谥曰宣穆。赙钱五十万，布五百匹。

冲性俭素，而谦虚爱士。尝浴后，其妻送以新衣，冲大怒，促令持去。其妻复送之，而谓曰：“衣不经新，何缘得故！”冲笑而服之。命处士南阳刘邻之为长史，邻之不屈，亲往迎之，礼之甚厚。又辟处士长沙邓粲为别驾，备礼尽恭。粲感其好贤，乃起应命。初，郗鉴、庾亮、庾翼临终皆有表，树置亲戚，唯冲独与谢安书云：“妙灵、灵宝尚小，亡兄寄托不终，以此为恨！”言不及私，论者益嘉之。及丧下江陵，士女老幼皆临江瞻送，号哭尽哀。后玄篡位，追赠太傅、宣城王。有七子：嗣谦、修、崇、弘、羨、怡。

嗣字恭祖。少有清誉，与豁子石秀并为桓氏子侄之冠。冲既代豁西镇，诏以嗣督荆州之三郡豫州之四郡军事、建威将军、江州刺史。莅事简约，修所住斋，应作版檐，嗣命以茅代之，版付船官。转襄阳、襄城二郡太守，镇夏口。后领江夏相，卒官。追赠南中郎将，谥曰靖。子胤嗣。

胤字茂远。少有清操，虽奕世华贵，甚以恬退见称。初拜秘书丞，累迁中书郎、秘书监。玄甚钦爱之，迁中书令。玄篡位，为吏部尚书，随玄西奔。玄死，归降。诏曰：“夫善著则祚远，勋彰故事殊。以宣孟之忠，蒙后晋国；子文之德，世嗣获存。故太尉冲，昔藩陕西，忠诚王室。诸子染凶，自贻罪戮。

念冲遗勤，用卜妻子于怀。其孙胤宜见矜宥，以奖为善。可特全生命，徙于新安。”及东阳太守殷仲文、永嘉太守骆球等谋反，阴欲立胤为玄嗣，事觉，伏诛。

谦字敬祖，详正有器望。初以父功封宜阳县开国侯，累迁辅国将军、吴国内史。孙恩之乱，谦出奔无锡。征拜尚书，骠骑大将军元显引为谘议参军，转司马。元兴初，朝廷将伐玄，以桓氏世在陕西，谦父冲有遗惠于荆楚，惧人情向背，乃用谦为持节、都督荆益宁梁四州诸军事、西中郎将、荆州刺史、假节，以安荆楚。

玄既用事，以谦为尚书左仆射，领吏部，加中军将军。谦兄弟显列，玄甚倚杖之，而内不能善也。改封谦为宁都侯，拜尚书令，加散骑常侍。迁侍中、卫将军、开府、录尚书事。玄篡位，复领扬州刺史，本官如故，封新安王。

及桓振作乱，谦保护乘舆，颇有功焉。然而暗懦，尤不可以造事。初，劝振率军下战，己守江陵。振既轻谦用事，故不从。及振败，谦奔于姚兴。先是，谯纵称藩于姚兴，纵与卢循通使，潜相影响，乃表兴请谦共顺流东下。兴问谦，谦曰：“臣门著恩荆楚，从弟玄末虽篡位，皆是逼迫，人神所明。今臣与纵东下，百姓自应骇动。”兴曰：“小水不容大舟，若纵才力足以济事，亦不假君为鳞翼。宜自求多福。”遂遣之。谦至蜀，欲虚怀引士，纵疑之，乃置谦于龙格，使人守之。谦向诸弟泣曰：“姚主言神矣！”后与纵引谯道福俱下，谦于道占募，百姓感冲遗惠，投者二万人。刘道规破谦，斩之。

修字承祖。尚简文帝女武昌公主，历吏部郎，稍迁左卫将军。王恭将伐谯王尚之，先遣何澹之、孙无终向句容。修以左卫领振武将军，与辅国将军陶无忌距之。修次句容。俄而恭败，无终遣书求降。修既旋军，而杨佺期已至石头，时朝廷无备，

内外崩骇。修进说曰：“殷、桓之下，专恃王恭，恭既破灭，莫不失色。今若优诏用玄，玄必内喜，则能制仲堪、佺期，使并顺命。”朝廷纳之。以修为龙骧将军、荆州刺史、假节，权领左卫文武之镇。又令刘牢之以千人送之。转仲堪为广州。修未及发，而玄等盟于寻阳，求诛牢之。尚之并诉仲堪无罪，独被降黜。于是诏复仲堪荆州。御史中丞江绩奏修承受杨佺期之言，交通信命，宣传不尽，以为身计，疑误朝算，请收付廷尉。特诏免官。寻代王凝之为中护军。顷之，玄破仲堪、佺期，诏以修为征虏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寻复为中护军。玄执政，以修都督六州、右将军、徐兖二州刺史、假节。寻进抚军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玄篡，以为抚军大将军，封安成王。刘裕义旗起，斩之。

徐宁者，东海郟人也。少知名，为舆县令。时廷尉桓彝称有人伦鉴识，彝尝去职，至广陵寻亲旧，还遇风，停浦中，累日忧悒，因上岸，见一室宇，有似廨署，访之，云是舆县。彝乃造之。宁清惠博涉，相遇欣然，因留数夕。彝大赏之，结交而别。至都，谓庾亮曰：“吾为卿得一佳吏部郎。”语在彝传。即迁吏部郎、左将军、江州刺史，卒官。

史臣曰：醜风潜煽，醇源浸竭，遗道德于情性，显忠信于名教。首阳高节，求仁而得仁；泗上微言，朝闻而夕死。原轸免胄，愫然于往策；季路绝纒，邈矣于前志。况交霜雪于杪岁，晦风雨于将晨，喑响或以变其音，贞柯罕能全其性。桓茂伦抱中和之气，怀不挠之节，迈周庾之清尘，遵许郭之遐轨。惧临危于取免，知处死之为易，扬芬千载之上，沦骨九泉之下。仁者之勇，不其然乎！至夫基构迭污隆，龙蛇俱山泽，冲逡巡于内辅，豁陵厉于上游，虔振北门之威，秀坦西阳之务，外有捍城之用，里无末大之嫌，求之名臣，抑亦可算。而温为亢极之

资，玄遂履霜之业，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檀台之乱，宁俞之忠无救弈棋之祸。子文之不血食，悲夫！

赞曰：矫矫宣城，贞心莫陵。身随露天，名与云兴。虔豁重世，冲秀双美。国赖忠臣，家推才子。振武谦文，寻邑为群。归之篡乱，曷足以云。

## 列传第四十五

王湛（子承 承子述 述子坦之 祎之 坦之子愔愉）

国宝忱 愉子绥承族子峤 袁悦之 祖台之

荀崧（子蕤 羨）范汪（子宁 叔坚）

刘惔 张凭 韩伯

王湛，字处冲，司徒浑之弟也。少有识度。身長七尺八寸，龙颡大鼻，少言语。初有隐德，人莫能知，兄弟宗族皆以为痴，其父袒独异焉。遭父丧，居于墓次。服阕，阖门守静，不交当世，冲素简淡，器量隤然，有公辅之望。

兄子济轻之，所食方丈盈前，不以及淇。湛命取菜蔬，对而食之，济尝诣湛，见床头有《周易》问曰：“叔父何用此为？”湛曰：“体中不佳时，脱复看耳。”济请言之。湛因剖析玄理，微妙有奇趣，皆济所未闻也。济才气抗迈，于湛略无子侄之敬。既闻其言，不觉栗然，心形俱肃。遂留连弥日累夜，自视缺然，乃叹曰：“家有名士，三十年而不知，济之罪也。”既而辞去，湛送至门。济有从马绝难乘，济问湛曰：“叔颇好骑不？”湛曰：“亦好之。”因骑此马，姿容既妙，回策如萦，善骑者无以过之。又济所乘马，甚爱之，湛曰：“此马虽快，然力薄不

堪苦行。近见督邮马当胜，但刍秣不至耳。”济试养之，而与己马等。湛又曰：“此马任重方知之，平路无以别也。”于是当蚁封内试之，济马果蹶，而督邮马如常。济益叹，还白其父，曰：“济始得一叔，乃济以上人也。”武帝亦以湛为痴，每见济，辄调之曰：“卿家痴叔死未？”济常无以答。及是，帝又问如初，济曰：“臣叔殊不痴。”因称其美。帝曰：“谁比？”济曰：“山涛以下，魏舒以上。”时人谓湛上方山涛不足，下比魏舒有余。湛闻曰：“欲处我于季孟之间乎？”

湛少仕历秦王文学、太子洗马、尚书郎、太子中庶子，出为汝南内史。元康五年卒，年四十七。子承嗣。

承字安期。清虚寡欲，无所修尚。言理辩物，但明其指要而不饰文辞，有识者服其约而能通。弱冠知名。太尉王衍雅贵异之，比南阳乐广焉。永宁初，为骠骑参军。值天下将乱，乃避难南下。迁司空从事中郎。豫迎大驾，赐爵蓝田县侯。迁尚书郎，不就。东海王越镇许，以为记室参军。雅相知重，敕其子毗曰：“夫学之所益者浅，体之所安者深。闲习礼度，不如式瞻仪形；讽味遗言，不若亲承音旨。王参军人伦之表，汝其师之。”在府数年，见朝政渐替，辞以母老，求出。越不许。久之，迁东海太守，政尚清净，不为细察。小吏有盗池不鱼者，纲纪推之，承曰：“文王之囿与众共之，池鱼复何足惜耶！”有犯夜者，为吏所拘，承问其故，答曰：“从师受书，不觉日暮。”承曰：“鞭撻宁越以立威名，非政化之本。”使吏送，令归家。其从容宽恕若此。

寻去官，东渡江。是时道路梗涩，人怀危惧，承每遇艰险，处之夷然，虽家人近习，不见其忧喜之色。既至下邳，登山北望，叹曰：“人言愁，我始欲愁矣。”及至建鄴，为元帝镇东府从事中郎，甚见优礼。承少有重誉，而推诚接物，尽弘恕之

理，故众咸亲爱焉。渡江名臣王导、卫玠、周顛、庾亮之徒皆出其下，为中兴第一。年四十六卒，朝野痛惜之。自昶至承，世有高名，论者以为祖不及孙，孙不及父。子述嗣。

述字怀祖。少孤，事母以孝闻。安贫守约，不求闻达。性沈静，每坐客驰辨，异端竞起，而述处之恬如也。少袭父爵。年三十，尚未知名，人或谓之痴。司徒王导以门地辟为中兵属。既见，无他言，惟问以江东米价。述但张目不答。导曰：“王掾不痴，人何言痴也？”尝见导每发言，一坐莫不赞美，述正色曰：“人非尧舜，何得每事尽善！”导改容谢之，庾亮曰：“怀祖清贞简贵，不减祖、父，但旷淡微不及耳。”

康帝为骠骑将军，召补功曹，出为宛陵令。太尉、司空频辟，又除尚书吏部郎，并不行。历庾冰征虏长史。时庾翼镇武昌，以累有妖怪，又猛兽入府，欲移镇避之。述与冰笺曰：

窃闻安西欲移镇乐乡，不审此为算邪，将为情邪？若谓为算，则彼去武昌千有余里，数万之众造创移徙，方当兴立城壁，公私劳扰。若信要害之地，所宜进据，犹当计移徙之烦，权二者轻重，况此非今日之要邪！方今强胡陆梁，当畜力养锐，而无故迁动，自取非算。又江州当溯流数千，供继军府，力役增倍，疲曳道路。且武昌实是江东镇戍之中，非但捍御上流而已。急缓赴告，骏奔不难。若移乐乡，远在西陲，一朝江渚有虞，不相接救。方岳取重将，故当居要害之地，为内外形势。使窥窬之心不知所向。若是情邪，则天道玄远，鬼神难言，妖祥吉凶，谁知其故！是以达人君子直道而行，不以情失。昔秦忌：“亡胡”之讖，卒为刘项之资；周恶麋弧之谣，而成褒姒之乱。此既然矣。历观古今，鉴其遗事，妖异速祸败者，盖不少矣，禳避之道，苟非所审，且当择人事之胜理，思社稷之长计，斯则天下幸甚，令名可保矣。

若安西盛意已耳，不能安于武昌，但得近移夏口，则其次也。乐乡之举，咸谓不可。愿将军体国为家，固审此举。

时朝议亦不允，翼遂不移镇。

述出补临海太守，迁建威将军、会稽内史。莅政清肃，终日无事。母忧去职。服阕，代殷浩为扬州刺史，加征虏将军。初至，主簿请讳。报曰：“亡祖先君，名播海内，远近所知；内讳不出门，余无所讳。”寻加中书监，固让，经年不拜。复加征虏将军，进都督扬州徐州之琅邪诸军事、卫将军、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，刺史如故。寻迁散骑常侍、尚书令，将军如故。述每受职，不为虚让，其有所辞，必于不受。至是，子坦之谏，以为故事应让。述曰：“汝谓我不堪邪？”坦之曰：“非也。但克让自美事耳。”述曰：“既云堪，何为复让！人言汝胜我，定不及也。”坦之为桓温长史。温欲为子求婚于坦之。及还家省父，而述爱坦之。虽长大，犹抱置膝上。坦之因言温意。述大怒，遽排下，曰：“汝竟痴邪！讵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。”坦之乃辞以他故。温曰：“此尊君不肯耳。”遂止。简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长，直以真率便敌人耳。谢安亦叹美之。

初，述家贫。求试宛陵令。颇受赠遗。而修家具，为州司所检，有一千三百条。王导使谓之曰：“名父之子不患无禄，屈临小县，甚不宜耳。”述答曰：“足自当止。时人未之达也。”比后屡居州郡，清洁绝伦，禄赐皆散之亲故，宅宇旧物不革于昔，始为当时所叹。但性急为累。尝食鸡子，以箸刺之，不得，便大怒掷地。鸡子圆转不止，便下床以屐齿踏之，又不得。瞋甚，掇内口中，啮破而吐之。既跻重位，每以柔克为用。谢奕性粗，尝忿述，极言骂之。述无所应，面壁而已，居半日，奕去，始复坐。人以此称之。

太和二年，以年迫悬车，上疏乞骸骨，曰：“臣曾祖父魏

司空昶白笺于文皇帝曰：‘昔与南阳宗世林共为东宫官属。世林少得好名，州里瞻敬。及其年老，汲汲自励，恐见废弃，时人咸共笑之。若天假其寿，致仕之年，不为此公婆娑之事。’情旨慷慨，深所鄙薄。虽是笺书，乃实训诫。臣忝端右，而以疾患，礼敬废替。犹谓可有差理，日复一日，而年衰疾痼，永无复瞻华幄之期。乞奉先诫，归老丘园。”不许。述竟不起。三年卒，时年六十六。

初，桓温平洛阳，议欲迁都，朝廷忧惧，将遣侍中止之。述曰：“温欲以虚声威朝廷，非事实也。但从之，自无所至。事果不行。又议欲移洛阳钟虞，述曰：“永嘉不竟，暂都江左。方当荡平区宇，旋轸旧京。若其不耳，宜改迁园陵。不应先事钟虞。”温竟无以夺之。追赠侍中、骠骑将军、开府，谥曰穆，以避穆帝，改曰简。子坦之嗣。

坦之字文度。弱冠与郗超俱有重名，时人为之语曰：“盛德绝伦郗嘉宾，江东独步王文度。”嘉宾，超小字也。仆射江胪领选，将拟为尚书郎。坦之闻曰：“自过江来，尚书郎正用第二人，何得以此见拟！”胪遂止。简文帝为抚军将军，辟为掾。累迁参军、从事中郎，仍为司马，加散骑常侍。出为大司马桓温长史。寻以父忧去职，服阕。征拜侍中，袭父爵。时卒士韩悵逃之归首，云“失牛故叛。”有司劾悵偷牛，考掠服罪。坦之以为悵束身自归，而法外加罪，懈怠失牛，事或可恕，加之木石，理有自诬，宜附罪疑从轻之例，遂以见原。海西公废，领左卫将军。

坦之有风格，尤非时俗放荡，不敦儒教，颇尚刑名学，著《废庄论》曰：

荀卿称庄子“蔽于天而不知人”，扬雄亦曰“庄周放荡而不法”，何晏云“鬻庄躯，放玄虚，而不周乎时变”。三贤之

言，远有当乎！夫独构之唱，唱虚而莫和；无感之作，义偏而用寡。动人由于兼忘，应物在乎无心。孔父非不体远，以体远故用近；颜子岂不具德，以德备故膺教。胡为其然哉？不获已而然也。

夫自足者寡，故理悬于羲农；徇教者众，故义申于三代。道心惟微，人心惟危，吹万不同，孰知正是！虽首阳之情，三黜之智，摩顶之甘，落毛之爱，枯槁之生，负石之死，格诸中庸，未入乎道，而况下斯者乎！先王知人情之难肆，惧违行以致讼，悼司彻之貽悔，审褫带之所缘，故陶铸群生，谋之未兆，每撮其契，而为节焉。使夫敦礼以崇化，日用以成俗，诚存而邪忘，利损而竞息，成功遂事，百姓皆曰我自然。盖善暗者无怪，故所遇而无滞，执道以离俗，孰逾于不达！语道而失其为者，非其道也；辩德而有其位者，非其德也。言默所未究，况扬之以为风乎！且即濠以寻鱼，想彼之我同；推显以求隐，理得而情昧。若夫庄生者，望大庭而抚契，仰弥高于不足，寄积想于三篇，恨我怀之未尽，其言诡譎，其义恢诞。君子内应。从我游方之外，众人因藉之，以为弊薄之资。然则天下之善人少，不善人多，庄子之利天下也少，害天下也多。故曰鲁酒薄而邯郸围，庄生作而风俗颓。礼与浮云俱征，伪与利荡并肆，人以克己为耻，士以无措为通，时无履德之誉，俗有蹈义之愆。骤语赏罚不可以造次，屡称无为不可与适变。虽可用于天下，不足以用天下人。

昔汉阴丈人修浑沌之术，孔子以为识其一不识其二。庄生之道，无乃类乎！与夫如愚之契，何殊间哉！若夫利而不害，天之道也；为而不争，圣之德也。群方所资而莫知谁氏，在儒而非儒，非道而有道。弥贯九流，玄同彼我，万物用之而不既，麴癯日新而不朽，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。

又领本州大中正。简文帝临崩，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。坦之自持诏入，于帝前毁之。帝曰：“天下，傥来之运，卿何所嫌！”坦之曰：“天下，宣元之天下，陛下何得专之！”帝乃使坦之改诏焉。

温薨，坦之与谢安共辅幼主，迁中书令，领丹阳尹。俄授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、北中郎将、徐兖二州刺史，镇广陵。将之镇，上表曰：

臣闻人君之道以孝敬为本，临御四海以委任为贵。恭顺无为，则盛德日新；亲杖贤能，则政道邕睦。昔周成、汉昭，并以幼年纂承大统。当时天下未为无难，终能显扬祖考，保安社稷，盖尊尊亲亲，信纳大臣之所致也。

伏维陛下诞奇秀之姿，禀生知之量，春秋尚富，涉道未广，方须训导以成天德。皇太后仁淑之体，过于三母，先帝奉事积年，每称圣明。臣愿奉事之心，便当自同孝宗；太后慈爱之隆，亦不必异所生。琅邪王、余姚主及诸皇女，宜朝夕定省，承受教诲，导习仪刑，以成景仰恭敬之美，不可以属非至亲，自为疏疑。昔肃祖崩殂，成康幼冲，事无大小，必谘丞相导，所以克就圣德，实此之由，今仆射臣安、中军臣冲，人望具瞻，社稷之臣。且受遇先帝，绸缪缱绻，并志竭忠贞，尽心尽力，归诚陛下，以报先帝。愚谓周旋举动。皆应谘此二臣。二臣之于陛下，则周之旦奭，汉之霍光，显宗之于王导。冲虽在外，路不云远，事容信宿，必宜参详，然后情听获尽，庶事可毕。

又天听虽聪，不启不广；群情虽忠，不引不尽。宜数引侍臣，询求谏言。平易之世，有道之主犹尚诚惧，日昃不倦；况今艰难理尽，虑经安危，祖宗之基系之陛下，不可不精心务道，以申先帝尧舜之风。可不敬修至德，以保宣元天地之祚？

表奏，帝纳之。

初，谢安爱好声律，期功之惨，示废妓乐颇，以成俗。坦之非而苦谏之。安遗坦之书曰：“知君思相爱惜之至。仆所求者声，谓称情义，无所不可为，卿复以自娱耳。若絜轨迹，崇世教，非所拟议，亦非所屑。常谓君粗得鄙趣者，犹未悟之濠上邪！故知莫逆，未易为人。”坦之答曰：“具君雅旨，此是诚心而行，独往之美，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谓。意者以为人之体韵犹器之方圆，方圆不可错用，体韵岂可易处！各顺其方，以弘其业，则岁寒之功必有成矣。实吾子少立德行，体议淹允，加以令地，优游自居，金日之谈，咸以请远相许，至于此事，实有疑焉。公私二三，莫见其可。以此为濠上，悟之者得无鲜乎！且天下之宝，故为天下所惜，天下之所非，何为不可以天下为心乎？想君幸复三思。”书往反数四，安竟不从。

坦之又尝与殷康子书论公谦之义曰：

夫天道以无私成名，二仪以至公立德。立德存乎至公，故无亲而非理；成名在乎无私，故在当而忘我。此天地所以成功，圣人所以济化，由斯论之，公道体于自然，故理泰而愈降；谦义生于不足，故时弊而义著。故大禹、咎繇称功言惠而成名于彼，孟反、范燮殿军后入而全身于此。从此观之，则谦公之义固以殊矣。

夫物之所美，己不可收；人之所贵，我不可取。诚患人恶其上，众不可盖，故君子居之，而每加损焉。隆名在于矫伐，而不在于期当，匿迹在于违显，而不在于求是。于是谦光之义与矜竞而俱生，卑挹之义与夸伐而并进。由亲誉生于不足，未若不知之有余；良药效于瘳疾，未若无病之为贵也。

夫乾道确然，示人易矣；坤道 贵然，示人简矣。二象显于万物，两德彰于群生，岂矫枉过直而失其所哉！由此观之，则大通之道公坦于天地，谦伐之议险峻于人事。今存公而废谦，

则自伐者托至公以生嫌，自美者因存党以致惑。此王生所谓同貌而实异，不可不察者也，然理必有根，教亦有主。苟探其根，则玄指自显；若寻其末，弊无不至。岂可以嫌似而疑至公，弊贪而忘于谅哉！

康子及袁宏并有疑难，坦之标章摘句，一一申而释之，莫不厌服。又孔严著《通葛论》，坦之与书赞美之。其忠公慷慨，标明贤胜，皆此类也。

初，坦之与沙门竺法师甚厚，每共论幽明报应。便要先死者当报其事。后经年，师忽来云：“贫道已死，罪福皆不虚。惟当勤修道德，以升济神明耳。”言讫不见。坦之寻亦卒，时年四十六。临终，与谢安、桓冲书，言不及私，惟忧国家之事，朝野甚痛惜之。追赠安北将军，谥曰献。

裨之字文邵。少知名，尚寻阳公主，历中书侍郎。年未三十而卒，赠散骑常侍。

坦之四子：恺、愉、国宝、忱。

恺字茂仁，愉字茂和，并少践清阶。恺袭父爵，愉稍迁骠骑司马，加辅国将军。恺太元末为侍中，领右卫将军，多所献替。兄弟贵盛，当时莫比。

及王恭等讨国宝，恺、愉并请解职。以与国宝异生，又素不协，故得免祸。国宝既死，出恺为吴郡内史，愉为江州刺史、都督豫州四郡、辅国将军、假节。未几，征恺为丹阳尹。及桓玄等至江宁，恺令兵守石头。俄而玄等走，复为吴郡。病卒，追赠太常。

愉至镇，未几，殷仲堪、桓玄、杨佺期举兵应王恭，乘流奄至。愉既无备，惶遽奔临川，为玄所得。玄盟于寻阳，以愉置坛所，愉甚耻之。及事解，除会稽内史。玄篡位，以为尚书仆射。”刘裕义旗建，加前将军。愉既桓氏婿，父子宠贵，又

尝轻侮刘裕，心不自安，潜结司州刺史温详，谋作乱，事泄，被诛，子孙十余人皆伏法。

国宝少无士操，不修廉隅。妇父谢安恶其倾侧，每抑而不用。除尚书郎。国宝以中兴膏腴之族，惟作吏部，不为余曹郎，甚怨望，固辞不拜。从妹为会稽王道子妃，由是与道子游处，遂间毁安焉。

及道子辅政，以为秘书丞。俄迁琅邪内史，领堂邑太守，加辅国将军。人补侍中，迁中书令、中领军，与道子持威权，扇动内外。中书郎范宁，国宝舅也，儒雅方直，疾其阿谀，劝孝武帝黜之。国宝乃使陈郡袁悦之因尼支妙音致书与太子母陈淑媛，说国宝忠谨，宜见亲信。帝知之，托以他罪杀悦之。国宝大惧，遂因道子谮毁宁，宁由是出为豫章太守。及弟忱卒，国宝自表求解职迎母。并奔忱丧。诏特赐假，而盘桓不时进发，为御史中丞褚粲所奏。国宝惧罪，衣女子衣，托为王家婢，诣道子告其事。道子言之于帝，故得原。后骠骑参军王徽请国宝同宴，国宝素骄傲使酒，怒尚书左丞祖台之，攘袂大呼，以盘盞乐器掷台之，台之不敢言，复为粲所弹。诏以国宝纵肆情性，甚不可长，台之懦弱，非监司体，并坐免官。顷之，复职，愈骄蹇不遵法度。起斋侔清暑殿，帝恶其僭侈。国宝惧，遂谄媚于帝，而颇疏道子。道子大怒，尝于内省面责国宝，以剑掷之，旧好尽矣。

是时王雅亦有宠，荐王珣于帝。帝夜与国宝及雅宴，帝微有酒，令召珣，将至，国宝自知才出珣下，恐至，倾其宠，因曰：“王珣当今名流，不可以酒色见。”帝遂止，而以国宝为忠。将纳国宝女为琅邪王妃，未婚，而帝崩。

安帝即位，国宝复事道子，进从祖弟绪为琅邪内史，亦以佞邪见知。道子复惑之，倚为心腹，并为时之所疾。国宝遂参

管朝权，威震内外。迁尚书左仆射。领选，加后将军、丹阳尹，道子悉以东宫兵配之。

时王恭与殷仲堪并以才器，各居名藩。恭恶道子、国宝乱政，屡有忧国之言。道子等亦深忌惮之，将谋去其兵。未及行，而恭檄至，以讨国宝为名，国宝惶遽不知所为。绪说国宝，令矫道子命，召王珣、车胤杀之，以除群望，因挟主相以讨诸侯。国宝许之。珣、胤既至，而不敢害，反问计于珣。珣劝国宝放兵权以迎恭，国宝信之。语在《珣传》。又问计于胤，胤曰：“南北同举，而荆州未至，若朝廷遣军，恭必城守。昔桓公围寿阳，弥时乃克。若京城未拔，而上流奄至，君将何以待之？”国宝尤惧，遂上疏解职，诣阙待罪。既而悔之，祚称诏复其本官，欲收其兵距王恭。

道子既不能距诸侯，欲委罪国宝，乃遣谯王尚之收国宝，付廷尉，赐死，并斩绪于市。以谢王恭。国宝贪纵聚敛，不知纪极，后房伎妾以百数，天下珍玩充满其室。及王恭伏法，诏追复国宝本官。元兴初，桓玄得志，表徙其家属于交州。

忱字元达。弱冠知名，与王恭、王珣俱流誉一时。历位骠骑长史。尝造其舅范宁，与张玄相遇，宁使与玄语。玄正坐敛衽，待其有发，忱竟不与言，玄失望便去。宁让忱曰：“张玄，吴中之秀，何不与语？”忱笑曰：“张祖希欲相识，自可见诣。”宁谓曰：“卿风流隽望，真后来之秀。”忱曰：“不有此舅，焉有此甥！”既而宁使报玄，玄束带造之，始为宾主。

太元中，出为荆州刺史、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、建武将军、假节。忱自恃才气，放酒诞节，慕王澄之为，又年少居方伯之任，谈者忧之。及镇荆州，威风肃然，殊得物和人。桓玄时在江陵，既其本国。且奕叶故义，常以才雄驾物。忱每裁抑之。玄尝诣忱，通人未出，乘轡直进。忱对玄鞭门干，玄怒，去之，

忱亦不留。尝朔日见客，仗卫甚盛，玄言欲猎，借数百人，忱悉给之。玄惮而服焉。

性任达不拘，末年尤嗜酒，一饮连月不醒，或裸体而游，每欢三日不叹，便觉形神不相亲。妇父尝有惨，忱乘醉吊之，妇父恸哭，忱与宾客十许人，连臂被发裸身而入，绕之三币百而出。其所行多此类。数年卒官，追赠右将军，谥曰穆。

绥字彦猷。少有美称，厚自矜迈，实鄙而无行。愉为殷、桓所捕，绥未测存亡，在都有忧色，居处饮食，每事贬降，时人每谓为“试守孝子”。桓玄之为太尉，绥以桓氏甥甚见宠待，为太尉右长史。及玄篡，迁中书令。刘裕建义，以为冠军将军。其家夜中梁上无故有人头堕于床，而流血滂沱。俄拜荊州刺史、假节。坐父愉之谋，与弟纳并被诛。

初，绥与王谧、桓胤齐名，为后进之秀。谧位官既极，保身而终。胤以从坐诛，声称犹全。绥身死，名论殆尽，亦以薄行矜峭而尚人故也。自昶父汉雁门太守泽已有名称，忱又秀出，绥亦著称，八叶继轨，轩冕莫与为比焉。

峤字开山。祖默，魏尚书。父佑，以才智称，为杨骏腹心。骏之排汝南王亮，退卫瓘，皆佑之谋也。位至北军中候。峤少有风尚，并、司二州交辟，不就。永嘉末，携其二弟避乱渡江。时元帝镇建鄴，教曰：“王佑三息始至，名德之胄，并有操行，宜蒙饰叙。且可给钱三十万，帛三百匹，米五十斛，亲兵二十人。”寻以峤参世子东中郎军事。不就。愍帝征拜著作郎，右丞相南阳王保辟，皆以道险不行。元帝作相，以为水曹属，除长山令，迁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。王敦请为参军，爵九原县公。

敦在石头，欲禁私伐蔡洲荻，以问群下。时王师新败，士庶震惧，莫敢异议。峤独曰：“中原有菽，庶人采之。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！若禁人樵伐，未知其可。”敦不悦。敦将杀周

顗、戴若思，峤于坐谏曰：“济济多士，交王以宁。安可戮诸名士，以自全生！”敦大怒，欲斩峤，赖谢鲲以免。敦犹衔之，出为领军长史。敦平后，除中书侍郎，兼大著作，固辞。转越骑校尉，频迁吏部郎、御史中丞、秘书监，领本州大中正。咸和初，朝议欲以峤为丹阳尹。峤以京尹望重，不宜以疾居之，求补庐陵郡，乃拜峤庐陵太守。以峤家贫，无以上道，赐布百匹。钱十万。寻卒官，谥曰穆。子淡嗣，历位右卫将军、侍中、中护军、尚书、广州刺史。淡子度世，骁骑将军。

袁悦之，字元礼，陈郡阳夏人也。父朗，给事中。悦之能长短说，甚有精理。始为谢玄参军，为玄所遇，丁忧去职。服阕还都，止贲《战国策》言天下要惟此书。后甚为会稽王道子所亲爱，每劝道子专览朝权，道子颇纳其说。俄而见诛。

祖台之，字元辰，范阳人也。官至侍中、光禄大夫。撰志怪，书行于世。

荀崧，字景猷，颍川临颖人，魏太尉彧之玄孙也。父顗，羽林右监、安陵乡侯，与王济、何劭为拜亲之友。崧志操清纯，雅好文学。韶齿时，族曾祖顗见而奇之，以为必兴顗门。弱冠，太原王济甚相器重，以方其外祖陈郡袁侃，谓侃弟奥曰：“近见荀监子，清虚名理，当不及父，德性纯粹，是贤兄辈人也。”其为名流所赏如此。泰始中，诏以崧代兄袭父爵，补濮阳王允文学。与王敦、顾荣、陆机等友善，赵王伦引为相国参军。伦篡，转护军司马、给事中，稍迁尚书吏部郎、太弟中庶子，累迁侍中、中护军。

王弥入洛，崧与百官奔于密，未至而母亡。贼追将及，同旅散走，崧被发从车，守丧号泣。贼至，弃其母尸于地，夺车而去。崧被四创，气绝，至夜方苏。葬母于密山。服阕，族父藩承制，以崧监江北军事、南中郎将、后将军、假节、襄城太

守。时山陵发掘，崧遣主簿石览将兵入洛，修复山陵。以勋进爵舞阳县公，迁都督荆州江北诸军事、平南将军，镇宛，改封曲陵公。为贼杜曾所围。石览时为襄城太守，崧力弱食尽，使其小女灌求救于览及南中郎将周访。访即遣子抚率兵三千人会石览，俱救崧。贼闻兵至，散走。崧既得免，乃遣南阳中部尉王国、刘愿等潜军袭穰县，获曾从兄伪新野太守保，斩之。

元帝践阼，征拜尚书仆射，使崧与协共定中兴礼仪。从弟馗早亡，二息序、廆，年各数岁，崧迎与共居，恩同其子。太尉、临淮公荀顗国胤废绝，朝庭以崧属近，欲以崧子袭封。崧哀序孤微，乃让封与序，论者称焉。转太常。时方修学校，简省博士，置《周易》王氏、《尚书》郑氏、《古文尚书》孔氏、《毛诗》郑氏、《周官礼记》郑氏、《春秋左传》杜氏服氏、《论语》《孝经》郑氏博士各一人，凡九人，其《仪礼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及郑《易》皆省不置。崧以为不可，乃上疏曰：

自丧乱以来，儒学尤寡，今处学则阙明廷之秀，仕朝则废儒学之俊。昔咸宁、太康、永嘉之中，侍中、常侍、黄门通洽古今、行为世表者，领国子博士。一则应对殿堂，奉酬顾问；二则参训国子，以弘儒训；三则祠、仪二曹及太常之职，以得质疑。今皇朝中兴，美隆往初，宜宪章令轨，祖述前典。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，崇儒兴学。经始明堂，营建辟雍，告朔班政，乡饮大射。西阁东序，河图秘书禁籍。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，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。贾、马、郑、杜、服、孔、王、何、颜、尹之徒，章句传注众家之学，置博士十九人。九州之中，师徒相传，学士如林，犹选张华、刘寔居太常之官，以重儒教。

传称“孔子没而微言绝，七十二子终而大义乖”。自顷中夏殄瘁，讲诵遏密，斯文之道，将堕于地。陛下圣哲龙飞，恢

崇道教，乐正雅颂，于是乎在。江、扬二州，先渐声教，学士遗文，于今为盛。然方畴昔，犹千之一。臣学不章句，才不弘通，方之华实，儒风殊邈。思竭駑骀，庶增万分。愿斯道隆于百世之上，搢绅咏于千载之下。

伏闻节省之制，皆三分置二。博士旧置十九人，今五经合九人，准古计今，犹未能半，宜及节省之制，以时施行。今九人以外，犹宜增四。愿陛下万机余暇，时垂省览。宜为郑《易》置博士一人，郑《仪礼》博士一人，《春秋公羊》博士一人，《谷梁》博士一人。

昔周之衰，下陵上替，上无天子，下无方伯，善者谁赏，恶者谁罚，孔子惧而作《春秋》。诸侯讳妒，惧犯时禁，是以微辞妙旨，义不显明，故曰“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，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”。时左丘明、子夏造膝亲受，无不精究。孔子既没，微言将绝，于是丘明退撰所闻，而为之传。其书善礼，多膏腴美辞，张本继末，以发明经意，信多奇伟，学者好之。称公羊高亲受子夏，立于汉朝，辞义清隽，断决明审，董仲舒之所善也。谷梁赤师徒相传，暂立于汉世。向、歆，汉之硕儒，犹父子各执一家，莫肯相从。其书文清义约，诸所发明，或是《左氏》、《公羊》所不载，亦足有所订正。是以三传并行于先代，通才未能孤废。今去圣久远，其文将堕，与其过废，宁与过立。臣以为三传虽同曰《春秋》，而发端异趣，案如三家异同之说，此乃义则战争之场，辞亦剑戟之锋，于理不可得共。博士宜各置一人，以博其学。

元帝诏曰：“崧表如此，皆经国之务。为政所由。息马投戈，犹可讲艺，今虽日不暇给，岂忘本而遗存邪！可共博议者详之。”议者多请从崧所奏。诏曰：“《谷梁》肤浅，不足置博士，余如奏。”会王敦之难，不行。

敦表以崧为尚书左仆射。及帝崩，群臣议庙号，王敦遣使谓曰：“豺狼当路，梓宫未反，祖宗之号，宜别思详。”崧议以为：“礼，祖有功，宗有德。元皇帝天纵圣哲，光启中兴，德泽侔于太戊，功惠迈于汉宣，臣敢依前典，上号曰中宗。”既而与敦书曰：“承以长蛇未翦，别详祖宗。先帝应天受命，以隆中兴；中兴之主，宁可随世数而迁毁！敢率丹直。询之朝野，上号中宗。卜日有期，不及重请，专辄之愆，所不敢辞。“初，敦待崧甚厚，欲以为司空，于此衔之而止。

太宁初，加散骑常侍，后领太子太傅。以平王敦功，更封平乐伯。坐使威仪为猛兽所食，免职。后拜金紫光禄大夫、录尚书事，散骑常侍如故。迁右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录尚书如故。又领秘书监，给亲兵百二十人。年虽衰老，而孜孜典籍，世以此嘉之。

苏峻之役，崧与王导、陆晔共登御床拥卫帝，及帝被逼幸石头，崧亦侍从不离帝侧。贼平，帝幸温峤舟，崧时年老病笃，犹力步而从。咸和三年薨，时年六十七。赠侍中，谥曰敬。

其后著作郎虞预与丞相王导笺曰：“伏见前秘书、光禄大夫荀公，生于积德之族，少有儒雅之称，历位内外，在贵能降。苏峻肆虐，乘舆失幸，公处嫌忌之地，有累卵之危，朝士为之寒心，论者谓之不免。而公将之以智，险而不惧，扶侍至尊，缙纆不离。虽无扶迎之勋，宜蒙守节之报。且其宣慈之美，早彰远近，朝野之望，许以台司，虽未正位，已加仪同。至守终纯固，名定闾棺，而薨卒之日，直加侍中。生有三槐之望，没无鼎足之名，宠不增于前秩，荣不副于本望，此一时愚智所慷慨也。今承大弊之后，淳风颓散，苟有一介之善，宜在旌表之例，而况国之元老，志节若斯者乎！”不从。升平四年，崧改葬，诏赐钱百万，布五千匹。有二子：蕤、羨。蕤嗣。

蕤字令远。起家秘书郎，稍迁尚书左丞。蕤有仪操风望，雅为简文帝所重。时桓温平蜀，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温。蕤言于帝曰：“若温复假王威，北平河洛，修复园陵，将何以加此！”于是乃止。转散骑常侍、少府，不拜，出补东阳太守。除建威将军、吴国内史。卒官。籍嗣位，至散骑常侍、大长秋。

羨字令则。清和有准。才年七岁，遇苏峻难，随父在石头，峻甚爱之，恆置膝上。羨阴白其母，曰：“得一利刀子，足以杀贼。”母掩其口，曰：“无妄言！”年十五，将尚寻阳公主，羨不欲连婚帝室，仍远遁去。监司追，不获已，乃出尚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弱冠，与琅邪王洽齐名，沛国刘惔、太原王濛、陈郡殷浩并与交好。

骠骑将军何充出镇京口，请为参军。穆帝又以为抚军参军，征补太常博士，皆不就。后拜秘书丞、义兴太守。征北将军褚裒以为长史。既到，裒谓佐吏曰：“苟生资逸群之气，将有冲天之举，诸君宜善事之。”寻迁建威将军、吴国内史。除北中郎将、徐州刺史、监徐兖二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、假节。殷浩以羨在事有能名，故居以重任。时年二十八，中兴方伯，未有如羨之少者。羨至镇，发二州兵，使参军郑袭戍淮阴。羨寻北镇淮阴，屯田于东阳之石鳖。寻加监青州诸军事，又领兖州刺史，镇下邳。羨自镇来朝，时蔡谟固让司徒，不起，中军将军殷浩欲加大辟，以问于羨。羨曰：“蔡公今日事危，明日必有桓文之举。”浩乃止。

及慕容俊攻段兰于青州，诏使羨救之。俊将王腾、赵盘寇琅邪、鄆城，北境骚动。羨讨之，擒腾，盘进走。军次琅邪，而兰已没，羨退还下邳，留将军诸葛攸、高平太守刘庄等三千人守琅邪，参军戴逵、萧鍈二千人守泰山。是时，慕容兰以数万众屯汴城，甚为边害。羨自光水引汶通渠，至于东阿以征之。

临阵，斩兰。帝将封之，美固辞不受。

先是，石季龙死，胡中大乱，美抚纳降附，甚得众心。以疾笃解职。后除右军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让不拜。升平二年卒，时年三十八。帝闻之，叹曰：“荀令则、王敬和相继凋落，股肱腹心将复谁寄乎！”追赠骠骑将军。

范汪，字玄平，雍州刺史晷之孙也。父稚，蚤卒。汪少孤贫，六岁过江，依外家新野庾氏。荆州刺史王澄见而奇之，曰：“兴范族者，必是子也。”年十三，丧母，居丧尽礼，亲邻哀之。及长，好学。外氏家贫，无以资给，汪乃庐于园中，布衣蔬食，然薪写书，写毕，诵读亦遍，遂博学多通，善谈名理。弱冠，至京师，属苏峻作难。王师败绩，汪乃遁逃西归。庾亮、温峤屯兵寻阳，时行李断绝，莫知峻之虚实，咸恐贼强，未敢轻进。及汪至，峤等访之，汪曰：“贼政令不一，贪暴纵横，灭亡已兆，虽强易弱。朝廷有倒悬之急，宜时进讨。”峤深纳之。是日，护军、平南二府礼命交至，始解褐，参护军事。贼平，赐爵都乡侯。复为庾亮平西参军、从讨郭默，进爵亭侯。辟司空郗鉴掾，除宛陵令。复参亮征西军事，转州别驾。汪为亮佐使十有余年，甚相钦待。转鹰扬将军、安远护军、武陵内史，征拜中书侍郎。

时庾翼将悉郢汉之众以事中原，军次安陆，寻转屯襄阳。汪上疏曰：

臣伏思安西将军翼今至襄阳，仓卒攻讨，凡百草创，安陆之调，不复为襄阳之用。而玄冬之月，沔汉乾涸，皆当鱼贯百行，排推而进。设一处有急，势不相救。臣所至虑一也。又既至之后，桓宣当出。宣往实翦豺狼之林，招携贰之众，待之以至宽，御之以无法。田畴垦辟，生产始立，而当移之，必有嗷然，悔吝难测。臣所至虑二也。襄阳顿益数万口，奉师之费，

皆当出于江南。运漕之难，船人之力，不可不熟计。臣之所至虑三也。且申伯之尊，而与边将并驱。又东军不进，殊为孤悬。兵书云：“知彼知此，百战不殆。知彼不知此，一胜一负。”贼诚衰弊，然得臣犹在；我虽方隆，今实未暇。而连兵不解，患难将起，臣所至虑四也。

翼岂不知兵家所患常在于此，顾以门户事任，忧责莫大，晏然终年，忧心情所安，是以抗表辄行，毕命原野。以翼宏规经略，文武用命，忽遇衅会，大事便济。然国家之虑，常以万全，非至安至审，王者不举。臣谓宜严诏谕翼，还镇养锐，以为后图。若少合圣听，乞密出臣表，与车骑臣冰等详共集议。

寻而骠骑将军何充辅政，请为长史。桓温代翼为荆州，复以汪为安西长史。温西征蜀，委以留府。蜀平，进爵武兴县侯。而温频请为长史、江州刺史，皆不就。自请还京，求为东阳太守。温甚恨焉。在郡大兴学校，甚有惠政。顷之，召入，频迁中领军、本州大中正。时简文帝作相，甚相亲昵，除都督徐兖青冀四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、安北将军、徐兖二州刺史、假节。

既而桓温北伐，令汪率文武出梁国，以失期，免为庶人。朝廷惮温不敢执，谈者为之叹恨。汪屏居吴郡，从容讲肆，不言枉直。后至姑孰，见温。温时方起屈滞以倾朝廷，谓汪远来诣己，倾身引望，谓袁宏曰：“范公来，可作太常邪？”汪既至，才坐，温谢其远来意。汪实来造温，恐以趋时致损，乃曰：“亡兒瘞此，故来视之。”温殊失望而止。时年六十五，卒于家。赠散骑常侍，谥曰穆。长子康嗣，早卒。康弟宁，最知名。

宁字武子。少笃学，多所通览。简文帝为相，将辟之，为桓温所讽，遂寝不行。故终温之世，兄弟无在列位者。时以浮虚相扇，儒雅日替，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、何晏，二人之罪深

于桀纣，乃著论曰：

或曰：“黄唐缅邈，至道沦翳，濠濮辍咏，风流靡托，争夺兆于仁义，是非成于儒墨。平叔神怀超绝，辅嗣妙思通微，振千载之颓纲，落周孔之尘网。斯盖轩冕之龙门，濠梁之宗匠。尝闻夫子之论，以为罪过桀纣，何哉？”

答曰：“子信有圣人之言乎？夫圣人者，德侔二仪，道冠三才，虽帝皇殊号，质文异制，而统天成务，旷代齐趣。王何蔑弃典文，不遵礼度，游辞浮说，波荡后生，饰华言以翳实，骋繁文以惑世。搢绅之徒，翻然改辙，洙泗之风，缅焉将堕。遂令仁义幽沦，儒雅蒙尘，礼坏乐崩，中原倾覆。古之所谓言伪而辩、行僻而坚者，其斯人之徒欤！昔夫子斩少正于鲁，太公戮华士于齐，岂非旷世而同诛乎！桀纣暴虐，正足以灭身覆国，为后世鉴诫耳，岂能回百姓之视听哉！王何叨海内之浮誉，资膏粱之傲诞，画螭魅以为巧，扇无检以为俗。郑声之乱乐，利口之覆邦，信矣哉！吾固以为一世之祸轻，历代之罪重，自丧之衅小，迷众之愆大也。”

宁崇儒抑俗，率皆如此。

温薨之后，始解褐为余杭令，在县兴学校，养生徒，洁己修礼，志行之士莫不宗之。期年之后，风化大行。自中兴已来，崇学敦教，未有如宁者也。在职六年，迁临淮太守，封阳遂乡侯。顷之，征拜中书侍郎。在职多所献替，有益政道。时更营新庙，博求辟雍、明堂之制，宁据经传奏上，皆有典证。孝武帝雅好文学，甚被亲爱，朝廷疑议，辄咨访之。宁指斥朝士，直言无讳。

王国宝，宁之甥也，以谄媚事会稽王道子，惧为宁所不容，乃相驱扇，因被疏隔。求补豫章太守，帝曰：“豫章不宜太守，何急以身试死邪？”宁不信卜占，固请行，临发，上疏曰：

“臣闻道尚虚简，政贵平静，坦公亮于幽显，流子爰于百姓，然后可以经夷险而不忧，乘休否而常夷。先王所以致太平，如此而已。今四境晏如，烽燧不举，而仓庾虚耗，帑藏空匮。古者使人，岁不过三日，今之劳扰，殆无三日休停，至有残刑翦发，要求复除，生儿不复举养，鰥寡不敢妻娶。岂不怨结人鬼，感伤和气。臣恐社稷之忧，积薪不足以为喻。臣久欲粗启所怀，日复一日。今当永离左右，不欲令心有余恨。请出臣启事，付外详择。”帝诏公卿牧守普议得失，宁又陈时政曰：

古者分土割境，以益百姓之心；圣王作制，籍无黄白之别。昔中原丧乱，流寓江左，庶有旋反之期，故许其挟注本郡。自尔渐久，人安其业，丘垄坟柏，皆已成行，虽无本邦之名，而有安土之实。今宜正其封疆，以土断人户，明考课之科，修间伍之法。难者必曰：“人各有桑梓，俗自有南北。一朝属户，长为人隶，君子则有土风之慨，小人则怀下役之虑。”斯诚并兼者之所执，而非通理者之笃论也。古者失地之君，犹臣所寓之主，列国之臣，亦有违适之礼。随会仕秦，致称《春秋》；乐毅宦燕，见褒良史。且今普天之人，原其氏出，皆随世迁移，何至于今而独不可？

凡荒郡之人，星居东西，远者千余，近者数百，而举召役调，皆相资须，期会差违，辄致严坐，人不堪命，叛为盗贼。是以山湖日积，刑狱愈滋。今荒小郡县，皆宜并合，不满五千户，不得为郡，不满千户，不得为县。守宰之任，宜得清平之人。顷者选举，惟以恤贫为先，虽制有六年，而富足便退。又郡守找吏，牵置无常，或兼台职，或带府官。夫府以统州，州以监郡，郡以莅县，如令互相领帖，则是下官反为上司，赋调役使无复界限。且牵曳百姓，营起廨舍，东西流迁，人人易处，文书簿籍，少有存者。先之室宇，皆为私家，后来新官，复应

修立。其为弊也，胡可胜言！

又方镇去官，皆割精兵器杖以为送故，米布之属不可称计。监司相容，初无弹纠。其中或有清白，亦复不见甄异。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，少者数十户。既力人私门，复资官廩布。兵役既竭，枉服良人，牵引无端，以相充补。若是功勋之臣，则已享裂土之祚，岂应封外复置吏兵乎！谓送故之格宜为节制，以三年为断，夫人性无涯，奢俭由势。今并兼之士亦多不瞻，非力不足以厚身，非禄不足以富家，是得之有由，而用之无节。蒲酒永日，驰骛卒年，一宴之饌，费过十金，丽服之美，不可货算，盛狗马之饰，营郑卫之音，南亩废而不垦，讲诵阙而无闻，凡庸竞驰，傲诞成俗。谓宜验其乡党，考其业尚，试其能否，然后升进。如此，匪惟家给人足，贤人岂不继踵而至哉！

官制谪兵，不相袭代，顷者小事，便从补役，一愆之违，辱及累世，亲戚傍支，罹其祸毒，户口减耗，亦由于此。皆宜料遣，以全国信，礼，十九为长殇，以其未成人也。十五为中殇，以为尚童幼也。今以十六为全丁，则备成人之役矣。以十三为半丁，所任非复童幼之事矣。岂可伤天理，远经典，困苦万姓，乃至此乎！今宜修礼文，以二十为全丁，十六至十九为半丁，则人无夭折，生长滋繁矣。

帝善之。

初，宁之出，非帝本意，故所启多合旨。宁在郡又大设庠序，遣人往交州采磐石，以供学用，改革旧制，不拘常宪。远近至者千余人，资给众费，一出私禄。并取郡四姓子弟，皆充学生，课续五经。又起学台，功用弥广，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：“豫章郡居此州之半。太守臣宁入参机省，出宰名郡，而肆其奢浊，所为狼籍。郡城先有六门，宁悉改作重楼，复更开二门，合前为八。私立下舍七所。臣伏寻宗庙之设，各有品秩，

而宁自置家庙。又下十五县，皆使左宗庙，右社稷，准之太庙，皆资人力，又夺人居宅，工夫万计。宁若以古制宜崇，自当列上，而敢专辄，惟在任心。州既闻知，既符从事，制不复听。而宁严威属县，惟令速立。愿出臣表下太常，议之礼典。”诏曰：“汉宣云：可与共治天下者，良二千石也！若范宁果如凝之所表者，岂可复宰郡乎！”以此抵罪。子泰时为天门太守，弃官称诉。帝以宁所务惟学，事久不判。会赦，免。

初，宁尝患目痛就中书侍郎张湛求方，湛因嘲之曰：“古方，宋阳里子少得其术，以授鲁东门伯，鲁东门伯以授左丘明，遂世也上传。及汉杜子夏郑康成、魏高堂隆、晋左太冲，凡此诸贤，并有目疾，得此方云：用损读书一，减思虑二，专内视三，简外观四，旦晚起五，夜早眠六。凡六物熬以神火，下以气箠，蕴于胸中七日，然后纳诸方寸。修之一时，近能数其目睫，远视尺捶之余。长服不已，洞见墙壁之外。非但明目，乃亦延年。”既免官，家于丹阳，犹勤经学，终年不辍。年六十三，卒于家。

初，宁以《春秋谷梁氏》未有善释，遂沈思积年，为之集解。其义精审，为世所重。既而徐邈复为之注，世亦称之。

子泰，元熙中，为护军将军。

坚字子常。博学善属文。永嘉中，避乱江东，拜佐著作郎、抚军参军。讨苏峻，赐爵都亭侯。累迁尚书右丞。时廷尉奏殿中帐吏邵广盗官幔三张，合布三十匹，有司正刑弃市。广二子，宗年十三，云年十一，黄幡挝登闻鼓乞恩，辞求自没为奚官奴，以赎父命。尚书郎硃暎议以为天下之人父，无子者少，一事遂行，便成永制，惧死罪之刑，于此而弛。坚亦同暎议。时议者以广为钳徒，二儿没入，既足以惩，又使百姓知父子道，圣朝有垂恩之仁。可特听减广死罪为五岁刑，宗等付奚官为奴，而

不为永制。坚驳之曰：“自淳朴浇散，刑辟仍作，刑之所以止刑，杀之所以止杀。虽时有赦过宥罪，议狱缓死，未有行小不忍而轻易典刑也。且既许宗等，宥广以死，若复有宗比而不求赎父者，岂得不摈绝人伦，同之禽兽邪！案主者今奏云，惟特听宗等而不为永制。臣以为王者之作，动关盛衰，嚙笑之间，尚慎所加，况于国典，可以徒亏！今之所以宥广，正以宗等耳。人之爱父，谁不如宗？今既居然许宗之请，将来诉者，何独匪民！特听之意，未见其益；不以为例，交兴怨讟。此为施一恩于今，而开万怨于后也。”成帝从之，正广死刑。后迁护军长史，卒官。

子启，字荣期，虽经学不及坚，而以才义显于当世。于时清谈之士庾龢、韩伯、袁宏等，并相知友。为秘书郎，累居显职，终于黄门侍郎。父子并有文笔传于世。

刘惔，字真长，沛国相人也。祖宏，字终嘏，光禄勋。宏兄粹，字纯嘏，侍中。宏弟潢，字冲嘏，吏部尚书。并有名中朝。时人语曰：“洛中雅雅有三嘏。”父耽，晋陵太守，亦知名。惔少清远，有标奇，与母任氏寓居京口，家贫，织芒屨以为养，虽华门陋巷，晏如也。人未之识，惟王导深器之。后稍知名，论者比之袁羊。惔喜，还告其母。其母，聪明妇人也，谓之曰：“此非汝比，勿受之。”又有方之范汪者。惔复喜，母又不听。及惔年德转升，论者遂比之荀粲。尚明帝女庐陵公主。以惔雅善言理，简文帝初作相，与王濛并为谈客，俱蒙上宾礼。时孙盛作《易象妙于见形论》帝使殷浩难之，不能屈。帝曰：“使真长来，故应有以制之。”乃命迎惔。盛素敬服惔，及至，便与抗答，辞甚简至，盛理遂屈。一坐抚掌大笑，咸称美之。

累迁丹阳尹。为政清整，门无杂宾。时百姓颇有讼官长者，

诸郡往往有相举正，愔叹曰：“夫居下讷上，此弊道也。古之善政，司契而已，岂不以其敦本正源，镇静流末乎！君虽不君，下安可以失礼。若此风不革，百姓将往而不反。”遂寝而不问。

性简贵，与王羲之雅相友善。郗愔有伧奴善知文章，羲之爱之，每称奴于卞炎。愔曰：“何如方回邪？”羲之曰：“小人耳，何比郗公！”愔曰：“若不如方回，故常奴耳。”桓温尝问愔：“会稽王谈更进邪？”愔曰：“极进，然故第二流耳。”温曰：“第一复谁？”愔曰：“故在我辈。”其高自标置如此。

愔每奇温才，而知其有不臣之迹。及温为荆州，愔言于帝曰：“温不可使居形胜地，其位号常宜抑之。”劝帝自镇上流，而已为军司，帝不纳。又请自行，复不听。及温伐蜀，时咸谓未易可制，惟愔以为必克。或问其故，云：“以蒲博验之，其不必得，则不为也。恐温终专制朝廷。”及后竟如其言。尝荐吴郡张凭，凭卒为美士，众以此服其知人。

尤好《老庄》，任自然趣。疾笃，百姓欲为之祈祷，家人又请祭神，愔曰：“丘之祷久矣。”年三十六，卒官。孙绰为之诔云：“居官无官官之事，处事无事事之心。”时人以为名言。后绰尝诣褚裒，言及愔，流涕曰：“可谓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。”裒大怒曰：“真长生平何尝相比数，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邪！”其为名流所敬重如此。

张凭，字长宗。祖镇，苍梧太守。凭年数岁。镇谓其父曰：“我不如汝有佳儿。”凭曰：“阿翁岂宜以子戏父邪！”及长，有志气，为乡闾所称。举孝廉，负其才，自谓必参时彦。初，欲诣愔，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。既至，愔处之下坐，神意不接，凭欲自发而无端。会王就濛愔清言，有所不通，凭于末坐判之，言旨深远，足暢彼我之怀，一坐皆惊。愔延之上坐，清言弥日，

留宿至旦遣之。凭既还船，须臾，愔遣传教觅张孝廉船，便召与同载，遂言之于简文帝。帝召与语，叹曰：“张凭勃宰为理窟。”官至吏部郎、御史中丞。

韩伯，字康伯，颍川长社人也。母殷氏，高明有行。家贫窶，伯年数岁，至大寒，母方为作襦，令伯捉熨斗，而谓之曰：“且著襦，寻当作复衲军。”伯曰：“不复须。”母问其故，对曰：“火在斗中，而柄尚热，今既著襦，下亦当暖。”母甚异之。及长，清和有思理，留心文艺。舅殷浩称之曰：“康伯能自标置，居然是出群之器。”颍川庾龢名重一时，少所推服，常称伯及王坦之曰：“思理伦和，我敬韩康伯；志力强正，吾愧王文度。自此以还，吾皆百之矣。”

举秀才，征佐著作郎，并不就。简文帝居籓，引为谈客，自司徒左西属转抚军掾、中书郎、散骑常侍、豫章太守，入为侍中。陈郡周勰为谢安主簿，居丧废礼，崇尚庄老，脱落名教。伯领中正，不通勰，议曰：“拜下之敬，犹违众从礼。情理之极，不宜以多比为通。”时人惮焉。”识者谓伯可谓澄世所不能澄，而裁世所不能裁者矣，与夫容己顺众者，岂得同时而共称哉！

王坦之又尝著《公谦论》袁宏作论以难之。伯览而美其辞旨，以为是非既辩，谁与正之，遂作《辩谦》以折中曰：

夫寻理辩疑，必先定其名分所存。所存既明，则彼我之趣可得而详也。夫谦之为义，存乎降己者也。以高从卑，以贤同鄙，故谦名生焉。孤寡不谷，人之所恶，而侯王以自称，降其贵者也。执御执射，众之所贱，而君子以自目，降其贤才也。与夫山在地中之象，其致岂殊哉！舍此二者，而更求其义，虽南辕求冥，终莫近也。

夫有所贵，故有降焉；夫有所美，故有谦焉。譬影响之与

形声，相与而立。道足者，忘贵贱而一贤愚；体公者，乘理当而均彼我。降挹之义，于何而生！则谦之为美，固不可以语至足之道，涉乎大方之家矣。然君子之行己，必尚于至当，而必造乎匿善。至理在乎无私，而动之于降己者何？诚由未能一观于能鄙，则贵贱之情立；非忘怀于彼我，则私己之累存。当其所贵在我则矜，值其所贤能之则伐。处贵非矜，而矜己者常有其贵；言善非伐，而伐善者骤称其能。是以知矜贵之伤德者，故宅心于卑素；悟骤称之亏理者，故情存于不言。情存于不言，则善斯匿矣；宅心于卑素，则贵斯降矣。夫所况君子之流，苟理有未尽，情有未夷，存我之理未冥于内，岂不同心于降挹洗之所滞哉！体有而拟无者，圣人之德；有累而存理者，君子之情。虽所滞不同，其于遣情之累缘有弊而用，降己之道由私我而存，一也。故愆忿窒欲，著于《损》象；卑以自牧，实系《谦》爻。皆所以存其所不足，拂其所有余者也。

王生之谈，以至理无谦，近得之矣。云人有争心，善不可收，假后物之迹，以逃动者之患，以语圣贤则可，施之于下斯者，岂惟逃患于外。亦所以洗心于内也。

转丹阳尹、吏部尚书、领军将军。既疾病，占候者云：“不宜此官。”朝廷改授太常，未拜，卒，时年四十九，即赠太常。子璿，官至衡阳太守。

史臣曰：王湛门资台铉，地处膏腴，识表邻机，才惟王佐。叶宣尼之远契，玩道韦编；遵伯阳之幽旨，含虚牝谷。所谓天质不雕，合于大朴者也。安期英姿挺秀，籍甚一时，朝野挹其风流，人伦推其表烛。虽崇勋懋绩有阙于旂常，素德清规足传于汗简矣。怀祖鉴局夷远，冲衿玉粹。坦之墙宇疑旷，逸操金贞。腾讽庾之良笈，情嗤语怪；演《废庄》之宏论，道焕崇儒。或寄重文昌，允釐于衮职；或任华纶阁，密勿于王言。咸能克

著徽音，保其荣秩，美矣！国宝检行无闻，坐升彼相，混暗识于心镜，开险路于情田。于时疆場多虞，宪章罕备，天子居缀旒之连，人臣微覆餗之忧。于是窃势拥权，黷明王之彝典；穷奢纵侈，假凶竖之余威。绣栴雕楹，陵跨于宸极；丽珍冶质，充牣于帷房。亦犹犬彘腴肥，不知祸之将及。告尽私室，固其宜哉！苟景猷履孝居忠，无惭往烈。范玄平陈谋献策，有会时机。崧则思业该通，缉遗经于已紊。汪则风飏直亮，抗高节于将颠，扬榘而言，俱为雅士。刘韩俊爽，标置轶群，胜气笼霄，飞谈卷雾，并兰芬菊耀，无绝于终古矣。

赞曰：处冲纯懿，是称奇器。养素虚庭，同尘下位。雅道虽屈，高风不坠。猗欤后胤，世传清德。帝室驰芬，士林扬则。国宝庸暗，托意骄奢。既丰其屋，终鄙其家。苟范令望，金声远畅。刘韩秀士，珠谈间起。异术同华，葳蕤青史。

## 列传第四十六

王舒（子允之）

王虞（弟彬 彬子彪之 彬从兄棱）

虞潭（孙嘯父兄子 斐）

顾众 张闾

王舒，字处明，丞相导之从弟也。父会，侍御史。舒少为从兄敦所知，以天下多故，不营当时名，恆处私门，潜心学植。年四十余，州礼命，太傅辟，皆不就。及敦为青州，舒往依焉。时敦被征为秘书监，以寇难路险，轻骑归洛阳，委弃公主。时辎重金宝甚多，亲宾无不竞取，惟舒一无所眄，益为敦所赏。

及元帝镇建康，因与诸父兄弟俱渡江委质焉。参镇东军事，出补溧阳令。明帝之为东中郎将，妙选上佐，以舒为司马。转后将军、宣城公褚裒谘议参军，迁军司，固辞不受。裒镇广陵，复以舒为车骑司马。频领望府，咸称明练。裒薨，遂代裒镇，除北中郎将、监青徐二州军事。顷之，征国子博士，加散骑常侍，未拜，转少府。太宁初，徙廷尉。敦表舒为鹰扬将军、荊州刺史、领护南蛮校尉、监荊州沔南诸军事。及敦败，王含父子俱奔舒，舒遣军逆之，并沈于江。进都督荊州、平西将军、假节。寻以陶侃代舒，迁舒为安南将军、广州刺史。舒疾病，不乐越岭，朝议亦以其有功，不应远出，乃徙为湘州刺史，将

军、都督、持节如故。征代邓攸为尚书仆射。

时将征苏峻，司徒王导欲出舒为外援，乃授抚军将军、会稽内史，秩中二千石。舒上疏辞以父名，朝议以字同音异，于礼无嫌。舒复陈音虽异而字同，求换他郡。于是改“会”字为“郗”。舒不得已而行。在郡二年而苏峻作逆，乃假舒节都督，行扬州刺史事。时吴国内史庾冰弃郡奔舒，舒移告属县，以吴王师虞斐为军司，御史中丞谢藻行龙骧将军、监前锋征讨军事，率众一万，与庾冰俱渡浙江。前义兴太守顾众、护军参军顾颯等，皆起义军以应舒。舒假众扬威将军、督护吴中军事，颯监晋陵军事，于御亭筑垒。峻闻舒等兵起，乃赦庾亮诸弟，以悦东军。舒率众次郡之西江，为冰、藻后继。冰、颯等遣前锋进据无锡，遇贼将张健等数千人，交战，大败，奔还御亭，复自相惊扰，冰、颯等并退于钱唐，藻守嘉兴。贼遂入吴，烧府舍，掠诸县，所在涂地。舒以轻进奔败，斩二军主者，免冰、颯督护，以白衣行事。更以顾众督护吴晋陵军，屯兵章埭。吴兴太守虞潭率所领讨健，屯乌苞亭，并不敢进。时暴雨大水，贼管商乘船旁出，袭潭及众。潭等奔败。潭还保吴兴，众退守钱唐。舒更遣将军陈孺率精锐千人增戍海浦，所在筑垒。或劝舒宜还都，使谢藻守西陵，扶海立栅。舒不听，留藻守钱唐，使众、颯守紫壁。于是贼转攻吴兴，潭诸军复退。贼复掠东迁、余杭、武康诸县。舒遣子允之行扬烈将军，与将军徐逊、陈孺及扬烈司马硃焘，以精锐三千，轻邀贼于武康，出其不意，遂破之，斩首数百级，贼悉委舟步走。允之收其器械，进兵助潭。时贼韩晃既破宣城，转入故鄣、长城。允之遣硃焘、何准等于之，战击于湖。潭以强弩射之，晃等退走，斩首千余级，纳降二千人。潭由是得保郡。是时临海、新安诸山县并反应贼，舒分兵悉讨平之。会陶侃等至京都，舒、潭等并以屡战失利，移

书盟府，自贬去节。侃遣使敦喻，不听。及侃立行台，上舒监浙江东五郡军事，允之督护吴郡、义兴、晋陵三郡征讨军事。既而晃等南走，允之追蹙于长塘湖，复大破之。贼平，以功封彭泽县侯，寻卒官，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谥曰穆。

长子晏之，苏峻时为护军参军，被害。晏之子岷之嗣。卒，子陋之嗣。宋受禅，国除。晏之弟允之最知名

允之字深猷。总角，从伯敦谓为似己，恆以自随，出则同舆，入则共寝。敦尝夜饮，允之辞醉先卧。敦与钱凤谋为逆，允之已醒，悉闻其言，虑敦或疑己，便于卧处大吐，衣面并污。凤既出，敦果照视，见允之卧吐中，以为大醉，不复疑之。时父舒始拜廷尉，允之求还定省，敦许之。至都，以敦、凤谋议事白舒，舒即与导俱启明帝。

舒为荆州，允之随在西府。及敦平，帝欲令允之仕，舒请曰：“臣子尚少，不乐早官。”帝许随舒之会稽。及苏峻反，允之讨贼有功，封番禺县侯，邑千六百户，除建武将军、钱唐令，领司盐都尉。舒卒，去职。既葬，除义兴太守，以忧哀不拜，从伯导与其书曰：“太保、安丰侯以孝闻天下，不得辞司隶；和长舆海内名士，不免作中书令。吾群从死亡略尽，子弟零落，遇汝如亲，如其不尔，吾复何言！”允之固不肯就。咸和末，除宣城内史、监扬州江西四郡事、建武将军，镇于湖。咸康中，进号西中郎将、假节。寻迁南中郎将、江州刺史。莅政甚有威惠。时王恬服阕，除豫章郡。允之闻之惊愕，以为恬丞相子，应被优遇，不可出为远郡，乃求自解州，欲与庾冰言之。冰闻甚愧，即以恬为吴郡，而以允之为卫将军、会稽内史。未到，卒，年四十。谥曰忠。

子晞之嗣。卒，子肇之嗣。

王嵩，字世将，丞相导从弟，而元帝姨弟也。父正，尚书

郎。嵩少能属文，多所通涉，工书画，善音乐、射御、博弈、杂伎。辟太傅掾，转参军。豫迎大驾，封武陵县侯，拜尚书郎，出为濮阳太守。元帝作镇江左，嵩弃郡过江。帝见之大悦，以为司马。频守庐江、鄱阳二郡。豫讨周馥、杜韬，以功累增封邑，除冠军将军，镇石头，领丞相军谿祭酒。王敦启为宁远将军、荆州刺史。

及帝即位，嵩奏《中兴赋》，上疏曰：

臣托备肺腑，幼蒙洪润，爰自韶龀，至于弱冠，陛下之所抚育，恩侔于兄弟，义同于交友，思欲攀龙鳞附凤翼者，有年矣，是以昔忝濮阳，弃官远迹，扶持老母，携将细弱，越长江归陛下者，诚以道之所存，愿托余廕故也。天诱其愿，遇陛下中兴，当大明之盛，而守局遐外，不得奉瞻大礼，闻问之日，悲喜交集。昔司马相如不得睹封禅之事，慷慨发愤，况臣情则骨肉，服膺圣化哉！

又臣昔尝侍于先后，说陛下诞育之日，光明映室，白毫生于额之左，相者谓当王有四海。又臣以壬申岁见用为鄱阳内史，七月，四星聚于牵牛。又臣郡有枯樟更生。及臣后还京都，陛下见臣白兔，命臣作赋。时琅邪郡又献甘露，陛下命臣尝之。又骠骑将军导向臣说晋陵有金铎之瑞，郭璞云必致中兴。璞之爻筮，虽京房、管辂不过也。明天之历数在陛下矣。

臣少好文学，志在史籍，而飘放遐外，尝与桀寇为对。臣犬马之年四十三矣，未能上报天施，而愆负屡彰。恐先朝露，填沟壑，令微情不得上达，谨竭其顽，献《中兴赋》一篇。虽未虽以宣扬盛美，亦是诗人嗟叹咏歌之义也。

文多不载。

初，王敦左迁陶侃，使嵩代为荆州。将吏马俊、郑攀等上书请留侃，敦不许。嵩为俊等所袭，奔于江安。贼杜曾与俊、

攀北迎第五猗以距暠。暠督诸军讨曾，又为曾所败。敦命湘州刺史甘卓、豫章太守周广等助暠击曾，曾众溃，廩得到州。廩性俊率，尝从南下，旦自寻阳，迅风飞帆，暮至都，倚舫楼长啸，神气甚逸。王导谓庾亮曰：“世将为伤时识事。”亮曰：“正足舒其逸气耳。”暠在州大诛戮侃时将佐，及征士皇甫方回，于是大失荆土之望，人情乖阻。帝乃征暠为辅国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以母丧去职。服阕，拜征虏将军，进左卫将军。

及王敦构祸，帝遣暠喻敦，既不能谏其悖逆，乃为敦所留，受任助乱。敦得志，以暠为平南将领护南蛮校尉、荆州刺史。寻病卒。帝犹以亲故，深痛愍之。丧还京都，皇太子亲临拜柩，如家人之礼。赠侍中、骠骑将军，谥曰康。明帝与大将军温峤书曰：“痛谢鲲未绝于口，世将复至于此。并盛年隼才，不遂其志，痛切于心。暠明古多通，鲲远有识致。其言虽未足令人改听，然味之不倦，近未易有也。坐相视尽，如何！”

子颐之嗣，仕至东海内史。颐之弟胡之，字修龄，弱冠有声誉，历郡守、侍中、丹阳尹。素有风眩疾，发动甚数，而神明不损。石季龙死，朝廷欲绥辑河洛，以胡之为西中郎将、司州刺史、假节，以疾固辞，未行而卒。子茂之亦有美誉，官至晋陵太守。子敬弘，义熙末为尚书。

彬字世儒。少称雅正，弱冠，不就州郡之命。光禄大夫傅祗辟为掾。后与兄暠俱渡江，为扬州刺史刘机建武长史。元帝引为镇东贼曹参军，转典兵参军。豫讨华轶功，封都亭侯，愍帝召为尚书郎，以道险不就。迁建安太守，徙义兴内史，未之职，转军谘祭酒。

中兴建，稍迁侍中。从兄敦举兵石头，帝使彬劳之。会周顛遇害，彬素与顛善，先往哭顛，甚恻。既而见敦，敦怪其有惨容，而问其所以。彬曰：“向哭伯仁，情未能已。”敦怒曰：

“伯仁自致刑戮，且凡人遇汝，复何为者哉！”彬曰：“伯仁长者，君之亲友，在朝虽无谗谀，亦非阿党，而赦后加以极刑，所以伤惋也。”因勃然数敦曰：“兄抗旌犯顺，杀戮忠良，谋图不轨，祸及门户。”音辞慷慨，声泪俱下。敦大怒，厉声曰：“尔狂悖乃可至此，为吾不能杀汝邪！”时王导在坐，为之惧，劝彬起谢。彬曰：“有脚疾已来，见天子尚欲不拜，何跪之有！此复何所谢！”敦曰：“脚痛孰若颈痛？”彬意气自若，殊无惧容。后敦议举兵向京师，彬谏甚苦。敦变色目左右，将收彬，彬正色曰：“君昔岁害兄，今又杀弟邪？”先是，彬从兄豫章太守棱为敦所害，敦以彬亲故容忍之。俄而以彬为豫章太守。彬为人朴素方直，乏风味之好，虽居显贵，常布衣蔬食。迁前将军、江州刺史。

及敦死，王含欲投王舒，王应劝含投彬。含曰：“大将军平素与江州云何，汝欲归之？”应曰：“此乃所以宜往也。江州当人强盛时，能立同异，此非常人所及。睹衰厄，必兴愍恻。荆州守文，岂能意外行事！”含不从，遂共投舒，舒果沈含父子于江。彬闻应来，密具船以待之。既不至，深以为恨。

敦平，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，并是敦亲，皆除名。诏曰：“司徒导以大义灭亲，其后昆虽或有违，犹将百世宥之，况彬等公之近亲。”乃原之。征拜光禄勋，转度支尚书。苏峻平后，改筑新宫，彬为大匠。以营创勋劳，赐爵关内侯，迁尚书右仆射。卒官，年五十九。赠特进、卫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谥曰肃。长子彭之嗣，位至黄门郎。次彪之，最知名。

彪之字叔武。年二十，须鬓皓白，时人谓之王白须。初除佐著作郎、东海王文学。从伯导谓曰：“选官欲以汝为尚书郎，汝幸可作诸王佐邪！”彪之曰：“位之多少既不足计，自当任之于时，至于超迁，是所不愿。”遂为郎。镇军将军、武陵王

晞以为司马，累迁尚书左丞、司徒左长史、御史中丞、侍中、廷尉。

时永嘉太守谢毅。赦后杀郡人周矫，矫从兄球诣州诉冤。扬州刺史殷浩遣从事疏收毅，付廷尉。彪之以球为狱主，身无王爵，非廷尉所料，不肯受，与州相反复。穆帝发诏令受之。彪之又上疏执据，时人比之张释之。时当南郊，简文帝为抚军，执政，访彪之应有赦不。答曰：“中兴以来，郊祀往往有赦，愚意尝谓非宜。何者？黎庶不达其意，将谓效祀必赦，至此时，凶愚之辈复生心于侥幸矣。”遂从之。

转吏部尚书。简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远补句容令，殿中侍御史奚郎补湘东郡。彪之执不从，曰：“秣陵令三品县耳，殿下昔用安远，谈者纷然。句容近几，三品佳邑，敢可处卜术之人无才用者邪！湘东虽复远小，所用未有朗比，谈者谓颇兼卜术得进。殿下若超用寒悴，当充人才可拔。朗等凡器，实未足充此选。”

太尉桓温欲北伐，屡诏不许。温辄下武昌，人情震惧。或劝殷浩引身告退，彪之言于简文曰：“此非保社稷为殿下计，皆自为计耳。若殷浩去职，人情崩骇，天子独坐。既尔，当有任其责者，非殿下而谁！”又谓浩曰：“彼抗表问罪，卿为其首。事任如此，猜衅已构，欲作匹夫，岂有全地邪？且当静以待之。令相王与手书，示以款诚，陈以成败，当必旋旆。若不顺命，即遣中诏。如复不奉，乃当以正义相裁，无故匆匆，先自猖蹶。”浩曰：“决大事正自难，顷日来欲使人闷，闻卿此谋，意始得了。”温亦奉帝旨，果不进。

时众官渐多，而迁徙每速，彪之上议曰：

为政之道，以得贤为急，非谓雍容廊庙，标的而已，固将莅任赞时，职思其忧也。得贤之道，在于莅任；莅任之道，在

于能久；久于其道，天下化成。是以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，不收一切之功，不采速成之誉。故勋格辰极，道融四海，风流遐邈，声冠百代。凡庸之族众，贤能之才寡，才寡于世而官多于朝，焉得不贤鄙共贯，清浊同官！官众则阙多，阙多则迁速，前后去来，更相代补，非为故然，理固然耳。所以职事未修，朝风未澄者也。职事之修，在于省官；朝风之澄，在于并职。官省则选清而得久，职并则吏简而俗静；选清则胜人久于其事，事久则中才犹足有成。

今内外百官，较而计之，固应有并省者矣。六卿之任，太常望雅而职重，然其所司，义高务约。宗正所统盖鲜，可以并太常。宿卫之重，二卫任之，其次骁骑、左军各有所领，无兵军校皆应罢废。四军皆罢，则左军之名不宜独立，宜改游击以对骁骑。内官自侍中以下，旧员皆四，中兴之初，二人而已。二人对直，或有不周，愚谓三人，于事则无阙也。凡余诸官，无综事实者，可令大官随才位所帖而领之，若未能顿废，自可因缺而省之。委之以职分，责之以有成，能否因考绩而著，清浊随黜陟而彰。虽缉熙之隆、康哉之歌未可，使庶官之选差清，莅职之日差久，无奉禄之虚费，简吏寺之烦役矣。

永和末，多疾疫。旧制，朝臣家有时疾，染易三人以上者，身虽无病，百日不得入宫。至是，百官多列家疾，不入。彪之又言：“疾疫之年，家无不染。若以之不复入宫，则直侍顿阙，王者宫省空矣。”朝廷从之。

既而长安人雷弱兒、梁安等诈云杀苻健、苻眉，请兵应接。时殷浩镇寿阳，便进据洛，营复山陵。属彪之疾归，上简文帝笺，陈弱兒等容有诈伪，浩未应轻进。寻而弱兒果诈，姚襄反叛，浩大败，退守谯城。简文笑谓彪之曰：“果如君言。自顷以来，君谋无遗策，张、陈何以过之！”

转领军将军，迁尚书仆射，以疾病，不拜。徙太常，领崇德卫尉。时或谓简文曰：“武陵第中大修器杖，将谋非常也。”简文以彪之。彪之曰：“武陵王志意尽于驰骋田猎耳。愿深静之，以怀异同者。”或复以此为言，简文甚悦。

复转尚书仆射。时豫州刺史谢奕卒，简文遽使彪之举可以代奕者。对曰：“当今时贤，备简高监。”简文曰：“人有举桓云者，君谓如何？”彪之曰：“云不必非才，然温居上流，割天下之半。其弟复处西藩，兵权尽出一门，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。人才非可豫量，但当令不与殿下作异者耳。”简文颌曰：“君言是也。”

后以彪之为镇军将军、会稽内史，加散骑常侍。居郡八年，豪右敛迹，亡户归者三万余口。桓温下镇姑孰，威势震主，四方修敬，皆遣上佐纲纪。彪之独曰：“大司马诚为富贵，朝廷既有宰相，动静之宜自当谘禀。修敬若遣纲纪，致贡天子复何以过之！”竟不遣。温以山阴县折布米不时毕，郡不弹纠，上免彪之。彪之去郡，郡见罪谪未上州台者，皆原散之。温复以为罪，乃槛收下吏。会赦，免，左降谪为尚书。

顷之，复仆为射。是时温将废海西公，百僚震栗，温亦色动，莫知所为。彪之既知温不臣迹已著，理不可夺。乃谓温曰：“公阿衡皇家，便当倚傍先代耳。”命取《霍光传》。礼度仪制，定于须臾，曾无惧容。温叹曰：“作元凯不当如是邪！”时废立之仪既绝于旷代，朝臣莫有识其典故者。彪之神彩毅然，朝服当阶，文武仪准莫不取定，朝廷以此服之。温又废武陵王遵，以事示彪之。彪之曰：“武陵亲尊，未有显罪，不可以猜嫌之间，便相废徙。公建立圣明，遐迩归心，当崇奖王室，伊周同美。此大事，宜更深详。”温曰：“此已成事，卿勿复言。”

及简文崩，群臣疑惑，未敢立嗣。或云，宜当须大司马处

分。彪之正色曰：“君崩，太子代立，大司马何容得异！若先面谏，必反为所责矣。”于是朝议乃定。及孝武帝即位，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，加在谅闇，令温依周公居摄故事。事已施行，彪之曰：“此异常大事，大司马必当固让，使万机停滞，稽废山陵，未敢奉令。谨具封还内，请停。”事遂不行。

温遇疾，讽朝廷求九锡，袁宏为文，以示彪之。彪之视讫，叹其文辞之美，谓宏曰：“卿固大才，安可以此示人！”时谢安见其文，又频使宏改之，宏遂逡巡其事。既屡引日，乃谋于彪之。彪之曰：“闻彼病日增，亦当不复支久，自可更小迟回。”宏从之，温亦寻薨。

时桓冲及安夹辅朝政，安以新丧元辅，主上未能亲览万机，太皇太后宜临朝，彪之曰：“先代前朝，主在襁抱，母子一体，故可临朝。太后亦不能决政事，终是顾问仆与君诸人耳。今上年出十岁，垂婚冠，反令从嫂临朝，示人君幼弱，岂是翼戴赞扬立德之谓乎！二君必行此事，岂仆所制，所惜者大体耳。”时安不欲委任桓冲，故使太后临朝决政，献替专在乎自己。彪之不达安旨，故以为言。安竟不从。

寻迁尚书令，与安共掌朝政。安每曰：“朝之大事，众不能决者，谘王公无不得判。”以年老，上疏乞骸骨，诏不许。转拜护军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安欲更营宫室，彪之曰：“中兴初，即位东府，殊为俭陋，元明二帝亦不改制。苏峻之乱，成帝止兰台都坐，殆不蔽寒暑，是以更营修筑。方之汉魏，诚为俭狭，复不至陋，殆合丰约之中，今自可随宜增益修补而已。强寇未殄，正是休兵养士之时，何可大兴功力，劳扰百姓邪！”安曰：“宫室不壮，后世谓人无能。”彪之曰：“任天下事，当保国宁家，朝政惟允，岂以修屋宇为能邪！”安无以夺之。“故终彪之之世，不改营焉。”

加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，未拜。疾笃，帝遣黄门侍郎问所苦，赐钱三十万以营医药。太元二年卒，年七十三。即以光禄为赠，谥曰简。二子：越之，抚军参军；临之，东阳太守。

棱字文子，彬季父国子祭酒琛之子也。少历清官。渡江，为元帝丞相从事中郎。从兄导以棱有政事，宜守大郡，乃出为豫章太守，加广武将军。棱知从兄敦骄傲自负，有罔上心，日夕谏诤，以为宜自抑损，推崇盟主，且群从一门，并相与服事，应务相崇高，以隆勋业。每言苦切。敦不能容，潜使人害之。

弟侃，亦知名，少历显职，位至吴国内史。

虞潭，字思奥，会稽余姚人，吴骑都尉翻之孙也。父忠，仕至宜都太守。吴之亡也，坚壁不降，遂死之。潭清贞有检操，州辟从事、主簿，举秀才，大司马、齐王冏请为祭酒，除祁乡令，徙醴陵令。值张昌作乱，郡县多从之，潭独起兵斩昌别率邓穆等。襄阳太守华恢上潭领建平太守，以疾固辞。遂周旋征讨，以军功赐爵都亭侯。陈敏反，潭东下讨敏弟贇于江州。广州刺史王矩上潭领庐陵太守。绥抚荒余，咸得其所。又与诸军共平陈恢，仍转南康太守，进爵东乡侯。寻被元帝檄，使讨江州刺史华轶。潭至庐陵，会轶已平，而湘川贼杜弢犹盛。江州刺史卫展上潭并领安成太守。时甘卓屯宜阳，为杜弢所逼。潭进军救卓，卓上潭领长沙太守，固辞不就。王敦版潭为湘东太守，复以疾辞。弢平后，元帝召补丞相军諮祭酒，转琅邪国中尉。

帝为晋王，除屯骑校尉，徙右卫将军，迁宗正卿，以疾告归。会王含、沈充等攻逼京都，潭遂于本县招合宗人，及郡中大姓，共起义军，众以万数，自假明威将军。乃进赴国难，至上虞。明帝手诏潭为冠军将军，领会稽内史。潭即受命，义众云集。时有野鹰飞集屋梁，众咸惧。潭曰：“起大义，而刚鸷

之鸟来集，破贼必矣。”遣长史孔坦领前锋过浙江，追蹶充。潭次于西陵，为坦后继。会充已擒，罢兵，征拜尚书，寻补右卫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

成帝即位，出为吴兴太守，秩中二千石，加辅国将军。以讨充功，进爵零县侯。苏峻反，加潭督三吴、晋陵、宣城、义兴五郡军事。会王师败绩，大驾逼迁，潭势弱，不能独振，乃固守以俟四方之举。会陶侃等下，潭与郗鉴、王舒协同义举。侃等假潭节、监扬州浙江西军事。潭率众与诸军并势，东西犄角。遣督护沈伊距管商于吴县，为商所败，潭自贬还节。

寻而峻平，潭以母老，辄去官还余姚。诏转镇军将军、吴国内史。复徙会稽内史，未发，还复吴郡。以前后功，进爵武昌县侯，邑一千六百户。是时军荒之后，百姓饥馑，死亡涂地，潭乃表出仓米振救之。又修沪渎垒，以防海抄，百转赖之。

咸康中，进卫将军。潭貌虽和弱，而内坚明，有胆决，虽屡统军旅，而鲜有倾败。以母忧去职。服阙，以侍中、卫将军征。既至，更拜光禄大人、开府仪同三司，给亲兵三百人，侍中如故。年七十九，卒于位。追赠左光禄大夫，开府、侍中如故，谥曰孝烈。子伧嗣，官至右将军司马。伧卒，子嘯父嗣。

嘯父少历显位，后至侍中，为孝武帝所亲爱，尝侍饮宴，帝从容问曰：“卿在门下，初不闻有所献替邪？”嘯父家近海，谓帝有所求，对曰：“天时尚温，{制鱼}鱼虾鲋未可致，寻当有所上献。”帝大笑。因饮大醉，出，拜不能起，帝顾曰：“扶虞侍中。”嘯父曰：“臣位未及扶，醉不及乱，非分之赐，所不敢当。”帝甚悦。隆安初，为吴国内史。征补尚书，未发，而王廞举兵，版嘯父行吴兴太守。嘯父即入吴兴应廞。廞败，有司奏嘯父与廞同谋，罪应斩。诏以祖潭旧勋，听以疾赎为庶人。四年，复拜尚书。桓玄用事，以为太尉左司马。寻迁护军

将军，出为会稽内史。义熙初，去职，卒于家。

斐字思行，潭之兄子也。虽机干不及于潭，然而素行过之。与谯国桓彝俱为吏部郎，情好甚笃。彝遣温拜斐，斐使子谷拜彝。历吴兴太守、金紫光禄大夫。王导尝谓斐曰：“孔愉有公才而无公望，丁潭有公望而无公才，兼之者，其在卿乎！”官未达而丧，时人惜之。子谷，位至吴国内史。

顾众，字长始，吴郡吴人，骠骑将军荣之族弟也。父秘，交州刺史，有文武才干。众出后伯父，早终，事伯母以孝闻。光禄殊诞器之。州辟主簿，举秀才，除余杭、秣陵令，并不行。元帝为镇东将军。命为参军。以讨华轶功，封东乡侯，辟丞相掾。秘卒，州人立众兄寿为刺史，为州人所害，众往交州迎丧，值杜弢之乱，崎岖六年乃还。秘曾莅吴兴，吴兴义故以众经离寇难，共遗钱二百万，一无所受。

及帝践阼，征拜驸马都尉、奉朝请，转尚书郎。大将军王敦请为从事中郎，上补南康太守。会诏除鄱阳太守，加广武将军。众径之鄱阳，不过敦，敦甚怪焉。及敦构逆，令众出军，众迟回不发。敦大怒，以军期召众还，诘之，声色甚厉。众不为动容，敦意渐释。时敦又怒宣城内史陆晔，众又辨明之。敦长史陆玩在坐，代众危惧，出谓众曰：“卿真所谓刚亦不吐，柔亦不茹，虽仲山甫何以加之！”敦事捷，欲以众为吴兴内史。众固辞，举吏部郎桓彝，彝亦让众，事并不行。敦镇姑孰，复以众为从事中郎。敦平，除太子中庶子，为义兴太守，加扬威将军。

苏峻反，王师败绩，众还吴，潜图义举。时吴国内史庾冰奔于会稽，峻以蔡谟代之。前陵江将军张慙为峻收兵于吴，众遣人喻慙，慙从之。众乃遣郎中徐机告谟曰：“众已潜合家兵，待时而奋，又与张慙克期效节。”谟乃檄众为本国督护，扬威

将军仍旧，众从弟护军将军颺为威远将军、前锋督护。吴中人士同时响应。

峻遣将弘徽领甲卒五百，鼓行而前。众与颺、愨要击徽，战于高茆，大破之，收其军实。谡以冰当还任，故便去郡。众遣颺率诸军屯无锡。冰至，镇御亭，恐贼从海虞道入，众自往备之。而贼率张健、马流攻无锡，颺等大败，庚冰亦失守，健等遂据吴城。众自海虞由娄县东仓与贼别率交战，破之，义军又集进屯乌苞。会稽内史王舒、吴兴内史虞潭并檄众为五郡大督护，统诸义军讨健。潭遣将姚休为众前锋，与贼战没。众还守紫壁。

时贼党方锐，义军沮退，人咸劝众过浙江。众曰：“不然。今保固紫壁，可得全钱唐以南五县。若越他境，便为寓军，控引无所，非长计也。”临平人范明亦谓众曰：“此地险要，可以制寇，不可委也。”众乃版明为参军。明率宗党五百人，合诸军，凡四千人，复进讨健。健退于曲阿，留钱弘为吴令。军次路丘，即斩弘首。众进住吴城，遣督护硃祈等九军，与兰陵太守李闳共守陵亭。健遣马流、陶阳等往攻之。闳与祈等逆击，大破之，斩首二千余级。

峻平，论功，众以承檄备义，推功于谡，谡以众唱谋，非己之力，俱表相让，论者美之。封鄱阳县伯，除平南军司，不就。更拜丹阳尹、本国大中正，入为侍中，转尚书。咸康末，迁领军将军、扬州大中正，固让不拜。以母忧去职。

穆帝即位，何充执政，复征众为领军，不起。服阙，乃就。是时充与武陵王不平，众会通其间，遂得和释。充崇信佛教，众议其糜费，每以为言。尝与充同载，经佛寺，充要众入门。众不下车。充以众州里宿望，每优遇之。以年老，上疏乞骸骨，诏书不许。迁尚书仆射。永和二年卒，时年七十三。追赠特进、

光禄大夫，谥曰靖。长子昌嗣，为建康令。第三子会，中军谘议参军。时称美士。

张闿，字敬绪，丹阳人，吴辅吴将军昭之曾孙也。少孤，有志操。太常薛兼进之于元帝，言闿才干贞固，当今之良器。即引为安东参军，甚加礼遇。转丞相从事中郎，以母忧去职。既葬，帝强起之，闿固辞疾笃。优命敦逼，遂起视事。及帝为晋王，拜给事黄门侍郎，领本郡大中正。以佐翼勋，赐爵丹阳县侯，迁侍中。

帝践阼，出补晋陵内史，在郡甚有威惠。帝下诏曰：“夫二千石之任，当勉励其德，绥济所莅，使宽而不纵，严而不苛，其于勤功督察，便国利人，抑强扶弱，使无杂滥，真太守之任也。若声过其实，古人所不取。功乎异端，为政之甚害，盖所贵者本也。”闿遵而行之。时所部四县并以旱失田，闿乃立曲阿新丰塘，溉田八百余顷，每岁丰稔。葛洪为其颂。计用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二十功，以擅兴造免官。后公卿并为之言曰：“张闿兴陂溉田，可谓益国，而反被黜，使臣下难复为善。”帝感悟，乃下诏曰：“丹阳侯闿昔以劳役部人免官，虽从吏议，犹未掩其忠节之志也。仓廩国之大本，宜得其才，今以闿为大司农。”闿陈黜免始尔，不宜便居九列。疏奏，不许，然后就职。帝晏驾，以闿为大匠卿，营建平陵，事毕，迁尚书。苏峻之役，闿与王导俱入宫侍卫。峻使闿持节权督东军。王导潜与闿谋，密宣太后诏于三吴，令速起义军。陶侃等至，假闿节，行征虏将军，与振威将军陶回共督丹阳义军。闿到晋陵，使内史刘耽尽以一部谷，并遣吴郡度支运四部谷，以给车骑将军郗鉴。又与吴郡内史蔡谟、前吴兴内史虞潭、会稽内史王舒等招集义兵，以讨峻。峻平，以尚书加散骑常侍，赐爵宜阳伯。迁廷尉，以疾解职，拜金紫光禄大夫。寻卒，时年六十四。子混

嗣。閻笈表文议传于世。

史臣曰：季孙行父称见有礼于其君者，如孝子之养父母；无礼于其君者，如鹰鹯之逐鸟雀。是以石碣戮厚，叔向诛鲋，前史以为美谭。王敦之恶，不足矜其类。然而硃家容布，为大侠之首；郗寄载吕，兴卖友之讥。亦所以激扬风俗，弘长名教。王彬舣船而厚其所薄，王舒沈江而薄其所厚，较之优劣，断乎可知。思行、彪之厉风规于多僻之日，虞潭、顾众徇贞心于危蹙之辰。龙管为出纳之端，{制鱼}鱼非献替之术，嘯父之对，何其鄙欤！

赞曰：处明夙令，声颓暮年。允之骅角，无弃山川。嵩称多艺，绸繆哲后。二三其德，亦孔之丑。世儒愤发，恟顛陵敦。彪之不挠，宁浩旋温。顾实南金，虞惟东箭。铄质无改，筠心不变，公望公才，斐为其选。

## 列传第四十七

陆晔（弟玩 玩子纳）

何充 褚翼 蔡谟 诸葛恢

殷浩（顾悦之 蔡裔）

陆晔，字士光，吴郡吴人也。伯父喜，吴吏部尚书。父英，高平相，员外散骑常侍，晔少有雅望，从兄机每称之曰：“我家世不乏公矣。”居丧，以孝闻。同郡顾荣与乡人书曰：“士光气息裁属，虑其性命，言之伤心矣。”后察孝廉，除永世、乌江二县令，皆不就。元帝初镇江左，辟为祭酒，寻补振威将军、义兴太守，以疾不拜。预讨华轶功，封平望亭侯，累迁散骑常侍、本郡大中正。太兴元年，迁太子詹事。时帝以侍中皆北士，宜兼用南人，晔以清贞著称，遂拜侍中，徙尚书，领州大中正。

明帝即位，转光禄勋，迁太常，代纪瞻为尚书左仆射，领太子少傅，寻加金紫光禄大夫，代卞壺为领军将军。以平钱凤功，进爵江陵伯。帝不豫，晔与王导、壺、庾亮、温峤、郗鉴并受顾命，辅皇太子，更入殿将兵直宿。遗诏曰：“晔清操忠贞，历职显允，且其兄弟事君如父，忧国如家，岁寒不凋，体自门风。既委以六军，可录尚书事，加散骑常侍。”

成帝践阼，拜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给亲兵百人，常侍如故。苏峻之难，晔随帝左石头，举动方正，不以凶威变节。峻以晔吴士之望，不敢加害，使守留台。匡术以苑城归顺，时共推晔督宫城军事。峻平，加卫将军。给千兵百骑，以勋进爵为公，封次子嘏新康子。

咸和中，求归乡里拜坟墓。有司奏，旧制假六十日。侍中颜含、黄门侍郎冯怀驳曰：“晔内蕴至德，清一其心，受托付之重，居台司之位，既蒙诏许归省墳茔，大臣之义本在忘己，岂容有期而反，无期必远。愚谓宜还自还，不须制日。”帝从之，晔因归。以疾卒，时年七十四。追赠侍中、车骑大将军，谥曰穆。子湛，散骑常侍。

玩字士瑶。器量淹雅，弱冠有美名，贺循每称其清允平当，郡檄纲纪，东海王越辟为掾，皆不就。元帝引为丞相参军。时王导初至江左，思结人情，请婚于玩。玩对曰：“培塿无松柏，薰蕕不同器。玩虽不才，义不能为乱伦之始。”导乃止。玩尝诣导食酪，因而得疾。与导笺曰：“仆虽吴人，几为伧鬼。”其轻易权贵如此。

累加奋武将军，征拜侍中，以疾辞。王敦请为长史，逼以军期，不得已，乃从命。敦平，尚书令郗鉴议敦佐吏不能匡正奸恶，宜皆免官禁锢。会温峤上表申理，得不坐。复拜侍中，迁吏部尚书，领会稽王师，让不拜，转尚书左仆射，领本州大中正。及苏峻反，遣玩与兄晔俱守宫城。玩潜说匡术归顺，以功封兴平伯。转尚书令。又诏曰：“玩体道清纯，雅量弘远，历位内外，风绩显著。宜居台司，以允众望。授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，余如故。”玩频自表，优诏褒扬。重复自陈曰：“臣实凡短，风操不立，阶缘嘉会，便蕃荣显，遂总括宪台，豫闻政道。竟不能敷融玄风，清一朝序，咎责之

来，于臣已重。诚以身许国，义忘曲让。而悽悽所守，终于陈诉者，特以端右机要，事务殷多，臣已盈六十之年，智力有限，疾患深重，体气日弊，朝夕自励，非复所堪。若偃息苟免，职事并废，则莫大之悔，天下将谓臣何！乞陛下披豁圣怀，霈然垂允。”诏不许。玩重表曰：“臣比披诚款，不足上暢天聪，圣恩徘徊，厉以体国。臣闻至公之道，上下玄同，用才不负其长，量力不受其短。虽加官重禄无世不有，皆庸勋亲贤，时所需赖，兼统以济世务，非优崇以荣一人。臣受遇三世，恩隆宠厚，岂敢辞职事之劳，求冲让之誉。徒以端右要重，兴替所存，久以无任，妨贤旷职。臣犹自知不可，况天下之人乎！今复外参论道，内统百揆，不堪之名，有如皎日。愿陛下少垂哀矜，使四海知官不可以私于人，人不可以私取官，则天工弘坦，谁不谓允！”犹不许。寻而王导、郗鉴、庾亮相继而薨，朝野咸以为三良既没，国家殄瘁。以玩有德望，乃迁侍中、司空，给羽林四十人。玩既拜，有人诣之，索杯酒，泻置柱梁之间，咒曰：“当今乏材，以尔为柱石，莫倾人梁栋邪！”玩笑曰：“戢卿良箴。”既而叹息，谓宾客曰：“以我为三公，是天下为无人。”谈者以为知言。

玩虽登公辅，谦让不辟掾属。成帝闻而劝之。玩不得已而从命，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。玩翼亮累世，常以弘重为人主所贵，加性通雅，不以名位格物，诱纳后进，谦若布衣，由是搢绅之徒莫不磨其德宇。后疾甚，上表曰：“臣婴遘疾疢，沈顿历月，不蒙痊损，而日夕渐笃，自省微绵，无复生望。荷恩不报，孤负已及，仰瞻天覆，伏枕陨涕。臣年向中寿，穷极宠荣，终身归全，将复何恨！惟愿陛下崇明圣德，弘敷洪化，曾构祖宗之基，道济群生之命。臣不胜临命遗恋之情，贪及视息，上表以闻。”薨年六十四，谥曰康，给兵千人，守冢七十家。太

元中，功臣普被减削，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，以玩有佐命之勋，先陪陵而葬，由是特置兴平伯官属以卫墓。子始嗣，历侍中、尚书。

纳字祖言。少有清操，贞厉绝俗。初辟镇军大将军、武陵王掾，州举秀才。太原王述雅敬重之，引为建威长史。累迁黄门侍郎、本州别驾、尚书吏部郎，出为吴兴太守。将之郡，先至姑孰辞桓温，因问温曰：“公致醉可饮几酒？食肉多少？”温曰：“年大来饮三升便醉，白肉不过十禽。卿复云何？”纳曰：“素不能饮，止可二升，肉亦不足言。”后伺温闲，谓之曰：“外有微礼，方守远郡，欲与公一醉，以展下情。”温欣然纳之。时王坦之、刁彝在坐。及受礼，唯酒一斗，鹿肉一拌，坐客愕然。纳徐曰：“明公近云饮酒三升，纳止可二升，今有一斗，以备杯杓余沥。”温及宾客并叹其率素，更敕中厨设精馔，酣饮极叹而罢。纳至郡，不受俸禄。顷之，征拜左民尚书，领州大中正。将应召，外白宜装几船，纳曰：“私奴装粮食来，无所复须也。”临发，止有被襪而已，其余并封以还官。迁太常，徙吏部尚书，加奉车都尉、卫将军。谢安尝欲诣纳，而纳殊无供办。其兄子俶不敢问之，乃密为之具。安既至，纳所设唯茶果而已。俶遂陈盛馔，珍羞毕具。客罢，纳大怒曰：“汝不能光益父叔，乃复秽我素业邪！”于是杖之四十。其举措多此类。

后以爱子长生有疾，求解官营视，兄子禽又犯法应刑，乞免官谢罪。诏特许轻降。顷长生小佳，喻还摄职。寻迁尚书仆射，转左仆射，加散骑常侍。俄拜尚书令，常侍如故。恪勤贞固，始终不渝。时会稽王道子以少年专政，委任群小，纳望阙而叹曰：“好家居，纡兒欲撞坏之邪！”朝士咸服其忠亮。寻除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未拜而卒，即以为赠。长生先

卒，无子。以弟子道隆嗣，元熙中，为廷尉。

何充，字次道，庐江灊人，魏光禄大夫祜之曾孙也。祖恽，豫州刺史。父睿，安丰太守。充风韵淹雅，文义见称。初辟大将军王敦掾，转主簿。敦兄含时为庐江郡，贪污狼藉，敦尝于座中称曰：“家兄在郡定佳，庐江人士咸称之。”充正色曰：“充即庐江人，所闻异于此。”敦默然。傍人皆为之不安，充晏然自若。由是忤敦，左迁东海王文学，寻属敦败，累迁中书侍郎。

充即王导妻之姊子，充妻，明穆皇后之妹也，故少与导善，早历显官。尝诣导，导以麈尾反指床呼充共坐，曰：“此是君坐也。”导缮扬州解会，顾而言曰：“正为次道耳。”明帝亦友昵之。成帝即位，迁给事黄门侍郎。苏峻作乱，京都倾覆，导从驾在石头，充东奔义军。其后导奔白石，充亦得还。贼平，封都乡侯，拜散骑常侍，出为东阳太守，仍除建威将军、会稽内史。在郡甚有德政，荐征士虞喜，拔郡人谢奉、魏顓等以为佐吏。后以墓被发去郡。诏征侍中，不拜。改葬毕，除建威将军、丹阳尹。王导、庾亮并言于帝曰：“何充器局方概，有万夫之望，必能总录朝端，为老臣之副。臣死之日，愿引充内侍，则外誉唯缉，社稷无虞矣。”由是加吏部尚书，进号冠军将军，又领会稽王师。及导薨，转护军将军，与中书监庾冰参录尚书事。诏充、冰各以甲杖五十人至止车门。寻迁尚书令，加左将军。充以内外统任，宜相纠正，若使事综一人，于课对为嫌，乃上疏固让。许之。徙中书令，加散骑常侍，领军如故。又领州大中正，以州有先达宿德，固让不拜。

庾冰兄弟以舅氏辅王室，权侔人主，虑易世之后，戚属转疏，将为外物所攻，谋立康帝，即帝母弟也。每说帝以国有强敌，宜须长君，帝从之。充建议曰：“父子相传，先王旧典，

忽妄改易，惧非长计。故武王不授圣弟，即其义也。昔汉景亦欲传祚梁王，朝臣咸以为亏乱典制，据而弗听。今琅邪践阼，如孺子何！社稷宗庙，将其危乎！”冰等不从，既而康帝立，帝临轩，冰、充侍坐。帝曰：“朕嗣鸿业，二君之力也。充对曰：“陛下龙飞，臣冰之力也。若如臣议，不睹升平之世。”帝有惭色。

建元初，出为骠骑将军、都督徐州扬州之晋陵诸军事、假节，领徐州刺史，镇京口，以避诸庾。顷之，庾翼将北伐，庾冰出镇江州，充入朝，言于帝曰：“臣冰舅氏之重，宜居宰相，不应远出。”朝议不从。于是征充入为都督扬豫徐州之琅邪诸军事、假节，领扬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先是，翼悉发江、荆二州编户奴以充兵役，士庶嗷然。充复欲发扬州奴以均其谤。后以中兴时已发三吴，今不宜复发而止。

俄而帝疾笃，冰、翼意在简文帝，而充建议立皇太子，奏可。及帝崩，充奉遗旨，便立太子，是为穆帝，冰、翼甚恨之。献后临朝，诏曰：“骠骑任重，可以甲杖百人入殿。”又加中书监、录尚书事。充自陈既录尚书，不宜复监中书，许之。复加侍中，羽林骑十人。

冰、翼等寻卒，充专辅幼主。翼临终，表以后任委息爱之。于时论者并以诸庾世在西藩，人情所归，宜依翼所请，以安物情。充曰：“不然。荆楚国之西门，户口百万，北带强胡，西邻劲蜀，经略险阻，周旋万里。得贤则中原可定，势弱则社稷同忧，所谓陆抗存则吴存，抗亡则吴亡者，岂可以白面年少猥当此任哉！桓温英略过人，有文武识度，西夏之任，无出温者。”议者又曰：“庾爱之肯避温乎？如令阻兵，耻惧不浅。”充曰：“温足能制之，诸君勿忧。”乃使温西。爱之果不敢争。充以卫将军褚裒皇太后父，宜综朝政，上疏荐裒参录尚书。裒

以地逼，固求外出。充每曰：“桓温、褚裒为方伯，殷浩居门下，我可无劳矣。”

充居宰相，虽无澄正改革之能，而强力有器局，临朝正色，以社稷为己任，凡所选用，皆以功臣为先，不以私恩树亲戚，谈者以此重之。然所昵庸杂，信任不得其人，而性好释典，崇修佛寺，供给沙门以百数，糜费巨亿而不吝也。亲友至于贫乏，无所施遗，以此获讥于世。阮裕尝戏之曰：“卿志大宇宙，勇迈终古。”充问其故。裕曰：“我图数千户郡尚未能得，卿图作佛，不亦大乎！”于时郗愔及弟昙奉天师道，而充与弟崇准信释氏，谢万讥之云：“二郗谄于道，二何佞于佛。”充能饮酒，雅为刘惔所贵。惔每云：“见次道饮，令人欲倾家酿。”言其能温克也。

永和二年卒，时年五十五，赠司空，谥曰文穆。无子，弟子放嗣。卒，又无子，又以兄孙松嗣，位至骠骑咨议参军。充弟准，见《外戚传》。

褚裒，字谋远，太傅裒之从父兄也。父颢，少知名，早卒。裒以才艺桢干称。袭爵关内侯，补冠军参军。于时长沙王义擅权，成都、河间阻兵于外，裒知内难方作，乃弃官避地幽州。后河北有寇难，复还乡里。河南尹举裒行本县事。及天下鼎沸，裒招合同志，将图过江，先移住阳城界。颍川庾敳，即裒之舅也，亦忧世乱，以家付裒。裒道断，不得前。东海王越以为参军，辞疾不就。

寻洛阳覆没，与荥阳太守郭秀共保万氏台，秀不能绥众，与将陈抚、郭重等构怨，遂相攻击。裒惧祸及，谓抚等曰：“以诸君所以在此，谋逃难也。今宜共戮力以备贼，幸无外难，而内自相击，是避坑落井也。郭秀诚为失理，应且容之。若遂所忿，城内自溃，胡贼闻之，指来掩袭，诸君虽得杀秀，无解

胡虏矣，累弱非一，宜深思之。”抚等悔悟，与秀交和。时数万口赖翼获全。

明年，率数千家将谋东下，遇道险，不得进，因留密县。司隶校尉荀组以为参军、广威将军，复领本县，率邑人三千，督新城、梁、阳城三郡诸营事。顷之，迁司隶司马，仍督营事。率众进至汝水柴肥口，复阻贼。翼乃单马至许昌，见司空荀藩，以为振威将军，行梁国内史。

建兴初，复为豫州司马，督司州军事。太傅参军王玄代翼为郡。时梁国部曲将耿奴甚得人情，而专势，翼常优遇之。玄为政既急，翼知其不能容奴，因戒之曰：“卿威杀已多，而人情难一，宜深慎之。”玄纳翼言，外羁縻奴，而内怀愤。会迁为陈留，将发，乃收奴斩之。翼奴余党聚众杀玄。梁郡既有内难，而徐州贼张平等欲掩袭之。郡人惶惑，将以郡归平。荀组遣翼往抚之，众心乃定。顷之，组举翼为吏部郎，不应召，遂东过江。

元帝为晋王，以翼为散骑郎，转太子中庶子，出为奋威将军、淮南内史。永昌初，王敦构逆，征西将军戴若思令翼出军赴难，翼遣将领五百人从之。明帝即位，征拜屯骑校尉，迁太子左卫率。成帝初，为左卫将军。苏峻之役，朝廷戒严，以翼为侍中，典征讨军事。既而王师败绩，司徒王导谓翼曰：“至尊当御正殿，君可启令速出。”翼即入上大阁，躬自抱帝登太极前殿。导升御床抱帝，翼及钟雅、刘超侍立左右。时百官奔散，殿省萧然。峻兵既入，叱翼令下。翼正立不动，呵之曰：“苏冠军来觐至尊，军人岂得侵逼！”由是兵士不敢上殿。及峻执政，犹以为侍中，从乘舆幸石头。明年，与光禄大夫陆晔等出据苑城。苏逸、任让围之，翼等固守。贼平，以功封长平县伯，迁丹阳尹。时京邑焚荡，人物凋残，翼收集散亡，甚有

惠政。

代庾亮为中护军，镇石头。寻为领军，徙五兵尚书，加奉车都尉，监新宫事。迁尚书右仆射，转左仆射，加散骑常侍。久之，代何充为护军将军，常侍如故。咸康七年卒，时年六十七，赠卫将军，谥曰穆。子希嗣，官至豫章太守。

蔡谟，字道明，陈留考城人也。世为著姓。曾祖睦，魏尚书。祖德，乐平太守。父克，少好学，博涉书记，为邦族所敬。性公亮守正，行不合己，虽富贵不交也。高平刘整恃才纵诞，服饰诡异，无所拘忌。尝行造人，遇克在坐，整终席惭不自安。克时为处士，而见惮如此。后为成都王颖大将军记室督。颖为丞相，擢为东曹掾。克素有格量，及居选官，苟进之徒，望风畏惮。初，克未仕时，河内山简尝与琅邪王衍书曰：“蔡子尼今之正人。”衍以书示众曰：“山子以一字拔人，然未易可称。”后衍闻克在选官，曰：“山子正人之言，验于今矣。”陈留时为大郡，号称多士，琅邪王澄行经其界，太守吕豫遣吏迎之。澄入境问吏曰：“此郡人士为谁？”吏曰：“有蔡子尼、江应元。”是时郡人多居大位者，澄以其姓名问曰：“甲乙等，非君郡人邪？”吏曰：“是也。”曰：“然则何以但称此二人？”吏曰：“向谓君侯问人，不谓问位。”澄笑而止。到郡，以吏言谓豫曰：“旧名此郡有风俗，果然小吏亦知如此。”克以朝政日弊，遂绝不仕。东嬴公腾为车骑将军，镇河北，以克为从事中郎，知必不就，以军期致之。克不得已，至数十日，腾为汲桑所攻，城陷，克见害。

谟弱冠察孝廉，州辟从事，举秀才，东海王越召为掾，皆不就。避乱渡江。时明帝为东中郎将，引为参军。元帝拜丞相，复辟为掾，转参军，后为中书侍郎，历义兴太守、大将军王敦从事中郎、司徒左长史，迁侍中。

苏峻构逆，吴国内史庾冰出奔会稽，乃以谡为吴国内史。谡既至，与张闾、顾众、顾颺等共起义兵，迎冰还郡。峻平，复为侍中，迁五兵尚书，领琅邪王师。谡上疏让曰：“八坐之任，非贤莫居，前后所用，资名有常。孔愉、诸葛恢并以清节令才，少著名望。昔愉为御史中丞，臣尚为司徒长史；恢为会稽太守，臣为尚书郎；恢尹丹阳，臣守小郡。名辈不同，阶级殊悬。今猥以轻鄙，超伦逾等，上乱圣朝贯鱼之序，下违群士准平之论。岂惟微臣其亡之诚，实招圣政惟尘之累。且左长史一超而侍帷幄，再登而厕纳言，中兴已来，上德之举所未尝有。臣何人斯，而猥当之！是以叩心自忖，三省愚身，与其苟进以秽清涂，宁受违命狷固之罪。”疏奏，不许。转掌吏部。以平苏峻勋，赐爵济阳男，又让，不许。

冬蒸，谡领祠部，主者忘设明帝位，与太常张泉俱免，白衣领职。顷之，迁太常，领秘书监，以疾不堪亲职，上疏自解，不听。成帝临轩，遣使拜太傅、太尉、司空。会将作乐，宿县于殿庭，门下奏，非祭祀燕飨则无设乐之制。事下太常。谡议临轩遣使宜有金石之乐，遂从之。临轩作乐，自此始也。彭城王绂上言，乐贤堂有先帝手画佛象，经历寇难，而此堂犹存，宜敕作颂。帝下其议。谡曰：“佛者，夷狄之俗，非经典之制。先帝量同天地，多才多艺，聊因临时而画此象，至于雅好佛道，所未承闻也。盗贼奔突，王都隳败，而此堂巍然独存，斯诚神灵保祚之征，然未是大晋盛德之形容，歌颂之所先也。人臣睹物兴义，私作赋颂可也。今欲发王命，敕史官，上称先帝好佛之志，下为夷狄作一象之颂，于义有疑焉。”于是遂寝。

时征西将军庾亮以石勒新死，欲移镇石城，为灭贼之渐。事下公卿。谡议曰：

时有否泰，道有屈伸，暴逆之寇虽终灭亡，然当其强盛，

皆屈而避之。是以高祖受黜于巴汉，忍辱于平城也。若争强于鸿门，则亡不终日。故萧何曰“百战百败，不死何待”也。原始要终，归于大济而已。岂与当亡之寇争迟速之间哉！夫惟鸿门之不争，故垓下莫能与之争。文王身圯于姜里，故道泰于牧野；句践见屈于会稽，故威申于强吴。今日之事，亦由此矣。贼假息之命垂尽，而豺狼之力尚强；宜抗威以待时。

或曰：“抗威待时，时已可矣。”愚以为时之可否在贼之强弱，贼之强弱在季龙之能否。季龙之能否，可得而言矣。自勒初起，则季龙为爪牙，百战百胜，遂定中国，境土所据，同于魏世。及勒死之日，将相内外欲诛季龙。季龙独起于众异之中，杀嗣主，诛宠臣。内难既定，千里远出，一攻而拔金墉，再战而斩石生，禽彭彪，杀石聪，灭郭权，还据根本，内外并定，四方镇守，不失尺土。详察此事，岂能乎，将不能也？假令不能者为之，其将济乎，将不济也？贼前襄阳而不能拔，诚有之矣。不信百战之效，而执一攻之验，弃多从少，于理安乎？譬若射者，百发而一不中，可谓之拙乎？且不拔襄阳者，非季龙身也。桓平北，守边之将耳。贼前攻之，争疆场耳，得之为善，不得则止，非其所急也。今征西之往，则异于是。何者？重镇也，名贤也，中国之人所闻而归心也。今而西度，实有席卷河南之势，贼所大惧，岂与桓宣同哉！季龙必率其精兵，身来距争。若欲与战，战何如石生？若欲城守，守何如金墉？若欲阻沔，沔何如大江？苏峻何如季龙？凡此数者，宜群校之。

愚谓石生猛将，关中精兵，征西之虎不能胜也。金墉险固，刘曜十万所不能拔，今征西之守不能胜也。又是时兖州、洛阳、关中皆举兵击季龙。今此三处反为其用，方之于前，倍半之觉也。若石生不能敌其半，而征西欲当其倍，愚所疑也。苏峻之强，不及季龙，沔水之险，不及大江。大江不能御苏峻，而以

沔水御季龙，又所疑也。昔祖士稚在谯，佃于城北，虑贼来攻，因以为资，故豫安军屯，以御其外。谷将熟，贼果至，丁夫战于外，老弱获于内，多持炬火，急则烧谷而走。如此数年，竟不得其利。是时贼唯据沔北，方之于今，四分之一耳。士稚不能捍其一，而征西欲御其四，又所疑也。或云：“贼若多来，则必无粮。”然致粮之难，莫过崤函。而季龙昔涉此险，深入敌国，平关中而后还。今至襄阳，路既无险，又行其国内，自相供给，方之于前，难易百倍。前已经至难，而谓今不能济其易，又所疑也。

然此所论，但说征西既至之后耳，尚未论道路之虑也。自沔以西，水急岸高，鱼贯溯流，首尾百里。若贼无宋襄之义，及我未阵而击之，将如之何？今王士与贼，水陆异势，便习不同。寇若送死，虽开江延敌，以一当千，犹吞之有余，宜诱而致之，以保万全。弃江远进，以我所短击彼所长，惧非庙胜之算。

朝议同之，故亮不果移镇。

初，皇后每年拜陵，劳费甚多，谡建议曰：“古者皇后庙见而已，不拜陵也。”由是遂止。

初，太尉郗鉴疾笃，出谡为太尉军司，加侍中。鉴卒，即拜谡为征北将军、都督徐兖青三州扬州之晋陵豫州之沛郡诸军事、领徐州刺史、假节。时左卫将军陈光上疏请伐胡，诏令攻寿阳，谡上疏曰：

今寿阳城小而固。自帮阳至琅邪，城壁相望，其间远者裁百余里，一城见攻，众城必救。且王师在路五十余日，刘仕一军早已入淮，又遣数部北取坚壁，大军未至，声息久闻。而贼之邮驿，一日千里，河北之骑足以来赴，非惟邻城相救而已。夫以白起、韩信、项籍之勇，犹发梁焚舟，背水而阵。今欲停

船水渚，引兵造城，前对坚敌，顾临归路，此兵法之所诫也。若进攻未拔，胡骑卒至，惧桓子不知所为，而舟中之指可掬。今征军五千，皆王都精锐之众，又光为左卫，远近闻之，名为殿中之军，宜令所向有征无战。而顿之坚城之下，胜之不武，不胜为笑。今以国之上驷击寇之下邑，得之则利薄而不足损敌，失之则害重而足以益寇，惧非策之长者。臣愚以为闻寇而致讨，贼退而振旅，于事无失。不胜管见，谨冒陈闻。

季龙于青州造船数百，掠缘海诸县，所在杀戮，朝廷以为忧。谟遣龙骧将军徐玄等守中洲，并设募，若得贼大白船者，赏布千匹，小船百匹。是时谟所统七千余人，所戍东至土山，西至江乘，镇守八所，城垒凡十一处，烽火楼望三十余处，随宜防备，甚有算略。先是，郗鉴上部下有勋劳者凡一百八十人，帝并酬其功，未卒而鉴薨，断不复与。谟上疏以为先已许鉴，今不宜断。且鉴所上者皆积年勋效，百战之余，亦不可不报。诏听之。

康帝即位，征拜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领司徒。代殷浩为扬州刺史。又录尚书事，领司徒如故。初，谟冲让不辟僚佐，诏屡敦逼之，始取掾属。

石季龙死，中国大乱。时朝野咸谓当太平复旧，谟独谓不然，语所亲曰：“胡灭，诚大庆也，然将贻王室之忧。”或曰：“何哉？”谟曰：“夫能顺天而奉时，济六合于草昧，若非上哲，必由英豪。度德量力，非时贤所及。必将经营分表，疲人以逞志。才不副意，略不称心，财单力竭，智勇俱屈，此韩庐、东郭所以双毙也。”

迁侍中、司徒。上疏让曰：“伏自惟省，昔阶谬恩，蒙忝非据，尸素累积而光宠更崇，谤讟弥兴而荣进复加，上亏圣朝栋隆之举，下增微臣覆餗之衅，惶惧战灼，寄颜无所。乞垂天

鉴，回恩改谬，以允群望。”皇太后诏报不许。谟犹固让，谓所亲曰：“我若为司徒，将为后代所哂，义不敢拜也。”皇太后遣使喻意，自四年冬至五年末，诏书屡下，谟固守所执。六年，复上疏，以疾病乞骸骨，上左光禄大夫、领司徒印绶。章表十余上。穆帝临轩，遣侍中纪璩、黄门郎丁纂征谟。谟陈疾笃，使主簿谢攸对曰：“臣谟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，天威不违颜咫尺，不敢奉诏，寝伏待罪。”自旦至申，使者十余反，而谟不至。时帝年八岁，甚倦，问左右曰：“所召人何以至今不来？临轩何时当竟？”君臣俱疲弊。皇太后诏：“必不来者，宜罢朝。”中军将军殷浩奏免吏部尚书江胪官。简文时为会稽王，命曹曰：“蔡公傲违上命，无人臣之礼。若人主卑屈于上，大义不行于下，亦不知复所以为政矣。”于是公卿奏曰：“司徒谟顷以常疾，久违王命，皇帝临轩，百僚齐立，俯偻之恭，有望于谟，若志存止退，自宜致辞阙庭，安有人君卑劳终日而人臣曾无一酬之礼！悖慢傲上，罪同不臣。臣等参议，宜明国宪，请送廷尉，以正刑书。”谟惧，率子弟素服诣阙稽颡，躬到廷尉待罪。皇太后诏曰：“谟先帝师傅，服事累世。且归罪有司，内讼思愆。若遂致之于理，情所未忍。可依旧制免为庶人。”

谟既被废，杜门不出，终日讲诵，教授子弟。数年，皇太后诏曰：“前司徒谟以道素著称，轨行成名，故历事先朝，致位台辅，以往年之失，用致黜责。自尔已来，阖门思愆，诚合大臣罪己之义。以谟为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”于是遣谒者仆射孟洪就加册命。谟上疏陈谢曰：“臣以顽薄，皆忝殊宠，尸素累纪，加违慢诏命，当肆市朝。幸蒙宽宥，不悟天施复加光饰，非臣陨越所能上报。臣寝疾未损，不任诣阙。不胜仰感圣恩，谨遣拜章。”遂以疾笃，不复朝见。诏赐几杖，门施行

马。十二年，卒，时年七十六。赠之礼，一依太尉陆玩故事。诏赠侍中、司空，谥曰文穆。

谡博学，于礼仪宗庙制度多所议定。文笔论议，有集行于世。总应劭以来注班固《汉书》者，为之集解。谡初渡江，见彭蜺，大喜曰：“蟹有八足，加以二螯。”令烹之。既食，吐下委顿，方知非蟹。后诣谢尚而说之。尚曰：“卿读《尔雅》不熟，几为《劝学》死。”谡性方雅。丞相王导作女伎，施设床席。谡先在坐，不悦而去，导亦不止之。性尤笃慎，每事必为过防。故时人云：“蔡公过浮航，脱带腰舟。”长子邵，永嘉太守。少子系，有才学文义，位至抚军长史。

诸葛恢，字道明，琅邪阳都人也。祖诞，魏司空，为文帝所诛。父靚，奔吴，为大司马。吴平，逃窜不出。武帝与靚有旧，靚姊又为琅邪王妃，帝知靚在姊间，因就见焉。靚逃于厕，帝又逼见之，谓曰：“不谓今日复得相见。”靚流涕曰：“不能漆身皮面，复睹圣颜！”诏以为侍中，固辞不拜，归于乡里，终身不向朝廷而坐。

恢弱冠知名，试守即丘长，转临沂令，为政和平。值天下大乱，避地江左，名亚王导、庾亮。导尝谓曰：“明府当为黑头公。”及导拜司空，恢在从，导指冠谓曰：“君当复著此。”导尝与恢戏争族姓，曰：“人言王葛，不言葛王也。”恢曰：“不言马驴，而言驴马，岂驴胜马邪！”其见亲狎如此。于时颍川荀闾字道明、陈留蔡谡字道明，与恢俱有名誉，号曰“中兴三明”，人为之语曰：“京都三明各有名，蔡氏儒雅荀葛清。”

元帝为安东将军，以恢为主簿，再迁江宁令。讨周馥有功，封博陵亭侯，复为镇东参军。与卞壺并以时誉迁从事中郎，兼统记室。时四方多务，笺疏殷积，恢斟酌酬答，咸称折中。于

时王氏为将军，而恢兄弟及颜含并居显要，刘超以忠谨掌书命，时人以帝善任一国之才。愍帝即位，征用四方贤隲，召恢为尚书郎，元帝以经纬须才，上疏留之，承制调为会稽太守。临行，帝为置酒，谓曰：“今之会稽，昔之关中，足食足兵，在于良守。以君有莅任之方，是以相屈。四方分崩，当匡振圯运。政之所先，君为言之。”恢陈谢，因对曰：“今天下丧乱，风俗陵迟，宜尊五美，屏四恶，进忠实，退浮华。”帝深纳焉。太兴初，以政绩第一，诏曰：“自顷多难，官长数易，益有诸弊，虽圣人犹久于其道，然后化成，况其余乎！汉宣帝称‘与我共安天下者，其惟良二千石’，斯言信矣。是以黄霸等或十年，或二十年而不徙，所以能济其中兴之勋也。赏罚黜陟，所以明政道也。会稽内史诸葛恢莅官三年，政清人和，为诸郡首，宜进其位班，以劝风教。今增恢秩中二千石。”

顷之，以母忧去官。服阕，拜中书令。王敦上恢为丹阳尹，以久疾免。明帝征敦，以恢为侍中，加奉车都尉。讨王含有功，进封建安伯，以先爵赐次子为关内侯。又拜恢后将军、会稽内史。征为侍中，迁左民尚书、武陵王师、吏部尚书。累迁尚书右仆射，加散骑常侍、银青光禄大夫、领选本州大中正、尚书令，常侍、吏部如故。成帝践阼，加侍中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卒，年六十二。赠左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。赠之礼，一依太尉兴平伯故事，谥曰敬。祠以太牢。子彪嗣，位至散骑常侍。

恢兄颐，字道回，亦为元帝所器重，终于太常。

殷浩，字深源，陈郡长平人也。父羨，字洪乔，为豫章太守，都下人士因其致书者百余函，行次石头，皆投之水中，曰：“沈者自沈，浮者自浮，殷洪乔不为致书邮。”其资性介立如此。终于光禄勋。

浩识度清远，弱冠有美名，尤善玄言，与叔父融俱好《老》

《易》融与浩口谈则辞屈，著篇则融胜，浩由是为风流谈论者所宗。或问浩曰：“将莅官而梦棺，将得财而梦粪，何也？”浩曰：“官本臭腐，故将得官而梦尸，钱本粪土，故将得钱而梦秽。”时人以为名言。

三府辟，皆不就。征西将军庾亮引为记室参军，累迁司徒左长史。安西庾翼复请为司马。除侍中、安西军司，并称疾不起。遂屏居墓所，几将十年，于时拟之管、葛。王蒙、谢尚犹伺其出处，以卜江左兴亡，因相与省之，知浩有确然之志。既反，相谓曰：“深源不起，当如苍生何！”庾翼贻浩书曰：“当今江东社稷安危，内委何、褚诸君，外托庾、桓数族，恐不得百年无忧，亦朝夕而弊。足下少标令名，十余年间，位经内外，而欲潜居利贞，斯理难全。且夫济一时之务，须一时之胜，何必德均古人，韵齐先达邪！王夷甫，先朝风流士也，然吾薄其立名非真，而始终莫取。若以道非虞夏，自当超然独往，而不能谋始，大合声誉，极致名位，正当抑扬名教，以静乱源。而乃高谈《庄》《老》，说空终日，虽云谈道，实长华竞。及其末年，人望犹存，思安惧乱，寄命推务。而甫自申述，徇小好名，既身囚胡虏，弃言非所。凡明德君子，遇会处际，宁可然乎？而世皆然之。益知名实之未定，弊风之未革也。”浩固辞不起。

建元初，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相继卒。简文帝时在藩，始综万几，卫将军褚裒荐浩，征为建武将军、扬州刺史。浩上疏陈让，并致笺于简文，具自申叙。简文答之曰：“属当厄运，危弊理尽。诚赖时有其才，不复远求版筑。足下沈识淹长，思综通练，起而明之，足以经济。若复深存挹退，苟遂本怀，吾恐天下之事于此去矣，今纆领不振，晋网不纲，愿蹈东海，复可得邪！由此言之，足下去就即是时之废兴，时之废兴则家国不

异。足下弘思之，静算之，亦将有以深鉴可否。望必废本怀，率群情也。”浩频陈让，自三月至七月，乃受拜焉。

时桓温既灭蜀，威势转振，朝廷惮之。简文以浩有盛名，朝野推伏，故引为心膺，以抗于温，于是与温颇相疑贰。会遭父忧，去职，时以蔡谟摄扬州，以俟浩，服阕，征为尚书仆射，不拜。复为建武将军、扬州刺史，遂参综朝权。颍川荀羨少有令闻，浩擢为义兴、吴郡，以为羽翼。王羲之密说浩、羨，令与桓温和同，不宜内构嫌隙，浩不从。

及石季龙死，胡中大乱，朝过欲遂荡平关河，于是以浩为中军将军、假节、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。浩既受命，以中原为己任，上疏北征许洛。将发，坠马，时咸恶之。既而以淮南太守陈逵、兖州刺史蔡裔为前锋，安西将军谢尚、北中郎将荀羨为督统，开江西田千余顷，以为军储。师次寿阳，潜诱苻健大臣梁安、雷弱兒等，使杀健，许以关右之任。初，降人魏脱卒，其弟憬代领部曲。姚襄杀憬，以并其众，浩大恶之，使龙骧将军刘启守谯，迁襄于梁。既而魏氏子弟往来寿阳，襄益猜惧。俄而襄部曲有欲归浩者，襄杀之，浩于是谋诛襄。会苻健杀其大臣，健兄子眉自洛阳西奔，浩以为梁安事捷，意苻健已死，请进屯洛阳，修复园陵，使襄为前驱，冠军将军刘洽镇鹿台，建武将军刘遁据仓垣，又求解扬州，专镇洛阳，诏不许。浩既至许昌，会张遇反，谢尚又败绩，浩还寿阳。后复进军，次山桑，而襄反，浩惧，弃辎重退保谯城，器械军储皆为襄所掠，士卒多亡叛。浩遣刘启、王彬之击襄于山桑，并为襄所杀。

桓温素忌浩，及闻其败，上疏罪浩曰：

案中军将军浩过蒙朝恩，叨窃非据，宠灵超卓，再司京辇，不能恭慎所任，恪居职次，而侵官离局，高下在心。前司徒臣谟执义履素，位居台辅，师傅先帝，朝之元老，年登七十，以

礼请退，虽临轩固辞，不顺恩旨，适足以明逊让之风，弘优贤之礼。而浩虚生狡说，疑误朝听，狱之有司，将致大辟。自羯胡天亡，群凶殄灭，而百姓涂炭，企迟拯接。浩受专征之重，无雪耻之志，坐自封植，妄生风尘，遂使寇仇稽诛，奸逆并起，华夏鼎沸，黎元殄悴。浩惧罪将及，不容于朝，外声进讨，内求苟免。出次寿阳，顿甲弥年，倾天府之资，竭五州之力，收合无赖，以自强卫，爵命无章，猜害罔顾。故范丰之属反叛于芍陂，奇德、龙会作变于肘腋。羌帅姚襄率众归化，遣其母弟入质京邑，浩不能抚而用之，阴图杀害，再遣刺客，为襄所觉。襄遂惶惧，用致逆命。生长乱阶，自浩始也。复不能以时扫灭，纵放小竖，鼓行毒害，身狼狽于山桑，军破碎于梁国，舟车焚烧，輜重覆没。三军积实，反以资寇，精甲利器，更为贼用。神怒人怨，众之所弃，倾危之忧，将及社稷。臣所以忘寝屏营，启处无地。夫率正显义，所以致训，明罚敕法，所以齐众，伏愿陛下上追唐尧放命之刑下鉴《春秋》无君之典。若圣上含弘，未忍诛殒，且宜遐弃，摈之荒裔。虽未足以塞山海之责，粗可以宣诫于将来矣。

竟坐废为庶人，徙于东阳之信安县。

浩少与温齐名，而每心竞。温尝问浩：“君何如我？”浩曰：“我与君周旋久，宁作我也。”温既以雄豪自许，每轻浩，浩不之惮也。至是，温语人曰：“少时吾与浩共骑竹马，我弃去，浩辄取之，故当出我下也。”又谓郗超曰：“浩有德有言，向使作令仆，足以仪刑百揆，朝廷用违其才耳。”

浩虽被黜放，口无怨言，夷神委命，谈咏不辍，虽家人不见其有流放之戚。但终日书空，作“咄咄怪事”四字而已。浩甥韩伯，浩素赏爱之，随至徙所，经岁还都，浩送至渚侧，咏曹颜远诗云：“富贵他人合，贫贱亲戚离。”因而泣下。后温

将以浩为尚书令，遗书告之，浩欣然许焉。将答书，虑有谬误，开闭者数十，竟达空函，大忤温意，由是遂绝。永和十二年卒。

子涓，亦有美名，咸安初，桓温废太宰、武陵王晞，诬涓及庾倩与晞谋反，害之。

浩后将改葬，其故吏顾悦之上疏讼浩曰：

伏见故中军将军、扬州刺史殷浩体德沈粹，识理淹长，风流雅胜，声盖当时，再临神州，万里肃清，勋绩茂著，圣朝钦嘉，遂授分陕推毂之任。戎旗既建，出镇寿阳，驱其豺狼，翦其荆棘，收罗向义，广开屯田，沐雨栉风，等勤台仆。仰凭皇威，群丑革面，进军河洛，修复园陵。不虞之变，中路猖蹶，遂令为山之功崩于垂成，忠款之志于是而废。既受削黜，自揜山海，杜门终身，与世两绝，可谓克己复礼，穷而无怨者也。寻浩所犯，盖负败之常科，非即情之永责。论其名德深诚则如彼，察其补过罪己则如此，岂可弃而不恤，使法有余冤！方今宅兆已成。塋隧已开，悬棺而窆，礼同庶人，存亡有非命之分，九泉无自诉之斯，仰感三良，昊天罔极。若使明诏爰发，旌我善人，崇复本官，远彰幽昧，斯则国家威恩有兼济之美，死而可作，无负心之恨。

疏奏，诏追复浩本官。

顾悦之，字君叔，少有义行。与简文同年，而发早白。帝问其故。对曰：“松柏之姿，经霜犹茂；蒲柳常质，望秋先零。”简文悦其对。始将抗表讼浩，浩亲故多谓非宜，悦之决意以闻，又与朝臣争论，故众无以夺焉。时人咸称之。为州别驾，历尚书右丞，卒。子凯之，别有传。

蔡裔者，有勇气，声若雷震。尝有二偷入室，裔拊床一呼，而盗俱陨，故浩委以军锋焉。

史臣曰：陆晔等并以时望国华，效彰历试，迭居端揆，参

掌机衡。然皆率由旧章，得免祇悔。而充抗言孺子，虽屈压于权臣，翊奉储君，竟导扬于未命，频参大议，屡画嘉谋，可谓忠贞在斯而已。殷浩清徽雅量，众议攸归，高秩厚礼，不行而至，咸谓教义由其兴替，社稷俟以安危。及其入处国钧，未有嘉谋善政，出总戎律，唯闻蹙国丧师，是知风流异贞固之才，谈论非奇正之要。违方易任，以致播迁，悲失！蔡谟度德而处，弘斯止足，置以刑书，斯为过矣。

赞曰：士光时望，士瑶允当。政既弟兄，任惟台相。祖言简率，遗风可尚。蔡葛知名，或雅或清。次道方概，谋远忠贞。中军鉴局，誉光雅俗。夷旷有余，经纶不足。舍长任短，功亏名辱。

## 列传第四十八

孔愉（子汪 安国 弟祗 从子坦 严 从弟群 群子沉）

丁潭 张茂 陶回

孔愉，字敬康，会稽山阴人也。其先世居梁国。曾祖潜，太子少傅，汉末避地会稽，因家焉。祖竺，吴豫章太守。父恬，湘东太守。从兄侃，大司农。俱有名江左。愉年十三而孤，养祖母以孝闻，与同郡张茂字伟康、丁潭字世康齐名，时人号曰“会稽三康”。吴平，愉迁于洛。惠帝末，归乡里，行至江淮间，遇石冰、封云为乱，云逼愉为参军，不从将杀之，赖云司马张统营救获免。东还会稽，入新安山中，改姓孙氏，以稼穡读书为务，信著乡里。后忽舍去，皆谓为神人，而为之立祠。永嘉中，元帝始以安东将军镇扬土，命愉为参军。邦族寻求，莫知所在。建兴初，始出应召。为丞相掾，仍除驸马都尉、参丞相军事，时年已五十矣。以讨华轶功，封余不亭侯。愉尝行经余不亭，见笼龟于路者，愉买而放之溪中，龟中流左顾者数四。及是，铸侯印，而印龟左顾，三铸如初。印工以告，愉乃悟，遂佩焉。

帝为晋王，使长兼中书郎。于时刁协、刘隗用事，王导颇见疏远。愉陈导忠贤，有佐命之勋，谓事无大小皆宜咨访。由

是不合旨，出为司徒左长史，累迁吴兴太守。沈充反，愉弃官还京师，拜御史中丞，迁侍中、太常。及苏峻反，愉朝服守宗庙。初，愉为司徒长史，以平南将军温峤母亡遭乱不葬，乃不过其品。至是，峻平，而峤有重功，愉往石头诣峤，峤执愉手而流涕曰：“天下丧乱，忠孝道废。能持古人之节，岁寒不凋者，唯君一人耳。”时人咸称峤居公而重愉之守正。寻徙大尚书，迁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，不行。转尚书右仆射，领东海王师。寻迁左仆射。

咸和八年，诏曰：“尚书令玩、左仆射愉并恪居官次，禄不代耕。端右任重，先朝所崇，其给玩亲信三十人，愉二十人，禀赐。”愉上疏固让，优诏不许。重表曰：“臣以朽暗，忝厕朝右，而以情劣，无益毗佐。方今强寇未殄，疆场日骇，政烦役重，百姓困苦，奸吏擅威，暴人肆虐。大弊之后，仓库空虚，功劳之士，赏报不足，困悴之余，未见拯恤，呼嗟之怨，人鬼感动。宜并官省职，贬食节用，勤抚其人，以济其艰。臣等不能赞扬大化，纠明刑政，而愉安高位，横受宠给，无德而禄，殃必及之，不敢横受殊施，以重罪戾。”从之。王导闻而非之，于都坐谓愉曰：“君言奸吏擅威，暴人肆虐，为患是谁？”愉欲大论朝廷得失，陆玩抑之乃止。后导将以赵胤为护军，愉谓导曰：“中兴以来，处此官者，周伯仁、应思远耳。今诚乏才，岂宜以赵胤居之邪！”导不从。其守正如此。由是为导所衔。

后省左右仆射，以愉为尚书仆射。愉年在悬车，累乞骸骨，不许，转护军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复徙领军将军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领国子祭酒。顷之，出为镇军将军、会稽内史，加散骑常侍。句章县有汉时旧陂，毁废数百年。愉自巡行，修复故堰，溉田二百余顷，皆成良业。在郡三年，乃营山阴湖南侯山下数亩地为宅，草屋数间，便弃官居之。送资数百万，悉无所取。

病笃，遗令敛以时服，乡邑义赠，一不得受。年七十五，咸康八年卒。赠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贞。

三子：闾、汪、安国。闾嗣爵，位至建安太守。闾子静，字季恭，再为会稽内史，累迁尚书左仆射，加后将军。

汪字德泽，好学有志行，孝武帝时位至侍中。时茹千秋以佞媚见幸于会稽王道子，汪屡言之于帝，帝不纳。迁尚书太常卿，以不合意，求出。为假节、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、征虏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，甚有政绩，为岭表所称。太元十七年卒。

安国字安国，年小诸兄三十余岁。群从诸兄并乏才名，以富强自立，唯安国与汪少厉孤贫之操。汪既以直亮称，安国亦以儒素显。孝武帝时甚蒙礼遇，仕历侍中、太常。及帝崩，安国形素羸瘦，服衰经，涕泗竟日，见者以为真孝，再为会稽内史、领军将军。安帝隆安中下诏曰：“领军将军孔安国贞慎清正，出内播誉，可以本官领东海王师，必能导达津梁，依仁游艺。”后历尚书左右仆射。义熙四年卒，赠左光禄大夫。

祗字承祖。太守周札命为功曹史。札为沈充所害，故人宾客莫敢近者。祗冒刃号哭，亲行殡礼，送丧还义兴，时人义之。

坦字君平。祖冲，丹阳太守。父侃，大司农。坦少方直，有雅望，通《左氏传》解属文。完帝为晋王，以坦为世子文学。东宫建，补太子舍人，迁尚书郎。时台郎初到，普加策试，帝手策问曰：“吴兴徐馥为贼，杀郡将，郡今应举孝廉不？”坦对曰：“四罪不相及，殛鯀而兴禹。徐馥为逆，何妨一郡之贤！”又问：“奸臣贼子弑君，污宫渚宅，莫大之恶也。乡旧废四科之选，今何所依？”坦曰：“季平子逐鲁昭公，岂可以废仲尼也！”竟不能屈。

先是，以兵乱之后，务存慰悦，远方秀孝到，不策试，普

皆除署。至是，帝申明旧制，皆令试《经》，有不中科，刺史、太守免官。太兴三年，秀孝多不敢行，其有到者，并托疾。帝欲除署孝廉，而秀才如前制。坦奏议曰：

臣闻经邦建国，教学为先，移风崇化，莫尚斯矣。古者且耕且学，三年而通一经，以平康之世，犹假渐渍，积以日月。自丧乱以来，十有余年，于戈载扬，俎豆礼戢，家废讲诵，国阙庠序，率尔责试，窃以为疑。然宣下以来，涉历三载，累遇庆会，遂未一试。扬州诸郡，接近京都，惧累及君父，多不敢行。其远州边郡，掩诬朝廷，冀于不试，冒昧来赴，既到审试，遂不敢会。臣愚以不会与不行，其为阙也同。若当偏加除署，是为肃法奉宪者失分，侥幸投射者得官，颓风伤教，惧于是始。

夫王言如丝，其出如纶，临事改制，示短天下，人听有感，臣窃惜之。愚以王命无贰，宪制宜信。去年察举，一皆策试。如不能试，可不拘到，遣归不署。又秀才虽以事策，亦汜问经义，苟所未学，实难暗通，不足复曲碎垂例，违旧造异。谓宜因其不会，徐更革制。可申明前下，崇修学校，普延五年，以展讲习，钧法齐训，示人轨则。夫信之与法，为政之纲，施之家室，犹弗可贰，况经国之典而可玩黷乎！

帝纳焉。听孝廉申至七年，秀才如故。

时典客令万默领诸胡，胡人相诬，朝廷疑默有所偏助，将加大辟。坦独不署，由是被谴，遂弃官归会稽。久之，除领军司马，未赴召。会王敦反，与右卫将军虞潭俱在会稽起义，而讨沈充。事平，始就职。扬州刺史王导请为别驾。

咸和初，迁尚书左丞，深为台中之所敬惮。寻属苏峻反，坦与司徒司马陶回白王导曰：“及峻未至，宜急断阜陵之界，守江西当利诸口，彼少我众，一战决矣。若峻未至，可往逼其城。今不先往，峻必先至。先人有夺人之功，时不可失。”导

然之。庾亮以为峻脱径来，是袭朝廷虚也，故计不行。峻遂破姑熟，取盐米，亮方悔之。坦谓人曰：“观峻之势，必破台城。自非战士，不须戎服。”既而台城陷，戎服者多死，白衣者无他，时人称其先见。及峻挟天子幸石头，坦奔陶侃，侃引为长史。时侃等夜筑白石垒，至晓而成。闻峻军严声，咸惧来攻。坦曰：“不然。若峻攻垒，必须东北风急，令我水军不得往救。今天清静，贼必不动，决遣军出江乘，掠京口以东矣。”果如所筹。时郗鉴镇京口，侃等各以兵会。既至，坦议以为本不应须召郗公，遂使东门无限。今宜遣还，虽晚，犹胜不也。侃等犹疑，坦固争甚切，始令鉴还据京口，遣郭默屯大业，又令骁将李闳、曹统、周光与默并力，贼遂势分，卒如坦计。

及峻平，以坦为吴郡太守。自陈吴多贤豪，而坦年少，未宜临之。王导、庾亮并欲用坦为丹阳尹。时乱离之后，百姓凋弊，坦固辞之。导等犹未之许。坦慨然曰：“昔肃祖临崩，诸君亲据御床，共奉遗诏。孔坦疏贱，不在顾命之限。既有艰难，则以微臣为先。今由俎上肉，任人脍截耳！”乃拂衣而去。导等亦止。于是迁吴兴内史，封晋陵男，加建威将军。以岁饥，运家米以振穷乏，百姓赖之。时使坦募江淮流人为军，有殿中兵，因乱东还，来应坦募，坦不知而纳之。或讽朝廷，以坦藏台叛兵，遂坐免。寻拜侍中。

三康元年，石聪寇历阳，王导为大司马，讨之，请坦为司马。会石勒新死，季龙专恣，石聪及谯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请降。坦与聪书曰：

华狄道乖，南北回邈，瞻河企宋，每怀饥渴。数会阳九，天祸晋国，奸凶猾夏，乘衅肆虐。我德虽衰，天命未改。乾符启再集之庆，中兴应灵期之会，百六之艰既过，惟新之美日隆。而神州振荡，遗氓波散，誓命戎狄之手，局蹐豺狼之穴，朝廷

每临寐永叹，痛心疾首。天罚既集，罪人斯陨，王旅未加，自相鱼肉。岂非人怨神怒，天降其灾！兰艾同焚，贤愚所叹，哀矜勿喜，我后之仁，大赦旷廓，唯季龙是讨。彭譙使至，粗具动静，知将军忿疾丑类，翻然同举。承问欣豫，庆若在己。何知几之先觉，斫石之易悟哉！引领来仪，怪无声息。

将军出自名族，诞育洪胄。遭世多故，国倾家覆，生离亲属，假养异类。虽逼伪宠，将亦何赖！闻之者犹或有悼，况身婴之，能不愤慨哉！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诚反族归正之秋，图义建功之日也。若将军喻纳往言，宣之同盟，率关右之众，辅河南之卒，申威赵魏，为国前驱，虽窦融之保西河，黥布之去项羽，比诸古今，未足为喻。圣上宽明，宰辅弘纳，虽射钩之隙，赏之故行，雍齿之恨，侯之列国。况二三子无曩人之嫌，而遇天启之会，当如影响，有何迟疑！

今六军诚严，水陆齐举，熊罴踊跃，齧噬争先，锋镝一交，玉石同碎，虽复后悔，何嗟及矣！仆以不才，世荷国宠，虽实不敏，诚为行李之主，区区之情，还信所具。夫机事不先，鲜不后悔，自求多福，唯将军图之。

朝廷遂不果北伐，人皆怀恨。

坦在职数年，迁侍中。时成帝每幸丞相王导府，拜导妻曹氏，有同家人，坦每切谏。时帝刻日纳后，而尚书左仆射王彬卒，议者以为欲却期。坦曰：“婚礼之重，重于救日蚀。救日蚀，有后之丧，太子墮井，则止。纳后盛礼，岂可以臣丧而废！”从之。及帝既加元服，犹委政王导，坦每发愤，以国事为己忧，尝从容言于帝曰：“陛下春秋以长，圣敬日跻，宜博纳朝臣，谏诤善道。”由是忤导，出为廷尉，怏怏不悦，以疾去职。加散骑常侍，迁尚书，未拜。

疾笃，庾冰省之，乃流涕。坦慨然曰：“大丈夫将终不问

安国宁家之术，乃作兒女子相问邪！”冰深谢焉。临终，与庾亮书曰：“不谓疾苦，遂至顿弊，自省绵绵，奄忽无日。修短命也，将何所悲！但以身往名没，朝恩不报，所怀未叙，即命多恨耳！足下以伯舅之尊，居方伯之重，抗威顾眄，名震天下，棨椽之佐，常愿下风。使九服式序，四海一统，封京观于中原，反紫极于华壤，是宿昔之味咏，慷慨之本诚矣。今中道而毙，岂不惜哉！若死而有灵，潜听风烈。”俄卒，时年五十一。追赠光禄勋，谥曰简。亮报书曰：“廷尉孔君，神游体离，呜呼哀哉！得八月十五日书，知疾患转笃，遂不起济，悲恨伤楚，不能自胜。足下方在中年，素少疾患，虽天命有在，亦祸出不图。且足下才经于世，世常须才，况于今日，倍相痛惜。吾以寡乏，忝当大任，国耻未雪，夙夜忧愤。常欲足下同在外籓，戮力时事。此情未果，来书奄至。申寻往复，不觉涕陨。深明足下慷慨之怀，深痛足下不遂之志。邈然永隔，夫复何言！谨遣报答，并致薄祭，望足下降神飨之。”子混嗣。

严字彭祖。祖父奕，全椒令，明察过人。时有遗其酒者，始提入门，奕遥呵之曰：“人饷吾两罌酒，其一何故非也？”检视之，一罌果是水。或问奕何以知之，笑曰：“酒重水轻，提酒者手有轻重之异故耳。”在官有惠化，及卒，市人若丧慈亲焉。父伦，黄门郎。严少仕州郡，历司徒掾、尚书殿中郎。殷浩临扬州，请为别驾。迁尚书左丞。时朝廷崇树浩，以抗拟桓温，温深以不平。浩又引接荒人，谋立功于阃外。严言于浩曰：“当今时事艰难，可谓百六之运，使君屈己应务，属当其会。圣怀所以日昃匪懈，临朝斤斤，每欲深根固本，静边宁国耳，亦岂至私哉！而处任者所志不同，所见各异，人口云云，无所不至。顷来天时人情，良可寒心。古人为政，防人之口甚于防川。间日侍座，亦已粗申所怀，不审竟当何以镇之？《老

子》云‘夫唯不争，则万物不难与之争’，此言不可不察也。愚意故谓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，韩彭可专征伐，萧曹守管籥，内外之任，各有攸司。深思廉蔺屈申之道，平勃相和之义，令婉然通顺，人无间言，然后乃可保大定功，平济天下也。又观顷日降附之徒，皆人面兽心，贪而无亲，难以义感。而聚著都邑，杂处人间，使君常疲圣体以接之，虚府库以拯之，足以疑惑视听耳。”浩深纳之。

及哀帝践阼，议所承统，时多异议。严与丹阳尹庾和议曰：“顺本居正，亲亲不可夺，宜继成皇帝。”诸儒咸以严议为长，竟从之。

隆和元年，诏曰：“天文失度，太史虽有禳祈之事，犹衅眚屡彰。今欲依鸿祀之制，于太极殿前庭亲执虔肃。”严谏曰：“鸿祀虽出《尚书大传》，先儒所不究，历代莫之兴，承天接神，岂可以疑殆行事乎！天道无亲，唯德是辅，陛下祇顺恭敬，留心兆庶，可以消灾复异。皆已蹈而行之，德合神明，丘祷久矣，岂须屈万乘之尊，修杂祀之事！君举必书，可不慎欤！”帝嘉之而止。以为扬州大中正，严不就。有司奏免，诏特以侯领尚书

时东海王奕求海盐、钱塘以水牛牵埭税取钱直，帝初从之，严谏乃止。初，帝或施私恩，以钱帛赐左右。严又启诸所别赐及给厨食，皆应减省。帝曰：“左右多困乏，故有所赐，今通断之。又厨膳宜有减撤，思详具闻。”严多所匡益。

太和中，拜吴兴太守，加秩中二千石。善于宰牧，甚得人和。余杭妇人经年荒，卖其子以活夫之兄子。武康有兄弟二人，妻各有孕，弟远行未反，遇荒岁，不能两全，弃其子而活弟子。严并褒荐之。又甄赏才能之士，论者美焉。五年，以疾去职，卒于家。

三子：道民，宣城内史；静民，散骑侍郎；福民，太子洗马，皆为孙恩所害。

群字敬林，严叔父也。有智局，志尚不羈。苏峻入石头，时匡术有宠于峻，宾从甚盛。群与从兄愉同行于横塘，遇之，愉止与语，而群初不视术。术怒，欲刃之。愉下车抱术曰：“吾弟发狂，卿为我宥之。”乃获免。后峻平，王导保存术，尝因众坐，令术劝群酒，以释横塘之憾。群答曰：“群非孔子，厄同匡人。虽阳和布气，鹰化为鸠，至于识者，犹憎其目。”导有愧色。仕历中丞。性嗜酒，导尝戒之曰：“卿恆饮，不见酒家覆瓿布，日月久糜烂邪？”答曰：“公不见肉糟淹更堪久邪？”尝与亲友书云：“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，不足了曲蘖事。”其耽湎如此。卒于官。嗣子沉。

沉字德度，有美名。何充荐沉于王导曰：“文思通敏，宜登宰门。”辟丞相司徒掾、琅邪王文学，并不就。从兄坦以裘遗之，辞不受。坦曰：“晏平仲俭，祀其先人，豚肩不掩豆，犹狐裘数十年，卿复何辞！”于是受而服之。是时沉与魏顓、虞球、虞存、谢奉并为四族之俊。

沉子廞，位至吴兴太守、廷尉。廞子琳之，以草书擅名，又为吴兴太守，侍中。

丁潭，字世康，会稽山阴人也。祖固，吴司徒。父弥，梁州刺史。潭初为郡功曹，察孝廉，除郎中，稍迁丞相西阁祭酒。时元帝称制，使各陈时事损益，潭上书曰：

为国者恃人须才，盖二千石长吏是也。安可不明简其才，使必允当。既然得其人，使久于其职，在官者无苟且，居下者有恆心，此为政之较也。今之长吏，迁转既数，有送迎之费。古人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，中才处局，故难以速成矣。

夫兵所以防御未然，镇压奸凶，周虽三圣，功成由武。今

戎战之世，益宜留心，简选精锐，以备不虞。无事则优其身，有难则责其力。窃闻今之兵士，或私有役使，而营陈不充。夫为国者，由为家也。计财力之所任，审趋舍之举动，不营难成之功，损弃分外之役。今兵人未强，当审其宜，经涂远举，未献大捷，更使力单财尽而威望挫弱也。

及帝践阼，拜驸马都尉、奉朝请、尚书祠部郎。时琅邪王裒始受封，帝欲引朝贤为其国上卿，将用潭，以问中书令贺循。循曰：“郎中令职望清重，实宜审授。潭清淳贞粹，雅有隐正，圣明所简，才实宜之。”遂为琅邪王郎中令。会裒薨，潭上疏求行终丧礼，曰：“在三之义，礼有达制，近代已来，或随时降杀，宜一匡革，以敦于后，辄案令文，王侯之丧，官僚服斩，既葬而除。今国无继统，丧庭无主，臣实陋贱，不足当重，谬荷首任，礼宜终丧。”诏下博议。国子祭酒杜夷议：“古者谅闇，三年不言。下及周世，税衰效命。春秋之时，天子诸侯既葬而除。此所谓三代损益，礼有不同。故三年之丧，由此而废。然则汉文之诏，合于随时，凡有国者，皆宜同也，非唯施于帝皇而已。案礼，殇与无后，降于成人。有后，既葬而除。今不得以无后之故而独不除也。愚以丁郎中应除衰麻，自宜主祭，以终三年。”太常贺循议：“礼，天子诸侯俱以至尊临人，上下之义，群臣之礼，自古以来，其例一也。故礼盛则并全其重，礼杀则从其降。春秋之事，天子诸侯不行三年。至于臣为君服，亦宜以君为节，未有君除而臣服，君服而臣除者。今法令，诸侯卿相官属为君斩衰，既葬而除。以令文言之，明诸侯不以三年之丧与天子同可知也。君若遂服，则臣子轻重无应除者也。若当皆除，无一人独重之文。礼有摄主而无摄重，故大功之亲主人丧者，必为之再祭练祥，以大功之服，主人三年丧者也。苟谓诸侯与天子同制，国有嗣王，自不全服，而人主居丧，素

服主祭，三年不摄吉事，以尊令制。若当远迹三代，令复旧典，不依法令者，则侯之服贵贱一例，亦不得唯一人论。”于是诏使除服，心丧三年。

太兴三年，迁王导骠骑司马，转中书郎，出为广武将军、东阳太守，以清洁见称。征为太子左卫率，不拜。成帝践阼，以为散骑常侍、侍中。苏峻作乱，帝蒙坐于石头，唯潭及侍中钟雅、刘超等随从不离帝侧。峻诛，以功赐爵永安伯，迁大尚书，徙廷尉，累迁左光禄大夫、领国子祭酒、本国大中正，加散骑常侍。

康帝即位，屡表乞骸骨。诏以光禄大夫还第，门施行马，禄秩一如旧制，给传诏二人，赐钱二十万，床帐褥席。年八十，卒。赠侍中，大夫如故，谥曰简。王导尝谓孔敬康有公才而无公望，丁世康有公望而无公才。子话，位至散骑侍郎。

张茂，字伟康，少单贫，有志行，为乡里所敬信。初起义兵，讨贼陈斌，一郡用全。元帝辟为掾属。官有老牛数十，将卖之，茂曰：“杀牛有禁，买者不得辄屠，齿力疲老，又不任耕驾，是以无用之物收百姓利也。”帝乃止。迁太子右卫率，出补吴兴内史。沈充之反也，茂与三子并遇害。茂弟盎，为周札将军，充讨札，盎又死之。赠茂太仆。茂少时梦得大象，以问占梦万推。推曰：“君当为大郡，而不善也。”问其故，推曰：“象者大兽，兽者守也，故知当得大郡。然象以齿焚，为人所害。”果如其言。

陶回，丹阳人也。祖基，吴交州刺史。父抗，太子中庶子。回辟司空府中军、主簿，并不就。大将军王敦命为参军，转州别驾。敦死，司徒王导引为从事中郎，迁司马。苏峻之役，回与孔坦言于导，请早出兵守江口，语在坦传。峻将至，回复谓亮曰：“峻知石头有重戍，不敢直下，必向小丹阳南道步来，

宜伏兵要之，可一战而擒。”亮不从。峻果由小丹阳经秣陵，迷失道，逢郡人，执以为乡导。时峻夜行，甚无部分。亮闻之，深悔不从回等之言。寻王师败绩，回还本县，收合义军，得千余人，并为步军，与陶侃、温峤等并力攻峻，又别破韩晁，以功封康乐伯。

时大贼新平，纲维弛废，司徒王导以回有器干，擢补北军中候，俄转中护军。久之，迁征虏将军、吴兴太守。时人饥谷贵，三吴尤甚。诏欲听相鬻卖，以拯一时之急。回上疏曰：“当今天下不普荒俭，唯独东土谷价偏贵，便相鬻卖，声必远流，北贼闻之，将窥疆场。如愚臣意，不如开仓廩以振之。”乃不待报，辄便开仓，及割府郡军资数万斛米以救乏绝，由是一境获全。既而下诏，并敕会稽、吴郡依回振恤，二郡赖之。在郡四年，征拜领军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征虏将军如故。

回性雅正，不惮强御。丹阳尹桓景佞事王导，甚为导所昵。回常慷慨谓景非正人，不宜亲狎。会荧惑守南斗经旬，导语回曰：“南斗，扬州分，而荧惑守之，吾当逊位以厌此谪。”回答曰：“公以明德作相，辅弼圣主，当亲忠贞，远邪佞，而与桓景造膝，荧惑何由退舍！”导深愧之咸和二年，以疾辞职，帝不许。徙护军将军，常侍、领军如故，未拜，卒，年五十一。谥曰威。

四子：汪、陋、隐、无忌。汪嗣爵，位至辅国将军、宣城内史，陋冠军将军，隐少府，无忌光禄勋，兄弟咸有于用。

史臣曰：孔愉父子暨丁潭等，咸以筱簜之材，邀缔构之运，策名霸府，骋足高衢，历试清阶，遂登显要，外宣政绩，内尽谋猷，罄心力以佐时，竭股肱以卫主，并能保全名节，善始令终。而愉高谢百万之赏，辞荣数亩之宅，弘止足之分，有廉让之风者矣。陶回陈邪佞之宜远，明鬻卖之非宜，并补阙弼违，

良可称也。

赞曰：愉既公才，潭唯公望。领军儒雅，平越忠亮。君平料敌，彭祖弘益。茂以象焚，群由匡厄。陶回规过，言同金石。

## 列传第四十九

### 谢尚

谢安（子琰 琰子混 安兄奕 奕子玄  
安弟万 万弟石 石兄子朗 朗弟子邈）

谢尚，字仁祖，豫章太守鲲之子也。幼有至性。七岁丧兄，哀恸过礼，亲戚异之。八岁神悟夙成。鲲尝携之送客，或曰：“此儿一坐之颜回也。”尚应声答曰：“坐无尼父，焉别颜回！”席宾莫不叹异。十余岁，遭父忧，丹阳尹温峤吊之，尚号咷极哀。既而收涕告诉，举止有异常童，峤甚奇之。及长，开率颖秀，辨悟绝伦，脱略细行，不为流俗之事。好衣刺文袴，诸父责之，而因自改，遂知名。善音乐，博综众艺。司徒王导深器之，比之王戎，常呼为“小安丰”，辟为掾。袭父爵咸亭侯。始到府通谒，导以其有胜会，谓曰：“闻君能作鸕鹚舞，一坐倾想，宁有此理不？”尚曰：“佳。”便著衣帻而舞，导令坐者抚掌击节，尚俯仰在中，傍若无人，其率诣如此。

转西曹属，时有遭乱与父母乖离，议者或以进仕理王事，婚姻继百世，于理非嫌。尚议曰：“典礼之兴，皆因循情理，开通弘胜。如运有屯夷，要当断之以大义。夫无后之罪，三千所不过，今婚姻将以继百世，崇宗绪，此固不可塞也。然至于

天属生离之哀，父子乖绝之痛，痛之深者，莫深于兹。夫以一体之小患，犹或忘思虑，损听察，况于抱伤心之巨痛，怀怆恻之至戚，方寸既乱，岂能综理时务哉！有心之人，决不冒荣苟进。冒荣苟进之畴，必非所求之旨，徒开偷薄之门而长流弊之路。或有执志丘园、守心不革者，犹当崇其操业以弘风尚，而况含艰履戚之人，勉之以荣贵邪？”

迁会稽王友，入补给事黄门侍郎，出为建武将军、历阳太守，转督江夏义阳随三郡军事、江夏相，将军如故。时安西将军庾翼镇武昌，尚数诣翼咨谋军事。尝与翼共射，翼曰：“卿若破的，当以鼓吹相赏。”尚应声中之，翼即以其副鼓吹给之。尚为政清简，始到官，郡府以布四十匹为尚造乌布帐。尚坏之，以为军士褚襦袴。建元二年，诏曰：“尚往以戎戍事要，故辍黄散，以授军旅。所处险要，宜崇其威望。今以为南中郎将，余官如故。”会庾冰薨，复以本号督豫州四郡，领江州刺史。俄而复转西中郎将、督扬州之六郡诸军事、豫州刺史、假节，镇历阳。

大司马桓温欲有事中原，使尚率众向寿春，进号安西将军。初，苻健将张遇降尚，尚不能绥怀之。遇怒，据许昌叛。尚讨之，为遇所败，收付廷尉。时康献皇后临朝，即尚之甥也，特令降号为建威将军。初，尚之行也，使建武将军、濮阳太守戴施据枋头。会冉闵之子智与其大将蒋干来附，复遣行人刘猗诣尚请救。施止猗，求传国玺，猗归，以告干。干谓尚已败，虑不能救己，犹豫不许。施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入鄴，登三台助戍，谯之曰：“今且可出玺付我。凶寇在外，道路梗涩，亦未敢送玺，当遣单使驰白。天子闻玺已在吾许，知卿等至诚，必遣重军相救，并厚相饷。”干乃出玺付融，融赍玺驰还枋头。尚遣振武将军胡彬率骑三百迎玺致诸京师。时苻健将杨平戍许

昌，尚遣兵袭破之，征授给事中，赐轺车、鼓吹，戍石头。

永和中，拜尚书仆射，出为都督江西淮南诸军事、前将军、豫州刺史，给事中、仆射如故，镇历阳，加都督豫州扬州之五郡军事，在任有政绩。上表求入朝，因留京师，署仆射事。寻进号镇西将军，镇寿阳。尚于是采拾乐人，并制石磬，以备太乐。江表有钟石之乐，自尚始也。

桓温北平洛阳，上疏请尚为都督司州诸军事。将镇洛阳，以疾病不行。升平初，又进都督豫、冀、幽、并四州。病笃，征拜卫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未至，卒于历阳，时年五十。诏赠散骑常侍、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简。

无子，从弟奕以子康袭爵，早卒。康弟静复以子肃嗣，又无子。静子虔以子灵佑继嗣后。

谢安，字安石，尚从弟也。父裒，太常卿。安年四岁时，谯郡桓彝见而叹曰：“此儿风神秀彻，后当不减王东海。”及总角，神识沈敏，风宇条畅，善行书。弱冠，诣王蒙，清言良久，既去，蒙子修曰：“向客何如大人？”蒙曰：“此客亹亹，为来逼人。”王导亦深器之。由是少有重名。

初辟司徒府，除佐著作郎，并以疾辞。寓居会稽，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、桑门支遁游处，出则渔弋山水，入则言咏属文，无处世意。扬州刺史庾冰就以安有重名，必欲致之，累下郡县敦逼，不得已赴召，月余告归。复除尚书郎、琅邪王友，并不起。吏部尚书范汪举安为吏部郎，安以书距绝之。有司奏安被召，历年不至，禁锢终身，遂栖迟东土。尝往临安山中，坐石室，临浚谷，悠然叹曰：“此去伯夷何远！”尝与孙绰等泛海，风起浪涌，诸人并惧，安吟啸自若。舟人以安为悦，犹去不止。风转急，安徐曰：“如此将何归邪？”舟人承言即回。众咸服其雅量。安虽放情丘壑，然每游赏，必以妓女从。既累辟不就，

简文帝时为相，曰：“安石既与人同乐，必不得不与人同忧，召之必至。”时安弟万为西中郎将，总藩任之重。安虽处衡门，其名犹出万之右，自然有公辅之望，处家常以仪范训子弟。安妻，刘惔妹也，既见家门富贵，而安独静退，乃谓曰：“丈夫不如此也？”安掩鼻曰：“恐不免耳。”及万黜废，安始有仕进志，时年已四十余矣。

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为司马，将发新亭，朝士咸送，中丞高崧戏之曰：“卿累违朝旨，高卧东山，诸人每相与言，安石不肯出，将如苍生何！苍生今亦将如卿何！”安甚有愧色。既到，温甚喜，言生平，欢笑竟日。既出，温问左右：“颇尝见我有如此客不？”温后诣安，值其理发。安性迟缓，久而方罢，使取帻。温见，留之曰：“令司马著帽进。”其见重如此。温当北征，会万病卒，安投笏求归。寻除吴兴太守。在官无当时誉，去后为人所思。顷之征拜侍中，迁吏部尚书、中护军。

简文帝疾笃，温上疏荐安宜受顾命。及帝崩，温入赴山陵，止新亭，大陈兵卫，将移晋室，呼安及王坦之，欲于坐害之。坦之甚惧，问计于安。安神色不变，曰：“晋祚存亡，在此一行。”既见温，坦之流汗沾衣，倒执手版。安从容就席，坐定，谓温曰：“安闻诸侯有道，守在四邻，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？”温笑曰：“正自不能不尔耳。”遂笑语移日。坦之与安初齐名，至是方知坦之之劣。温尝以安所作简文帝谥议以示坐宾，曰：“此谢安石碎金也。”

时孝武帝富于春秋，政不自己，温威振内外，人情噂沓，互生同异。安与坦之尽忠匡翼，终能辑穆。及温病笃，讽朝廷加九锡，使袁宏具草。安见，辄改之，由是历旬不就。会温薨，锡命遂寝。

寻为尚书仆射，领吏部，加后将军。及中书令王坦之出为

徐州刺史，诏安总关中书事。安义存辅导，虽会稽王道子亦赖弼谐之益。时强敌寇境，边书续至，梁益不守，樊邓陷没，安每镇以和靖，御以长算。德政既行，文武用命，不存小察，弘以大纲，威怀外著，人皆比之王导，谓文雅过之。尝与王羲之登冶城，悠然遐想，有高世之志。羲之谓曰：“夏禹勤王，手足胼胝；文王旰食，日不暇给。今四郊多垒，宜思自效，而虚谈废务，浮文妨要，恐非当今所宜。”安曰：“秦任商鞅，二世而亡，岂清言致患邪？”

是时宫室毁坏，安欲缮之。尚书令王彪之等以外寇为谏，安不从，竟独决之。宫室用成，皆仰模玄象，合体辰极，而役无劳怨。又领扬州刺史，诏以甲仗百人入殿。时帝始亲万机，进安中书监、骠骑将军、录尚书事，固让军号。于时悬象失度，亢旱弥年，安奏兴灭继绝，求晋初佐命功臣后而封之。顷之，加司徒，后军文武尽配大府，又让不拜。复加侍中、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幽州之燕国诸军事、假节。

时苻坚强盛，疆场多虞，诸将败退相继。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应机征讨，所在克捷。拜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建昌县公。坚后率众，号百万，次于淮肥，京师震恐。加安征讨大都督。玄入问计，安夷然无惧色，答曰：“已别有旨。”既而寂然。玄不敢复言，乃令张玄重请。安遂命驾出山墅，亲朋毕集，方与玄围棋赌别墅。安常棋劣于玄，是日惧，便为敌手而又不胜。安顾谓其甥羊昙曰：“以墅乞汝。”安遂游涉，至夜乃还，指授将帅，各当其任。玄等既破坚，有驿书至，安方对客围棋，看书既竟，便摄放床上，了无喜色，棋如故。客问之，徐答云：“小儿辈遂已破贼。”既罢，还内，过户限，心喜甚，不觉屐齿之折，其矫情镇物如此。以总统功，进拜太保。

安方欲混一文轨，上疏求自北征，乃进都督扬、江、荆、

司、豫、徐、兖、青、冀、幽、并、宁、益、雍、梁十五州军事，加黄钺，其本官如故，置从事中郎二人。安上疏让太保及爵，不许。是时桓冲既卒，荆、江二州并缺，物论以玄勋望，宜以授之。安以父子皆著大勋，恐为朝廷所疑，又惧桓氏失职，桓石虔复有沔阳之功，虑其骁猛，在形胜之地，终或难制，乃以桓石民为荆州，改桓伊于中流，石虔为豫州。既以三桓据三州，彼此无恐，各得所任。其经远无竞，类皆如此。

性好音乐，自弟万丧，十年不听音乐。及登台辅，期丧不废乐。王坦之书喻之，不从，衣冠效之，遂以成俗。又于土山营墅，楼馆林竹甚盛，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，肴饌亦屡费百金，世颇以此讥焉，而安殊不以屑意。常疑刘牢之既不可独任，又知王味之不宜专城。牢之既以乱终，而味之亦以贪败，由是识者服其知人。

时会稽王道子专权，而奸谄颇相扇构，安出镇广陵之步丘，筑垒曰新城以避之。帝出祖于西池，献觞赋诗焉。安虽受朝寄，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，每形于言色。及镇新城，尽室而行，造泛海之装，欲须经略粗定，自江道还东。雅志未就，遂遇疾笃。上疏请量宜旋旆，并召子征虏将军琰解甲息徒，命龙骧将军硃序进据洛阳，前锋都督玄抗威彭沛，委以董督。若二贼假延，来年水生，东西齐举。诏遣侍中慰劳，遂还都。闻当舆入西州门，自以本志不遂，深自慨失，因怅然谓所亲曰：“昔桓温在时，吾常惧不全。忽梦乘温舆行十六里，见一白鸡而止。乘温舆者，代其位也。十六里，止今十六年矣。白鸡主酉，今太岁在西，吾病殆不起乎！”乃上疏逊位，诏遣侍中、尚书喻旨。先是，安发石头，金鼓忽破，又语未尝谬，而忽一误，众亦怪异之。寻薨，时年六十六。帝三日临于朝堂，赐东园秘器、朝服一具、衣一袭、钱百万、布千匹、蜡五百斤，赠太傅，谥曰

文靖。以无下舍，诏府中备凶仪。及葬，加殊礼，依大司马桓温故事。又以平苻坚勋，更封庐陵郡公。

安少有盛名，时多爱慕。乡人有罢中宿县者，还诣安。安问其归资，答曰：“有蒲葵扇五万。”安乃取其中者捉之，京师士庶竞市，价增数倍。安本能为洛下书生咏，有鼻疾，故其音浊，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，或手掩鼻以馥之。及至新城，筑埭于城北，后人追思之，名为召伯埭。

羊昙者，太山人，知名士也，为安所爱重。安薨后，辍乐弥年，行不由西州路。尝因石头大醉，扶路唱乐，不觉至州门。左右白曰：“此西州门。”昙悲感不已，以马策扣扉，诵曹子建诗曰：“生存华屋处，零落归山丘。”恸哭而去。

安有二子：瑶、琰。瑶袭爵，官至琅邪王友，早卒。子该嗣，终东阳太守。无子，弟光禄勋模以子承伯嗣，有罪，国除。刘裕以安勋德济世，特更封该弟澹为柴桑侯，邑千户，奉安祀。澹少历显位，桓玄篡位，以澹兼太尉，与王谧俱赉册到姑孰。元熙中，为光禄大夫，复兼太保，持节奉册禅宋。

琰字瓌度。弱冠以贞干称，美风姿。与从兄护军淡虽比居，不往来，宗中子弟惟与才令者数人相接。拜著作郎，转秘书丞，累迁散骑常侍、侍中。苻坚之役，安以琰有军国才用，出为辅国将军，以精卒八千，与从兄玄俱陷阵破坚，以勋封望蔡公，寻遭父忧去官，服阕，除征虏将军、会稽内史。顷之。征为尚书右仆射，领太子詹事，加散骑常侍，将军如故。又遭母忧，朝廷疑其葬礼。时议者云：“潘岳为贾充妇《宜城宣君诔》云：‘昔在武侯，丧礼殊伦。伉俪一体，朝仪则均。’谓宜资给葬，悉依太傅故事。”先是，王珣娶万女，珣弟珣娶安女，并不终，由是与谢氏有隙。珣时为仆射，犹以前憾缓其事。琰闻耻之，遂自造辚辘车以葬，议者讥之。

太元末，为护军将军，加右将军。会稽王道子以为司马，右将军如故。王恭举兵，假琰节，都督前锋军事。恭平，迁卫将军、徐州刺史、假节。孙恩作乱，加督吴兴、义兴二郡军事，讨恩。至义兴，斩贼许允之，迎太守魏鄢还郡。进讨吴兴贼丘尙，破之。又诏琰与辅国将军刘牢之俱讨孙恩。恩逃于海岛，朝廷忧之，以琰为会稽内史、都督五郡军事，本官并如故。琰既以资望镇越土，议者谓无复东顾之虞。及至郡，无绥抚之能，而不为武备。将帅皆谏曰：“强贼在海，伺人形便，宜振扬仁风，开其自新之路。”琰曰：“苻坚百万，尚送死淮南，况孙恩奔衄归海，何能复出！若其复至，正是天不养国贼，令速就戮耳。”遂不从其言。恩后果复寇浹口，入余姚，破上虞，进及邢浦，去山阴北三十五里。琰遣参军刘宣之距破恩。既而上党太守张虔硕战败，群贼锐进，人情震骇，咸以宜持重严备，且列水军于南湖，分兵设伏以待之。琰不听。贼既至，尚未食，琰曰：“要当先灭此寇而后食也。”跨马而出。广武将军桓宝为前锋，摧锋陷阵，杀贼甚多，而塘路连狭，琰军鱼贯而前，贼于舰中傍射之，前后断绝。琰至千秋亭，败绩。琰帐下都督张猛于后斫琰马，琰堕地，与二子肇、峻俱被害，宝亦死之。后刘裕左里之捷，生擒猛，送琰小子混，混刳肝生食之。诏以琰父子隕于君亲，忠孝萃于一门，赠琰侍中、司空，谥曰忠肃。

三子：肇、峻、混。肇历骠骑参军，峻以琰勋封建昌侯。及没于贼，诏赠肇散骑常侍，峻散骑侍郎。

混字叔源。少有美誉，善属文。初，孝武帝为晋陵公主求婚，谓王珣曰：“主婚但如刘真长、王子敬便足。如王处仲、桓元子诚可，才小富贵，便豫人家事。”珣对曰：“谢混虽不及真长，不减子敬。”帝曰：“如此便足。”未几，帝崩，袁山松欲以女妻之，珣曰：“卿莫近禁裔。”初，元帝始镇建业，

公私窘罄，每得一，以为珍膳，项上一禽尤美，辄以荐帝，群下未尝敢食，于时呼为“禁禽”，故珣因以为戏。混竟尚主，袭父爵。桓玄尝欲以安宅为营，混曰：“召伯之仁，犹惠及甘棠；文靖之德，更不保五亩之宅邪？”玄闻，惭而止。历中书令、中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领选。以党刘毅诛，国除。及宋受禅，谢晦谓刘裕曰：“陛下应天受命，登坛日恨不得谢益寿奉玺绶。”裕亦叹曰：“吾甚恨之，使后生不得见其风流！”益寿，混小字也。

奕字无奕，少有名誉。初为剡令，有老人犯法，奕以醇酒饮之，醉犹未已。安时年七八岁，在奕膝边，谏止之。奕为改容，遣之。与桓温善。温辟为安西司马，犹推布衣好。在温坐，岸帻笑咏，无异常日。桓温曰：“我方外司马。”奕每因酒，无复朝廷礼，尝逼温饮，温走入南康主门避之。主曰：“君若无狂司马，我何由得相见！”奕遂携酒就听事，引温一兵帅共饮，曰：“失一老兵，得一老兵，亦何所怪。”温不之责。从兄尚有德政，既卒，为西蕃所思，朝议以奕立行有素，必能嗣尚事，乃迁都督豫司冀并四州军事、安西将军、豫州刺史、假节。未几。卒官，赠镇西将军。

三子：泉、靖、玄。泉早有名誉，历义兴太守。靖官至太常。

玄字幼度。少颖悟，与从兄朗俱为叔父安所器重。安尝戒约子侄，因曰：“子弟亦何豫人事，而正欲使其佳？”诸人莫有言者。玄答曰：“譬如芝兰玉树，欲使其生于庭阶耳。”安悦。玄少好佩紫罗香囊，安患之，而不欲伤其意，因戏赌取，即焚之，于此遂止。

及长，有经国才略，屡辟不起。后与王珣俱被桓温辟为掾，并礼重之。转征西将军桓豁司马、领南郡相、监北征诸军事。

于时苻坚强盛，边境数被侵寇，朝廷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，安乃以玄应举。中书郎郗超虽素与玄不善，闻而叹之，曰：“安违众举亲，明也。玄必不负举，才也。”时咸以为不然。超曰：“吾尝与玄共在桓公府，见其使才，虽履屐间亦得其任，所以知之。”于是征还，拜建武将军、兖州刺史、领广陵相、监江北诸军事。

时苻坚遣军围襄阳，车骑将军桓冲御之。诏玄发三州人丁，遣彭城内史何谦游军淮泗，以为形援。襄阳既没，坚将彭超攻龙骧将军戴逵于彭城。玄率东莞太守高衡、后军将军何谦次于泗口，欲遣间使报逵，令知救至，其道无由。小将田泓请行，乃没水潜行，将趣城，为贼所获。贼厚赂泓，使云“南军已败”。泓伪许之。既而告城中曰：“南军垂至，我单行来报，为贼所得，勉之！”遂遇害。时彭超置輜重于留城，玄乃扬声遣谦等向留城。超闻之，还保輜重。谦驰进，解彭城围。超复进军南侵，坚将句难、毛当自襄阳来会。超围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，有众六万。诏征虏将军谢石率水军次涂中，右卫将军毛安之、游击将军河间王昙之、淮南太守杨广、宣城内史丘淮次堂邑。既而盱眙城陷，高密内史毛藻没，安之等军人相惊，遂各散退，朝廷震动。玄于是自广陵西讨难等。何谦解田洛围，进据白马，与贼大战，破之，斩其伪将都颜。因复进击，又破之。斩其伪将邵保。超、难引退。玄率何谦、戴逵、田洛追之，战于君川，复大破之。玄参军刘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，督护诸葛侃、单父令李都又破其运舰。难等相率北走，仅以身免。于是罢彭城、下邳二戍。诏遣殿中将军慰劳，进号冠军，加领徐州刺史，还于广陵，以功封东兴县侯。

及苻坚自率兵次于项城，众号百万，而凉州之师始达咸阳，蜀汉顺流，幽并系至。先遣苻融、慕容、张蚝、苻方等至颍

口，梁成、王显等屯洛涧。诏以玄为前锋、都督徐兖青三州扬州之晋陵幽州之燕国诸军事，与叔父征虏将军石、从弟辅国将军琰、西中郎将桓伊、龙骧将军檀玄、建威将军戴熙、扬武将军陶隐等距之，众凡八万。玄先遣广陵相刘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涧，即斩梁成及成弟云，步骑崩溃，争赴淮水。牢之纵兵追之，生擒坚伪将梁他、王显、梁悌、慕容屈氏等，收其军实。坚进屯寿阳，列阵临肥水，玄军不得渡。玄使谓苻融曰：“君远涉吾境，而临水为阵，是不欲速战。诸君稍却，令将士得周旋，仆与诸君缓轡而观之，不亦乐乎！”坚众皆曰：“宜阻肥水，莫令得上。我众彼寡，势必万全。”坚曰：“但却军，令得过，而我以铁骑数十万向水，逼而杀之。”融亦以为然，遂麾使却阵，众因乱不能止。于是玄与琰、伊等以精锐八千涉渡肥水。石军距张蚝，小退。玄、琰仍进，决战肥水南。坚中流矢，临阵斩融。坚众奔溃，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胜计，肥水为之不流。余众弃甲宵遁，闻风声鹤唳，皆以为王师已至，草行露宿，重以饥冻，死者十七八。获坚乘輿云母车，仪服、器械、军资、珍宝山积，牛马驴骡骆驼十万余。诏遣殿中将军慰劳。进号前将军、假节，固让不受。赐钱百万，彩千匹。

既而安奏苻坚丧败，宜乘其衅会，以玄为前锋都督，率冠军将军桓石虔径造涡颖，经略旧都。玄复率众次于彭城，遣参军刘袭攻坚兖州刺史张崇于鄆城，走之，使刘牢之守鄆城。兖州既平，玄患水道险涩，粮运艰难，用督护闻人爽谋，堰吕梁水，树栅，立七埭为派，拥二岸之流，以利运漕，自此公私利便。又进伐青州，故谓之青州派。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广固，降坚青州刺史苻朗。又进伐冀州，遣龙骧将军刘牢之、济北太守丁匡据碣磬，济阳太守郭满据滑台，奋武将军颜雄渡河立营。坚子丕遣将桑据屯黎阳。玄命刘袭夜袭据，走之。丕

惶遽欲降，玄许之。丕告饥，玄馈丕米二千斛。又遣晋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阳，三魏皆降。以兖、青、司、豫平，加玄都督徐、兖、青、司、冀、幽、并七州军事。玄上疏以方平河北，幽冀宜须总督，司州县远，应统豫州。以勋封康乐县公。玄请以先封东兴侯赐兄子玩，诏听之，更封玩豫宁伯。复遣宁远将军{天曰}演伐申凯于魏郡，破之。玄欲令豫州刺史硃序镇梁国，玄住彭城，北固河上，西援洛阳，内藩朝廷。朝议以征役既久，宜置戍而还，使玄还镇淮阴，序镇寿阳。会翟辽据黎阳反，执滕恬之，又泰山太守张愿举郡叛，河北骚动，玄自以处分失所，上疏送节，尽求解所职。诏慰劳，令且还镇淮阴，以硃序代镇彭城。

玄既还，遇疾，上疏解职，诏书不许。玄又自陈，既不堪摄职，虑有旷废，诏又使移镇东阳城。玄即路，于道疾笃，上疏曰：

臣以常人，才不佐世，忽蒙殊遇，不复自量，遂从戎政。驱驰十载，不辞鸣镝之险，每有征事，辄请为军锋，由恩厚忘躯，甘死若生也。冀有毫厘，上报荣宠。天祚大晋，王威屡举，实由陛下神武英断，无思不服。亡叔臣安协赞雍熙，以成天工。而雰雰尚翳，六合未朗，遗黎涂炭，巢窟宜除，复命臣荷戈前驱，董司戎首。冀仰凭皇威，宇宙宁一，陛下致太平之化，庸臣以尘露报恩，然后从亡叔臣安退身东山，以道养寿。此诚以形于文旨，达于圣听矣。臣所以区区家国，实在于此，不谓臣愆咎夙积，罪钟中年，上延亡叔臣安、亡兄臣靖，数月之间，相系殂背，下逮稚子，寻复夭昏。哀毒兼缠，痛百常情。臣不胜祸酷暴集，每一恸殆弊。所以含哀忍悲，期之必存者，虽哲辅倾落，圣明方融，伊周嗣作，人怀自厉，犹欲申臣本志，隆国保家，故能豁其情滞，同之无心耳。

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远图，逮问臣进止之宜。臣进不达事机，以蹙境为耻，退不自揆，故欲顺其宿心。岂谓经略不振，自貽斯戾。是以奉送章节，待罪有司，执徇常仪，实有愧心。而圣恩赦过，黜法垂宥，使抱罪之臣复得更名于所司。木石犹感，而况臣乎！顾将身不良，动与衅会，谦德不著，害盈是荷，先疾既动，便至委笃，陛下体臣疾重，使还籓淮侧。甫欲休兵静众，绥怀善抚，兼苦自疗，冀日月渐瘳，缮甲俟会，思更奋迅。而所患沈顿，有增无损。今者憊憊，救命朝夕。臣之平日，率其常矩，加以匪懈，犹不能令政理弘宣，况今内外天隔，永不复接，宁可卧居重任，以招患虑。

追寻前事，可为寒心。臣之微身，复何足惜，区区血诚，忧国实深。谨遣兼长史刘济重奉送节盖章传。伏愿陛下垂天地之仁，拯将绝之气，时遣军司镇慰荒杂，听臣所乞，尽医药消息，归诚道门，冀神祇之佑。若此而不差，修短命也。使臣得及视息，瞻睹坟柏，以此之尽，公私真无恨矣，伏枕悲慨，不觉流涕。

诏遣高手医一人，令自消息，又使还京口疗疾。玄奉诏便还，病久不差，又上疏曰：“臣同生七人，凋落相继，惟臣一己，孑然独存。在生荼酷，无如臣比。所以含哀忍痛，希延视息者，欲报之德，实怀罔极，庶蒙一瘳，申其此志。且臣孤遣满目，顾之惻然，为欲极其求生之心，未能自分于灰土。悽悽之情，可哀可愍。伏愿陛下矜其所诉，霏然垂恕，不令微臣衔恨泉壤。”表寝不报。前后表疏十余上，久之。乃转授散骑常侍、左将军、会稽内史。时吴兴太守晋宁侯张玄之亦以才学显，自吏部尚书与玄同年之郡，而玄之名亚于玄，时人称为“南北二玄”，论者美之。玄既舆疾之郡，十三年，卒于官，时年四十六。追赠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献武。

子璩嗣，秘书郎，早卒。子灵运嗣。璩少不惠，而灵运文藻艳逸，玄尝称曰：“我尚生璩，璩那得生灵运！”永熙中，为刘裕世子左卫率。

始从玄征伐者，何谦字恭子，东海人，戴逵字安丘，处士逵之弟，并骁果多权略。逵厉操东山，而逵以武勇显。谢安尝谓逵曰：“卿兄弟志业何殊？”逵曰：“下官不堪其忧，家兄不改其乐。”逵以军功封广信侯，位至大司农。

万字万石，才器隽秀，虽器量不及安，而善自炫曜，故早有时誉。工言论，善属文，叙渔父、屈原、季主、贾谊、楚老、龚胜、孙登、嵇康四隐四显为《八贤论》，其旨以处者为优，出者为劣，以示孙绰。绰与往反，以体公识远者则出处同归。尝与蔡系送客于征虏亭，与系争言。系推万落床，冠帽倾脱。万徐拂衣就席，神意自若，坐定，谓系曰：“卿几坏我面。”系曰：“本不为卿面计。”然俱不以介意，时亦以此称之。

弱冠，辟司徒掾，迁右西属，不就。简文帝作相，闻其名，召为抚军从事中郎。万著白纶巾，鹤氅裘，履版而前。既见，与帝共谈移日。太原王述，万之妻父也，为扬州刺史。万尝衣白纶巾，乘平肩舆，径至听事前，谓述曰：“人言君侯痴，君侯信自痴。”述曰：“非无此论，但晚合耳。”万再迁豫州刺史、领淮南太守、监司豫冀并四州军事、假节。王羲之与桓温笺曰：“谢万才流经通，处廊庙，参讽议，故是后来一器。而今屈其迈往之气，以俯顺荒余，近是违才易务矣。”温不从。

万既受任北征，矜豪傲物，尝以啸咏自高，未尝抚众。兄安深忧之，自队主将帅已下，安无不慰勉。谓万曰：“汝为元帅，诸将宜数接对，以悦其心，岂有傲诞若斯而能济事也！”万乃召集诸将，都无所说，直以如意指四坐云：“诸将皆劲卒。诸将益恨之。既而先遣征虏将军刘建修治马头城池，自率众

入涡颍，以援洛阳。北中郎将郗昙以疾病退还彭城，万以为贼盛致退，便引军还，众遂溃散，狼狈单归，废为庶人。后复以为散骑常侍，会卒，时年四十二，因以为赠。

子韶，字穆度，少有名。时谢氏忧彦秀者，称封、胡、羯、末。封谓韶，胡谓主朗，羯谓玄，末谓川，皆其小字也。韶、朗、川并早卒，惟玄以功名终，韶至车骑司马。韶子恩，字景伯，宏达有远略，韶为黄门郎、武昌太守。恩三子、曜、弘微，皆历显位。

朗字长度。父据，早卒。朗善言玄理，文义艳发，名亚于玄。总角时，病新起，体甚羸，不堪劳，于叔父安前与沙门支遁朗论，遂至相苦。其母王氏再遣信令还，安欲留，使竟论，王氏因出云：“新妇少遭艰难，一生所寄惟在此儿。”遂流涕携朗去。安谓坐客曰：“家嫂辞情慷慨，恨不使朝士见之。”朗终于东阳太守。

子重，字景重，明秀有才名，为会稽王道子骠骑长史。尝因侍坐，于时月夜明净，道子叹以为佳。重率尔曰：“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。”道子因戏重曰：“卿居心不净，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！”

子绚，字宣映，曾于公坐戏调，无礼于其舅袁湛。湛甚不堪之，谓曰：“汝父昔已轻舅，汝今复来加我，可谓世无渭阳情也。”绚父重，即王胡之外孙，与舅亦有不协之论，湛故有此及云。

石字石奴。初拜秘书郎，累迁尚书仆射。征句难，以勋封兴平县伯。淮肥之役，诏石解仆射，以将军假节征讨大都督，与兄子玄、琰破苻坚。先是，童谣云：“谁谓尔坚石打碎。”故桓豁皆以“石”名子，以邀功焉。坚之败也，虽功始牢之，而成于玄、琰，然石时实为都督焉。迁中军将军、尚书令，更

封南康郡公。于时学校陵迟，石上疏请兴复国学，以训胄子，班下州郡，普修乡校。疏奏，孝武帝纳焉。

兄安薨，石迁卫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以公事与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长，恭甚忿恨，自陈褊厄不允，且疾源深固，乞还私门。石亦上疏逊位。有司奏，石辄去职，免官。诏曰：“石以疾求退，岂准之常制！其喻令还。”岁余不起。表十余上，帝不许。石乞依故尚书令王彪之例，于府综摄，诏听之。疾笃，进位开府仪同三司，加鼓吹，未拜，卒，时年六十二。

石少患面创，疗之莫愈，乃自匿。夜有物来舐其疮，随舐随差，舐处甚白，故世呼为谢白面。石在职务存文刻，既无他才望，直以宰相弟兼有大才，遂居清显，而聚敛无饜，取讥当世。追赠司空，礼官议谥，博士范弘之议谥曰襄墨公，语在弘之传。朝议不从，单谥曰襄。

子汪嗣，早卒。汪从兄冲以子明慧嗣，为孙恩所害。明慧从兄喻复以子嵩嗣。宋受禅，国除。

邈字茂度。父铁，永嘉太守。邈性刚鲠，无所屈挠，颇有理识。累迁侍中。时孝武帝觴乐之后多赐侍臣文诏，辞义有不雅者，邈辄焚毁之，其他侍臣被诏者或宣扬之，故论者以此多邈。后为吴兴太守。孙恩之乱，为贼胡桀、郗骠等所执，害之。贼逼令北面，邈厉声曰：“我不得罪天子，何北面之有！”遂害之。邈妻郗氏，甚妒。邈先娶妾，郗氏怨怼，与邈书告绝。邈以其书非妇人词，疑其门下生仇玄达为之作，遂斥玄达。玄达怒，遂投孙恩，并害邈兄弟，竟至灭门。

史臣曰：建元之后，时政多虞，巨猾陆梁，权臣横恣。其有兼将相于中外，系存亡于社稷，负宸资之以端拱，凿井赖以晏安者，其惟谢氏乎！简侯任总中台，效彰分阃；正议云唱，丧礼堕而复弘；遗音既补，雅乐缺而还备。君子哉，斯人也！

文靖始居尘外，高谢人间，啸咏山林，浮泛江海，当此之时，萧然有陵霞之致。暨于褫薜萝而袭硃组，去衡泌而践丹墀，庶绩于是用康，彝伦以之载穆。苻坚百万之众已瞰吴江，桓温九五之心将移晋鼎，衣冠易虑，远迩崩心。从容而杜奸谋，宴衍而清群寇，宸居获太山之固，惟扬去累卵之危，斯为盛矣。然激繁会于期服之辰，敦一欢于百金之费，废礼于偷薄之俗，崇侈于耕战之秋，虽欲混哀乐而同归，齐奢俭于一致，而不知颓风已扇，雅道日沦，国之仪刑，岂期若是！琰称贞干，卒以忠勇垂名；混曰风流，竟以文词获誉；并阶时宰，无堕家风。奕万以放肆为高，石奴以褊浊兴累，虽曰微颡，犹称名实。康乐才兼文武，志存匡济，淮肥之役，勅寇望之而土崩；涡颍之师，中州应之而席卷。方欲西平巩洛，北定幽燕，庙算有遗，良图不果，降龄何促，功败垂成，拊其遗文，经纶远矣。

赞曰：安西英爽，才兼辩博。宣力方镇，流声台阁。太保沈浮，旷若虚舟。任高百辟，情惟一丘。琰邈忠壮，奕万虚放。为龙为光，或卿或将。伟哉献武，功宣授斧。克翦凶渠，几清中宇。